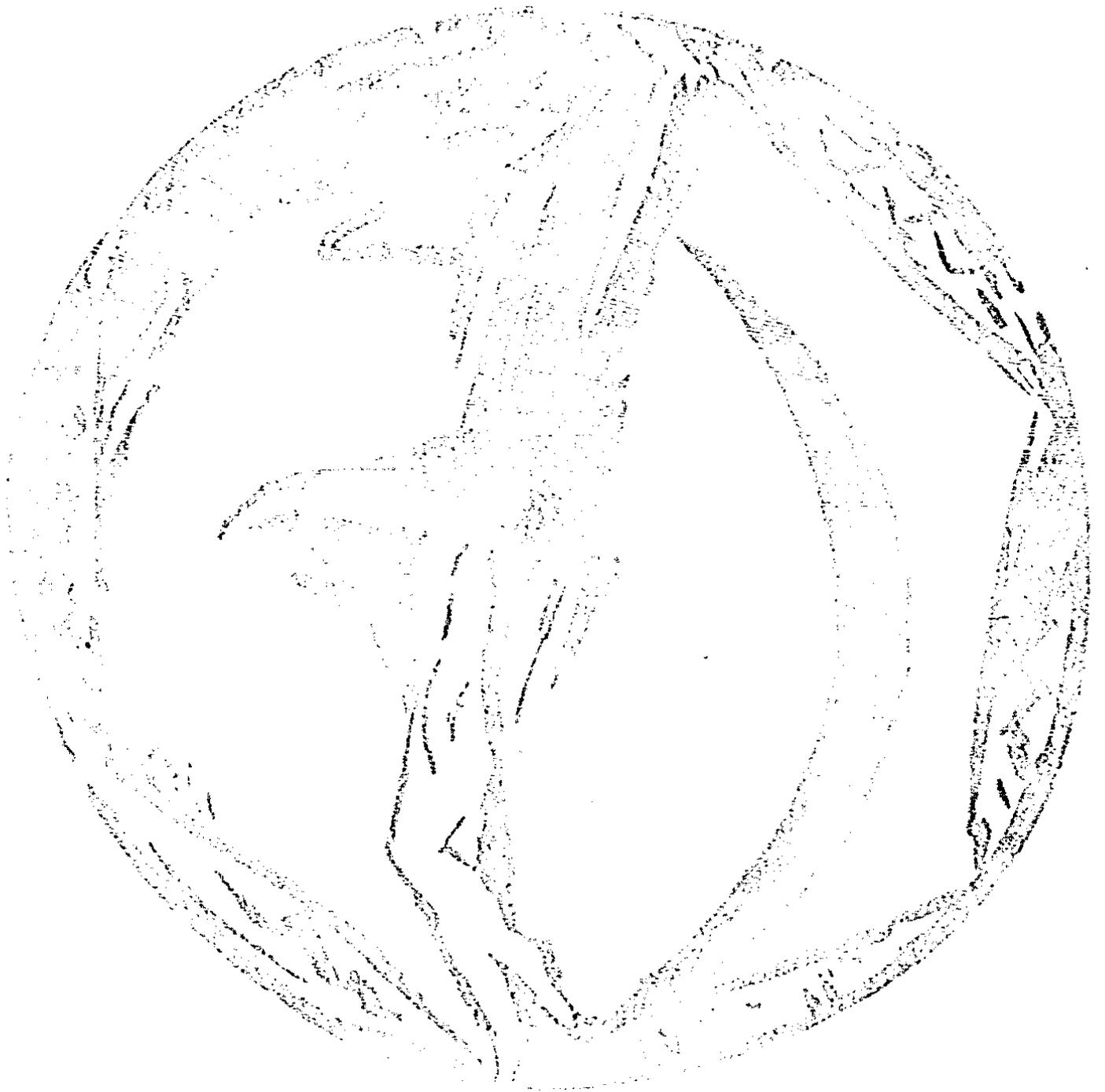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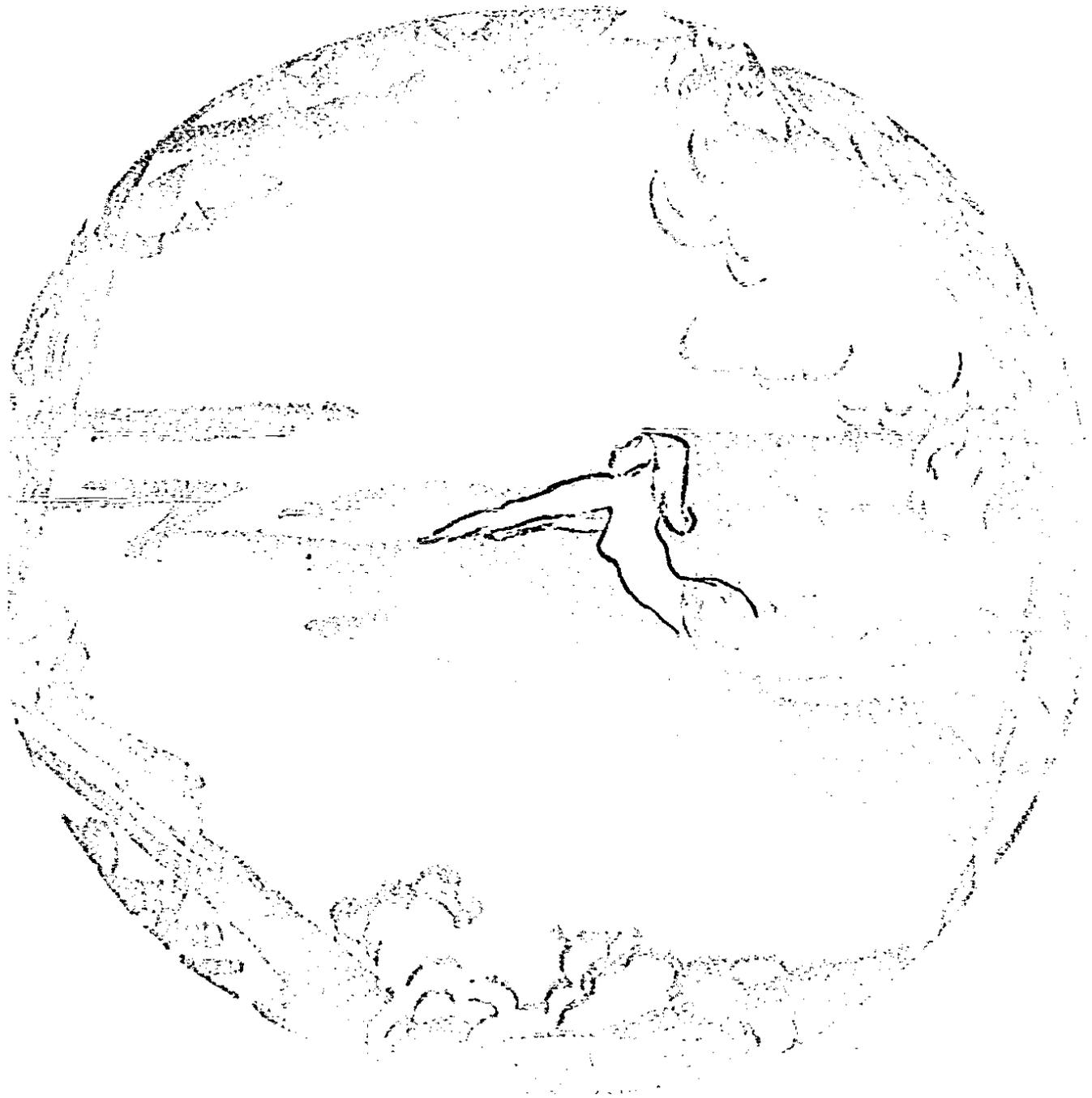

啟示錄的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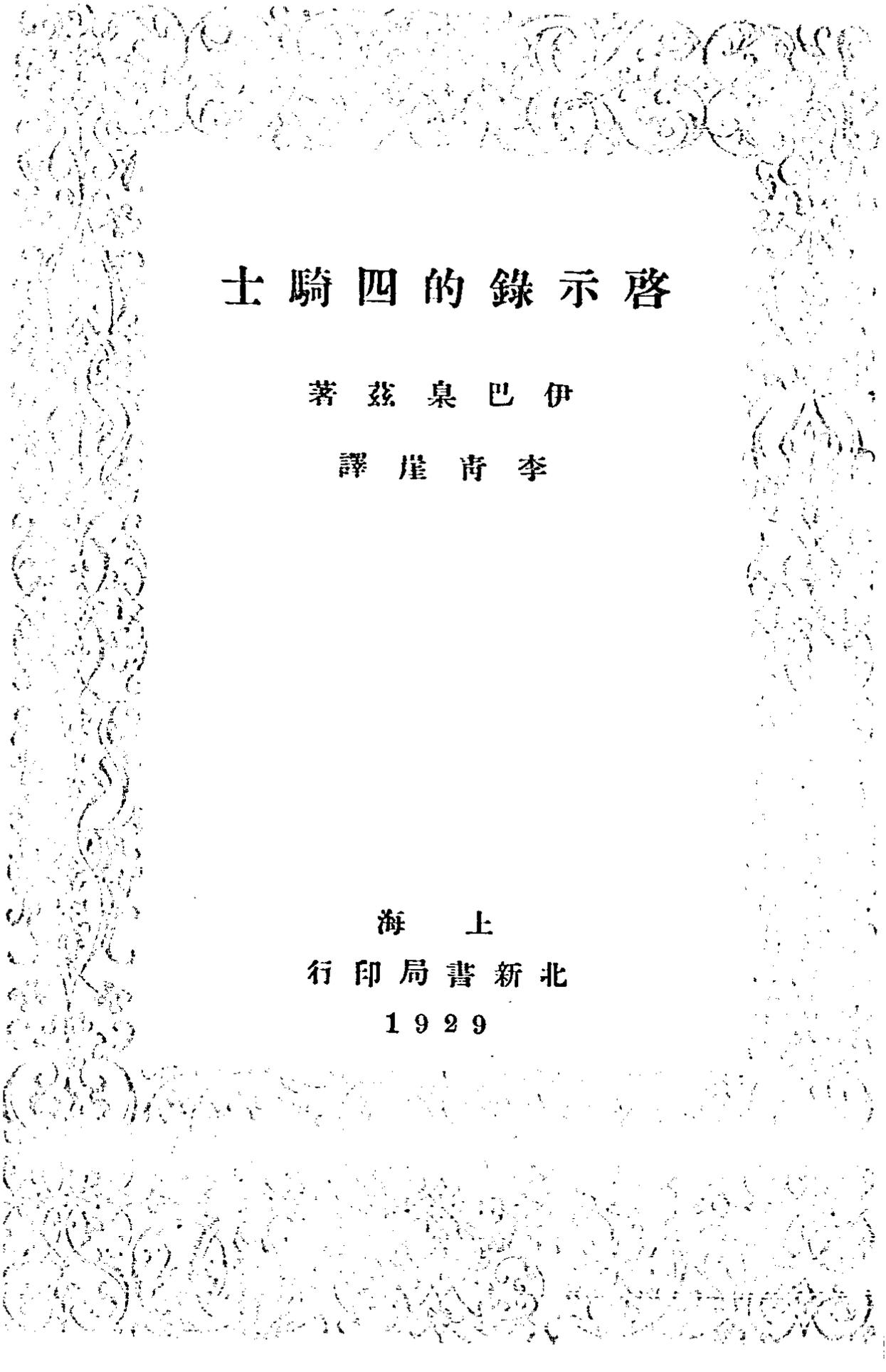
譯者 李青崖

作者 伊巴桑茲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pattern surrounds the text.

士 騎 四 的 錄 示 啓

著 茲 臬 巴 伊

譯 崖 青 李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1 9 2 9

美 歐

刊 叢 說 小 家 名

一 之

啓
示
錄
的
四
騎
士

本書目次

第一章	從布諾艾爾司到巴黎	一
第二章	戴諾葉的家世	四一
第三章	柏林來的表兄	八九
第四章	四騎士之所自來	一二三
第五章	臬兀和紊亂	一五五
第六章	退避之中	二〇三
第七章	神聖洞天之辟	二二九
第八章	久寇	二六〇
第九章	退敗	三二五

第十章	馬崙之役以後	三四五
第十一章	戰場	三六九
第十二章	國殤	四〇三

代序

——一篇由兒女英雄說到啓示錄的四騎士的閑話——

有個歡喜看電影和照相的畫報之類而在甚麼烏洋行服務的熟人，今年夏秋之間告訴過我，說是『在三五年以前，上海至少一二萬人，是知道伊巴臬茲的。』我想這自然不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因為這位新近去世的西班牙籍的現代世界文學家，在五六年前本來到過上海，並且還游過上海城裏的老爺花園（註一）。可是這一位却繼續說道：

——這都是他那兒女英雄的電影的功效。現在這本電影又快要到上海來，那末知道這位大呂宋的大文豪的人數，在上海自然又要增加了……

在詳細地談了一會之後，我才知道那本兒女英雄，就是一本用啓示錄的四騎士那

本小說的本事，攝成電影的片子！

過了六七個星期，那本電影開演的廣告，果然在上海的各種日報上登載出來，其中宣傳的口氣異常之大，譬如甚麼用了幾百幾百的演員，花了幾十萬幾十萬的金洋錢之類。我自然非去瞻仰一下不可，非去仔細瞻仰一下不可。

現在我拿這本兒女英雄的內容，分段節錄在下面：

第一幕，就是馬達摩佩，和他那兩個女婿的家庭在阿爾真廷的牧場的生活，——自然大西洋船上的旅客以及馬爾色爾發籍以前的種種，都是被刪削了的；接着便是：（一）舒爾的出世，（二）老翁的去世及其遺產的如何分析，（三）馬爾色爾在巴黎的生活，（四）舒爾的游宴及其母的溺愛，（五）洛列，拉古爾和馬爾色爾三人的交誼，因而引起瑪蓋麗德和舒爾的風流公案，（六）歐戰初起時巴黎全市的興奮情形，（七）洛列的捉姦，（八）四騎士的出現（九）神聖洞天之畔的悲劇，（十）白鄉別墅的兵禍，（十一）美國的參戰，（十二）馬爾色爾等參觀戰場，（十三）舒爾的陣亡，（十四）瑪蓋麗德的看護

洛列，因舒爾鬼魂的顯靈遂不離異，（十五）和平成立後的上墳，（十六）霍爾諾夫在墳上的演說。

就形式而言，這片子的內容，有四分之一，是和那小說的本事相符合的；此外四分之三，是就本事加以變更的；而其餘的四分之一，却是編影戲者憑己意臆入的。至於本事的全體之被片子刪去者，約在一半以上，我們倘若拿前段所列的子目，和那小說的子目兩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因為電影和小說，根本上動靜不同，所以即令牠們在表演一件相同的題材時節，然而要牠們的內容彼此一律，至少是很難做得到的事，所以兒女英雄那片片子裏對於騎士那本事的增損變更，在原則上是可以承認的；可是最要的條件，就是不要違背作者的用心，才能和原書的精神無損。不幸那編電影者，絕沒有抓住伊巴桌茲的用心，一心憑己意去增損變更，所以儘管自稱費了多少人材，花了多少大拉，而結果不僅絕不能像那小說一般偉大，倒反弄的非驢非馬，使人一見就知道是一本給美國宣傳「參

戰義舉」的說部式的 *Romanesque* 片子」！

歐戰的禍首是誰，這不是一件可以由簡單的方法找得出公正判斷的事。因為不僅是醞釀了多少年，蔓延到多少國，並且還有許多而又許多的後台情形，決非我們——人類——所能明白的！不過在法國一方面，這次的確是受壓迫的成數較多，伊巴臬茲生於萎靡不振的西班牙，在空前大禍的歐戰裏，當然小則感到弱小民族有亟圖自衛的必要，大則感到人道主義將因戰禍而滅亡，所以便抓住這個因自衛而受了蹂躪的法國做題材，又引用啓示錄這段預言，去喚醒世人對於戰禍可怕的記憶力。我們想想罷，馬爾色爾在少壯時代既已受過臨難苟免的「心刑」，晚年雖竟擁有千萬家資，然而遇着那種國破家亡禍在眉睫的時候，又有一個年富力強復因國籍不同以致對於法國並不負擔「血稅」義務的兒子，人生而有這種遺憾，難道是可以贖的嗎！作者於是創造了一個因人格關係剪斷情絲的瑪蓋麗德，去激動舒爾從軍救國的決心，以疏解馬爾色爾的痛苦。結果這三個人的連帶動作，就組成了那部鉅麗文學作品的四騎士的核心了。

——既然，我們說「連帶動作」，那末這三個人的地位，當然沒有畸輕畸重的。

可是這編影戲者的用心就不然了！他有兩個主要點：第一，爲瑪蓋麗德寫出一段說部式的平凡情史；第二，給美國的參戰做成一種法螺式的活動宣傳品。

在作者的筆底下，瑪蓋麗德本是一個講氣節的婦人，所以她在未婚之前，絕對不肯到舒爾的工場去，也不許舒爾到她的母親的家裏去；所以她在因歐戰而認識了人生的價值之後，毅然以看護士的事業自任，不惜和舒爾脫離；所以她在路遇舒爾身着少尉軍服之時，依然不眨眼地向前直視。然而那片子裏的她，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情婦！她不僅屢到舒爾的工場因而被洛列所捉；並且她在知道舒爾從軍之後，還想拋棄那已成殘廢者的丈夫，再去追蹤舒爾，直到那「彷彿見少年浴血於前，搖首示意」的境界，她才悟到舒爾已死，乃「秉其遺志，侍夫以終」（註二）。這樣看來，可見這兩個瑪蓋麗德，那兒是一個人呢！本來她的個性，在作者的筆底下是個「靜」的，那末在銀幕上當然很難使觀衆的興味緊張，或者竟可以說是沒有方法從銀幕上使觀衆的

興味緊張。於是問題就發生了：不去變更她的個性嗎，這片子可以不攝；變更嗎，那小說的精神便幾乎被推翻。畢竟因為四騎士是一部使伊巴臬茲賺得幾十萬金元的版稅的書，號召力當然是不可一世的，那末這樣一個好的題材，拜金主義之下的資本家，何能輕輕放過，所以悍然拿那小說裡的女主人固有的魂靈追趕出去，另外創造一個新的瑪蓋麗德出來，以致她的地位，比馬爾色爾父子兩人的，都重了一些，於是這段故事，就成了那麼一種說部式的平凡情史了。

至於那第二點，就比第一點更為具體一些。伊巴臬茲寫這本四騎士的時節，沈餘君說是在公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六年的三月（註三），試問那時節的美國，是不是協約國的一員呢？並且即令這著書的年月的遲早，傳聞不甚一律，然而作者筆底下不僅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國的加入戰團，並且更沒有一個字提到和平成立呀，現在在這本兒女英雄的片子裏，美國的救世軍字樣，固屢見不一見，並且在末了拿霍爾諾夫搬出來贊美和平的成功，去做這本影戲的結束！我們倘若拿四騎士那本小說看一

看，就可以知道其中決沒有一個縫兒，可以使美國的參戰原因或結果有插足的餘地，——因為那時節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本來還沒有發生這件事！然而這個編影戲者竟膽然拿這件事塞在那個給兒女英雄攝影的鏡頭裏了，似乎誰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法螺式的活動宣傳品罷！

可憐作者的用心，完全被這本兒女英雄的編者推翻殆盡了。尤其，編者因為要極力編排德國人，所以就是在那些無關宏旨的地方，也極力過火地表演。譬如馬達摩伽的遺產分析，本來薄待伽爾，這就是表示拉丁民族素來歧視日耳曼民族，這類的歧視，也未嘗不是德法二國數百年失和的一個因子，而編者偏要說是平均分析的，這不是給拉丁民族遮掩嗎？又如在分析遺產那一幕裏，伽爾的幾個兒子，竟在客廳裏用德國操的「開正步走」的姿勢走路；以及德軍在白鄉別墅囚禁馬爾色爾並公然壓迫良家婦女侷酒之類，都是作者所未曾提及的事，而編者因為興奮觀衆的視線起見，竟故意插入幕中，所以竟限於淺薄笨拙的地位了。

世人對於伊巴臬茲的四騎士，每以其攻擊德國過甚爲之惋惜，然而平心說來，作者儘管攻擊德國，却並不肯憑空臆造，僅僅於德法兩國的種種優點和弱點之描寫，有輕重的不同：譬如法國的優點，必儘量描寫，而德國的，祇略略地說一兩句；反之，法國的弱點，祇略略地說一兩句，而德國的，却儘量描寫。至於出人意外之事，作者當然有自己的身分，斷不至像兒女英雄的編者，祇圖取悅於觀衆而不顧事實呀！

我那天在上海的北京大戲院裏坐了四個鐘頭，接連拿兒女英雄看了兩遍，覺得這影片的編者對於那本小說，真正地未免太不誠實了，太蔑視文學了，因此不免使我失望！

那四個鐘頭裏的最使我興奮的兩個剎那間，就是那幕歐戰初起時在動員令下的巴黎。瞧着那些拿着入伍證到軍政機關去報名入伍的漢子的踴躍情形，真感到健全民族對於強敵壓境的好現象，一面聽着那音樂臺上所奏的馬塞軍歌，竟使我渾身連骨髓彷彿都發抖似的。我那時幾乎隨着那軍歌的調子，竟想摹仿羊脂球裏的戈呂德，高聲在

銀幕下的微光裏唱起這幾句歌來：

愛國的至情，

你來引導來扶持我們的復仇手臂罷。

自由，鍾情的自由，

指揮你那些防禦者赴敵罷！

(註一) 老爺花園 Jardin mandarin 大約就是指上海城裏的湖心亭而言，見伊巴泉茲的一個小說家的環遊地球記第二本第十章。

(註二)這兩副引號裏的四句話，是從當日北京大戲院所發的說明書裏摘出來的。

(註三)見貢獻雜誌第二卷第一期。

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青崖寫於虎丘。

啓示錄的四騎士 (註一)

第一章 從布諾艾爾司到巴黎

一九一四年七月七日，舒爾戴諾葉從布諾艾爾司 (註二) 趁着漢堡公司的郵船弗烈德理奧古司特大王號，起程向巴黎進發——在巴黎的明星區一帶的四海一家式的客廳之中，舒爾早已享受「靈魂的畫師」(註三)的徽號，然而他之因為善於唐戈舞(註四)而馳名，却遠勝於他畫工精密和畫具精良的令譽。

郵船和陸地相離之後，乘客們都是完全寧靜的。本來道地說來，因為白種人和某種人在墨西哥互相屠殺，以致使世人忘了人類是一種能用和平去消滅其戰鬥本能的動物。但是在地球上其餘的部分，人類都能表現他們的可作模範之安靜態度。即如在歐



美間的郵船上，許多國籍很不同的旅客，竟組織一個彷彿帶着一點兒送給現代觀看的未來文明的片段的意味之小世界——這片段竟像這種無國界無種爭的理想社會的一種雛形的樣貨。

某一天早上，那郵船上的那班每逢星期日便奏路德的讚美歌的音樂隊，却奏着一種意外的早樂，將一等船艙中的高臥者通通驚醒。舒爾戴樂葉擦着自己的眼睛，以為依然尚在夢境。這班德國音樂隊的金聲，正在各處過道中和甲板上狂吼着馬賽歌——法國國歌。那時候客艙而因這少年旅客的驚惶便行微笑的侍者，從容向他解釋這種意外的事。原來這日正是七月十四日，而德國的郵船，向例也和慶祝本國國慶一般，給那些向他們供給客貨的旁的國家慶祝國慶。無論怎樣一種國家，總看見郵船因他的光榮而懸旗結幟，船主小心翼翼地布置這種「旗幟所成的宗教」的和歷史上的紀念的儀式。頂多，這不過是一種使旅行者在長途解悶而給日耳曼的宣傳事業幫忙的娛樂。

當那些樂師們拿這種發揚蹈厲而節奏不精的馬賽歌在船中各處游行時，許多起來最早的人議論這種動作。

——這是何等的講過節，許多南美洲的女客說。這些德國人，真不像他們的聲名的那樣粗野，然而有許多人，却相信德法兩國將要開仗。

這一天，這些船上的為數不多的法國旅行者，在旁的旅行者的觀察中頓增偉大的氣象。他們一共只有三個人：一個剛從視察美洲各分店回來的年老的珠寶商人，和兩個在巴黎的和平街各商店辦事的女士，伊們都是明目隆準，德行堅定，對於那許多教育程度較伊們低些的旅行者，從不假以辭色。這日的晚上，船上預備了盛筵，飯廳正面的壁上，法蘭西共和國和德意志帝國的國旗，構成一種色彩華美而不和諧的裝飾品。德國籍的旅客，全部穿着燕尾服，女賓也都用袒肩的裝飾。侍者的制服，通是在大宴會所用的。到了筵席上獻過了糖食水果時，一柄刀子，在一個玻璃鐘上噠地敲了一下，於是飯廳中頓然呈露出一種肅靜無譁的氣象：船主預備演說，這一位

在職務應當向座客發表演說並且應當陪着船上最尊貴的女客開場跳舞的正直航海家，着手宣布一串如同門樞咿啞一般的詞句。略懂德國話的舒爾，東鱗西瓜地了解這演說中的斷片。演說者不住地朗誦「和平」和「友誼」這類字眼。一位坐在這畫師鄰座的德國商人，帶着以廣告爲生涯者之圓滑的逢迎態度，向他以擔任翻譯自荐，於是他給他鄰座一些正確的解釋。

——船主要求上帝保持法德兩國間的和平，並且他更希望這兩個民族的關係，漸漸成爲友誼的。

一位旁的演說者立了起來——也是坐在船主所陪的那一席上的。這是德國籍的旅行者之中的最尊貴的，杜塞爾道夫城的一位大實業家，姓艾爾克曼在阿真廷共和國有重大的貿易。然而從沒有人稱呼他的姓氏。他本有一個「商業顧問」的頭銜，所以他的同鄉人，便和稱呼他妻子做「顧問夫人」一般，稱呼他做「商業顧問先生」了。但是他的密友，也稱呼他做「上尉」；因爲他從前統帶過一連預備兵。艾爾克曼歡迎第

二個稱呼遠在第一個之上，在這船起程之初，他已經將這層向大眾表示過了。當他演說之時，那畫師却專心欣賞他的小的腦袋和他的強健的胸軀，因為這都是使這商業顧問發生類似戰犬形狀的肢體；他想像那一條箍住緋紅的項頸而擠出肥滿的夾下頰的制服高領；他微哂那一嘴搽着油而雙尖帶着威嚇神情矗立的鬚鬚。這顧問先生的聲音，乾燥而斬切，彷彿是和詞句鬪毆似的；大概這就是凱賽爾（註五）宣布他的演說的聲音。這位好職的有產階級由於本能上對於佩劍者的摹倣，將右臂引在臀後，彷彿將他的手倚仗在一柄無形之劍的護手環上似的。

在這演說在前半段，不管演說者的豪邁的態度和命令式的口吻，然而所有的德國籍的旅客，當他由玩笑作用移動視線而向着他所詢問的人時，不免都用知道崇拜這商業顧問先生的包涵大度者的地位而放聲大笑。

——他說了許多很有趣的事，那譯聲依然依聲向舒爾說，然而這些事却絲毫不至於開罪法國人。

但是不久，這些德國籍聽講者却都止住了笑聲：這商業顧問業已丟開了他演說的「帽子」的冠冕而笨滯的譏諷論調，而着手展布他的演說的重要部分。在他的觀念中，法國人都是一些愉快聰明而無遠見的少年。唉！倘若他們結局能殺和德國和協！倘若在塞因河畔，有人贊同將過去的仇恨付之遺忘呢！

這時論說漸漸成了莊嚴的了，含蓄了政治的意味了。

——他說，那譯者重新低聲向舒爾耳語，他希望法國是很強大的，而有一天德國人和法國人一齊前進抵禦一個共同的仇敵……抵禦一個共同的仇敵……

在結束演說之後，這位身兼上尉頭銜的商業顧問，舉起他的孟子頌祝法國。

——「尸！尸！」（註六）他高聲喊着，彷彿他向着他所統率的預備役的兵士們命令一個動作似的。

他接連喊了三聲，而成堆的全部目耳曼子弟，也都立了起來，高聲喊着，回答一個「尸！尸！」這竟是一陣狂吼，至於那位置在飯廳的過道的音樂隊，止奏着馬賽

歌。

舒爾本來是阿真廷（註七）的國籍，但是他的大名却是一個法國字，因為在他的動脈之中，本來有法國人的血。所以他這時竟不受感動；一種神往的毛髮悚然，在他的鼻梁上豎起，他的眼臉不期然而自行潤溼了，而當他喝着他盃中的香賓酒時，覺得彷彿同時喝着自己的熱淚。是的，這些尋常被他視為那樣無味的那樣可笑的人在目前所做的事，是值得贊嘆的。凱賽爾的臣民居然慶祝法國革命的大紀念日！他自信躬逢一種歷史上之可紀念的變動。

——這是很好的，很好！許多坐在附近餐棹上的旁的南美洲的人說。我們非承認今日的德國是真懂禮貌的不可。

這少年在吸煙室消磨這晚的殘餘的光陰，其中，那顧問夫人的風光竟引起他的注意。那位預備軍的上尉，正和幾位身分階級和財產階級均較他為低的同鄉人鬥撲克。他妻子坐在他的身邊，眼光跟着那些管理啤酒的侍者來踪去跡一來一去，然而畢竟

不敢變成這種數量駭人的啤酒的消耗，因為伊一心只求身段的玲瓏，而最怕增加自身的脂肪。這本是一位新式的德國女子，以為婦女的笨重態度是伊國內的唯一的缺點，於是親身使用各種限制飲食的條規，和這國有的危險奮鬥。每日三餐，在伊竟是受一種刑訊。伊這種由意志的克己所取得而保持的瘦損態度，竟使伊的軒昂的體質，伊的魁梧的幹架，伊的排愛的腮骨，伊的寬大健碩皓潔的齒牙，愈形明顯；這些齒牙，暗示這畫師，使他心中發生一種不恭敬的比較，拿伊和一隻賽跑的牝馬的不整齊的遠處片影相比。『伊真瘦，』他側眼審察伊一面這樣說，『然而伊却是龐大的。』伊的丈夫，他，却異常贊美他的身段玲瓏的蓓爾德，伊的衣裳的材料，永遠是那些捉摸不定而使憶及波斯人的藝術和中古鈔本書籍上的帶着暈彩的畫像的顏色；但是他頗以伊不給他生男育女為憂，而幾乎將這不孕的結果視為大逆不道。德國本以國內婦女們的蕃殖力自負，而凱賽爾使弄他的花胡哨，曾經用宣傳主義的手段，說是道地的德國式的女性之美，應當有一密達半的腰圍。

那位顧問夫人這時欣然在伊身邊給舒爾戴諾葉留下一個坐位：因為伊視他為船上各位旅行者之中的最卓爾不羣者。這畫師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那褐色的額頭，在兩鬢漆黑的頭髮之下，竟因襯托而成一個三角形：而這些圍繞着那位顧問夫人的男客，却恰巧是相反的。此外，尤其因為他住在巴黎，這是伊還沒有瞻仰過的都市。雖然伊在東西兩半球旅行過許多地方。

——唉！巴黎，巴黎！伊睜着雙眼伸着雙臂一面這樣說。我真愛在那兒住這麼半年！

於是，爲着使他談到巴黎，伊便自在柏林的許多娛樂上，敘述一些竅妙——但是伊略帶慚作的羞澀態度，因為伊事前斷定有較好的娛樂在世界之上，而伊極其想深知這較好的。

那商業顧問先生在他的朋友們之間，繼續他先頭在晚餐將完時所發的議論，而這些聽講者，都從他們的嘴中取下所嚼的其大無外的雪茄菸，來預備喝采。舒爾的到場

使他們都露出和顏悅色；他們知道他父親是法國人，而這一層就可以使他們拿他看作直接由法國外交部動身而代表那共和國的最高外交政策者款待。他們的測度，就是法國新近和德國親善。

——至於我們，那商業顧問向舒爾注視——彷彿他等候他的一種莊嚴的宣言似的——一面說，我們很願意和法國在完全的友誼中度日。

舒爾不禁贊嘆。在事實上，他認定萬邦協和是一件好事，並且每次遇着這機會時，他不曾窺見因承認這妥協關係的任何弊病。

——不幸，這實業家帶着抱怨的聲音繼續說，法國用挑釁的態度對待我們。我們的皇帝有多少年就用尊貴的守法態度向法國伸手請握，而法國却裝着不曾聽見。您將來一定承認這是不對的。

舒爾從來不在政治上留心，於是這種對於枯澀的談話漸漸使他感受無味。他爲着在其中略加開胃的滋料，便用架空的理想答覆。

——在要求法國人的友誼之前，您各位也許可以將那從他們方面所拿來的歸還他們罷！

不料這幾個字，却造出一種塵滿發猷的沈寂，彷彿有人在這航行大西洋的船上擊動警鐘似的，好幾個拿雪茄菸向着口中送的人，兩指呆呆地在口邊握着菸並且雙目發楞。而這位預備軍的上尉，却以用口頭形式發表這種緘默的抗議的責任自任。

——歸還嗎！他聳肩而高聲喊着。我們絲毫沒有甚麼待乎歸還，說句極有理由的話，我們以前甚麼也沒有拿過。目前我們所有的東西，是我們從前用我們的犧牲換來的。

舒爾在這種用傲慢的語氣所成的可決的宣言之前，自身感受着遺傳上的辯駁的本能，於是冷冰冰地答道：

——這正和倘若我以前偷竊了您的錢，隨後我又向您提議言歸於好而不修舊怨似的。即令您願意恕我，我依然應當在事前歸還您的錢。

這上尉想將他所訥訥然不能出諸其口的各種事，同時一齊答覆，以致意思彼此不相連貫。拿亞爾薩斯的占領和竊盜相較！……一片德國的地土！……人種……語言！……歷史！……；

——但是亞爾薩斯自願隸屬於德國的證據是甚麼呢？這少年依然寧靜地問。您多會向他詢問他的民意呢？

這上尉心下不免遲疑，彷彿在兩種政見之前不知決定取捨似的；就是向這傲慢者揮拳或者用蔑視態度制伏他。

——好兄弟，他使着威風說，您大概不知道您自己所說的話。您是一個阿真廷國的人，並且對於歐洲的事一點也不熟悉。

旁聽者不禁贊嘆，自以為從他們所定的國籍戰勝了舒爾。而艾爾克曼上尉却帶着軍人的使勁的姿勢轉過脊梁向着他，伸手將攤在他跟前的桌毯上的那副紙牌收集攏來，繼續緘默地獨自一人排列着耍。

倘若這種爭論在陸地上發現，舒爾也許和這些未受過教育者斷絕一切關係；但是在一隻航行大西洋的船上之不可避免混雜現象，却使他非表示大度不可。所以在第二天，當這上尉和他的朋友們爲着他掃除惡劣迴憶而走到他眼前向他大使拉攏手段時，他仍然裝着天真爛漫的樣子。舒爾本是一個富豪子弟，所以不應當冷落他。而關於他的法國的祖籍一層，他們業已留心不再使用隱語，他是阿真廷國的人；並且這層就使他們向着阿真廷的和所有南美洲各國的昌盛注意。他們對於這些國的每一個人，都享有一種異常的重要關係，慎重地討論這些國的政治家的行爲和動作，故意說是在德國沒有一人留心這些國的前途，向這些國的每一個，預賀未來的榮譽，由凱賽爾的榮譽反射而來的榮譽，以期這些國都願意在德意志的勢力之下享受庇蔭。

舒爾忍不住重新走到吸煙室，尤其愛那紙牌勝負已決而贏家拿着啤酒和漢堡製的大雪茄浪費的時候。這本是日耳曼主義發展之時，男客間的傾吐肺腑之時，遲緩的談諧之時，談那帶着色彩的故事之時。那商業顧問不願意放棄他的優先權，充任他的同

鄉人的娛樂的主席，他這些同鄉人，都是能利用德意志帝國銀行的寬大的放款的漢堡布雷門魯貝克等處口岸的小心謹慎的商人，或者是在阿真廷國的都城開店舖的商人。至於這商業顧問，他以前是一個上尉，一個軍人，而在他這每一個使自己的肥項搖動而從一陣笑聲而採用的字眼上，自以為同着他的戰友們在天幕之中蹭着。舒爾贊嘆他們的易於歡笑的天才；他們為着能放聲大笑，便在坐位上將身軀向後略仰；並且倘若言詞不能享受這種熱烈的喜悅之氣，於是發言者便有一個永不失敗而可醫治那缺乏歡迎的方法。

——有人拿這件事向凱賽爾證過，而凱賽爾因此大笑。

這兩句話就發得使在座的人放聲大笑了。

郵船走近歐洲的時候，雪片兒一般的消息達上船來。無線電的司機生不住工作。有一天晚上，舒爾在走到吸烟室時，瞧見這些德國人與高彩烈地指手畫腳談論着。他們這一次免掉了啤酒，而用萊因河傍所製造的香資。艾爾克曼上尉拿着一盃送給舒

爾。

——宣戰了！他興奮地喊着。總而言之，畢竟宣戰了！也是時候了……

舒爾做了一個驚訝的動作。

——戰爭嗎？甚麼戰爭？

他以前也和大眾一般，在過道的黑板上讀過一封聲言奧國政府已向塞爾維亞下了哀狄美敦書的無線電報；但是這個毫不曾使他發生甚麼驚訝。他向不聞問巴爾幹的問題，那不過是一種擾亂世人的注意而使之不專心於正經事務的虱子的變調罷了。並且這種變化何以能使這好戰的顧問引起興味呢？這兩國末了也許將由協商結局。外交政策有時也有點兒用處。

——不然，那上尉嚴厲地說。這是戰爭，求福的戰爭。俄國一定援救塞爾維亞，於是我們，我們便要輔助我們的聯盟國。法國又將怎樣幹呢？您知道法國又將怎樣幹呢？

舒爾聳肩不語，他的神情，彷彿是表現無權置詞和不予已事似的。

——這是戰爭，我告訴您，那上尉重新說，我們所必需的戰爭。俄國強大的太快了，並且，他純乎因抵抗我們而預備。倘若再有四年的和平，他一定可以將軍事計畫上的鐵路工作告竣。於是他將他兵力和他的同盟國的兵力連合起來，就和我們的兵力相等。所以比較好一點的辦法，就是現在決然向他打這麼一下。我們應當利用一點兒機會……唉！戰爭！預防的戰爭！這一定是德國實業的救濟。

他的同鄉們靜悄悄地聽着他。雖然他們用吞吐的字眼和腦袋的動作贊嘆這預備軍的上尉的殘酷宣言，然而彷彿其中有幾個不給他的興奮表同情。他們在商人地位的想像，窺見到生意停滯，分店關門，和銀行中止放款，簡而言之，一種在他們認比較血戰和屠戮還更為可怕的大禍。舒爾以為這顧問和他的贊嘆者都喝醉了。

——請您注意罷，上尉，舒爾用勸導的神情向他說。您所說的也許不合乎論理學。戰爭怎樣能使德國實業受益處呢？倘若德國漸次格外擴張他的實業的事業；他幾

乎每月可以得一個新的市場；每年，他的出入的總帳一定有不可思議的比例上的增加。半世紀以前，德國常強迫那些被柏林巡警所處罰的車夫去充他郵船的水手，而今日他的成隊的商船和兵艦，却在世界上的各處大洋中往來如織，沒有那一個口岸，德國的貨物不在其中的碼頭上占住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德國所需要的，就是繼續如此地過活而預防那戰爭的冒險。再過二十年的和平以後，德國人將成全世界商場的主入，並且在這種不流血的爭鬥中戰勝英國——他們的業師和他們的敵手。您願意如同一個將全體的家私在孤注上冒險的人一般，高高興興地將這昌盛的事業攔在一場可以不利於您的鬥爭上嗎？

——我們所需要的，艾爾克曼憤憤地說，就是戰爭，預防的戰爭！我們在敵人的包圍中過活，並且這現象是不能持久的。我們非因此一次了結不可！他們或者我們！德國對於向世界挑戰自信是有實力。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消滅俄國的威嚇手段。倘若法國不肯安分守己，他可千萬別怪我們！倘若旁的民族敢於干涉我們，他們也千萬別

怪了！當我在我的工場中裝置一部新的機器就是想這機器能生產，而不是要他守着不動。既然我們有世界第一的陸軍，我們就得使用起來；否則非生鏽不可。對呀，對呀！有人想用鐵環扼死我們，但是德國有強健的軀幹，於是祇要使勁挺直起來，這致命的「腰甲」就粉碎了。我們應當趁着他們不會在我們睡熟時動手搬弄我們之先趕緊醒來罷！撞着我們的刀口的人活該倒運！

舒爾自信對於這種傲慢的宣言非答覆不可。他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使德國人叫屈的鐵環。舉凡鄰國所做的事，無非在預防上注意，瞧着日耳曼人的不可測度的野蠻，自然不能在一種因循的信任中過活；他們僅僅因抵抗一種幾乎必不可免的戰變而預備；他們願意整理他們那種早被最異常大志所侷噤的威嚴。

——旁的民族，他說，都很有預防德國之權。德國難道不是給世界引導一種危險的國家嗎？

這時那郵船早已走出了美洲的洋面這商業顧問在他的辯駁言詞之中使用了一些表

現不通世故的家長式的尊貴態度。

——我早已恭恭敬敬告訴過您，好兄弟，他摹倣外交家的鎮靜態度說，說您不過是一個南美洲人，並且於這些問題毫不熟悉。

舒爾對於這顧問以及他的黨徒的關係就如此斷絕了。這些德國籍的旅行者越是他們行程靠近他們的祖國，越將那種同着他們在新世界的旅行中作伴的奴隸思想盡量赤裸裸地表現無餘，於是其中就沒有了一個人想將畫師和顧問勸和。

然而無線電的職務却安安逸逸地發生作用，並且船主時常和那商業顧問在他的艙中討論，因為這一位是德國書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其餘的人却尋覓僻靜地方低聲對語。過道中的黑板上，看着那些由無線電收到的消息日見其愈加使人恐怖了。

在舒爾行程中的最後的早上，客艙的侍者喚他：

——海爾（註八），請您上甲板去罷；這真好看。

海面被薄霧遮住；但是許多和島嶼相似而有魁梧的砲台和尖頂的高塔的半面遠

影，在這縹渺的水氣中自行顯出。這些島嶼，在這如油的水面上帶着穩重的神情從容而莊嚴地前進。舒爾數點一逼，這一共是十八隻，彷彿將洋面都充塞滿了似的。這本是英法海峽的艦隊，他們奉着大不列顛政府的命令離開英國海岸，然而除了證明實力以外却沒有旁的目的。舒爾平生第一次在這海霧之中，賞識了這個使人疑為一隊的歷史以前的海怪的無畏戰艦的排隊遊行，便明白了英國的實力。當這德國郵船在這隊戰艦中經過時，彷彿受了縮小和屈服的作用似的，而舒爾也窺見這郵船正增加自身的速率。他獨自思量着：『可以說是他們這隻船，抱着不安的自覺心而想歸於安全的位置。』

正午剛好過後的一會兒，弗烈德理奧古司特大王號已經進了英國的南好姆敦的海口，但是預備出口的時間，彷彿力求其短。船上雖然要裝載。無窮的旅客和行李，然而停泊的方法是在一種異常迅速的手段結束的。兩隻滿載的小火輪靠近郵船，於是成堆的在英商經營事業的德國人將甲板全部占住。隨後這郵船在口內港中重新出發，並

且使用一種在這條橋帆林立的港中所不許可的速率。

這一日，他們在洋面的大路之上，遇見了許多異常的現象。橫空而起的烟縷，洩露了那護送法國總統潘嘉賓從俄國返旆歸國的法國艦隊的踪跡，隨後便是許多英國的巡船，和守夜的警犬一般在海岸之前防護，兩隻美國的戰艦，從他們那種和蜂桶相似的船桅使人一望而知。一隻全體潔白耀目的俄國的巡船，儘力向波羅底海駛去。這些倚在郵船欄杆上的旅行者，議論這些所遇的事。

——消息不好，他們說，消息不好！這一次，事情頂真了！

於是他們帶着不自在的神情瞧着左右附近的海岸。這些海岸的外表却和往常一般；但是他們猜度在這堤岸後的大陸之上，一種重大的變故正在醞釀之中。

這郵船按照預算的時間，應當在夜半光景才到布樂業，（註九）並且泊在海灣之中等候天明使旅客易於登陸。然而這次在晚上十點鐘已經達到目的地了，遠遠地離着口岸下錨，並且船主發了命令，說是卸載的事務應當立刻就辦好。原來這郵船應當趕急

敵寇：無線電機不是毫無所爲而設的。

旅行者和向巴黎運送的行李，便都在那兩盞向着海面發出一片青光的藍色電燈之下着手過船。水手擁擠那些點數行李過遲的女客；客艙中的侍者和舉包裹一般抱着那些孩子。全體的匆忙現象，却將日耳曼人的恭而無禮的態度廢止了。

身在那受着海波搖盪的小輪船中的舒爾，正朝着郵船仰視，郵船の色黑而穩定的舷壁，竟像一引開着無數發光的窗洞的牆，而那塞滿了揚着手帕的送別者的甲板上的一帶鐵欄杆，又像是沿着牆頭的其大無外的露台似的。隨後，那已經開動的郵船和向着陸地而駛的小輪間的距離漸漸加大。陡然一道宏大的聲音，艾爾克曼上尉的聲音在郵船從大笑之中喊道：

——再會，諸位法國先生！我們不久可以在巴黎相會。

那郵船帶着逃避的匆促狀態和一種未來復仇的無禮舉動在黑暗中消滅了。這就是這一年在法國海岸停泊過的最後一隻德國郵船。

在布樂業，舒爾應當花費三點鐘的光陰，等候那班輸送由美洲而來的旅行者的專車，於是他利用這時間走到一月咖啡館給瑪蓋麗德洛列夫人寫了一封長信，他在這三封信中報告他的歸程，並且要求伊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給他一次約會。

當他在午前四時安抵巴黎之後，便有他的至友貝自阿爾真梭拉在北車站相迎，這本是一個在他身邊兼盡朋友，家務總管和寄生者的各項職務者。他在剛白街的住宅中，好好地得了一場休養旅行中的疲倦的晝寢，一直到午餐的時候才行起床。阿爾真梭拉在他午餐時，交出一封電報，其中的內容，就是瑪蓋麗德約他在當日午後五時到普救寺公園相會。

午餐之後，他到奧哥通衢（註十）省問他的父母。他的母親魯意莎竟如同以為他久已失蹤一般狂熱地用雙臂箍住他的頸頸；他的姊姊露惜達——家庭中簡稱伊為琦琦

用上用一種對這位在伊向來認作放蕩不羈的哥哥所施而摻着情投意合的好奇心的友愛款待他；而他瞧見他姨母海茵茵那住在家中，不免詫異，原來伊將伊丈夫伽爾哈特羅特貴族以及伊的子女們留在德國而到戴諾業家中作兩三個月的勾留；但是舒爾卻不會會到他父親馬爾色爾，他早已身赴俱樂部去探聽這次徒亂人意而不類可以實現的戰事的消息。

四點半鐘，舒爾已經在普赦寺公園了。以時間而論，却還早半個鐘頭；但是愛情上的焦燥，給他一個提早相遇的時間的幻想，使他早達那約好了的地點的行程。

瑪蓋麗德洛列夫人，是他在參議員拉古爾先生的客廳中所認識的一個出羣的青年婦人，伊略帶輕狂，然而究竟還顧體面。伊嫁了一位巴黎附近享有一所製造汽車發動機的工廠的工業專家。洛列先生是魁梧而略帶莊重氣象的沈默寡言之三十五歲的男子，他的遲緩而沈鬱的眼光，彷彿想攢透世上的人和世上的物。他這位十年以幼的妻子，當初抱着一種微笑的寬大態度，容納了他的沈默而莊重的欽仰；但是不久伊對他

早露倦意，而當這位入時的畫師舒爾在伊生活中露面時，伊竟將他當作一道日光看待。他們彼此相悅。伊因這畫師向伊獻的殷勤備受感動，而這畫師覺得伊較之他的一切尋常受欣賞的婦女也略似卓爾不羣。所以他們早就在各處公園中踐過了多次的約會；普親暱地散過了多次的步了。伊念及設若竟被那專心注意工廠而絕對尚不懷疑的洛列撞破時，不禁甘美地因恐懼而毛髮微悚。並且伊毅然決定斷不像其他的婦女的容易一般兒委身舒爾：這種同時兼有純潔性和可誅性的愛情，就是伊的第一個錯處，不過伊也想這也就是伊的最後的，看着這現狀像是沒有結果，舒爾漸漸不甘忍耐這種過於淡泊並且近乎幼稚的關係，這關係的最大的放肆舉動，不過偷偷掩掩地接幾個吻。

難道是瑪蓋麗德的女友之一，猜着了伊的幽會而用匿名書信向伊丈夫出首嗎？難道是瑪蓋麗德由於自身的回家過遲，由於自身的沒由來的娛樂，由於自身在家庭親密態度中所無意顯出的厭惡神情而致漏洩消息嗎？而洛列偵察他妻子之舉竟成了事實，

並且毫不費事就證明了瑪蓋德和舒爾的屢次約會。因為他真帶着深遠的狂熱愛他的妻子，並且以爲竟不可挽回地——可憐實際上毫不如此——受着侮辱，許多激烈而背馳的理想在他的思潮中衝突着。他預備殺伊；他預備殺戴諾葉；他預備自殺。結局却誰也不會殺，並且他由於對這個待他如此惡劣的妻子的好意，便承認了他的不幸。總而言之，他之沒有知道使自己愛伊，就算是自己的錯處。但是他是個愛面子的人，自然不能收容納一種做寬大丈夫的舉動。所以他和瑪蓋德用下文所列的談判成就了
一個短簡的說明；

——此後我們不能在一塊兒過活。請你暫回娘家向法院請求離婚。在這層辦法之中，我絕不參加絲毫反對，並且我預祝爲你有利益的判決。永訣。

舒爾在他們的這次斷絕往來之後，便回美洲和他的私有田業的莊家人商議變賣某幾處田業辦法，和收集一筆在他結婚所必需以及組織住宅的大宗款項的辦法。

當舒爾跨進了那張由浩司曼廣衢走入普救寺公園的鐵柵欄門時，他瞧見這園中的

路徑都被那些奔跑着的嘈雜着的小孩所充滿。一隻被小孩趕着的木圈，在他的兩脛之間撞過；一隻皮球，使他絆了一交。各處的栗樹之下，圍繞着無數成羣的納涼人。這里是附近住宅的女工，伊們用着不專心的眼光向那些被託付在伊們保護之下的孩子們追着；一面却做活談天，此外還有一些，就是本區的有產階級，他們到這兒看他們的報紙一面却藉此消受這小樹林中的和平世界。一切的長凳都被人占住了。那些須得化錢才可以坐的鐵椅子，却供給一些攜帶包裹的女客們，一些等候各人的家人父子到聖訥扎爾車站趁車的住在巴黎附近村落的中人階級的婦女們使用。

在三星期的行程之中，那時舒爾一直使用一種轉台上木馬的機械動作，在郵船甲板的橢圓面積上運動，現在，他在這個可以用他的皮鞋使沙子作響的大地上自由進退，不覺異常喜悅。他那雙和動搖的地面相習的腿，依然保守一種失却平衡的感覺。他一縱一橫在園中散步；但是他的來踪去跡，却引不起誰的注意。一種共同的憂慮，彷彿將園中的大眾——無論男女——籠罩着；遊人們高聲交換他們的印象；那些手中

拿着一張日報者，瞧見他們鄰近的人都帶着一副疑問式的微笑走過來。那種向來使大都市的居民互相疎遠或者互相仇視的本能上的疑慮和恐懼，都已經掃蕩無餘了。

『他們談論戰爭，』舒爾獨自思量着。『在這個時代戰爭的可能性，竟成了巴黎人的談論中的唯一資料了。』

這公園之外，有相同的憂愁和相同的傾於情同手足的傾向。當那些賣日報者舉起晚刊高聲喊着經過時，竟因那些爭辯消息的行人的手招而半途止步。一切的看着報者，都被一些向他詢問消息者或者一些勉強從他肩頭上遙窺報端所印的大號字者包圍住。鐵柵欄的另一方面，就是馬都南街，街旁的一座酒攤子的布棚之下，有一些工人，靜聽一個用宣傳者的姿勢發表一個消息的工友的議論。街道的來往如全城的動作，却和往日一般；但是彷彿車馬都走的快一些，彷彿空氣中有一種寒熱症的戰慄，並且彷彿大眾談論和微笑，都用一種異樣的款式。誰彷彿都認識誰。園中的女客們，彷彿像和舒爾見過了百來次一設兒向他注目。他竟可以走向前去加入談話而毫不

使伊們驚疑。

『他們談論戰爭，』他獨自思量，然而却帶着那種了解前途和超過公共意見的一個聰明人的憐憫。

他以為公共的不安，不過是一種與長治久安相習的民族的神經上的激發性，在窺見一種對於他的安逸的危險之後所發的號呼。以前，有人那樣時常地談過一種因齟齬達於極點而終歸和平地解決的戰爭！尤其，一個人對於一切和利己主義不衝突的事，每每願意當作明理的和達事的看待，而舒爾決不信戰爭可以爆發，因為戰爭可以擾亂他生活上的計劃。

『不行，決不會戰爭！』他依然獨自承認他的說法。『這些人都是瘋子。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開戰，是不可能的。』

於是他拿起表瞧着。五點鐘了。瑪蓋麗德遲早就可以到。他以為那個從拔司潔街進門的女客就是伊，於是決然遠遠地走過去迎接；但是，當他走了幾步之後，才證明

自己的錯誤。錯了，他依然繼續他的散步。怒容使他瞧着那座點綴馬德蘭墓園的銅像認爲格外醜陋。時間過了，然而伊始終不來。他舉起不放心的目光向着園中各處的入口瞧着。陡然一下——正和他們每次的約會一般——伊站在他的跟前了。彷彿伊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從地下鑽出來的，竟像一種天神的出現。

——瑪蓋麗德！哦！瑪蓋麗德！

他幾乎不敢辨認伊。他因爲和這一個在旅行中占住他的想像經三月之久的面目重行相見，竟感受一種驚惶，但是，這面目由於別離中的模糊的理想，漸漸成了神祕的。隨後，陡然他彷彿時間和空間的隔離都消滅了，覺得自己並不曾旅行，並且覺得從上次約會以來僅僅祇過了幾個鐘頭的光陰似的。

他們走到一個濃陰下面的鐵椅子跟前坐下。但是伊剛好就坐立刻站了起來，原來這地點是不安全的：這些在廣衢上來往的人，祇要偏一偏腦袋就可以看見他們，並且在這個時刻，伊也許有許多從本區百貨公司中出來的朋友。於是他們走到園中的一隻

僻靜的角上，尋得一個好一些的藏身之所；但是這依然不能算隱遁。離他們幾步之遠，一個近視眼的紳士讀着他的日報；更遠一點，一些將活計擱在膝頭上的女客，正在高談闊論。

——你黑了一些，伊向他說；你像一個海員。至於我，你覺得我怎樣呢？

舒爾從來不會覺得伊有現在這樣地美貌。瑪蓋麗德比他略為高大一些，輕盈，勻稱。伊的步趨，有一種飄逸的，渾文爾雅的而近乎天然的拍子。伊面目上的凸凹不分規則，但是却有一種流麗的風韻。

——你很思念我嗎？伊接着又說。你沒有愛旁的女人嗎？給我說真話罷：你知道，當你不說真話時，我立刻就窺破了。

——我一刻也沒有忘記你！他如同一個人在推事跟前發誓一般將手擱在胸前一面這樣說。至於你，當我在美洲時，你幹了些甚麼呢？

他說着時一面握住伊一隻手溫存着；隨後他居然從容不迫地將一隻指頭指入手套

之內和伊光滑的皮膚相觸。那位看戲的紳士瞧見了這種假裝的正經態度，便反對這種動作的留戀而憤憤地向他們瞧了一下：當歐洲被這樣一種橫禍所威嚇的時候，居然在公園中流露兩小無猜的癡態！

瑪蓋麗德推開了這隻無忌憚的手，於是談到伊在舒爾離開時所做的事。那時，伊是異常煩悶的；伊極力消磨光陰；伊和伊的兄弟到戲院看戲；伊和伊的律師開過幾天談判，這位律師給伊指導了那種對於離婚所應當遵循的程序。

——那末你的丈夫呢？舒爾說。

——我們不必談他，你願意嗎？這個可憐的人使我憐惜。他是那樣長厚的，那樣循規蹈矩的！我的律師向我保證他甚麼也答應，他決不惹起一點困難。我從前帶了三萬佛郎的嫁資給他，他已經將這筆款子攔在他的資本之內，這是你知道的事。現在既然如此，他願意將這三十萬佛郎還我，並且，雖然這件事也許爲他很不方便，他決然預備一經離婚便行全數交出。偶然我想起我給他所製造的不幸，竟有點兒後悔。他

是那樣長厚的，那樣顯體面的！

——但是我呢？受着這樣不適當的膩語所困的舒爾，岔斷伊的話頭而這樣問着。

——哦！你，你是我的幸福！伊用一種戀愛的狂熱高聲說。世上本有許多無情的狀況，但是怎樣對付呢？各人應當過各人的生活，何能顧慮那些可以因他而墜在旁人身上的煩悶。自私自利，就是幸福的祕密。

伊緘默了一會兒；隨後，彷彿這種思想很使伊難受，於是便陡然談到旁的事。

——你對於一切的事，是那見多識廣的，你相信會開戰嗎？大家都談論這件事；但是我以為這件事的結果，必定可以協商妥貼。

舒爾也承認這種樂觀主義。他也不相信會開戰。

——我們這時代，瑪蓋麗德接着說，斷不會有這些野蠻舉動我認識許多受過教育的德國人，他們大概決然也同我和你一般兒思慮。有一位在我家中往來的老教授，昨天告訴我的母親，說在我們這種進步的時代，一切戰爭都是不能的。一經開戰，我們

在兩個月的底邊，便要覺得人不敷用；到了三個月的底邊，便沒有可供繼續決鬥的錢了。我記憶不清他怎樣地解說這件事；但是他解說時，却帶着那種使人欣然靜聽的那樣明顯的態度。

伊思索了一會，極力喚起自己的回憶：隨後因為感受着伊所應有的努力所生的不安，便用伊個人的意見接着又說：

——你想想一場戰爭是甚麼。何等可怕的事！社交的生活將要廢止了。宴會，入時的裝飾，戲園，都會沒有了。並且就是衣服也將無從發明新的款式了。一切的婦女全體將要戴孝。你想到這樣的事嗎？並且巴黎將要成一片「沙漠」了！在我看來，巴黎是那樣漂亮的，當我剛才赴約而來的時候！不行，不行，這件事是辦不到的……你知道下一個月，我們預備到威市依（註十一）去嗎？我母親應當在溫泉中洗澡。隨後我們再到畢亞理慈（註十二）我在畢亞理慈游玩之後，便應當到羅瓦州的一個別墅中赴人家的邀請。加之，還有我的離婚事件：我希望我們的婚禮能設在明年的夏天

舉行。倘若一場戰爭要來破壞這些計畫呢？辦不到，我再向你說這是辦不到的。當我的兄弟和他的朋友們談到戰爭，他們便做夢。也許我的丈夫，也是一個相信會開戰的人，並且也是一個從中預備的人；但是這是一種獸勁。你也得像我一般說這是一種獸勁罷，說罷，我要這樣！

於是他就這是一種獸勁，被這種贊詞所穩住的伊，便談到旁的事。因為伊剛好談過伊的離婚事件，便想到舒爾這次旅行的目的。

——我因為會見你而生的喜悅，伊接着說，竟使我忘了最要緊的事。你已經達到了籌畫你所需要的款子的目的嗎？

他擺出資本家的神情談論他個人的財政。他帶來了一筆不及他當初所希望那樣多的款子。他在美洲時，覺得他故鄉正有一種按時擾亂經濟的恐慌。雖然如此，他居然籌了一筆由匯票帶來的四十萬佛郎的款子。再過些時，此外，再過些時，便有人還給給他再行匯寄；一個和他有姻誼的地主，可以經理這種事務。

伊對於這回答覆很覺滿意，於是便露出理家的婦人的態度說：

——金錢就是金錢，沒有金錢，就沒有穩固的幸福。你的四十萬佛郎和我自己所有的那一筆，可以允許我們過活。

他們於是都緘默了，四隻眼睛互相注視。緊要的事，他們彼此業已互相說過了。這就是和他們的生活有關的。現在一種新的顧忌纏繞着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敢用情人態度互相談論。那些聽着他們的人，在他們的左右前後漸漸地增多了。出了工廠的製帽女工和購物回家的婦女，都斜刺裏穿着過公園以圖捷徑。園中的路徑，竟變成街衢，而那些來往的人，都用一種好奇的眼光，向着這個潛伏在樹林後面如同遁世者一般的裝束入時的女子和伊的伴侶注視。有幾個不過帶着蔑視的神情，有幾個格外討厭的，竟帶着一種有保護性的共謀態度向着他們微笑。

——真是討厭！瑪蓋麗亞歎息着。有人可以打攪我們。

一個青年女子定睛向伊注視，於是瑪蓋麗德自以為認清楚這是一另有名成衣店一

個女工。

——我們趕緊走罷！伊說。倘若有人看我們在一塊兒！……

舒爾辨着。何以要走呢？他們無論跑到那兒都有被人認出的危險。並且這是伊的過錯。伊既然這樣畏懼旁人的好奇心，何以祇肯承認在公共地點踐約會呢？他本來有一個可以給伊保障一切打攪的地點；但是伊永遠拒絕到那兒。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的工場。我早向你說過一百回不行！

——但是我們的事既然業已幾乎妥貼？我們既然業已預備在幾月之後結婚？

——你不用逼迫我。我願意你娶一個顧體面的妻子。

他徒然用花言巧語辯護了一會，伊却堅持伊的果斷。於是他祇好叫了一乘在街上供零雇的汽車，伊坐在其中向伊母親家出發。但是當他們將分手時，伊握着他的手向他問道：

——如此，你不相信會開贖嗎？……再說一遍罷，我想從你的口中再聽一回這句

話。這句話能般穩住我。

(註一)此書的西班牙文原本，係一九一六年出版。譯者所根據的，係海墨爾(Hermel)的法文譯本的第四十三版本。海墨爾在「題眉」之下，聲明其譯文中的刪削和修改，均經著者允許。

(註二)布諾艾爾司(Buenos Aires)為阿真廷共和國的京城，東臨南大西洋。

(註三)靈魂的畫師(Peintre Sentes)本為「聰敏的畫師」之意。茲因第三章的關係，所以用直譯。

(註四)唐戈舞(Le Tango)本為法國南部慕爾(Muros)山中的居民的一種跳舞，後為西班牙的無賴子弟所好，旋傳入南美洲各國盛行於其地黑人社會，至一九一二年復來歐洲，幾有風靡一時之概，其節奏步伐都狼蕩。

(註五)凱散爾(Kaiser)為德人呼皇帝之稱。

(註六)工厂為德語(Hoch)之譯音，其意訓「高」，當歡樂時輒呼此字，與

中國人呼萬歲相同。

(註七)阿真廷 Argentine 在南美洲，爲聯邦共和國，其土地極肥。

(註八)海爾 Herr 爲德人稱呼男子之字，其意訓「先生」。

(註九)布樂業 Boulogne 爲法國濱大西洋的一個海口。

(註十)通衢 Avenue 本爲歐洲的由城市通到附近村落的大道的名稱，故譯通衢；然近日歐洲的通衢不必盡保存此種性質。又有所謂 Boulevard 者亦係大道，乃由古代的城基改作，其幅甚廣，故譯爲廣衢。現在的巴黎多數的廣衢或一部分的通衢均爲極繁盛的街道。

(註十一)威士依 Vichy 在法國的阿里葉 Allier 州，以溫泉著名。

(註十二)畢亞理慈 Biarritz 爲法國濱大西洋的一個極南的海口，亦以溫泉著名。

第二章 戴諾葉的家世

舒爾的父親馬爾色爾戴諾葉，本是一個在巴黎附郭某村莊中營業的工人家庭的子弟。他在十四歲時，就成了孤兒，他母親將他送入一個專做裝飾房屋工作的雕刻工場內學習手藝。他的師父，因為他的勤奮和進步，便也不嫌他的年齡幼稚，叫他到那時在外省所設的營業場中主持。

在一千八百七十年，馬爾色爾已經有十九歲了。普法開戰的頭幾個消息，使他在馬賽大受驚駭，那時他在馬賽經理一個戲園的裝飾房屋工作。

他也和他時代中的一切少年人一般，很反對帝政，並且，這種反對的政見，在他心中，因為幾個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共和國顯過手段而念念不忘。十二月二日「政變」的老同伴的影響，所以格外來的堅固（註一）有一天，他在馬賽的街上，加入一

個鼓吹和平的市民遊行大會，以反對政府爲目的的遊行大會。那些共和黨人用奮鬥的氣概反對皇帝，那些新近組合的國際黨人——其中有許多因新近在他們祖國暴動而被逐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組成了一個隊伍。一個長髮垂肩而害着肺病的大學學生肩着一面旗子。他們的口號，就是：『我們所要的是一種和平。一種聯合人類的和平！』但是世界之上，最高貴的意旨，向來是不多被人了解的，於是當這些和平之友帶着他們的旗幟和他們的忠實的宣言走到市政廳面前時，竟有一場惡戰將他們的進行擋住，原來在頭一天，有幾營預備到邊界填防的北非洲駐防步兵，在馬賽的大碼頭登岸，這些和那種化謹慎爲粗暴的殖民地生活相習的老兵，有些舉起他們的刺刀，有些舞起他們解下來的皮帶，以爲應盡干涉之責。『戰爭萬歲！』於是一陣狂風暴雨的打擊，掉在那些和平之友的身上。馬爾色爾那時看見那個天真的大學學生連着他的旗子在兵士們腳下打滾；但是他却不曾看見旁的格外厲害的事，因爲他在挨了幾鞭子和肩頭上受了一處微傷之後，也和其餘的人一般兒逃跑了。

這一天，他的執拗的，驕傲的，因反對而受激發的，因走極端而成易怒的性情，竟第二次無形流露；他所受過的打擊，竟和一種宣言復仇的陵辱一般使他憤怒。他絕對拒絕加入戰爭，因為他沒有旁的方法免除當兵的義務；他便決然離開他的祖國。他對於皇帝的辦事規則是不信任的：一個應當在幾個月之後抽籤入伍的少年工人辭謝了給他服務的榮譽。並且，沒有一點東西可以使馬爾色爾在法國勾留！因為他的母親已經在去年死了。誰知富源不在海外等候移居之民呢！永訣，法國，永訣！

因為他略有蓄積，便買得這海口的一個商業經紀人的歡心，他居然允許他不帶護照而出發。這個經紀人並且允許他在一隻開埃及的一隻澳洲的和一隻開南美洲的蒙特徽多及布諾艾爾司（註二）等處的這三隻船中任擇其一。馬爾色爾本來無所軒輊，於是便單簡地選了那應當最先出口的船，所以他在某一個晴天的早上，趁着三隻在平風靜浪中而鐵件鞆繞關節翻軋的小汽船，起程向南美洲去了。

海程一共經過四十五天，當馬爾色爾在蒙特徽多登陸時，使得了他祖國失利和帝

制顛覆的消息。隨後，他又聽見全國民治和國民在巴黎的圍牆後面奮勇禦敵，不免以逃亡爲恥。但是幾個月之後，「巴黎國民政府」（註三）的顛覆却使他對於逃亡得了自慰的觀念。倘若他那時依然在法國，那末公共損害使他發生的憤怒，伴侶的關係，他所過活的環境，都可以將他逼迫到暴動的地步。於是他一定將受鎗致死，或者同着許多舊時的同志，被囚在一個殖民地的監獄之中，所以他以他的逃亡自賀，於是便停止思念祖國的一切事。在異國謀生的困難，竟使他不能顧慮到一身以外，然而不久，他感覺一種他在舊世界所向不會有過的大膽與壯氣。

開初，他在布諾艾爾司做他的本行職業的工作。這城市本來正在漸漸擴張，他竟做了些裝飾門面和裝飾客廳的買賣。隨後，他對於這種永不會給他積點薄產的工作不免困倦。祇想新世界使他快點覓發財。到了二十六歲那一年，他拋棄城市重新置身於冒險的境界，而到一片草萊未闢的地點尋覓富源。他在北方的森林中試辦種植；但是成羣的蝗蟲在幾個鐘頭之中將苗葉吃的乾乾淨淨。他又做牲口販子，帶着兩個牧童

在前面驅着成羣的牛犢和牝驢經過安免士山脈的雪窟到智利或波利維亞出賣。在這種經年累月而漫無止境的高原旅行中如此生活，他對於空間和時間竟失了精確的記憶。隨後當他自以為達到了好運之時，誰知一種不幸的投機事業，將他所那樣艱苦地賺來的錢全部都虧耗無餘了。於是他便在這種失望的恐慌之中，——這時他剛好三十歲光景——投入一個姓馬達廖伽名巨略的地主的事務所辦事。原來當他做牲口的販子時，早得過和這位家資千萬的土財主兒相識的機會。

馬達廖伽是一個從幼年便到阿真廷而完全和當地習俗同化，並且像游牧首領一般見過活的西班牙人，他早已享有無數的廣闊異常的墾殖區域。他的產業的面積，幾乎和歐洲的王爵的采地一般兒寬，並且他那種生陶爾（註四）式的永不倦乏的毅力，對於他事業的昌盛有偉大的贊助。他鎮日騎着馬在那些曾經由他種過紫花苜蓿的草地上馳驅，因為受了這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芻秣的恩惠，所以在旱荒之時，他能設用極微的價格，收買鄰家的久餓垂斃而一入他家立變茁壯的家畜，他對於一羣千來隻以上牲

口，祇須注目幾分鐘便能得到精確的數目，當他繞着一羣牲口打一個圈兒時，一下子就能分辨那些有病的。所以遇着馬達摩伽這樣一個買主，賣主們的誑騙手段是完全沒用的。

——我的孩子，當他在某一日的和顏悅色時曾向馬爾色爾說，您已經在窘境中了。發大財的事情覺得還在遠的地方。您何以要接續幹這種狗頭一般的生涯呢？倘若您相信我，請您贈在這兒罷。我已經老了，我要一個幫我的人。

當他們的契約妥貼之後，馬達摩伽的鄰居——就是那些在五六十里內外的地主們——在路上止住這位新的事務員，向他預言一切不順心的事；誰也不能和馬達摩伽共事。他們業已數不清那些在他家服過務者的數目了。馬爾色爾果然便證明馬達摩伽的性情是難堪的；但是他從一種特有而說不出的同情心上也證明他的東家能極力以使他困苦自戒。

——這個孩子簡直是一顆明珠，馬達摩伽彷彿像解釋他向這法國人所表的尊重。

般時常欣然這樣說。我愛他，因為他是一個正經的人，祇有正經人能會我的意思。

無論是馬爾色爾，無論是馬達慶自己，都不能正確地知道這一位因稱贊他這位可靠的所用的「正經」這兩個字的意義，究竟是甚麼；但是馬爾色爾瞧着這種墾植區域總覺高興，並且使用東家的嚴厲口吻和為人父者的腔調同大眾爭辯，有時，——他對於馬達慶的家庭也是如此。

馬達慶的家庭，有一妻兩女，他稱他妻子做「中國婦人」，兩個女兒就是魯意莎和海芮茵那，這兩姊妹却是在布諾艾爾司的女學校讀過幾年書才到鄉下來的，已經遮沒了好一部分的鄉村氣習。

「中國婦人」在半夜便已起床，監視工人們的早飯，分配乾饅，預備咖啡或者蔞苔茶；（註五）伊責尔那些懶惰多言而安然在鄰近樹林中耽誤時間的女僕；伊在廚房中行使一種統治者的職權。但是二經聽見伊丈夫的聲音，伊便在敬而且畏的緘默之中自行屈伏；吃飯之時，伊張着雙眼向他瞻望，並且向他表示一種宗教式的服從。

至於那父親對於兩個女兒，給伊們佈置了一個由伊們留心檢點的客廳，但是其中雖有伊們的保護，然而不時被那些粗暴的居民弄得亂七八糟。富麗的地毯，被那「生陶爾」的靴子所印的泥跡弄髒，馬鞭在一個塗金的擱几上橫着；做樣貨的玉蜀粟的顆粒，撒在靠椅的絲墊的縫中竟使這些小姐不敢坐下。廳門前的過道之中，擱下一座磅秤；於是有一天伊們要求父親將他撤到附屬的小屋子之內，他幾乎憤然大怒。他在每一次預備權衡一個活的牲口時，果然應當旅行一趟嗎？

魯意莎居長，——他們學美洲派叫伊做琦察——是伊父親的驕子。

——伊酷肖我的「中國婦人」，伊父親說。伊和伊母一般兒長厚，一般兒耐勞，但是格外聰明一些。

馬爾色爾毫不反對這種頌揚，並且更覺得這話不能盡其美；但是他爲着承認這個美貌謙和黑睛憨笑的女子和伊的母親有肉的略肖，竟很以爲痛苦。

海芮茵那居次，伊的性格完全是特別的。伊對於家務的工作毫無興味，並且鎮日

帶着悶悶不樂的心思，以演習披雅娜的指法銷磨歲月。

——上帝，伊父親因為這種繁急的音符而憤憤地說。倘若伊能設學會一兩個跳舞的曲子呢！

於是到了午睡之時，他因為躲避這些忽升忽降的音階，便走到桉樹叢中躺在吊床上睡覺。他給伊取了一個「浪漫女子」的綽號，並且伊竟成了他的辱罵或者他的譏笑的目的。伊究竟從那兒得了這些為伊父或母所沒有的脾氣呢？為甚麼伊將這些祇有小說和詩集的藏書，橫塞在客廳中的牆角上呢？至於他的藏書，屬於這為人父者的藏書，是較為有用的，較為可廣見聞的：這些藏書是用一些紅綠冊子組織而成，其中登記他為傳種而購買的一切良種牲口的歷史，或者那些在他的區域內由可注意的交尾而得的各項家畜。難道他沒有豢過那匹被英皇所豢的名馬金剛鑽一世之孫而每次競賽必獲勝利的金剛鑽二世之子的金剛鑽三世嗎！

當馬爾色爾在某一個晴朗的早上匆促地走入馬達廖的辦公室中時，他在他的家中已經有五年之久。

——巨略先生，我要走了。請您加思將我的帳算清罷。

馬達廖偷眼瞧着他。

——你走嗎？甚麼道理？

——是的，我要走……我應當走……

——哼！土匪！我知道了，我，爲甚麼你要走！你以爲老的馬達廖沒有窺破你和他的女兒用眉目傳情嗎？你的成功並不壞，我的孩子！你現在成了我所有的貝積（註六）的半數的主人翁了，你可以說你在美洲，已經重行恢復。

馬達廖說着，一面帶着一種使他的辦事人不能辨其爲吉爲凶的固執態度拿起他的馬鞭，向着他的胸膛輕輕地敲了幾下。

——就是爲着這個，我特地向您告退，馬爾色爾露出高興的態度說，我知道我的真心是誤用的，並且我得就走。

——真的嗎？這位東家吼着。先生走嗎？先生自以爲能設做他所想做的事嗎？……唯一在這兒發號施令的人，就是我這年老的馬達廖伽，我現在命令你在這兒躑着……哼！娘兒們！伊們祇有播弄男子們使之不和的本事。我們不能離開伊們而生活，真是何等的不幸！

簡而言之，馬爾色爾戴諾葉娶了琦察，從此他的岳父不大十分經營他產業中事務了。經理上的全部重心，都在他女婿的身上。

馬達廖伽對於他驕子的夫婿，有滿腔的細膩的注意，有一日，他使他驚訝了一下：他從布諾艾爾司給他帶了一個姓哈特樂特名伽爾的少年德國人過來，這少年可以給馬爾色爾輔助會計上的職務。據馬達廖伽的說法，哈特樂特竟是一個聚寶盆；他知道一切，他能設擔任一切的職務。

經過一種短期的試驗之後，馬爾色爾在事實上很滿意他的會計副手。這一個本來是屬於法國的一個敵國的；但是却無關重要，總而言之：世上何處沒有顧體面的人，並且伽爾是一個辦事者的模範。他和他的同等人的相待以敬，而對於他的下級的人却不假以辭色。彷彿他使用一切的能力去盡他的職務去悅他的東家。一經馬達廖伽開口或者說一兩個字，伽爾便點頭贊美，便以笑臉相迎。當馬爾色爾走進事務室時，伽爾便從他的坐位上起立，而用軍人的斬切派頭給他致敬。他議論不多，在工作上很為盡力，對於旁人命令他所做的事並不推延。此外，——而這一些都不是使戴諾葉最樂意的事——他私自窺探全部職員，而舉發一切的不注意，一切的缺點。馬達廖伽對於這種收穫不禁自喜。

——這個伽爾真能卓絕地給我們辦事，他說。德國人都是那樣服從的，那樣守規律的！並且，他們的架子不大！在布諾艾爾司，當他們做店伙的時候，他們打掃店鋪，他們主持會計，他們留心賣貨，他們使用打字機，他們書寫四五國文字的書信，

並且在必要之時，還肯陪伴東家娘子上街，彷彿伊是一個貴族婦人，他們是跑腿的僕人似的。這全套兒本事，每月不過二十五個貝瑣。和這種人競爭是做不到的……

但是，這老頭子在發了這一段富於感情的議論之後，又出一會兒神，然後又說：

——但是在實際上，他們未必表裏如一地好。當他們在他的臀部上受着旁人的腳踢一下而微笑時，也許內部獨自言語：『你等着輪到我的檔兒的時候罷，我那時再還怨二十下。』

馬達廖伽也和從前待遇馬爾色爾一般，將伽爾哈特樂特引入內室，但是却絕非由於同一的理由。馬爾色爾由於尊敬而從前受人款待；伽爾之能走進客廳，不過是給海茵茵那授幾課的披雅娜而已。他每逢將事務的工作結束時，立刻走到「浪漫女子」跟前一張矮櫈上坐下，叫伊彈幾曲德國曲子，隨後，他在臨走之前，便唱一曲使他的東家立刻在躺椅打盹的瓦格那的歌，一面自己彈着披雅娜相和。

有一天，在晚餐時，海茵茵那情不自禁地將伊剛才所發明的一件事告訴伊的父

母。

——爸爸，伊面色略帶微赤地說，我先頭聽見一件事。伽爾是一個貴族；他是一個大家子弟……

——誰說！馬達摩伽聳着雙肩說。一切到美洲的德國人，都是一些乞丐。倘若伽爾有爵位，他自然不會靠我們這點兒薪水。他難道是在他的祖國鬧了一個大亂子，才被迫而這樣到我家這兒來忙碌嗎？

然而他們爺兒倆，誰也沒有弄錯。伽爾哈特樂特本是貴族哈特樂特將軍的兒子，那將軍是普法戰爭中的一個二等重腳，凱賽爾陸他為貴族以旌其功；而伽爾本身，也曾充德國陸軍的官長；但是，他本是一個愛虛榮的，放蕩不羈的並且不大顧面子的，然而除了餉薪以外却沒有旁的進款，因此不知不覺做了許多詐欺和撞騙的事。幸而由於尊重哈特樂特將軍的餘蔭，他不曾受司法的偵查；但是他的同事們却使他受過一種名譽上的裁判，裁判的結果將他逐出軍界。他的弟兄們和朋友們都會經勸他以

殺；然而他很戀着世間的生活，於是帶着一種美洲發財以掩前愆的希望，跑到美洲來了。

誰知有一天，馬達摩伽在住宅附近一座小樹林中撞見「浪漫女子」倒在伊的披雅娜藝師的懷抱之內。於是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活劇，倘若這個年紀較輕而脚步較快的伽爾沒有跑開，那末這位手中已經握着刀子的爲人父者早已毫不遲疑地將他宰了。在這種悲劇式的意外之後，震於嚴威的海茵茵那，獨自整整地在樓上的臥房躲了一星期。隨後，伊竟從家中奔逃出去和伊美貌的如意郎君團聚。

馬達摩伽已經在失望之中了；但是和馬爾色爾所預料的全然相反，這種失望，並不由暴烈的舉動而發露。這位強健而揚揚的「生陶爾」，業已在這打擊之下屈伏，並且時常，兩眼含着眼淚，這真是異常的事。

——他從我身旁將伊拐跑了！他從我身旁將伊拐跑了！他用哀聲連續地喊着。

由於這種意外的弱點，馬爾色爾畢竟得着一個和解的辦法。他開初毫無所成就，

等到馬達廖伽回復了理智以後，已經有七八月的光陰了。有一天早上，他對老年人說：

——海芮茵那新近得了一個兒子，他和您一般用巨略做名子。

——你呢，無用之才，馬達廖伽強自鎮壓這種意外的感動而輕蔑地說，你已經給了我一個外孫嗎？懶得和一個法國人相似！這土匪已經有了一個孩子，而你，在結婚四年之後，你甚麼也不知道幹！唉！德國人可以不必費力去打敗你們！

在這些事的經過之中，「中國婦人」死了。受着馬爾色爾的通知的海芮茵那，特地回家對於伊那業已入棺的母親作最後之省親；於是馬爾色爾利用時機，竟達到了戰勝老年人的執拗的目的。馬達廖伽在抵抗了許久之後，便思索了一會兒。

——既然如此，我便饒了他們。我是瞧着亡人的面子和你的面子才這樣辦。海芮茵那應當蹲在這兒，再叫伊那下流的德國人來找伊罷。

並且老年人對於家務的問題，是難於商量的。他絕對拒絕承認哈特樂特當作家中

的一員：這一個祇能算是一個馬爾色爾命令之下的辦事人，並且他應當和一個外人一般帶着他的妻室兒女在一所事務所中居住。伽爾承認了這一切和其他旁的條約。馬達廖伽從來不和他說一句話，而當海芮茵那藉故將那小的巨賂引到他外祖父跟前時，他便輕蔑地說：

——你的唱歌漢子的孩子！

彷彿「唱歌漢子」的品評，在他就是品評那污辱的極點。

光陰和流水一般兒過去，然而境界沒有多的變遷。受着馬達廖伽的經理產業事務的全權託付的馬爾色爾，暗中幫助他的襟弟和小姨，而哈特樂特一逕向他表示謙遜的感謝。但是老年人和「浪漫女子」晤面以及和伊的夫婿晤面時，總裝出一種輕蔑的冷淡態度。

馬爾色爾在結婚六年之後，他妻子魯意莎得了一個名叫舒爾的兒子。這時伊的妹子海芮茵那却有了三個孩子。再過六年，魯意莎又得了一個女兒，伊也和伊母親一般

用魯意莎做名字，但是伊的別稱却叫做「琦琦」這時哈特萊特一家中的孩子，一共是五個。

很現衰邁的老馬達廖伽，在這兩行子孫之中，久已發展那種衆目昭然的歧視。他對於舒爾和琦琦，無理取鬧地溺愛，引他們到墾植區域玩耍，給他們盈握的零錢，而對於伽爾的子女，却異常無情，一經看見他們便和對待乞丐一般將他們驅逐出外。馬爾色爾和魯意莎防護他們的姊妹們，說這爲人外祖父者太不公道。

——這也許是有的事，老頭子答道；但是你們要我怎樣愛他們呢？他們就是他們的父親的小影：白的和剝去了皮的山羊一般，並且垂着，亂蓬蓬的豬尾巴；而那個頂大的已經戴着眼鏡！

在一千九百零三年的時候，伽爾告訴馬爾色爾一種計畫。他打算送他兩個大兒子到德國進中學校；但是這件事花的錢很多，並且因爲馬爾色爾管着錢櫃子的門，所以非得他的同意不可。這種請求，在馬爾色爾是認爲有理由的，他現在握着馬達廖伽的

產業的絕對支配權；他承認給伽爾向老年人徵求送孩子們到歐洲去的同意，並且用他個人的建議，供給他襟弟旅行的資斧。

——他們應當走開，他和他的兒女！老頭子答道。他們能永不回來嗎！

伽爾一往一來耽誤三個月，在這期間之中，他給他的妻子和馬爾色爾通了許多次的信，驕傲地談論他的列名貴族的父母，聲言一切民族，若和德國比較起來，都是無價值的；然而當他回來之後，却依然和以前一般兒謙遜，一般兒柔順，一般兒諂媚，並不因此種見解而有所變更。

至於舒爾和琦琦，他們的父母爲着使他們脫離馬達廖的溺愛，便將哥哥送入一個中學校；將妹妹送入布諾艾爾司一個教會女學。他們兩人都不肯多讀書；他們向來和廣闊無邊的境界的自由相習，因此在學校之中彷彿和在監獄一般兒煩悶。舒爾並不缺乏智慧和好奇心；他看過無數種的書——無論甚麼書，可是和他學業有益的却在例外；並且他在放假之日帶着他外祖父私下胡亂地給他的錢，竟染了大學學生生活的知

識早開的舉動。琦琦也並不缺乏，伊幾乎不專心於伊的學業；好動而喜怒無常，伊對於服裝和城市中的入時款式的興味，遠超過伊對於地理和算術兩門功課的神祕所用的；但是伊的性情却是世上的最好的，愉快，多情，豪爽。

馬達廖離開了這些孩子，彷彿成了一個里慮多端的人。他已經是八旬開外的人了，耳聾，目瞶，却依然固執地要騎馬。雖然馬爾色爾和魯意莎有過恐怕撞禍的各種要求，然而終歸無效；並且，他非一人獨來獨往不可，倘若有人叫一個僕從跟他同行便憤然動怒。他竟騎着一匹很馴的雌馬——特地爲他訓練的——單獨出外，從這一個牧場跑到那一個牧場。當他一到，於是一個黑白合種的女人，立刻將煎蔗苔的壺擱在火上，一個小的女孩給他安頓一個預備喝這種苦味飲料的小葫蘆。有時，他不言不動地在這些帶着摻雜了畏懼心的讚美去仰瞻他的人叢中，贈這麼一下午。

有一天晚上，那匹雌馬失了他的騎士回來了。立刻大眾着手尋覓老翁，末了，在離住宅六里以外一個路旁發現他業已死了。這位因中風而墮地的「生陶爾」，依然握

着他那根時常在人類和畜類身上扑賣的鞭子。

馬達廖伽早已將他的遺囑攔在布諾艾爾司的一位西班牙籍的律師手中。這遺囑是那樣占體積的，以致伽爾哈樂權特和他的妻子瞧着時，竟因害怕而股慄。這個亡人，從前能設定下何種可怕的布置呢？但是這文書的頭幾葉就穀使他們安心了。馬達廖伽誠然給了他女兒魯意莎許多優異的利益；但是對於「浪漫女子」和伊的子女，也留下一個很可觀的部分。那種使遺囑成爲那樣長的原故，就是有百來份的遺贈物，留給無數在他地段中居住的人。這些遺贈物所值在一百萬貝瑣以外：因爲這位好怒的東家，對於他以前用友誼邀來的服務者的子孫，並沒有忘記自居於博愛好施的地位。最末了的那個價值最鉅的遺贈物，是分給舒爾戴諾葉的一個廣闊無邊的墾植區域，並且帶着這樣一種說明：『外祖父拿這份產業給他的外孫，使他拿這項收穫供他個人的花費，以備他的家庭不會供給充分的零錢，使他好好兒在他這樣一個少年的地位中生活。』

——但是這個區域值得好幾十萬貝瑣！伽爾反對着，原來他自從知道他妻子並沒

有被亡人遺忘時，業已成了格外挑剔的了。

寬大而為和平之友的馬爾色爾却有他的計劃。他本來是這宗龐大的產業的經理，自然知道承襲者間的分析，不過徒然使用費變成雙份而不能增加利益。此外，他盤算那種因為清算這筆由九個廣大的墾植區域，幾十萬頭牲口，大宗的銀行存款，許多坐落在城市中的房屋和尙未收回的債權所組織成的遺產所需的預付的款子和意外的開支。倘若不經過一種分析的手續而將一切保存現狀並且繼續開闢豈不更好一些嗎？但是，這個德國人聽見這種提議時，驕傲地挺身而起。

——不能，不能！各人管各人的份兒。至於我，我想回到我的天堂之內，就是說重歸歐洲，所以我想處分我的產業。

馬爾色爾對面瞧見他，於是看見一個他尙不深知的伽爾，一個毫未疑慮過的伽爾。

——很好，他答道。各人管各人的份兒，我以為這很公道。

伽爾哈特樂特爲着將他的資本用在德國，於是急急地將屬於他的地畝出賣；隨後，他帶着他的妻室兒女同渡大西洋，便到柏林安家樂業。

馬爾色爾對於他個人的產業，依然繼續管理了幾年；但是現在他覺得興味減少。他權力的境界，業已因爲分析而大受刪削，並且和許多陌生的人爲鄰很感憤懣，原來這些鄰居幾乎全是德國人，他們都因爲買了伽爾的地畝而成業主。並且，他已經老了，產業已經成就了：他妻子由承襲所得的遺產，將近值得二十萬貝預之數，他那兒有再行擴張積累的需要呢？

簡而言之，他決然拿一部份地畝出租，而將其餘的托付與那些受過馬達廖伽的遺贈者；——這都是他當作一家人一般兒看待的有信用的人；於是他搬到布諾艾爾司，以便就近監察他那個業已在中學校畢業而藉着預備學工程師的職業爲名以爲取得酒食徵逐的生活之用的兒子。並且那年齡雖幼而體格却狠發達的琦琦，已經幾乎是一個婦人了，所以伊的娘也不贊成再將伊藏匿在鄉下；以這青年女子日後可得財產而論，自

然不應當享受一種製造村婦的教育。

然而一些最異常的消息從柏林傳來。海茵茵那給伊的姊姊寫了一些說不完的信，其中所說，祇看見跳舞，宴會，打獵，貴族的名稱和陸軍的高級官職這類的字樣，譬如：「家上校兄」，「家男爵堂兄」，「家皇室顧問伯」，「家皇家最親信的顧問從堂兄」之類。一切德國的社會組織上的浮夸口氣，——這種組織不住地編造許多奇異的而能滿足一個分列階級的民族的虛榮的身分，——都被這「浪漫女子」歡歡喜喜地點數無遺。伊還談過伊丈夫的祕書，並非新有的祕書，因為他久已在一個行政機關，得着了一個計算顧問的要職！並且伊傲然自得地說過伊家中所用的一倭拔爾丕台爾」，這名稱在譯起來就是「傳達室長」。由伊所傳來的伊的兒子的消息，也是不壞的。長子是家庭的博學家；他專攻言語學和歷史學；但是不幸他的雙目業已為久讀所困。不久他就可以得博士的頭銜，並且也許在他三十歲以前，能成功一個教授海爾。倘若他是一個軍官，他母親一定更愛他一些；但是伊想到一個有名的教授，久而久之

之可以和一个上校一般兒能得社會上的尊敬時，却也自慰。至於伊那另外四個兒子，却都準備投身軍界，並且他們的父親，業已給他們預備了地方使他們加入禁衛軍，或者至少也應當進那種用貴族子弟編成的軍隊。說到伊兩個女兒，將來到了可以嫁人的年齡時，少不了有一些軍人，可做伊們的夫婿，然而同樣要禁衛軍的官長，那末伊的姓氏之前可以加一個「馮」字做貴族的符號。（註七）

伽爾有時也和馬爾色爾通信，給他敘述那些用他的資本所做的事業。然而他並不是有向他的襟兄請教的意思；不過僅僅由於驕傲的作用而使他的舊日的首領明白他的舊屬這時無須乎他的保護。他已經將他的幾百萬的資本一部分，投在新德國的實業界中；他是那些面積和城市一般兒大的兵器製造廠的股東，他是那些每半年有一新船下水的航業公司的股東。凱賽爾很關注這些事業，並且另眼看待這些用自己的資本去維持這些事業的人。此外，伽爾又購買了一些地畝。陡然看來，賣掉那些由遺產得來的沃壤而去購買這些須用重肥始有收穫的普魯士境內的田業，似乎不免傻氣；但

是伽爾依照土地業主一般，加入地主黨，加入貴族的並且以守舊著名的團體。因為這種組合的利益，他竟自附於兩個互相對待的——雖然同為強有力的和有體面的——社會：他加入大實業家的社會，——凱賽爾的朋友，又加入少年貴族的，鄉間紳士的社會，——舊習慣的保護者和普魯士王室軍隊的官長的供給者。

德國來書所惹出的興奮，結果竟在馬爾色爾的家庭之中發生一種略帶嫉妬的好奇心的氣壓。琦琦那時是第一個敢說者：

——何以我們不照樣到歐洲去呢？

伊一切的女朋友們，都曾經到那兒去過，至於伊，一個法國人的女兒，却依然沒有瞻仰過巴黎！魯意莎這時很贊助伊女兒的主張。他們既然都比海茵茵那富有一些，那末他們在舊世界自然也能像伊一般兒面露得意之色。而舒爾莊重地宣言，說是對於他的學業，舊大陸遠比新大陸價值的多：美洲不是科學的祖國。

末了，馬爾色爾竟獨自盤算是否可以重回祖國。他在他的事業中幹了四十多年，

自然有告退的權利，這時他已經是將近六十歲的人了，鄉間的大地主的勞苦生涯，早已使他疲倦，他想像歐洲的歸程，一定可使他重返少壯的境界，於是他可以在那兒重新找回他二十年的光陰。沒有一點甚麼事能穀阻止這種歸程：因為法國國家對於逃亡者已經有過好幾次的大赦。尤其他個人的罪案，早已受着時效的庇護。所以他不知不覺地和重歸法國的這種理想相習了。簡而言之，他於一千九百一十年，在一隻開赴法國的哈佛爾海口的海船上，租了幾間華美異常的艙位，帶着他的妻室兒女渡過大西洋而在巴黎的虞戈通衢中的一所華美的住宅中居住。

在巴黎，馬爾色爾覺得一切都摸不着頭腦。他現在甚麼也不認識了，竟有歸故鄉而自身轉為異客之歎，並且對於鄉音亦感發言不便。他從前在美洲，有時竟窮年累月說不到一個法國字，所以他那時祇習於向西班牙的文字上着想。並且他這時沒有一個

法國朋友，所以他走到街上，便機械地向着那些聚會阿真廷國的僑民的地點而去。他所愛看的日報，也是阿真廷的，而當他回家時，祇思念南美洲的草萊中的地價的增高，來秋的豐收和家畜的時價。這位平生勞苦過的人，竟因閑散而感痛苦，並且不知用他的光陰做些甚麼，

琦琦的尋覓華麗的物品的差使却救了他。他們所住房間中的最新的闊綽裝飾琦琦覺得過於冷靜，於是要求伊父親於其間點綴一點兒變化。偶然的機會，將他們引到德普倭拍賣場，舒爾在那兒得了一個用「廉價」買到幾件漂亮傢具的機會。這個第一次的成績便引動他們了，並且，因為他既因無所事事而煩悶，於是她得了參加那些報紙廣告所登載的一切大拍賣的習慣。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埋怨這些充斥在庭宇之中的華麗而無用的過多物件。精美的地毯和珍貴的壁衣，遮滿了各處的牆壁和地板；嵌在新奇式的框中的各種畫派的畫片，在客廳中的牆根成行列着；銅製的，石製的和木雕的偶像，幾乎在各處的牆角塞滿；許多的玻璃櫥中，擠滿着無窮的價值而欺

式不調和的陳列品；於是這房間漸漸有了古玩店的神情了；還有許多銅的和鐵的藝術品，竟受排斥而入廚房。倘若馬爾色爾謝絕到德魯倭拍賣場來往，那末他怎樣消磨光陰呢？他很知道他這一切購來之物是毫無用處的，不過是給他一種幾乎每天必有所發現而由「廉價」購取那一到明天便不足重輕的貴重物件的空泛愉快罷了。爲着對於他這些多少總屬於藝術品的收藏物發生長期的和道地的興味，他的知識和學問本來都不設，而這種鎮日購買的狂熱，在他也不過是一種無所事事的富翁的不爲罪的奇癖。（註八）

一兩年的光陰過了，這座闊大的住宅，不設容納這所由「廉價」的偶然機會所組成的異樣博物館。但是却另有一種「廉價」來輔助這位家資百萬的富翁。一個做房產的經紀，等候大手筆的異鄉人的機會的經紀，對於這種地位給他獻一種良藥。何以他不購置一所別墅呢？這種理想竟使全家悅服：一座有歷史價值的別墅歷史——愈長愈好——可以好好兒地完成他們的布署。琦琦傲然變色：伊朋友中好幾位，都各有各

人滿意地所稱道的別墅。魯意莎念到鄉間的小住不禁微笑，伊在其間可以重享伊少年時的樸素而簡單的生活。舒爾的興致却沒有那樣地高：他對於鄉間的小住不免納悶，因為這樣一來他父親一定要他離開巴黎；但是，這却可以藉此時常用汽車來往，於是也可以得種補償。

當這個做房產的經紀，看見馬爾色爾含着這枚「釣餌」，於是介紹十多座有歷史價值的別墅。末了，馬爾色爾所中意的那一座，就是位置在巴黎鄰近的馬崙河上白鄉村，這別墅是在宗教戰爭（註九）時代建築的，當年半作府第半作堡壘之用，前方的門面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式的，四周有許多尖頂的瞭望塔，許多可以使鵝羣游泳的深溝。住宅中的房間，是寬敞而空曠的。所以爲着將那些堆砌在虞戈通衢的住宅中過多的傢具和陳列品真是合宜，並且可以於其間位置那些新的購置品！尤其，這種貴族式的環境，可以使這些將在其間陳列的古物增高價值！房屋真是要用巨款修繕的，所以歷來的業主，無不有急於想售賣這所有歷史價值的別墅的意思，不是毫沒來由的。

事。但是馬爾色爾却很有錢來供給一種完善的華麗輪奐的修繕；然而他心中還抱着阿真廷式的開闢草萊的歎望，於是自許在他別墅的那個面積達二千密達平方的園中做點兒畜牧事業。

這座別墅的取得，給他引來一種快愉的交誼。他和他一個新的鄰居交結上了，這鄰居姓拉古爾，做過兩任總長，現在在參議院坐領乾薪，他在議場之上，從不發言，而在過道之中却有生風的議論。他是一個共和派的貴族議員，一個民治派的「貴族」。他像古代巴爾奢曼式的貴族使子弟加入十字軍以增身價而傲然自得一般，自以為出於一種因大革命時的混亂而增身價的門第，便也傲然自得。他的祖父，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約法會議」的議員，他父親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共和國」也顯過手段。他本身以亡命而客死他鄉者的子弟的資格，所以在很年輕的時代就和剛倍達（註十）攀附，並且這時他不絕口地稱贊他宗師的光榮，希望這光榮一種餘光反射而照在門人的身上。拉古爾有一個兒子，名叫勒內，正在中央工業大學讀書，這兒子覺得他父親

是一個老頑固，微哂這位進步遲緩的政治家所主張的浪漫主義式而兼人道主義式的共和主義；但是他却很依賴這種到他有畢業文憑擱在口袋中的時候，能發因拉古爾家祖孫父子三代對於共和的熱忱，而將享受的公家的庇護。馬爾色爾因為這些由一個大人物向他所施的殷勤很以為榮；而這個不敢蔑視富翁的大人物，却欣然親密地款待這位握有坐落在美洲之廣漠無邊的牧場和點數不清的家畜的數千萬家財的富翁。

有歷史價值的別墅的內部布置和參議員的交誼，幾乎可以使馬爾色爾完全變成有幸福的，倘若這種幸福不因為舒爾的舉動而略受打攪。原來舒爾在到巴黎之後，徒然一下變了性情；他不願意成工程師，而願意成畫師。他父親開初對於這種使他驚訝使他疑慮的幻想早已拒絕；但是，要緊的事不過就是這少年得有一種職業。馬爾色爾從前不是做過彫刻家嗎？也許這種在父親身上因貧而受埋沒的藝術上的天才，今日却在兒子身上復活。誰知道這個略帶疏懶然很敏捷的少年不會成一個大畫師呢？所以馬爾色爾畢竟在舒爾的輕舉妄動之下退讓了。他雖然僅僅在顏色和圖案的初步研究，

却向他父親要求另外布署一所房屋，以便可以格外自由地工作，於是他便贊同他在巴黎翻白街的一所本屬於一個略有名譽的外國畫師的工場之內布署新居。這所帶着一切附屬物的工場，爲一個初步的畫師，本來過於寬大；但是好處就是翻白街既然離戈通衢很近，而且尤其這件事也是一個極好的「廉價」；這外國畫師的承襲遺產者，願意將所有的傢具和職業上的一切用品，以低廉的代價。掃數讓給舒爾。

倘若舒爾從前果然懷過一個以毛筆而享盛名的理想，那末就是他以爲這種經營爲他這樣一個少年是很容易的。許多旁的畫師，既無資本又無完善的工場，居然也能成名，那末兩者兼備的他，何以見得不會成功呢？所以他竟用痛快的大膽着手圖畫。他歡喜蕭洒的，嫵雅的，纖巧的畫片：——一張和一部小說一般柔媚並且僅爲臨寫女性模型的畫片。——他曾經籌劃給那幅由他命名爲「光陰女神的跳舞」的畫片描寫輪廓：這不過藉以爲一種召集成羣的俊俏模特兒到他家中的托詞。他用一種發狂的速度描寫，隨後用成堆的顏色充填輪廓的內部。畫到這兒，一切都覺順遂。但是往後他

却遲疑不決，雙手顫動而在畫布前停住；於是末了，他便等候一種最好的靈感而暫將畫布推倒墻隅將正面靠墻擱着，他又描寫好幾種女性頭面；但是他不能完成任何之一。

就是在這種時代，他朋友中的一個姓阿爾真梭拉而圓眼尖頰的西班牙籍的初學繪畫者——這人本來欠了他幾百佛郎並且預計不久向他再借新債——在長久地仰這些膚淺而灰白的頭面之後，向他口稱：

——你，你是一個靈魂的畫師！

並非傻子的舒爾，當然很感覺了這種有口才的祕密諷刺；但是這個適才分給他的頭銜，却正合他的意思。精密地說來，靈魂既然無界綫無顏色，那末一個靈魂的畫師必然不一定要畫畫，並且，在他的自覺心的祕密之中，「靈魂的畫師」已經非自認對於圖畫漸漸失去滋味不可。他所最要保存的東西，僅僅就是這個畫師頭銜，——因為這頭銜向他供給高等美學的托詞，以為引導那些願意和藝術界的少年們發生關係的交

際界的婦女到他家中之用。所以他不僅不怪這西班牙人，並且因為這種深心的嘲弄反而滿意，他於是和他結了一些較前反形密切的關係。

阿爾真梭拉多久就親口聲言和毛筆斷絕關係，於是便過着流蕩者的生活，靠着幾個從他的好性格和他肯給朋友們盡各種義務的殷勤因為原諒他這種寄生生活的闊朋友們度日。自從舒爾有了做阿爾真梭拉切身保護者的盛意，這一個便得了每日必到工場的習慣，他於其間享用一些享用不盡的火腿冷麵包，餅乾，上等葡萄酒，甜酒和肥壯的雪茄。末了，他在某日傍晚時因為被房東推出門外以致無托庇之所，舒爾便邀他在一張長躺椅上過夜。這夜之後，竟有許多夜接續而來，於是他竟選擇了工場做住宅。

這游蕩者是一個不僅不缺乏聰明並且不缺乏智識的有趣的伴侶。他讀過許多的書，以消磨這無止境閑散，於是在他的記憶力中堆集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數量的各種常識，並且能殼使用一種滔滔不絕的費詞在一些最難預料的問題上辯論。舒爾開初當他

做秘書先生：爲着除免讀新出版的小說，新事物的盲從者流所注意的文學的。科學的或者政治的冊子，青年雜誌中的動人文章和尼采著的「祇教始祖扎拉都司忒拉之言」（註十一）的麻煩，他便叫阿爾真梭拉讀這一切，於是這一位便高聲給他說明其中的提要，並且在提要之外另行發表他個人的意見——這些意見多數是細膩的，智巧的，所以「靈魂的畫師」由於這個所費無多的辦法，使他的父母賓客和他所出入的客廳中的愛好審美派的婦女們，都因爲他的見聞和他個人判斷的敏捷深刻而受驚訝。

——這是一個略帶輕浮的少年，交際界中有人說；但是他知道事是那樣多的，並且他也那樣聰明！

舒爾自從幾乎停止學畫之後，他的生活漸漸成了不堪表率的。在這種境界之中，他不以秘書的地位看待阿爾真梭拉，而拿他當作清客，他幾乎每日下午必到各處的健身房中消磨光陰，夜間則在紹山區一帶的酒店中取樂。他成了使用好幾種兵器的能

手，善於打拳，並且有那敢於夜間在各處砲台附近冒險行走者的好身手。香賓酒的逾量效力使他變成一個好鬥的。他易於發怒並且極歡喜跳到決鬥場上。每日一到午後六時，他以為非着起燕尾服或吸菸小禮服不可，他將美洲的草菜區域的暴烈習俗引到巴黎。他父親對於他的這種舉動全部瞭然，並且很為憂悶；然而因為俗語說是『願意少弄胡鬧』的原故，於是這位不顯多事而略有覺悟的事，便也不忘以寬大自居，並且有時想到這個豪放的快活人就是他的兒子，不禁感覺一種獸性的驕傲。（註十二）

在這時代，柏林的那家親戚，到巴黎來看戴諾葉一家人。他們接待哈特樂特一家大小在自鄉村的別墅居住兩個月。伽爾帶着多情的高視闊步的態度贊賞他襟兄的住宅。這本來不壞，別墅的建築，並不缺乏藝術的特性，而且將來可供增加一個貴族街頭之用。但是德國！但是柏林的各種便利處所！他極力堅勸戴諾葉一家人到柏林回步，如此他們便可以仰瞻他們的闊綽和那些使他的富有境遇增光的貴族交游。馬爾色爾竟服從了；他望這趟旅行可以將舒爾從他的壞朋友之中提拔出來；哈特樂特家中那些個

個勤奮而且振作精神地自謀生活的子弟們的榜樣，應當能設使這個執袴子弟引起好勝之心；巴黎的影響，對於少年人真是傷風敗俗的，至於在德國，耳目所觸無不是純潔的淳樸風俗。於是白鄉村的別墅的主人，竟都到柏林去了，並且住了三個月，使舒爾有失去那些壞習慣的時間。

然而可憐的舒爾在普魯士的都城，竟可以說是悶悶不樂。他在抵柏林半月之後，已經很想逃回。叫他和這班人融洽是永遠做不到的！這班人都是和藹的，都是一種帶粘液性而且顯然求悅的和藹態度，但是這態度却是那樣異常缺乏機敏地時時使人認為刺目。哈特樂特的朋友們發表他們對法國的愛慕；但是這是一種多私見而懦弱的童心的愛慕，並且他們在這種憐憫的情感之上，更加上一些關於法國曾經鬥敗的那次戰爭中的惡劣迴憶。至於談到德國就不同了，一切的事物——一座建築物，一座鐵路的車站，一件飯廳中的簡單的傢具，——都使他們發出一些傲然自得的比較。

——你們在法國，那兒有這個！……在美洲，你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

舒爾咬牙切齒地忍耐着，但是，爲着不開罪於他的東道主，他竟聽之任之。至於魯意莎和琦琦，伊們却不能忍着氣去承認柏林的出色之點還在巴黎的出色之點以上；並且琦琦對伊的表姊妹們，直言伊不能和那些德國中下級軍官周旋時，竟使伊們生氣，這些軍官身材被胸甲緊束，眼嵌永不可除的獨睛眼鏡，用自動機的硬拙姿勢向少女鞠躬，並且用一種自尊的冷面裝點那般勤態度，這完全是德國人所獨有的特點。

在表弟兄們引導之下的舒爾，窺探了柏林的講道德的社會。居長的那一個——那個博學家——却被他們撇開：這位埋首書堆的不幸之人，和他的幾個兄弟本沒有多的關係。他們——這幾個少尉或者軍官學生——傲然拿日耳曼式的高等娛樂的進步指給舒爾看。他領略了那些夜市的飯館，這些飯館本是摹倣巴黎的飯館的場所，但是格外闊大。館中的姑娘們，在巴黎不過以一打計算，而這兒却以百數。放蕩形骸之外的酩酊，館中滿目皆是，並且這不是一種偶然，而竟視爲愉快中不可少的一種特需而且重要的事。沈湎徵逐者成「排」地取樂，羣衆成「連」地狂醉，出賣愛情的女子可以成

「團」。舒爾瞧着這些不掩飾無恥的饕餮性並且慣受扑責以致兢兢業業而供使用的婆娘，祇感受一種惡心的觸覺——伊們從這種饕餮心，對於在伊業務中所待熬受的空望損失和耳巴子，勉強補助；並且舒爾和這種妄自誇大徒自街耀其浪費的粗劣的胡塗行為，狠覺格格不入。

——在巴黎你們決沒有這個，他的表兄弟們，指着那些其中有千百成羣而沈湎的男女的廣闊無邊的客座向舒爾說。

——沒有，沒有，在巴黎，我們決沒有這個，他用一種看不見的微笑這樣答覆着。

當戴諾葉一家人回到巴黎時，他們抽了一口自慰的氣。然而馬爾色爾却有一種空泛的恐慌：德國人真有大的進步。他本來不是一個盲目的愛國者，自然他應當看的明白。日耳曼的實業已經成了很強盛的了，於是便組成了對於鄰國的一種真的危險。但是，他却安然——自然是樂觀地——自言自語：『他們都快成很富足的了，而一個人』

在富足了以後，便不想打仗。總而言之，那些神經錯亂者所疑慮的戰爭，是很靠不住的！』

不在這些嚴重問題上放慮的舒爾，不過簡單地仍然重理他到德國旅行以前的那種生涯，但是帶着一些可贊歎的變化。他在柏林，已經厭惡了那不適當的放逸生涯的滋味，於是他之到勃山區的飯館取樂，遠不及以前那樣地勤。這時合他意思的，是那些被藝術家和他們的護法女子所來往的客廳。誰知光榮却于其間無意地找着他。然而並非靈魂的畫片，也非花過多錢的愛情和有變化的決鬥，使他聲價增加：他之所以成功者，就是他的雙腳。

一種新的行樂之事——唐戈舞——剛好爲着人類的最大幸福被輸運而到巴黎。這年的冬季，許多人都帶着神祕的神情互相詢問道：『您知道跳唐戈舞嗎？』這種被那些輸運各種肉食罐頭赴安第斯島（註十三）船員所帶來的南美洲的古巴島的黑人跳舞，不到幾月便已風行一時。這種跳舞勝利地從這一國傳到那一國，並且就是那些最重禮

節的宮廷之中也受他的影響，而推翻了端莊和朝儀的遺傳：這算是細微末節的革命。羅馬的教皇，瞧着基督徒也毫不顧慮主義的分別，而像中古的奴隸一般帶着一種絕不疲乏的狂熱在那種翻騰雙腿的卑賤的慾望裏中互相結合，不免動氣，自信以為應當改業而為跳舞師，於是動議提倡那種最有禮節最嫻雅的富爾拉那舞。

原來，這種在舒爾眼中瞧着巴黎上流社會傾倒無既的唐戈舞，他早就知道，並且當他卒業中學後在布諾艾爾司的附郭村莊中的最下流咖啡館中練習時，却斷沒有慮到他修了這種光榮的學業。他這時竟帶着贊美者的狂熱沈溺其間，於是他竟被人看作一個舞師，『他那樣好好地保持那條直線！』那些鑑賞他那矯捷而筋肉墳起的身軀上的強毅出羣態度的女賓都這樣說。至於他，那個在那件胸部凸展腰部緊束的小禮服中的他，脚着漆皮簿底短靴，莊重地——幾乎略有神聖的氣味——默無一言地跳舞着，而四周的電燈使他那黑鬖有光的長鬢略顯青色。這樣跳舞了之後，許多女賓，心懷那種使伊們的女友們因見其和這位負有盛名的唐戈師跳舞時所生的妬忌的溫柔的希望，以

得人在他跟前介紹爲榮。邀請赴宴的來帖，竟和雨點一般兒飛到他的家中了；那些難於親近的客廳也爲他開放；每晚，他可以博得一打以上的交情，而大眾却每因在他跟前受教的優待以至互相爭鬧。「靈魂的畫師」對於那些請求者之中的最秀麗者，欣然以在他的工場中授課自薦，於是有教不盡的女門徒在棚白街中「輻輳」。

——你跳舞太過，阿爾真梭拉說；你一定將你自己弄病。

這不僅爲着他的保護者的健康，使這位身兼清客職的祕書對於這些拜訪者的過頻有所不安；他還覺得伊們對於他自己也很不方便。因爲每天午後，他剛好在一種伴着很暖的火爐而安靜看書的怡養性情之時，舒爾便匆忙地向他說：

——你得出去。我等候授一次新的課。

於是阿爾真梭拉便出去了，心中對於這些學唐戈舞的女子不免埋怨。

在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春天，有一件大的新聞：戴諾葉和拉古爾兩家開親了。勒內，這參議員的獨子，對於琦琦早已有一種幾乎是愛情的同情心。這參議員對於這種

在他兒子值得好幾百萬的婚額，自然絕不反對。此外，尤其因爲他早已鰥居而却愛在家中邀夜餐和開跳舞會，將來他的兒媳可以給他主持一切，他便可以用精美的飲食豪華地款待他的同事和在巴黎過往的名人，於是可以使他有機會，將他那業已在盧森堡宮（註十四）漸漸滅殺的聲光恢復一點。

（註一）按法蘭西人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驅逐法蘭西王魯意斐禮白退位而更改政體，是爲第二共和國，舉拿破崙一世之姪魯意拿破崙爲總統。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魯意拿破崙利用軍人推翻固有的合法政府，而用軍人式的狄克推多制，且改總統任期爲十年，是爲「十二月二日的政變。」明年十二月一日魯意拿破崙自稱皇帝拿破崙三世，是爲「第二帝國」。

（註二）蒙特微多 Montevideo 爲南美的烏拉規共和國的都城。

（註三）「巴黎國民政府」La Commune de Paris 有二：一在十八世紀大革命時，此節所言，則係指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普軍解去「巴黎之圍」後由巴黎人

民所組成的國民政府而言，旋因第亞士 A. Thiers (1797-1877) 率正式法兵重圍巴黎，遂於同年五月秒顛覆。

(註四) 生陶爾 Le Centaure 本為上古時寓言中的半人半馬的怪物，人首而有兩手四蹄。後世借用以稱綢於控縱的騎士。

(註五) 蔗苔 Mate 為一種植物，產於美洲，其味和功用與茶相同。

(註六) 貝瑣 Poso 為阿真廷的幣名，每一貝瑣約合國幣八角。

(註七) 「倭拔爾丕台爾」原文為 Oberpedele 即高級 Ober 僕役 pedele 之意，其職務則為司傳達之頭目。博士為德國大學學位的初級；教授在德國亦為學位，高於博士，然不必在何種學校任何種教科。德國 貴族姓氏之前，加一 Von 字為符號。

(註八) 法人 所謂之廉價 Occasion 者，係指業經被人使用過的器物的出賣而言，和英國人 所謂「第二手」者同。

(註九)馬崙河 La Marne 爲法國西北部的一小河，長約八百華里，於巴黎之東入塞因河。宗教戰爭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卽一五六二至一五九八年之間的法國的新舊兩教教徒所釀的戰爭，時作時輟至八次之多，彼此亦互有勝負。

(註十)剛倍達 Leon Gambetta (1828—1882) 爲法國大政治家，當一八七〇年巴黎被圍時，氏曾組織國民防禦隊。

(註十一)札拉都司特拉 Zarathoustra 一作佐勞司特勒 Zoroastre，歐洲古代文學家謂爲波斯的祆教 La religion de moyes 的始祖。惟是否果有其人或僅爲祆教的諸神之一，則尙爲疑問。亞里士多德謂其爲公歷紀元前七世紀人，然亦有人謂其更古。德國哲學家尼采毀其名，而著此書。在上海發行之創造社有此書的譯文發表。

(註十二)貂山區 Montmartre 在巴黎北部，本爲附郭小村，百年以來與巴黎合，竟成繁盛地點。區中酒館戲園及娛樂之所甚多，而藝術界尤好於區中聚會。

吸菸小禮服 Smoking 似燕尾服而後襟無尾，爲晚禮服之一。

(註十三) 安第斯 Andes 即西印度羣島。

(註十四) 盧森堡宮 Palais du Luxembourg 爲巴黎的十七世紀的有名建築物，昔爲王宮，現充法國參議院的院址。

第三章 柏林來的表兄

當舒爾到阿真廷旅行時，那位調充工場留守的阿爾真梭拉曾經很安逸地度日：他身邊沒有那個打擾他讀書清興的「靈魂的畫師」了，於是竟能平靜地領略一些因絕不相類的材料而著的書。並且他竟還有閒空的光陰得和一位奇特的鄰居結識了，這鄰居住的處所，是由兩個和工場同列一層而向後院開窗的屋子所組成的那個小住宅中，但是房東祇許他由那張供僕從人等使用的小樓梯上下。

這鄰居姓翟爾諾夫，是一個俄國人，阿爾真梭拉常常瞧見他抱着些舊書回來，並且瞧見他在他臥房的窗前手不停揮地鎮日書寫。這位有小說式的想像的西班牙人，開初拿翟爾諾夫做一個神祕和異常的人看待；這俄國人帶着他的蓬鬆的亂髯，帶着他的油垢的長髮，帶着他那副架在那個彷彿被一拳打扁的大鼻子上的眼鏡，竟使阿爾真

梭拉發生印象。隨後從一種相遇的偶然機會，他們便相往來，阿爾真梭拉第一次走到翟爾諾夫家中時，便覺同情心倍長；書籍之友，他看見四處都是書籍，無窮的書籍，有些在書架上排列，有些在牆角邊充塞，有些在地板上散亂，有些在折脚的椅子上，舊的棹子上或者竟在那一張並不每天整理的床上堆着。但是當他知道這位新交的生活並沒有神祕和異常的時候，便感受了一種解除疑惑的意味了。原來翟爾諾夫所書寫的，不過是一些翻譯的工作，或者供現錢的交易，或者供社會黨報紙的不取代價的投稿。唯一可驚的事，就是翟爾諾夫所懂得外國語言的數目。他也和他那些同種的人一般，有那種深通各種古文和今文的便利之處，於是這一層便能通譯那些在充滿他屋子的書籍中所記載的各種方言中的非常的雜拌。這些書籍，多數是他在塞因河各處河沿的舊書店中用廉價得來的本頭，彷彿有一種神祕主義的或超乎人類的傳授的而祕密地傳遺數世紀的祕訣的大氣，從這些半被鼠咬蟲傷的灰塵滿面的舊書之中流出。但是有許多由紅色書面引人注目的新書，也在這些舊書中混雜；並且有許多社會黨的宣傳

品，許多用歐洲各國語言編纂的小冊子，許多日報，一些由那名稱便可以引起革命思想的數不盡的日報。

開初，霍爾諾夫對於阿爾真梭拉的拜訪和談話，不甚感受興味。他彷彿和節省談話一般，在他的落腮大鬍子之中微笑，並且表示吝於語言。但是阿爾真梭拉却得了籠絡這野人的法子：他引他到舒爾的工場，其中的好酒便立刻使這俄國人成了易於交結的了。於是阿爾真梭拉才知道霍爾諾夫曾經在西比利亞享受過一種長久而不甚快樂的鄉間生活，而在幾年之前逃到巴黎，他在巴黎早已得了一些有進步的日報的編輯部的優待。

舒爾從美洲回到巴黎的第二天，那位和霍爾諾夫在小樓梯邊談天的阿爾真梭拉，一經聽見有人在工場門外拉鈴，於是那位不以再兼男僕職務為辱的清客祕書，立刻跑

過去而將拜訪者向「靈魂的畫師」的房中引導，這拜訪者說一口很規則的法國話，但是帶着一種很重的德國口音；這就是在柏林的各位中表中的最年長者，若利武司馮哈特樂特博士，（註一）他在巴黎住了幾天，這時正預備回德國，因此到舒爾這兒來辭行。

這兩位表弟兄帶着一種略含疑忌的好奇心互相瞧着。他們徒然被一種很近的戚誼所連絡，幾乎彼此不甚相知，但是他們却都知道在他們的相互間有一種完全的意見上的齟齬和嗜好上的齟齬。

舒爾爲着使他的表兄，不致對於那引導者在社會上的地位發生錯誤，便用這句話介紹他：

——我的朋友西班牙藝術家阿爾真梭拉，以畫工的妙手和博覽羣書者同享盛名。

——我聽見有人談過他多次，那博士帶着一種以博聞強記自負的滿意態度，沉重地答覆。

隨後因為阿爾真梭拉表現預備退出的精神，那博士使用一種既類於長官對屬吏表示寬大態度的聲音又類於一位不因多一個預備靜聽高論的人在座而生氣的自命不凡的講演者的聲音向他說：

——在我們的談話之中，您並不是一個多餘的人，先生。

於是阿爾真梭拉便和他們二人同坐，但是略略離開，以便可以隨意省識哈特樂特的異樣的衣服。這德國人有一個身着便衣的軍官的氣概。他的全身，顯然表示摹倣那些佩劍者當他們和軍服相離時的欲望。他的袴脚是緊束的，彷彿因為要穿入馬靴的補中而預備。他那件在胸前列着兩排鈕扣而腰身緊束的小禮服，有兩幅長而的後襟和很高的翻領，於是竟成一件和陸軍制服相似的衣。他那在方腮上面豎立的黃鬚和他那頭板刷式的短髮，竟將尙武的神情補充達於滿足的地步。但是他的雙目，他那雙大的近視的而略帶昏濁的學者之目，掩護在厚玻璃的眼鏡之下，却能顯出這博士竟有和平之友的外表，雖然有其他的一切。這位姓哈特樂特的在得了哲學博士文憑之後，大概

因爲他發表了三四本像階石那樣厚而笨的書，就被聘爲某一個大學的副教授；或者更因爲他是一個「有歷史價值的研究院的院員」，就是一個以尋覓未刊的古書自任而有一個享盛名的歷史學者做會長的學會的會員。這少年教授的衣鈕孔上，佩着一個外國勛章的紅色勛表。

舒爾對這位有血統關係的博學家所施的敬佩，不免略略混雜一點兒輕蔑：這就是他報復這位時常有人勸他當作模範的村學究的方法。據他的意思，以爲一個祇從書籍認識人生而祇以攷證古人行爲爲生涯者，決沒有享受智慧者的頭銜的權力——尤其是研究那些使德國人沈溺於他們的偏見和他們的倨傲之中自以爲是的學問者。總而言之，何以他們爲着一件極小的歷史上的問題便寫一本龐大無倫而不可卒讀的書呢？這不過是那種在圖書館中鬼混和整理成千累百的紙片而又模糊地拿來重鈔一遍的忍耐心罷了。他以爲他表兄若利武司，不過是一種書辦派，就是那些在來因河那岸享受一種名爲「業已坐下者」的格外平民式的稱呼的漢子中之一。這些博學家的第一品格，就

是爲着使能自己穀鎮日坐在一張椅上而好好兒充填腹筲。

這博士說明了他的拜訪的來意。他久奉了德國某某大學的命令，爲辦理一件重要的事而到巴黎，那時適值舒爾正在美洲未回很以爲悵，並且他以爲倘若不能和他會面而行，竟是一件憾事。但是昨晚，他母親海茵茵那通知他，說是畫師已經回了，所以他連忙跑到工場。他當晚應當要走：因爲大局已經是很嚴重的。

——你相信真會開戰嗎？舒爾向他問。

——是的，大概明天或者後天一定宣戰，這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對於人道幸福的一種必須的危境。

舒爾和阿爾真梭拉瞧着這個莊重地發出這種不近情理的並且黷武的議論者，不免驚訝，於是他們立刻懂得哈特樂特特地爲着向他們發表這問題而來。

——你，哈特樂特接着說，你不是法國人，因爲你是在阿真廷誕生（註二）的。所以我們可以暢談真像。

——但是你，舒爾帶着笑聲說，你是在那兒誕生的呢？

哈特樂特做了一個表示反對的不期然而然的動作，彷彿他表弟向他說了一段侮辱的話，並且立刻用乾澀的聲音說：

——我，我是德國人。一個德國人無論是在那兒誕生的，我永遠是德國的國民。

(註三)

隨着他迴轉身來向阿爾真梭拉說：

——您也是，先生，您也是一個外國人，並且您既然讀了許多書，您對於西班牙

——您的祖國——受過日耳曼人的許多益處，一定是知道的。西班牙從古代征服他的

戈族人，西戈族人和樊達爾司族人的介紹，得了我們光榮的文化和俠義的思想。(註

四)

阿爾真梭拉欣然微笑，哈特樂特受着這一種在他以為是表示贊同的緘默，於是便

繼續他的演說：

——請您兩位放心罷，我們一定可以躬逢其盛，並且我們應當以生在現今的時代爲幸，現今的時代是自有歷史以來的最有興味的。人類的中心軸，這時正在轉移，而真的文明開始光大。

原來哈特樂特以爲未來的戰爭，一定是異常之短的。德國業已預備一切，務使這次的變局能殷不待世上的經融界的生涯受到深的騷亂時便行結束，一月的光陰，便殷供他壓倒他敵人中的最可怕者的法國。以後他便回轉去對付那動作遲緩並且對於這種攻擊沒有立刻防禦力的俄羅斯。末了，他再攻擊那驕傲的英吉利，將他封鎖在島羣之中，禁止他以後再來障礙德國的優越地位。這種迅疾的手段和這種必然的勝利，祇須一個夏季的時間，一到秋天，落葉可以給德國的確定的勝利祝捷。（註五）

隨後，哈特樂特帶着一個不以見駭於聽者爲懼而高踞講座的教授的果敢態度，說明日耳曼人稱的尊貴。世上的人可以分爲兩部：長顛族和圓顛族。長顛族表現血統的純和智慧的高，至於圓顛族不過是帶着一切退化了的細胞的一種混血人。最上的長顛

族的日耳曼人，都是原始的阿利司人的唯一後裔，其餘的民族——尤其南歐的拉丁族——不過是一些圓顱族的塞爾忒種，一種低劣血統的衰落代表。塞爾忒人，不可糾正的個人主義者，向來不過是一些不可撫字革命黨，久被那延遲文明進步的一種平等主義和一種人道主義所誤。至於以服從爲靈魂的日耳曼民族就不然了，他們拿命令和實力看作至高無上。他們是被自然所選擇去指揮其餘的民族者，賦有一切區別生而爲首領的德性。法國的大革命，不過塞爾忒族和日耳曼族之間的一種齟齬。法國的貴族，本來是當那所謂「蠻族的侵入」之後在哥爾國居住的日耳曼族的戰士的子孫，至於法國的有產階級和平民，却代表哥爾和塞爾忒兩國的成分。這個以超越尊貴民族爲手段的低劣民族，早已破壞國家和騷亂世界。塞爾忒主義所發明的，就是民治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治主義。但是日耳曼族復仇的時鐘已經報過了，北方民族，將以恢復秩序自任，因爲上帝對他製造了恩惠，給他保存他那不必討論的尊貴。（註六）

——一種民族，他用斷定的口氣說，若是能行大運，除非他澈底是日耳曼的。我

們日耳曼人，是人類的貴族，『地球上的敏銳者』，我們的凱塞爾這樣說過。

舒爾被這種歷史學上的近乎無恥的哲學所呆化，便保守他的緘默態度，而阿爾真梭拉却繼續地微笑，於是哈特樂特開始發表他議論中的第二個論點。

——從古到今，他說，我們祇用兵士打仗；但是這一次，我們却要用博學者和教授們了。大學校對於戰爭所盡的預備功夫不在參謀本部之下。日耳曼族的科學，一切的第一，已經永遠爲拉丁族的革命黨所輕蔑地稱爲軍國主義那件事而聯絡了。實力，世界的主人，是主權的產生者，並且是在四面八方強迫展布我們的文明者。我們的陸軍，代表我們的文化，並且幾個星期的光陰，可以設得從塞爾忒族的頹廢現象之中，解放那些將要立刻重新取得一種第二少年時代的民族。

日耳曼民族的廣大前途，使他感到一種富於情感的神往。威廉一世，俾斯麥，一切在普法戰爭得勝的角色，在他都是可敬的；但是他拿他們當作將死的神明談論，他們的時代是久已過去的了。這些光榮的前輩不過曾經開拓疆域而實行統一帝國；但是

以後，他們帶着一種多病老人的謹慎態度，反對時代的一切放膽行爲，於是他們的大志，仍然不能超乎組織一種大陸上的霸權以外。今日，却輪到威廉二世了，他是他祖國所需要的一個萬能的偉人。若利武司瑪哈特樂特的業師蘭下雷熙忒，說過凱塞爾能同時代表過去和未來，規矩和權變，他也和他的先帝一般，相信他由上帝之恩而御宇；但是他的活潑而光大的聰明，却不因此而不承認不許諾近世的新事物；倘若他是浪漫的和封建的，倘若他是阿葛拉林派的（註七）保守黨，然而他同時却也是現代式的人物，他尋覓那些實用的方法，他用一種美國式的實利思想做試驗。本能和理智在他身能保持平衡。德國由於他的恩惠，竟早知道收集他的實力和認清他的正軌。德國的各大學也和軍隊一般兒帶着奮興的態度向凱塞爾喝采：因為那種將由威廉二世担任創造者職務的「世界的日耳曼化」，將給各種民族供獻絕大的美舉。

——上帝和我們表同情！他彷彿和發表結論一般用德國話喊着，隨後他仍然用法國話說道，上帝和我們表同情！請您兩位不用懷疑罷，世上本有一個日耳曼的基督教

的上帝，他是我們的至交，並且他對於我們的敵人，用一種強健而嫉妬的神力示威。

阿爾真梭拉這一次不免發了一種帶譏刺的笑聲。但是若要使這博士能在這一層留心，是件無效的事，因為他那時却因他個人的議論而過於沈醉了。

——我們所需要的，這博士接着又說，就是德國須得將一切有日耳曼血統的子孫的國家和受過我們祖先的文明的國家，歸入掌握之內。

於是他點數這類的國家。荷蘭國和比利時國以前是德國的。法蘭西國產生於法蘭克人，而法蘭克人之中有三分之一德國血統。意大利國是利用隆拔爾族的入寇（註八）而成。西班牙國和葡萄牙國都被條頓民族的戰士統治過蕃殖過。但是這博士的談鋒並不到這兒而停止。因為美洲的國家，多數是發源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他便也將他們包括在他的有待追還的物品之列。至於北美的富強，却更都是成兆累億的德國移民的成績。此外，哈特樂特却承認現在還不是思念到這一切的時會，而今日的問題，僅僅歐洲的大陸。

——我們不必自欺，他用目空一切的嘆息神情說。在這個時代，世界還沒有到那樣明瞭和那樣懇摯的地位，可以了解可以贊嘆我們的美意。我敢直言德國人的朋友不多。因為我們是最智慧的，最勤勉的，最長于將我的文化向旁的民族展布的，全世界的民族所以都用妬忌的敵愾之心注意我們。但是我們沒有放棄我們命運的權力，所以我們使用大砲，極力展布這種在人類——倘若他是智慧一些的——應當視為天賜之物而從我們方面去接受的文化。

舒爾這時竟為哈特樂特所發的議論的博士威權所制，幾乎默無一言。並且這位卸職的唐戈舞的教師，為着在如此的問題上和一位條頓族的博學教授主張一種討論，也沒有好的預備。但是他受了他表兄對於這種尚屬問題的戰爭所推定的決然態度所激怒，竟不能自己於發言：

——總而言之，為甚麼拿戰事當作業已宣布一般兒去談論呢？這時，外交家的協商正在進行，於是也許一切都由協商而結束。

這博士做了一個輕蔑的不耐煩的動作：

——就會開戰，我告訴你！當我離開德國時，八日以前，我早已知道戰事是一定的。

——但是那末，舒爾說，那末爲甚麼要這些協商呢？並且何以德國政府假裝調停那種在奧大利和塞爾維亞兩國間爆發的衝突呢？倘若立刻宣戰，豈不更爽利嗎？

——我們政府，哈特樂特用誠實的態度答覆，我們政府情願那宣戰者是其他的國家。被攻擊者較之施攻擊者，永遠能多得世人的同情，並且他可以辯別最後的解決，無論這些解決是強硬到甚麼程度的。尤其，我們在國內，有許多過慣了舒服生活而不願有戰爭的人；所以要想使他們感受自衛的必要，最好是使他們先相信是我們的敵人強迫我們開戰。祇有最高的智慧，才懂得實現那些大進步的唯一方法，就是寶劍，而——據我們的先哲特資雅克的訓言——戰爭是進步的最高的外觀。

哈特樂特承認在個人和個人間的關係，道德有存在的理由，因爲道德可以使個人

變成格外守規矩的和格外守紀律的；但是他却使政府感受許多牽制，因他對於他竟是一種毫無利益的拘束。一個國家，應當不必顧忌真實也不必顧忌虛偽；唯一和他有關重要的事，就是所取的方法中的合算和利益。光榮的俾斯麥，爲着創造他所需要對法國的戰爭，竟決然捏造過一個電報，而兌爾布魯克寫過這樣一句有理的話：『偽造艾姆士消息者的手，應受上帝保佑！』至於關於未來戰爭，要緊就在不延誤時日；德國的各種敵國，沒有一國業已預備妥當，所以這些從四十年來便着手預備的德國人，他們久操勝算。創造法律和條約有甚麼用處呢？德國有實力，於是實方便產生新法律。歷史對於戰勝者是不算賬的，而各種文化的教士，結果都在他們的讚美歌中給戰勝者求福。戰勝者都是上帝的朋友。（註九）

——我們這些德國人，他接着說，並不是偏重情感的；我們既不是爲懲罰那弑奧國皇儲的塞爾維亞而戰，也不是爲解放那個被俄羅斯所壓的波蘭而戰。我們之所以戰者，僅僅因爲我們是世界上的第一等民族，並且就要在全球之上展布我們的勤務。古

時的老病垂危的羅馬；叫那些給他們「開金井」的日耳曼族做「蠻族。」今日的世界，也有一種死的氣味，並且他也叫我們做「蠻族。」可以！不過等到唐哲爾，都隆，安凡士和伽萊都成了德國所有物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有從容的時間，在日耳曼的野蠻行為方面討論；但是現在，我們有實力，我們何必多言。實力就是最後的理由。（註十）

——你們果能設這樣必操勝算嗎？舒爾說。命運有時對於那些飽受驚訝的人加以維持。他可以引起一些未經當局者計算過的潛勢力，而這些潛勢力能將布置最良的計畫使之歸於消滅。

哈特樂特將雙肩聳了一兩下。德國有甚麼在他的眼中呢？他敵國中之最可怕者，就是法國；但是法國不能抵抗那些使他痿痺的精神上的勢力，那些勞苦，那些缺乏和那些戰爭的痛苦；法國不過是一種染了革命思想的疫病並且因為素來養尊處優以致不習戎事的物質上衰弱的民族。其次就是俄羅斯了；但是他那繁盛的人口的非結晶體，本來難於動作，並且受着無治主義和罷工的煽動，所以却要長的時日才能團結起來。

柏林的參謀本部，早就將一切爲着在一個月的限期之內決然壓倒法國的計劃而預備妥當了；這事一經實現，德國便將所向無前的日耳曼族的實力，趁着俄羅斯還來不及加入動作之時，運輸過去開始攻擊。

——至於英國人，哈特樂特接着說，雖然有強固的協約，然而他們之加入戰團，却是疑問。這是一種抱着無邊的利己主義的依租食稅而耽於遊戲運動的民族。即令他們爲着保護那種在拿破崙顛覆後的維也納會議所讓給他們的「大陸霸權」而攻擊我們，那末他們所將表示的力量究竟值得什麼呢？他們的弱小陸軍，不過是國有的廢物，並且全部缺乏戰士的精神。當他們求救於他們的殖民地時，這些早已懷怨的殖民地，一定以和他們脫離爲喜。印度且將陡起而驅逐他的壟斷利權者，而埃及必想掃除他所受的暴君專制政策。

大衆都沈緘了一會，而哈特樂特却在他的反省之中出神，他隨後用這段新的論調發表他的反省：

——從事實上看來，我們的勝利業已開始。雖然我們的敵國摹倣我們，然而他們却對我們懷恨。一切掛着德國招牌的貨物，都為全世界所求。即如那些想抵抗我們陸軍的國家，也在他們的學校之中鈔襲我們的方法，贊歎我們的學理——並且就是那些在德國祇收小效的也包括在內。我們如同羅馬時代的卜者一般，瞧着這些外國民族屈服在我國勢力之下的卑屈主義，時常相視而笑。然而那些拒絕承認我們的尊貴者，也就是他們！

阿爾真梭拉第一次表現了一種贊許的動作，但是却絕不加一點議論。被這動作所動的哈特樂特，以為從他的方面得了一種完全同意的價值，於是這種見解竟引導他接着再說：

——但是我們的尊貴，却是彰明昭著的，而為着從這一點得到證據，我們祇須聽我們的敵國所說的話。拉丁民族不是好幾次宣言，說過拉丁社會都在臨終的境界嗎？不是說過在未來的組織之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嗎？不是說過祇有德國人潛伏地保存那創

造文明的實力嗎？特別是法國人，不是三番兩次說過法國正在分散之中嗎？和法國正對着一種大禍飛跑嗎？既然如此，像這樣地自行度量的民族，定有死神藏在他們的內部。此外，許多事情，每天都能確證他們從本身的頹廢所得的意見。一場革命，必然立刻跟着宣戰消息之後在巴黎爆發，這是無庸疑慮的。你，你前一向，沒有在這兒瞧見那些因「伽若事件」（註十一）的機會而在各處廣衢上所表示的騷動。但是，我，我却親眼證實了那些反動派和革命黨如何示威，如何在滿街滋鬧。他們一直詛咒到這幾天。等到我們的隊伍將來渡過邊界時，法國輿論的紛歧一定愈見其甚；軍國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必定憤然互相爭辯，於是不到一個星期，就釀成國內戰爭了。法國是澈底被民主主義和一切自由權的盲目戀愛所害。世界上唯一可稱真自由的國民，就是德國，因為他知道服從。

這種奇異的不近人情之言論，不禁使含笑而言的舒爾開心：

——真的，你相信德國是唯一的自由的國家嗎？

——我很能自信！那教授帶着愈唱愈高的毅力說。我們有適用於一個大民族的自由：經濟上的自由，智識上的自由。

——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呢？

——世上祇有頹衰而不可撫字的民族，偏信平等和民治的劣等民族，才願慮到政治上的自由。德國人覺得無須乎政治上的自由。他們都是生而爲主人翁的，他們都承認各種階級的必要，並且贊同被一個指揮者的階級所撫字，這階級由於血統上的或才能上的貴族而享有指揮者的優先權。我們德國人有組織力上的天才。

於是這兩個朋友帶着一種驚訝，靜聽這由日耳曼的天才所陶冶的未來世界的寫真。每一種民族的組織，必須使個人能拿最大的效率貢獻於社會；一切的個人，都要受軍法的編製給社會服務，都要和機械一般服從一種高級的指揮，都要在首領的監視之下供給各人力所能盡的最大分量的工作：於是這個，才可以算是完全的國家。

哈特樂特在這時拿起表瞧着，於是陡然更換談話資料。

——請你恕我，他說，我應當和你分手。住在巴黎的德國人，已經走了不少，倘若不是因為至親的關切使我對於你有一種盡忠告的義務，我也就早走了。你既然是一個外國人，那末你就不是非住在法國不可，請你到柏林來罷。戰爭是無情的，很無情的，並且，倘若巴黎勉強自衛，那末一定有許多可怕的事情將要發生。我們攻擊的方法，比一千八百七十年那一回的，格外厲害得多。

舒爾做了一個不置可否的動作。他絕不相信一種未來的危險，並且他決不像他表兄所猜度的那樣懦怯。

——你和你父親一樣，那教授高聲說。三天以來，我徒然極力勸他帶着府上的全眷同到德國；但是他甚麼也不願聽。他欣然承認德國定是勝利者，倘若果然宣戰；但是他相信戰爭一定決不爆發。那最不可解的事，就是家母也不大肯和我同回柏林。上帝之恩惠，竟使我結果得了勸告的效力，也許，伊這時已經啓程走了。我和伊業已約定，倘若伊如期檢點停當，伊可以趁午後的車和伊一個女友——我們大使館的一位參

事的夫人——同行，倘若伊誤了鐘點，那末就和我趁晚上的車。但是我費了無窮的勁兒才使伊打定主意；伊以前強硬地三番兩次告訴我，說伊並不怕打仗，說德國人都是很正直的，又說如果他們侵入巴黎，他們決不會侵害誰。

這種樂觀，和這博士彷彿很是格格不入的。

——無論是我母親或者你父親，他說，他們都不懂近代戰爭是甚麼。德國人應當都是正直的，我第一個承認這句話；但是他們到了戰場，却非應用那些科學的方法不可。據那些最能幹的將官的意見，恐怖就是促進成功的唯一方法，因為恐怖可以錯亂敵人的聰明，麻木敵人的動作，摧折敵人的抵抗力。戰爭越酷烈，期間就越短。德國將要顯出惡辣的手段，很惡辣的，藉以阻礙這戰事延長。然而却不應當因此而斷定德國是變成了惡意的，他所要操的惡辣手段，反而是善意：受了恐怖的敵人可以快一些投降，於是世界上的痛苦可以減少。這就是你父親所不願懂的事；但是你一定要比他明白事理一些。你能決定和我同走嗎？

——不能，舒爾說。倘若我走，我連自己也對不住。爲得一種祇屬於類似想像的危險而逃嗎！

——那末就隨你的意思，那一位用果斷的聲音說。時候已經很急了：我還應當到我們大使館去一次，他們有一些傳遞給德國政府的機密文書預備交給我。我所以非和你分手不可。

於是他立了起來，拿着帽子和手杖。隨後他走到門口和他表弟道別時一面又向他固請：

——我再將我所對你說過的再對你作最後的忠告。倘若巴黎人民居然了解那抵抗的動作的無益，而有開門迎接我們的聰明，那末也許一切都能溫存地經過；但是，如果真有相反的情狀……簡而言之，無論如何，請你拿穩一點，我們不久一定就要再見。當德國的國旗在愛飛爾鐵塔上招展時，我真想重來巴黎。五六個星期一定設得上做到這一件事。所以，我們到九月間再見罷。並且你得相信在日耳曼人戰勝之後，把

穆依然一樣是好玩的地方。倘若法國竟爾這樣滅亡，法國人依然可以存在，並且對於培養那些在他們性情中所有的可愛的事物，一定較之以前格外可以多得一些閑空。法國人可以繼續發明女子服裝的款式，可以在德國的指揮之下整理自身給外國人供給娛樂的生活，製造一些漂亮的女伶，編纂一些動人的劇本和一些有趣的小說，爲着法國人這不是很發了嗎？

阿爾真梭拉在宅門關閉之後，放聲大笑，於是向舒爾說：

——他真能給我們醒脾，你這個長顯族的表兄！但是你對於他這篇學說式的講演何以一個字也不答覆呢？

——這就是你的錯處比我的大，舒爾帶着玩笑的意味說。人類學的和社會學的抽象議論，本不是我的事。倘若你早將關乎那歷史哲學上使人生厭的書籍給我多分析一盤，我也許就可以有一些反對他意見的提綱挈領的辯論。

——但是爲着窺見這些學理都是無稽之言，却並無須乎多讀甚麼書本子。人稱！

圓顛族和長顛族！血統的純一！難道在今日還有一個受過中等教育者肯相信這些古物嗎？既然數千年來，世上絕對沒有一個甚麼血統並未受過一陣無窮的混合的人，那末怎樣能設有一個純血的民族呢？倘若日耳曼族有這樣一種糊塗觀念存在腦中，這就是因為驕傲而成盲目者了。他們所發明的科學統系，祇盡力於證明他們那個要做世界主人翁的妄想。他們真是中了帝國主義的癡心的毒。

——但是，舒爾岔着說，一切強大的民族，難道都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大志嗎？

——我承認這一層，阿爾真梭拉說，並且我還要聲明這種驕傲對於他們永遠是一種惡的教訓；但是公正地說來，我們應當知道帝國主義者的品格，在某一個民族的和另外的一個的，變化很大，並且在那些寬大為懷的國民，這種傳染性的熱症並不妨害那些可貴的計畫。希臘人曾經切望霸權，因為他們對於科學和藝術傳給旁的民族，自信是格外能幹一些的。當羅馬人在著名的都會展示他們的統治權時，便將他們的法律 and 司法制度的形式傳到所占領的地域。「革命時代」的和「帝政時代」的法國人，從那

種向他們同類貢獻自由權和在世界傳播新思想的欲望，證明了他們的熱心毅力。即於那在十六世紀爲剪滅異端統一宗教而和半個兒全歐交戰的西班牙人，固然沒有實現他的模糊和錯誤的理想，但是這並不是祇顧一己的利害關係。這些民族在歷史上，都因一種不僅單獨爲着橫暴地擴大他們本身的力量之目的而曾大肆騷動，並且，在最後的分析上說來，他們所注目的確然是人類的益處。僅僅祇有你的哈特樂特的德國，想在全球根據他所將堅持的那種我所不知的甚麼天命，強迫世人承認他種族的尊貴，——究竟這尊貴誰也不承認，而祇有他自負。

——我且打斷你的話實，舒爾說，當他說到德國的仇敵贊美德國並且服從德國的武力時，你不是稱許我表兄嗎？

——我以前所稱許的，就是他對於這種贊美和摹倣德國的糊塗幻象親口所下的卑屈主義的品評。本來自從五六年以來，其他的民族都有過上當的兒戲舉動。他們因爲智力上的懦弱，因爲實力上的恐慌，因爲無憂無慮的懶惰，所以毫無分辨地過譽一

切由萊因河那岸來的東西，無論好和壞，也無論金子和滑石；於是日耳曼族的虛榮，便在他那謬誤的大志之中因他的敵手們所用的謬贊而被證實。所以一個出產那樣多的哲學家 and 思想家，那樣多的沈思的天才和深刻的主張學理者的國家，一個可以因為有和平的康德，莊嚴的哥德，神妙的倍安文而正當地自豪的國家，竟成了一個其中國民祇相信社會勤力在物質上所生的結果的國家了，一個其中國民祇夢想將人變為機器的國家了，一個其中國民祇將科學當作實業上的一種輔助品的國家了。

——但是這種成績，對於德國人却並不壞，舒爾提起他的注意，因為他們用着他的應用科學，正在世界上的新舊市場和英國競爭，並且有取而代之的聲勢。

——他們是否能因此，阿爾裏梭拉說，保住一種超越乎英國和其他高等文明國家之上的道地的而經久的尊貴嗎？科學——即令是很深遠的——不必和野蠻行為相鑿納。所謂真的文化，尼采曾經在我給你分解過的那本「祇教始祖扎拉都司特拉之所言」的書中說過：『這就是在人生的一切情感的表示中的格式上的純一。』所以倘若

一個博學家對於他的專門學術，僅僅抱着一個從中搜求一些物質上的利益的觀念，這個博學家固然可以好好兒得到許多重要的發明，但是他依然可以不失爲一個野蠻人。尼采又說過：『法國人是歐洲的唯一有確實而豐富的文化民族；而在德國，却沒有一人向他們借用過多的益處。』尼采真見的明瞭；你的表兄到底是一個瘋子，一個瘋子的首領。

——你的議論有使我安寧的力量，舒爾說，我向你說句實話，這位口若懸河的博士的果決態度，以前不免使我受了些壓迫。我的國籍雖然不是法國的；但是在這種危急的時候，我覺得我愛法國。我從來沒有加入過政黨的爭論；但是，從本能的作用，我是贊成共和的。在我的良心上，我深以德國戰勝爲懼，並且將因爲瞧見德國用他的專制的桎梏壓逼那些由人民自治的自由國家而歎息。可憐！這是一種在我覺得很爲可怕的危險。

——誰知道呢？阿爾真梭拉爲着鼓勵他便這樣說。法國是一個可驚的國家。我們

應當觀察那做事的法國人，當他爲着補救他所未及先見之事而工作的時候。哈特樂特徒然費詞：這時，巴黎是有秩序的，有辦法的，有與會的。我以為在瓦爾米之役（註十二）以前的日子，情形比現在壞的多；那時一切都是破壞了的；他們祇有成營成團而從來沒有拿過鎗的工人和農人；然而這種現象，尙且不能爲那些在二十年間的光陰中，使用這種臨時募集的兵士的歐洲諸老大王國的成功之害。

這一晚，舒爾屢爲夢魔所擾，一些愛情的活劇，驍悍的戰爭，德國的大學，巴黎的跳舞會，大西洋中的海船和全世界的洪水，都帶着一些射在電影幕上的影像的迅疾而亂七八糟的光景，在他在夢中層起叠現。

同時，他那位舒舒服服在臥車中歇着的表兄馮哈特樂特，單身向着柏林近郊的施泊雷河而馳。他並不曾在車站上找到他的母親；但是這却毫不使他憂慮，並且他相信

這位和大使館參事夫人同行的海芮茵那，可以比他先到柏林，然而在實際上，海芮茵那却依然在伊姐姐的虞戈通衢的住宅裡。原來有一些料不到的事，妨害了伊給伊兒子踐起程之約。

自從伊到了巴黎之後，便專門在那些百貨公司中出進，並且購進了無窮的貨物。於是，當伊應當走的那一天，伊以為許多在德國特別地視為必要的東西，還沒有由賣主送來，所以伊費了這早上的全部光陰，向巴黎的四方打電話；但是因為全城的紛亂，以致許多預定的東西，到了應當上汽車去趁午後的火車之時尚依然不能應命。於是伊決然和伊的兒子趁晚車同行。但是，到了傍晚，伊却有那樣堆集如山的行李，——箱子，提包，木桶，帽盒，布袋和各種包裹——以致竟永不能在這恰到好處的時間中，全部兒檢點裝載。等到伊業已證明那晚車也和午後的車一般兒不可救藥地就誤了，伊便也安然忍耐而繼續留在巴黎。總而言之，伊對於那種原諒伊爽約的不可預料的定數並不生氣。並且誰知道伊對於輔助那命運的反抗，果然沒有一點快意嗎？從一

方面，雖然有伊兒子的鋪張揚厲的演說，伊却全然不相信離開巴黎是件重要的事。從另一方面，——女性的頭腦，對於承認一些反對的論證向來絕不生厭，——這位柔儒輕率而略帶傻氣的「浪漫女子」，大概以為等到德軍入巴黎的那一天，海芮茵那瑪哈特樂特夫人之面子，可以給戴諾葉一家對於戰勝者的惡劇，盡一些保護的責任。

(註一)舒爾 Julius 巨略 Tullio 及若利武可 Julius 三名，本同一義，乃因法西德三國語言不同，故寫法及讀法均異，巨略因歸德國遂易德名，亦德人的可笑的自尊之處。

(註二)按阿真廷國的法律，法國移民馬爾塞爾戴諾葉在阿真廷境內所生之子舒爾戴諾葉，根據他的誕生地點即為純粹的阿真廷人。——海曼爾註。

(註三)按德國國籍法，凡德國人或德國人的子女，無論任何情形，德國國家永不認其喪失德國國籍。

(註四)戈族人 Gohls 西戈族人 Visigoths 樊達爾司族人 Vandoles 均為上

古時的日耳曼民族的支派，且均曾以武力征服西班牙，其統治年限短長雖不等，然其長者近三百年。

(註五)歐洲人以陽歷六月二十一日爲夏之始，九月二十一日爲秋之始，十二月二十一日爲冬之始，三月二十一日爲春之始。

(註六)阿林司族 Alans 爲從印度移入歐洲的白人的總稱，即印度歐羅巴族。塞爾忒人 Celts 即古代戈爾國 Gaul 的民族的一種。哥爾國爲古時法國的舊稱，其疆域較今法國爲大。蠻族爲羅馬人稱其他未受羅馬文明的異國人的名詞，日耳曼族亦即蠻族之一，亦即北方民族之一。

(註七)阿葛拉林派 Argorians 係德國主張保護貿易論的地主的系派。

(註八)隆拔爾族 Lombards 亦日耳曼族之一，於六世紀時侵入意大利。

(註九)艾姆士 Embs 爲普魯士的一小鎮，當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三日，普國某要人以威廉一世和法國大使對於西班牙的繼承者所商酌的結果，電知俾斯麥，俾

斯麥更易此電的內容而公布於世，遂釀普法戰爭。歷史家稱此電爲「愛姆士的消息。」兌爾布魯克 Hans Delbrück (1848-1921) 爲德國有名歷史學家。

(註十)唐哲爾 Tanser 北非洲的法國屬地，都隆 Toulon 地中海的法國軍港，安帆士比國大商埠，伽萊 Galis 英法海峽的法國商埠，爲由法境至倫敦最近的通商海口，安帆士 ANVERS 比國的最大商埠。

(註十一)伽若 J. Galland 爲法國現代的大政治家，一九一四年巴黎菲卡樂日報某主筆曾以時評對伽若大肆攻擊，伽若之妻以手鎗擊某主筆，遂成聳動全國的刑事巨案，是爲伽若事件。

(註十二)瓦爾米 Valmy 爲法國瑪侖州的一鎮，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法國名將杜穆理和開勤二人於其地大敗普軍，高呼「國家萬歲」。德國大詩人哥德是時隨普軍觀戰，大爲法軍的興奮的狂熱所感動，曾於是役之夜說過：『一個在世界史中的新時代，已經在此地於此日開始了。』

第四章 四騎士之所自來

在那些接續而來的日子之中，舒爾和阿爾真梭拉享受了一種被那風起雲湧的時局變化的迅疾態度所激刺的生活。每一點鐘總帶來一個消息，而這些幾乎永為謠誑的消息，却在相反的方面暴烈地搖動輿論。忽而戰禍彷彿業已可免，忽而說是在幾分鐘內動員令即將公布。僅僅一天的光陰，竟表現尋常一年中的各種憂慮，各種愁悶，各種焦灼。

大眾接續地聽見奧大利向塞爾維亞宣戰了；俄羅斯調動他一部分軍隊了；德國宣布武裝威脅的態度了；奧匈聯立國的軍隊已經不問協商的情形而開始砲擊塞爾維亞的都城貝爾葛拉德了；威廉二世爲着逼成大變和遏止協商的成功已經向俄羅斯宣戰了。

法國用一種言論上的和表示政見上的鄭重的默識，參與這種變故。一種冷靜而莊嚴的果斷態度，激動了全國的人心。誰也不願開戰；但是大眾却都用各盡義務的決心，誰都承認非開戰不可。然而在白天，那深思遠慮的巴黎，是啞口無言的。僅僅祇有幾班發揚蹈厲的愛國羣衆，穿過恭戈爾德廣場而向那座代表史特拉師堡的銅像高聲致敬。行人在街道之上，都帶着滿面的友誼互相趨近；彷彿他們不必曾經相見就可以相識。眼光互相吸引，微笑帶着一種共同思想的同情心互相酬答。婦女們都是愁悶的；但是爲着遮掩伊們的驚惶，所以却格外高聲談論。一到傍晚，在夏季的較長的黃昏之中，各處廣衢都被行人所充塞；住在偏僻的區域中的居民，都和流水一般兒向城中奔赴，儼然是從前大革命時代的情景，各種團體也都自行集合，組織了一個發出狂呼和高唱的人山人海的遊行大隊。這是鬧轟轟的羣衆，一逕向那電燈剛好發光的巴黎中心而走，這種舉着一面在萬頭之上招展而由其他旗幟所擁護的國旗的隊伍，一直延長一點多鐘。（註一）

這兩個朋友在這些誠懇的激昂態度之夜中之一，得了一個突兀而不可解的荒唐消息；有人新近將碩雷士（註二）暗殺致死。這種從本能作用而對於一切暗殺思索一種解釋的民間善意，竟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有許多人以為將釀成一種革命，舒爾戴諾、葉深以他表兄若利武司的可怕的預言已到成熟的時候為懼了；這種暗殺一定引起一些復仇的事，於是結果就成一種國內戰爭。但是事實上，民衆，雖因他們最愛戴的英雄的死而慘痛地悲哀，然而却保守一種傷心的緘默。除了這死屍以外，誰都看見國家的威嚴意像。

第三日早晨，危險都消滅了。工人們談論將領和戰爭，彼此拿出各人的入伍證互相傳觀，互相表明各人到了動員令下了之後的應當投到的日子。

無窮的變局，帶着一種僅為過於有意義的迅疾態度接續地層出不窮。德軍侵犯了盧森堡大公國的中立，並且前進而達法國邊界，不過這時他們的大使却依然還在巴黎，並且屢言和平可望。

八月一日的午後，許多手寫的小布告陡然在各處張貼，立刻就有許多頭部繪着兩面交叉的國旗的印刷的大布告，接續公布。這就是總動員令。全個兒的法蘭西共和國，全體赴敵。

——這一次，算是成功了！那些在布告前停足的行人說。

於是這些胸襟自行膨脹，抽了一口兒自慰的氣。魔夢已經完了；實在的境界，自然比較那種捉摸不定的境界，那種眼望欲穿的境界，那種使一晝夜和一星期一般兒長的一種黑暗而危險的恐怖境界，令人情願一些。

動員令從半夜十二時開始。但是一到黃昏，一種異常的活動在巴黎全城發生。我們可以說是所有的電車汽車馬車都用一種發狂的神情奔走。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多的轎車，然而那些想得一乘以供使用的紳士們，却徒然向車夫而呼喚而毫不生效力；就是沒有一個車夫願意爲軍人以外的人而工作。一切運輸的工具，都供軍人的使用，並且都是直馳而達各處火車站的。軍需局的滿載布袋的笨重貨車，在經過時受着一

般歡迎者的敬禮，而這些運用這種「活動金字塔」的身着工人服裝的兵士，振臂歡呼以答這種喝采。羣衆互相擁擠推湧，但是却因此而遺忘懇摯的禮貌。忽然兩乘車子彼此岔住，兩個駕車者因為習慣的勢力竟將互相辱罵，但是旁觀者却來調停，並且強迫他們互相握手。那些幾乎被一乘汽車壓壞行路者，笑着而向車夫高呼『弄死一個重歸他的營部的法國人！』於是車夫也說：『我也一樣，我明天就動身。這是我最後一輛的運送。』

舒爾和阿爾真梭拉在夜半一時光景，走進了某廣衢上一個的咖啡館。他們兩人都被日間的感動所困乏了。館中的顧客，在一種熱而充滿了菸味的空氣之中，搖着小的旗幟，高唱馬賽歌。這兩位略帶視四海如一家的意味者，瞧着這些成列的歐洲各國的國民而用愉快的狂呼向他們致敬：這些國民，一定莫不左袒法國。一對享受有秩序而平淡的生活的衣租食稅的老夫婦——大概從來沒有在這樣晚的時候，還沒歸家——坐在舒爾和阿爾真梭拉兩人身旁的一張桌上。他們本來被一般熱心與感者的狂潮所捲，

於是便也走到各廣衢以便就近探聽消息。他們談天所用的外國話，竟使這老年的爲人夫者發生一種重要的理想。

——怒兩位相信，先生們。他向他們問，怒兩位相信英國會和我們一致行動嗎？

阿爾真梭拉所知道的，並不比他的對談者所知道的多些，但是他用確定的態度答道：

——毫無疑義，這是決定了的事。

——英國萬歲！這位矮的老頭子站起來喊着。

於是他便在他妻子的讚美的願盼之下，高唱一首舊的愛國歌，一面更用胳膊的動作去標明歌詞的音節。

舒爾和阿爾真梭拉步行而回白街。他們在總統府前的極樂公園中，看見一個頭戴寬邊軟呢帽而和他們取同一方向行走的人。這人雖是單獨一人行走，然而却高聲演說。阿爾真梭拉認識這人是霍爾諾夫，便向他道晚安，於是這俄國人不待相邀，立

刻套着他們的脚步，和他們結伴一齊由上坡道兒向凱旋門而走。舒爾以前和阿爾真梭拉的這個朋友，僅僅在他們的住宅大門之前彼此有過脫帽互相致敬的關係；但是時局的感動却將人類引到同情心之上。至於這位無論對誰向無拘束的霍爾諾夫。他對着舒爾竟絕對地有一種如同自從他墮地之時就已相識一樣的態度。所以他繼續發揮他剛才對着那些樹木的黑影，對着那些無人休息的長槎，對着那種被路燈的閃灼之光零落地所刺破的綠陰所發揮過的思潮，並且他絕不向他的新聽講者略加說明，而繼續從剛才被他自己所打斷的處所說起。

——在這個時候，霍爾諾夫自言自語，「他們」也帶着和這兒的居民所有的相同的熱症一般兒大聲疾呼；「他們」真個相信他們去防護他們的那個被人攻擊的祖國；「他們」甘爲親族廬墓而死，誰也不威逼……

——您究竟說誰的事，霍爾諾夫？阿爾真梭拉向他詢問。

——說「他們」的事，這俄國人彷彿以這種質問爲奇怪一般，睜起眼睛向他的詢問。

者瞧着，我在德國住過十年，我曾經做過柏林一家日報的通信員，並且我深知德國人的性情。現在既已如此，那末這時在塞因河邊所發現的一切，自然也在施泊雷河邊發現：愛國主義的高聲狂呼，招展翻動的旗幟。從外觀看來，固然是一樣的；但是，就內容而言，分別却很大！法國，他並不要那些被征服的土地。今晚，羣衆曾經責那幾個高呼『直抵柏林！』的驢鳴者。法蘭西共和國所要求的，就是大衆尊重他和大衆許他在和平中過活。共和政體固然不是盡善盡美的辦法，我也知道；但是却比一種不負責任並且以由天命取得宰制權自負的君主專制，却有價值的多。

翟爾諾夫說到這兒略略歇了一會，彷彿在自己的身上觀察一種在自己的想像中所發生的現象似的。

——是的，在這個時候，他繼續說，那邊的那些因一種粗劣的物質主義而自豪的人堆兒也高呼：『直抵巴黎，直抵巴黎！我們在巴黎去喝不花錢的香賓酒！』那些無所不爲以取新的威望的崇拜新教的有產階級，和那些在近代給世界丟盡臉面的貴族，

也高呼：『直抵巴黎！直抵巴黎！』因為巴黎是萬惡的巴比倫，是紅磨的（註三）和貂山飯館的城市。這就是這些人所認識的唯一之物。至於我們的社會民治派的同志，却也並不見得比傍的人喊得少些，但是他們由指導而發的口號，却大有分別：『直抵莫斯科！直抵聖彼得堡！打倒俄羅斯的暴君政體，這是文明的一種危險。』

在夜色的沈寂之中，霍爾諾夫笑了一下，這笑聲的脆而短，竟彷彿和拍板的聲音相似。隨後他接着又說：

——但是俄國可比德國文明的多！真確的文明，並不僅僅在乎有一種大的實業，許多艦隊，許多陸軍，許多祇教授物質學的大學。這個，不過是一種純粹物質上的文明。世上本來另有其他格外好的多的一種，這一種可以訓導靈魂而使人類的聲威知道要求自己的權利。一個伏處於瑞士山中的木棚裏面而知道尊重他國內同胞的平等的公民，却比那對於一個少尉便行讓步的「教授海爾」，或者比那在一個姓上冠着貴族標識「馮」字的誰何之前便像一個僕役一般兒鞠躬的漢堡的家資百萬的富商，都文明的

多。我並不否認俄羅斯以前有過令人痛恨的專制；並且，我從前也親歷過一點兒；我知道監獄中的飢寒交迫；我曾經在西伯利亞過活。但是一方面，却應注意俄羅斯的專制，大部分是從日耳曼的根源而來；俄羅斯的貴族，半數是德國人；那些以屠戮罷工者和附屬地的百姓最出名的將領，都是德國人；那些維持專制威權和主張流血高壓的大官，都是德國人。而在另一方面，專制在俄國，他總看見有一種革命的反對在他面前立着。我們民族的一部分，固然還是半開化的，然而那剩下的一部分，確實有一種高尚精神，一種使他們因酷愛自由而身冒危險和犧牲的至德的思想。至於在德國却不然了，果然有誰因為保護人權而偶然倡過反對的議論嗎？普魯士的「察爾主義」的智識階級的敵人在那兒呢？那些智識階級，非緘默無言，即歌功頌德。在兩世紀的歷史之中，普魯士竟不曾知道製造一次反抗他的那些昏君暴君的革命；而在今日，那個像奈龍一般兒精通音樂和戲劇的威廉二世，却用最可怕的大禍使全世界憂愁，因為他一心祇望在歷史上占一個名角在劇場的任務，他的百姓，便全體服從了這種狂人式的謬

見，而他國內的博學家都染了稱呼他做「人類的幸福」的污點。我們千萬不應當說那壓服我們祖國的專制，完全是俄羅斯本國的：那些最不好的察爾，都是一些願意效法普魯士的諸王者。處於反對地位的斯拉夫人是粗暴的，但是他也因為他的粗暴行為而後悔，並且有時竟至於哭泣。我們看見許多俄國軍官，因為免得向百姓下令開鎗或者因為悔恨曾經參與歷次屠戮每每自殺。當今的察爾，在一種人道主義的夢境中，曾經以世界和平的寬大的空想自樂，並且組織了海牙和平大會。至於那「古爾忒禹爾」的凱賽爾，歷年以來却為製造一座打倒全歐的駭人的破壞機和給這破壞機擦油而工作。俄國人是一個謙遜的基督徒，民主主義者，渴望公道者；德國人素以基督教自誇，但是他却不過像古時的日耳曼人一般是崇拜偶像者。（註四）

霍爾諾夫說到這兒歇了一會，彷彿使他的聽講者預備靜聽一種異常的敘述。

——我，他說，我是一個基督徒。

這個深知這位俄國人的思想和歷史的阿爾真梭拉表示了一個詫異的動作。霍爾諾

夫感受了這動作，於是自信應當加以一番解釋。

——我本來確實地，他說：幾乎沒有留心過上帝，並且我不信仰教規；但是我的靈魂也和一般的革命黨的靈魂一般兒是基督徒的。近世的民主主義的哲學，是一種不拘形式的基督教。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最愛那些貧者賤者弱者；我們保護他們的生括上的和安適上的權利，正像那些宗教上的大熱心家所做的一樣。其中僅僅祇有一個分別：我們因為主張公道，而要求這種對於貧窮者的注意，至於基督徒對於這種注意的要求，却是由於慈善的名義而來的。並且彼此一樣，我們極力使人類互相協和以期得到一種較好的生活，使強者對於弱者，富者對於貧者犧牲一切，而末了使博愛主義統治全世界。基督教，賤者的宗教，早已承認一切的人都有享福的天然權利；但是他將福擱在天上，離我們的「淚谷」甚遠。革命和社會黨都是他的秉承遺志者，他們却將福擱在地球上的實際境界，並且願意一切的人能設在塵寰享有各人應得的分兒。所以在今日的德國，我們從那兒去找基督教呢？德國製造了一個和他本身相像的上帝，

於是到了他自以爲信仰這上帝時，那末他就是在他本身的小影之前傾心崇拜。德國的上帝不過是他國家的迴光，在他眼中，戰爭是一種民族的第一任務和各種實業中之最可利用的。當其他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想開戰時，他們便明白了那種在他們的計畫和福音書的指導之間所存的矛盾之見，於是他們便藉詞自衛上的無情的必要手段，以爲自寬的地步。至於德國，却聲言戰爭是上帝所悅的。原來在一切的德國人，無論他們在宗教上懺悔的如何不同，却祇有一個上帝，這上帝就是德國國家的上帝，並且這就是威廉第二在這時所稱爲「他的強有力的同盟者」的那個上帝。普魯士爲着便於自己的使用，製造了一個有野心的，愛復仇的和爲其餘人類的敵人的耶和華，於是便向着那些最粗陋的拜偶像宗教的迷信大開其倒車了。就事實而言，現代由基督教所實現的大進步，就是承認唯一的神，並且從中設法產生一個道德上的某種一致，一個人類間的聯合和平的某種思想。基督教徒的上帝曾經說過：『你不要殺戮！』他的兒子又說過：『愛和平者是狠有福的！』至於柏林的上帝却不然了，他頭戴鐵盔，腳穿馬靴，

並且他和甚麼倭安佛郎次和威廉等等德國的男兒一般兒受他的皇帝的調遣，他應當幫助他們去攻擊劫掠和屠殺那些享福者的仇敵。這分別是甚麼來由呢？因為德國人不過是「昨天」的基督徒。他們的基督教，僅僅成立六百年光景，至於其他的歐洲民族的基督教，却有一千年，一千五百年或者一千八百年的歷史。普魯士人在最後一次的十字軍時代，依然還在崇拜偶像的民族過活。在他們的心中，種族的驕傲和好戰的天性使那些已死的古代神道在這時復活，並且將瓦哈拉的一種嗜殺者的猶惡外表，借給福音書中的和平上帝。（註五）

這俄國人在這莊嚴的通衢的沈寂境界中，追敘一些以普魯士人的上帝作繼述者的古代日耳曼的神道的形象。這些被兵器的鏗鏘和血肉的腥惡所喚醒而我們久以為死了的神道，將在人叢中重行出現。那個小頭的暴神朶爾，已經伸張兩臂而舉着那個供覆滅城市之用的大鏗；伏訶當磨好他那枝以電為鋒以雷為柄的長矛；獨眼的渥丁等候那些將在他座前堆集的死人一面因飢餓而呵欠；幾個披頭散髮而汗臭四騰的處女瓦爾妲

馬在雲端四處奔馳，用悲哭的呼聲刺激人類，並且預備在伊們的有翼之馬的轡上搬運那些像襁褓袋兒一般兒被拋擲的屍首。（註六）

阿爾真梭拉打斷他的話頭，使他觀察那種德國式的驕傲，不僅倚賴這種自欺的多神教，並且自以爲仗着科學的威光。

——我知道，我知道！霍爾諾夫不待那一位有展布他的思想的時間，便陡然這樣答覆。德國人對於科學有一些勤苦的運用。各人埋頭在各人專門學問中，他們眼光很短，但是却能耐勞工作；他們並沒有創造的天才，但是却知道從旁人的發明中取利，並且從他們自己所不能置之於光明中的那些學理的實業上的應用因而致富了。在他們國中，實業遠勝於純粹的科學，貪多務得的癡心遠勝於純粹的智識上的好奇心；所以他們時常惹一些重大的疏忽和在科學中混襍一花胡哨，也都是這種原故。大人物的姓名，在德國是一些商業上的廣告，和製造廠的招牌一般兒可以獲利。那些盛名之下的博學家，可以改業而爲養病院的老板。有一個教授海爾，向世界宣言他新近發明醫治

肺癆的方法，但是這一層却不能阻擋那些患肺癆者和以前一般送命。另外又有一位，用號碼標明那種定能戰勝百病中的最難自白者的藥，然而世上的患梅毒者並不減少一個。但是這種大謬却代表一些可觀的財產；這些假的萬應靈藥，對於發明者和那些呈請專利並且發賣出品的實業公司，竟有千百萬的利益；因為這些出品賣的很貴，於是幾乎祇有富人能般使用。這類的舉動，和一位巴司德（註七）以及其他放棄自己的發明專利權而爲人類造福的博學家的至公無私，相差甚遠！對於那些關於理論上的科學，德國人祇知以「借貸」爲生；但是他們却尋出從中取利的方法。所以竟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拿學理的要領供給他們，而他們却假冒這些要領去建設他們民族的尊貴；所以用着達爾文和斯賓塞的糟粕；他們那老邁的赫克爾完成了一元哲學，這種應用在政治上的學說，竟充了科學地確定德國人的驕傲性情之用，並且以宰制世界的權付之條頓民族，因爲條頓民族最强的。

——我覺得您很有道理，阿爾真梭拉重新將他的話頭打斷，但是近世的科學，難

道不因爲生的競爭而承認這強權嗎？

——不承認，千個不承認，倘若有人類社會的問題！生存的競爭以及護衛生存的殘忍行爲，也許是——我却依然不能盡信——範圍那些下等物類的進化律；但是決然不是人類的進化律，人類是一種有理智而求進步的動物，並且他們的智識，可以使他們能和環境的定數脫除，能用公道和博愛的原則去代替那些有關生命的競爭的兇猛行爲，一切的人，或貧，或富，或弱，或強，都有生存的權利，一切的國，或新，或舊，或大，或小，都有存在和獨立的權利，但是德國的文化——古爾忒萬爾——不過是一個國家的高壓專制主義，一個規範個人和團體使之機械化，以爲他那僅因自身驕傲的迷惑而僭用的世界專制主義使命的工具的國家的高壓主義。

他們看看已經走到明星廣場，凱旋門在星光燦爛的天空浮出他的黑影。那些在這大建築物四圍分道的通衢，一望無際地擴張他們那夾衢而明的成行燈火，附近的煤氣路燈，照耀着這偉大紀念品的牆根和牆根以上的那些彫刻的人物；但是再上一些，濃

厚的陰影却使那些石材都顯出黑色。(註八)

——這真好看，霍爾諾夫說，一種愛護人生的安靜與和平的真文明，早從那兒經過了。

他雖然是外國人，然而也感受了這個保存前輩光榮的可敬的建築物的吸引力。他不願知道建築者是誰。總而言之，是那些自信在石材之中凝結了一種點綴自身驕傲的特別理想的人所造的；但是那些眼光較寬的後裔，更換了這建築物的意義，拿固有的利己主義剷除，於是便因此而增加了象徵的意味。希臘的那些彫像，本來不過發源於古時的善男信女在猶太教堂所施舍者神畫，然而到現在却成了不朽之美的模特兒。哥禮塞戲場和那些為無能力的諸代該撒增光而建的穹門，今日對我們，却能表現羅馬人的偉大。(註九)

——凱旋門，霍爾諾夫說，凱旋門有兩個意義。從那些彫刻在門的內部的壁上和穹頂上的戰役的名稱以及將領的姓名看來，這建築物不過是法國的，於是授人以批評

資料。但是門的外部，却沒有一個名稱和姓名，這建築物不過爲紀念「大軍」而作，而這「大軍」就是民族的本身，那種製造過最公正的革命並且用兵力將這種革命在全歐布散的民族的本身。呂德所彫刻的那些高唱馬賽歌的戰士，本來都不是職業上的兵士；而係爲着無上而激烈的宗師才出發的。所以其中除了一國的窄狹光榮以外，另外更有一點兒有價值的。所以這就是我每逢想到這樣一座建築物的受褒瀆的日子，便不能不驚駭的原故。我們現在所走的地方，以前有過成千累萬的尖頂鐵帽向日光輝映過，成千累萬的長桶皮靴帶着一種和機械一般均勻的拍子在這地面上履踏過，許多短號，許多小笛，許多圓鼓，擾亂過這建築物的寂靜；羅亨葛林的戰士進行曲，在這條荒落的通衢中的一些門戶緊閉的房屋之前發過嘹亮的節奏。唉！倘若他們再來，那便是甚麼樣的災害！那一回，他們對於那五千兆佛郎的賠款和兩省的割地是滿意的；今天，也許快有一種可怕的多的大禍，這不僅是對於法國人，就是對於世界上的一切有正直國民的國，也都會是一樣的。（註十）

他們穿過了這廣場。走到了穹門之下，於是他們將身軀回轉過來去瞭望總統府前的極樂公園。他們祇看見一條黑暗的巨流之上，有一些或紅或白的燈火所成的串珠，在那兩行由那些建築在巨流兩傍的房屋所成的高隄之傍浮動。但是和這鳥瞰相習的他們，雖然在黑暗中，却依然看見這通衢的莊嚴的斜坡道兒，兩行在兩旁對立的府第，恭戈爾德廣場和場中的魯克瑣爾的華表，以及遠在終點的杜伊勒禮公園的遠樹：這條「勝利的長途」，全部在目。（註十二）

他們三人於是取道虞戈通衢而回家。那位應當從小樓梯上樓的俄國人，便在門樓之下和他的同伴們道晚安；但是舒爾對於這漢子的略近虛構的辨才頗感興趣，於是便邀他也到他工場之中去繼續剛才的談話。阿爾真梭拉說到可以開幾瓶藏在他的廚房中的美酒時，便沒有費事而使這俄國人應召。他們都從升降機升樓而到工場，於是便圍繞那張擱在窗子洞開的露台邊的小桌之前坐下，他們都在半個陰影之中將面目對着窗外，窗外的一片星斗燦然而廣闊無邊的矩形蒼穹，蓋覆在他們眼前的那些房子的屋頂

之上，但是，在這矩形的下部，城中的燈光却在天邊顯出淡紅的血色。

霍爾諾夫一連喝了兩盃酒，一面弄舌作聲表示他對於佳釀的愛慕。幾分鐘後，夜色的莊嚴竟使他們三人都化成靜默的；他們的眼光，從這一顆星跳到那一個星，用一些製造三角形四邊形或一些極不規則的幾何圖象的理想上的直線，去連絡這些發光的微點。有時一顆流星的閃光耀住他們的眼，於是將他們的視線拘束在一種催眠性的呆滯境界中了。末了，這俄國人並不向他的觀察以外分心，又給自己斟了第三盃酒，於是便說：

「高處」的人想些甚麼呢？這些行星上的居民也知道有一個俾斯麥嗎？他們深知日耳曼族的神簡使命嗎？

於是他接着笑了一會。隨後，他在向這種在這些屋頂上展開的淡紅的霧氣瞧了一會之後，便絕不相連續地說：

「在幾點鐘後的晨曦初上時，我們將要看見四個和人類為敵的騎士在世界上疾

驅而過。那幾匹因想啓程而發躁的劣馬，這時業已蹄蹶不安；那幾個可怕的主人，這時業已在跨上鞍橋之前互相商議。

——這些騎士是誰呢？舒爾向他問。

——就是那些先「猛獸」而行者。

這種答覆，並不比以前的議論易於了解，於是舒爾便獨自思量：「他有醉意了。」但是他由於好奇心的作用，重新又詢問他：

——這「猛獸」是那一種的呢？

這俄國人彷彿竟因這疑問而起詫異。原來他以前僅僅高聲說明他夢想的末一段，而他却以為將這些夢想從頭至尾都向他的同伴們說過了。

——就是啓示錄中的「猛獸」，他說。（註十二）

於是他開初覺得對於「拔忒摩司島的幻覺者」使他所感受的贊歎，真有說明的必要，這位有偉大而隱晦的幻覺的詩人，在二千年以後，依然對於這位身居巴黎某宅高

樓的神秘革命黨發生一種威力。據霍爾諾夫看來，不過是聖約翰有所先覺，而他那些不爲俗人所解的感興，却包含了人類中一切大變化的預言式的直覺。（註十三）

隨後這俄國人便敘述這個從大海的深處出現的啓示錄的「猛獸」。這「猛獸」有豹文，熊足，獅鬚，七頭，十角；角上各有一冕，頭上各有一個寫好的悖謬名稱，福音史家沒有說過這些名稱是甚麼，也許因爲這些名稱依時變化，而當「猛獸」出現一次時，每千年更換一下；但是霍爾諾夫却不費事，已經讀得那些今天在這怪物的頭羣上發燄之物：這就是反對人道的，反對公道的和反對一切使人生變成可怒的和溫和的悖謬名稱，譬如下文的箴言：

「實力超乎法律，」

「弱者無生存權，」

「殘酷乃能致大，」

——但是那四騎士呢？舒爾深以霍爾諾夫重新迷途而談到正文之外爲懼，於是便

這樣地問。

——您記不清楚這些騎士所代表的嗎？這俄國人又向他問。

而這一回，他却願意提醒他那些聽講者的記憶力。

一個大的寶座業已擺好，那個居座上者，視之儼如瑪瑙，一道長虹彷彿像一幅翡翠的幃幕在他腦後圍着。這寶座的兩傍，另外有二十四個排成半圓的寶座，這些寶座上，坐有二十四位白衣金冕的老翁。四隻多眼而六翼的巨獸，護衛這大的寶座。

那神祕的書卷有幾個印絨將他封住，而這些印絨是被那隻羔羊當着那坐者的面拆開的。一些喇叭因為第一印絨的開拆致敬而大作；四獸中之一，用洪亮之聲向着幻覺的詩人喊道：『仔細看罷！』於是第一個騎士騎着白馬出現，他手中挽着一張弓，頭上戴着一座冕，有些人說這是「侵略之神」，又有些人說這是「癘疫之神」，然而說他同時兼這兩種職務而有之也不妨事，

在啓第二印絨時，第二隻獸翻動那些點數不清的羣眼一面喊這：『仔細看罷！』

於是一匹棗騾從拆開印絨時走出，而那騎馬的騎士在頭上舉起一柄長劍：這就是「戰爭之神。」在他的馳驅蹂躪之下，世上的和平掃除淨盡而人類也開始自相殄滅。

那四隻有翼的獸之中的第三隻，在開拆第三印絨時，高聲喊道：『仔細看罷！』於是一匹黑馬跑了出來，而那騎馬者手執天平用以權衡人類的食物：這就是「饑饉之神。」

『仔細看罷！』那第四隻獸在第四印絨開拆時喊着。這回騰躍而出的是一匹灰色馬，而騎馬者爲「死亡之神。」

他們所受的權，就是能用劍，用饑饉，用瘟疫和用野獸芟除人類。

霍爾諾夫如同親眼見過一般敘述這四種天災。白馬的騎士身着一件番族之華麗的衣；他那副疾首蹙額的東方式的面目，彷彿因爲厭惡犧牲者的惡臭而然。當他的馬飛奔之時，他張開他的弓去射那被災者。他的肩上背着一隻紫銅的箭囊，其中盛滿着一些塗着各種病菌的毒箭。

那乘騎馬的騎士，在他那些因疾馳而散亂的頭髮之上舞動他的長劍；他的年齡本來不大，但是他那鎖着的盾和他那咬牙切齒的口，却使他顯出一種難於調解的猙獰之狀。他那因控縱而飛揚的衣裳，使人窺見他身上的墳起的筋肉。

這老大的，禿頂的，枯瘦的而乘着那匹脊骨錐立的黑馬的第三位騎士，用他那兩條如柴的腿子壓迫坐騎的腰，並且旋起那件帶象徵意味的器具，——這器具就是標識糧食將成稀少的而且須用黃金購買。

第四騎士的雙膝，尖銳的和馬刺一般刺着灰色馬的雙脅；他的枯革使我們窺見他骨路的凸凹。他的面目露着那種實行破壞的冷笑；他那纖削如蘆梗一般胳膊，舉着一柄碩大無比的鑿刀；一幅破碎的屍衾在那稜角分明的肩頭垂着。

這四騎士竟實地舉行一種狂奔，於是他們的不祥的坐騎便在人海之中和一陣颶風一般兒旋轉。慘黯的天空露出一種轉瞬即有疾雨迅雷的鉛青色。一些猙獰而奇詭的怪物，在這個可怕的理想境界之上盤旋迴翔，給他做一種可惱的護衛。男女老少，各自

奔逃，互相擁擠，在恐懼驚惶失望的一切態度之中全數兒倒在地上；於是這四匹疾馳的馬，使用他們的蹄鐵踐踏這一層由人類的身體盪成的毯毯。

——您到底可以看得見，霍爾諾夫說。我有一本寶貴的書，這一切都在其中被人描寫。

於是他立了起來，從一張和小樓梯相通的門走出工場，幾分鐘後，却又帶着這本書而重新過來。這是一本在一千五百十一年印的書，名為繪圖啓示錄，有拉丁文的本文和一些刻版的圖畫。這些圖畫是杜爾雷爾（註十四）彫刻的，其時他的年齡正是二十六歲。於是他們在一盞由阿爾真檢拉搬過來的燈的下面，瞻仰這些表現啓示錄的四騎士的風馳電掣的現象的畫圖。

（註一）歐洲市政制度，凡兩條街道以上之交叉點，必留面積較大的隙地為廣場。恭戈爾德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 為巴黎的有名廣場，位置在塞因河右岸，

居巴黎的中心點。此廣場的四周，有銅像八座，代表法國八大名城，史特拉師堡

Strasbourg 卽此八城之一，爲曩時割讓與德國的亞爾薩司州的首治。

(註二)碩雷士或譯作徐雷士 J. Jures (1859-1941) 爲法國極著名的演說家及社會黨的首領，於歐戰時法國宣戰前一日被暗殺，其人的歷略，可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三號，

(註三)紅磨 Le Moulin-Rouge 爲巴黎最著名的遊戲場，建設於一八八九年。已於一九一五年燬於火。

(註四)察爾 Tsar 在俄語爲皇帝，察爾主義卽暴君政治之意。

(註五)淚谷 La Vallée de Larmes 爲基督教對於人間所加的別稱，蓋以人間較天堂爲苦，倭安 Otto 佛郎次 Franz 威廉 Wilhelm 均爲德國男子常用之名字。瓦哈拉 Valhalla 爲渥丁所居之宮，其中接待死於疆場的戰士。

(註六)朵爾 Thor 爲日耳曼神話中的雷神，相傳其乘牡羊所架之車而戰；其父爲渥丁 Odin 本爲司干第那溫族 Scandinave 神話中的空氣之神，亦爲日耳曼

族所崇奉，相傳渥丁雖未創世，然有御世之權，智慧有辯才而能詩，且爲勇士之保護者，並司引導死於戰事者入瓦哈拉之責。伏訶當 *Vögar* 亦日耳曼族神話中的神，亦有謂其爲渥丁之別稱者，瓦爾綺厲 *Valhalls* 之所自來與渥丁同，亦司引導戰死者入瓦哈拉之責，且飲以美酒。

(註七)巴司德 *L. Pasteur* (1822-1895) 法國大博物學家，發明微生物的種種作用，開醫學界之新紀元。

(註八)明星廣場 *Place de l'Etoile* 在巴黎中央之西北，四周有通衢十二，中心點有明星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de l'Etoile*——簡稱凱旋門，門東南臨極樂公園通衢，與恭戈爾德廣場遙遙相對，西北臨尼理通衢，爲通近郊要道。門爲拿破崙一世所建，奠基於一八〇六年，告成於一八三六年，形與南京明孝陵的方城相類，有穹門四。其內部鐫刻在第一共和國及第一帝國時代的有名之役的得勝將領三百八十六人的姓名；外部則彫刻各種描寫紀念的遺像。綜其全部營造彫刻及

髮飾之精美偉大，殆爲巴黎的公共建築物之冠。

(註九)哥禮塞戲場 *Le Cirque*。爲羅馬時代的露天戲園，其大可容八萬人，今僅存餘址。該撒 *Cesar* 本爲羅馬時代某雄主之姓，其後羅馬人遂以之爲皇帝的尊稱，初不問其功績。

(註十)呂德 *H. Rude (1784-1835)* 法國的最大彫刻家之一。其所彫刻在凱旋門外部的造像，有名「一七九二年的義勇隊之出發圖」者，爲其傑作。「大軍」*Grande Armée* 指拿破崙一世在一八〇六年所編的軍隊而言，羅亨葛林 *Lohenstein* 中古時德國詩人。

(註十一)魯克瓊爾的華表 *L'Obelisque de Louqsor* 爲方形的石柱，高約二十三密達，通體由一枚石材彫琢而成，本爲埃及魯克瓊爾城的古寺前的雙華表之一，於一八三六年爲法國人運至巴黎，而豎立於恭戈爾德廣場，其他一枚仍在原處。杜勒禮公園 *Jardin des Tuileries* 本爲杜勒禮宮故址，宮於一八七〇年燬於

巴黎國民政府，遂卽其地爲公園，適與恭戈爾德廣場相接。勝利的長途指極樂公園通衢而言。華表與凱旋門，適各居此通衢的兩端。

(註十二)啓示錄 *Apocalypse* 爲新約全書之一集，著作人卽使徒聖約翰，本章從本則至章末前三則，其中所述神話，均本於啓示錄，讀者可閱新約中之全文以供參攷。

(註十三)拔忒摩司 *Patmos* 島在希臘附近之愛琴海，爲聖約翰謫居之所，因啓示錄成於此島而馳名。詩人指聖約翰。

(註十四)杜雨喇 *A. Dürer (1471-1528)* 德國大彫刻家。

第五章 臬兀和紊亂

當馬爾色爾知道戰事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動作竟是目瞪口呆。人類究竟是成了癡狂的嗎？在有這樣多的鐵路，這樣多的商船，這樣多的實業上的機械，這樣多的在地面和地下發展的動力，怎能開戰呢？各國都將永遠陷於零落的地步了。資本本來是世界的主人翁，然而戰爭將置資本於死地；但是戰爭的本身，因為缺乏金錢的原故，不久也將同歸於盡。這位資本家，想到這一種使數千萬兆的金錢耗散而化為煙霧和屠戮的謬誤舉動，不免憤懣。

並且他以爲這次的戰爭，不過是一場短期的災害。他對於他的祖國沒有信仰：法蘭西是過時的了。今日的勝利者却是北海區域的民族，尤其這個曾經他那樣切近地觀察過並且有那使他讚美的服從性和嚴整的組織的德國，一個敗壞而解體的共和國去抵

抗一個地球上最強的帝國，能設有甚麼用呢？『我們向着死路而走，』他獨自思索。

『這一定比一千八百七十年更壞。』

誰知法國人的從軍赴敵的整齊而活潑的態度，却使他異常驚詫，並且也略略減少他的悲觀。人口的質量依然是好的；民族依然保存他昔時的價值；四十四年的憂愁和恐慄，却使古時的美德重光。但是那些將領呢？那些指揮兵士趨於勝利的將領在那兒呢？

這個問題，大眾都拿來獨自盤算。民治政體的埋沒姓名，和和平時代的懈怠，久已使全國對於統率軍隊的各將領，竟處於一種純粹的不識不知的地位。大眾清楚地看着這些軍隊漸漸集合攏來，但是關於統率一方面幾乎一無所知。隨後，有一個姓氏開始在大眾的口頭傳播：『霞飛……霞飛……』但是這新的姓氏，對於那些傳播者絕不代表甚麼。那些在各處店舖的玻璃窗內第一次張貼着的總司令的照片，引動了成羣的好奇者。馬爾色爾長久地瞻仰了這些照像之一，末了自言自語：『他狠有一個正人

君子的外表。』

然而變化却接續而來，於是馬爾色爾漸漸受了民間狂熱的傳染。他被那成羣的居民向着那些開赴前敵的兵士致敬的景象所引動，也鎮日在街頭過日子。

夜間，各廣衢之上經過許多遊行大會。三色國旗，在電燈的光輝之下翻騰波動；成羣在街心中的行人，向他們拍手歡呼一面給他們讓開道路，全個兒的歐洲——中部的兩帝國除外——都整列而穿過巴黎，全個兒的歐洲毫不牽強地用喝采之聲向着在患難中的法國致敬。各國的國旗在空中展出虹霓一般的彩色，這些國旗的後面，跟着許多有清淺而神祕的眼球的俄國人，許多科頭而帶着一種宗教式的誠虔態度高聲歌唱的英國人，許多高鼻的希臘人和魯馬尼亞人，許多面色淡紅的司干第那夫人，許多被一種略帶兒童意味的狂熱所灼的北美洲人，許多沒有祖國而為平等主義的革命國家之友的猶太人，許多像一羣英雄派的高唱着一般兒豪興的意大利人，和許多狂呼萬歲不倦的西班牙人和南美洲人。這些外國籍的遊行着，或者是一些到法國入學校和工廠以求

智識的學生和工人，或者是一些在一場戰爭或一場革命之後，而被自身的祖國驅逐到巴黎的亡命客。他們所發的口號，毫沒有一種代表他們政府的意義；其中的逐個個，都由個人的奮激，都由願意證明他對於法蘭西共和國的愛情而然。老邁的馬爾色爾，從這種景象受了一種不可抵抗的感動，並且說法國依然算得是世上的一點兒東西，因為法國對於其他的民族，繼續發生一種精神上的勢力，並且他的喜樂和愛懼，都使全世界的人類關心。

在白天，馬爾色爾便到東站觀看。好奇的觀衆，緊緊地圍着車站的鐵欄，擁擠堆塞直達於附近的各街道。這座正在取得一個歷史地位的重要的車站，彷彿像一條將被一條小河用旋流和突浪勉強侵入的太窄的隧道。法蘭西一部分的軍隊，就在那兒開赴邊界的戰場。成千累百的頂盔披甲而使人憶反中古衛士的騎兵，從各處的門進站；一些盛飛行器械的大箱子；一些身長管細，塗着灰漆，護着鋼板，不類殺人的工具轉像天文的器械的炮；一些成羣而又成羣並且應着進行曲的節奏而自行移動的紅的凱披式

軍帽；一些數不盡的行列而其中這幾行色黑酷像蔗桿那幾行上着明晃晃的刺刀而像發光的禾穗的步槍。在這些「鋼穗」之上招展的各種部隊的國旗，彷彿是一些毛片斑爛的鳥：白身，一翼紅，一翼藍，而旗桿的尖頭可以當作銅喙。

動員令下後的第四日早晨，馬爾色爾動了念頭去找他那個細作木工羅伯德。這是一個苗壯的少年，自稱從那老板的專制之下自行逃出之後，便在自己家裡做工。他住宅就是某處的頭層樓上的一間房，同時兼充臥室和工場之用。他那個被他稱爲「夥計」的女伴，能管理家務並且撫育一個纏繞不休的小孩。馬爾色爾用友誼對待這個技藝嫻熟的木匠，他以前時常到過虞戈通衢的住宅中，部署那些新近從拍賣場買來的物品，他對於各項傢具的整理，和這位家財數百萬的富翁的變化不常而流於輕率並且有時竟近乎奇特的好尚，頗表同情。

這日，馬爾色爾在這小工場中看見他的木匠身着粗絨做的衣褲，脚着釘了釘子的皮鞋，而衣襟的翻領之上，插着許多小的國旗和軍帽的帽徽。並且羅伯德已經將一頂便帽在頭上歪戴着，彷彿是預備出街似的。

——怨來的太遲，東家，這木匠向他的顧客說。我們將要關鋪子了。這兒的主人已經奉了動員令，並且在幾點鐘之後，就要入伍。

這位說話的，用手指着一張粘在那門口而寫了字的紙條兒，這紙條兒就是摹做那些攤在巴黎各種大店舖窗前而聲明店東店夥均已從軍的印刷品而設的。

在馬爾色爾的觀念之中，他的木匠從來不會變成兵士。因為這個人素來反對一切的勢力；他怨恨巴黎的警察，並且在一切的騷動之中，他和他們用拳和手杖實行交過手。軍國主義本是他最恨的事；他在屢次的反對營房奴隸制度的集會之中，早已加入那些最喧鬧的遊行隊裡。然而這個革命黨人，這時竟毫不假思索用世界上最好的意志預備啓程赴敵了！

在馬爾色爾的驚呆之中，羅伯德與高采烈地談論軍隊中的事。

——我相信我的理想依然和從前的是一樣的，東家；但是打仗是打仗，並且在這裡頭可以學得多少的事，就中譬如：自由是需要秩序和統率的。自然非一人指揮而衆人服從不可；他們固然因自由的意志因三思的贊同而服從；但是他們畢竟非服從不可。一經開仗，我們便看見許多和我們安居樂業時不相同的事。

當碩雷士被刺的那一夜，羅伯德曾經憤然而赤，聲稱要在第二天早上給他報仇。於是他便去尋覓他黨部中的會友，探聽他們怎樣地反抗有產階級的辦法。但是開仗即在目前，而空氣中已有反對國內戰爭的氣象，已有將那些私鬥付諸遺忘的氣象，已有調停全國國民使之共歸同樣的宏願的氣象。無論何種煽亂的運動，都沒有發生。

——上一星期中，他說，我還是反對軍國主義者。因為這個在我眼前來的很遠！現在我自然繼續愛和平，恨打仗，並且我一切的朋友們也和我一般兒想。但是法國人並沒有挑撥誰，而旁人却來威嚇他們，旁人却想壓制他們。既然旁人強迫我們，我們

就做猛獸來自衛罷，我們就在秩序中靜候罷，服從軍令罷。法國大革命並不抹煞紀律。請您迴想「第一共和國」的軍隊罷：全部都是國民，將領們也和弟兄們一樣；然而霍詩和克來貝以及其他的將領，都是有善於統治和逼迫服從的嚴厲手段者。我們將要用打仗的款式而去打仗；我們將要爲着以後再不打仗而去打仗。

隨後，他彷彿以爲這番贊成的議論不甚明瞭，便接着又再三議論：

——我們將爲未來而打仗，我將爲使我們的後裔永不知道這種災禍而死。倘若我們的仇敵得勝，那末他們之所以得勝者，就是軍國主義和侵略思想。他們先來壟斷全歐，隨後再取世界其餘的部分。再後一些，那些被他們掠奪過的，又將起事而抵抗他們，那末就會成一些報復無已時的打仗，我們法國人，絕對不想侵略；我們之所以都要收回亞爾薩司和羅蘭，就是因爲這兩州以前本屬於我們和那兒的居民都想重新變成法國人的原故。我們的意見都在這兒。我們將來決不摹倣我們的敵人；我們並不會勉強擴張疆域；我們並不會由我們的奢望而給世界的安寧惹禍。我們從前和拿破崙一世

所得過的經驗，爲我們已經是毀了，並且我們並不願意重幹這麼一下。我們將爲我們的安全和世界的安全以及弱小民族的救護而打仗。倘若一種挑釁的，驕傲的，侵略的戰爭，我們一定追憶到我們的非軍國主義；但是現在却是自衛的問題，而我們的政府對於過去的事又毫無過錯。旁人攻擊我們；我們全體應有的義務，就是一致行動。

素來反對教士的羅伯德，現在竟肯表示一種通融的態度，一種包容人類全體的寬大理想。昨天，在他所住的區域內的自治公所，撞見了一個和他同行編入一團並且將和他同走的列名預備軍籍的兵，他睜着眼向這預備兵瞧了一下，立刻辨明他是一個教士。（註二）

——我，他向他說，我是一個做細工的木匠，您呢，好弟兄……您在教堂中做工嗎？

他用了這種婉曲的言詞，使這位教士對於他的對談者不致發生開罪的意見。末了這兩個漢子互相握了手。

——我並不是爲着上蒼，羅伯德這時向馬爾色爾說，自從多時，我們的關係是冷落的，我和上帝。但是那兒沒有正經的人呢？並且，在這樣一種時候，正經的人應當互相了解，您的意見不也是這樣的嗎，東家？

這些議論却使馬爾色爾走入思索的境界。像這工本這樣一個漢子，他毫無有一點兒待乎防護的財產，他是現時的建設制度的反對者，而他竟欣然將爲一種遠大的前途冒死前進；這樣地幹的漢子，不惜犧牲他以前的最貴重的理想，他向用真情愛慕着的信仰；至於他本身，一個家資千萬的富翁，一個有幸福的優先權者，一個有許多待乎防護的珍貴財產者，却祇知道在疑慮和非難之中自棄！……

這日午後，馬爾色爾在凱旋門附近又遇見他的細作木工。羅伯德已被編入一種和他職業相同的工人隊中了，這隊人和許多其他代表社會上各種階級的分分子組織成連：衣冠齊整的有產階級者，精潔而缺乏血液的少年，面帶病容而近視的書記生，略露狡笑的年輕教士，都無一不備，他們彷彿是一羣逃學的學生似的。在這羣人的頭裡有一

个上士領着；在隊後，有幾個肩着槍的兵士。一種音樂的怒號，一種莊嚴而威武的歌曲，在這個手搖而腿子像圓規的雙叉一開一閉地提動的隊伍之中騰起。前進罷！預備軍的弟兄們！

羅伯德振作精神地高唱戰士之歌。他雖然身穿粗絨衣褲肩掛布囊，然而却有呂德在凱旋門的外壁所彫刻的「義勇隊之出發圖」中的那些面目上的偉大風度。他的「夥計」和他的孩子，也在他身邊隨行，預備送他到車站爲止。這位別墅的主人翁，用着帶敬意的目光留意這個僅由加入「人潮」便使他認爲異常偉大的漢子；但是在這種敬意之中却摻雜了一種不自安的心理，並且當他注意他的木匠之時，竟感受一種屈服。

馬爾色爾這時瞧見他一生的過去，歷歷如在目前，彷彿一陣清風陡然將那層籠罩這過去的濃霧吹散了似的。這塊今日被人蹂躪的法國土地，就是他的父母之邦。一千五百年的歷史都已爲他的——馬爾色爾——幸福而工作，使他可以在世上享受他的祖先輩所絕不知道的安逸和進步。戴諾葉氏的列祖列宗，久已爲馬爾色爾戴諾葉誕生在

世的預備而曾在這塊土地上戰鬥和極力防禦以抵抗敵人；並且就是這層，使他有生於一個自由的國家的幸福，屬於一個自主的民族的幸福，列於一個解除了奴隸制度的家庭的幸福。而到了輪着他繼續這種毅力時，到了他應當爲後裔製造這一樣的幸福時，他却和一個負債者拒絕還債一般兒早已偷跑了。無論何人對於他的祖國，對於他所自生的人羣，都有應償還的債務，於是到了一定的時會，他便有用手用足和竟用性命的犧牲去清償這些債務的正確義務。當一千八百七十年，馬爾色爾本應履行負債者的義務，然而却逃到外國去了；這竟是背叛了他的國家和他的先輩。他既然在外國賺了幾千萬的資本，他算是達到成功的目的，但是這却毫不相干；世上本有許多錯，不是可以用千萬的資本洗刷的，於是他自覺心的不安，却在今日拿證據給他了。他瞧着這些成羣競起以赴國難的法國男兒，不禁自愧；他瞧着那些傲然自得地在鈕孔上佩着黑綠相間的勳表而必然曾經加入「巴黎之圍」的防禦和歷次的可泣可歌的敗績之一千八百七十年前的退職老兵，竟面無人色了。他徒然尋覓解除內心痛苦的方法；徒然自言這兩

個時代大有不同，一千八百七十年前的帝國是不得民心的，那時的國家是業已分析了的和一切是已失望的。但是一句名言的迴憶，却像一種纏綿不休的事一般在他的記憶力中自行表現：就是『法蘭西依然是法蘭西！』

頃刻之間，他竟動了念頭，想用告奮勇者的資格投軍，而像他的木匠一般兒掛着布囊參入一個新兵的部隊之中開赴前敵。但是他能盡何種職務呢？他徒然是依然強健的，然而已經是六十歲開外的人，當兵的却應常年少。誰也能開槍，並且也不缺乏戰鬥的勇氣；但是打仗不過是奮鬥的一種偶然現象。那些使人悶損而難受的，却是那些在動手以前的事：譬如無停止的行走，氣候的嚴酷，星光之下的露宿，掘土開壕裝車換俄的勞苦。不行，要他由這些方法償還他的宿債，不免過於太遲。

有些人因為年齡過大不能給國家盡個人的義務，然而可以叫自己的子孫委身以衛國家，這種贖罪的方法雖很傷心，然而是有價值的；但是馬爾色爾却連這種贖罪的方法也沒有。他的兒子——他親生的兒子——並不是法國人，於是就沒有償還這種「父

債」的義務。久鑄大錯而在外國成家的他，在目前的時機，竟沒有權力能叫舒爾做那在他自身以前沒有做過的事了。曩日錯誤的最有關係的一個，就是父子國籍不同。如此，這難道不是他構成了一個第二背叛罪和一個累犯的背叛罪嗎？

所以在接着而來的日子之中，許多隻身赴車站的衣衫襤褸的動員，都撞見一個膽怯地攔住他們而在他們手裏塞進一張二十佛郎的票子的老先生，當他們用驚訝的眼光注意時，他却早已跑開了。一些和自己的丈夫話過永訣而熱淚滿眶的女工們，都看見這同一的老先生向着那些在伊們身邊盤桓的孩子們微笑，撫弄孩子們的面龐，隨後很快地走開，一面却在每一個孩子的小手兒之中，留下一枚五個佛郎的銀幣。

向不吸菸的馬爾色爾，竟時常給零售的菸店做些買賣。他將雙手和一身口袋裝滿之後才行出來，而將一些紙菸和雪茄菸送給他所遇的第一個兵士。有時那受餽者親切地微笑，用一句表示受過高等教育的話謝他，並且將這禮物轉贈一個身着那種和他的一般兒粗糙一般兒不合身裁的風衣的弟兄。強迫軍役的制度，就是這些小錯誤的來

由。

爲着使自己飽嘗那增加內疚的苦味，馬爾色爾繼續常到東站附近徘徊。因爲主力軍現在已在邊境作戰，所以祇有一些整個兒的營數在這車站出發；但是往來的活動仍然是熱鬧的，無論是白天和黑夜，軍人們川流不息，或者是單獨的，或者是成羣的：投營而未着軍服的預備軍的弟兄，在後方勤務服務的官長，前進去補充那些已被陣亡者所空出的缺額的營頭。

有一次，馬爾色爾向着一個和父親同來的預備軍的少尉長久地注視着。這兩個漢子，在那個攔阻非軍人進站的巡警的跟前止步。那爲人父者的鈕孔上插着一個黑綠相間的綢條，就是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無權可得的這種勳表。這是一位肩背挺拔，神情冷靜的高大而瘦削的老翁。他僅僅向他兒子說：

——永訣了，我的孩子。好好兒保着你自己。

——永訣了，父親。

這少年像木偶一般微笑着，而老翁却避免向他注視。在這種無意義的交談之後，那爲人父者便轉過背來；隨後便像一個喝醉了的人一般蹣跚地走了；他逃到一引小咖啡館的簷前的最幽僻的角上，於其間將面目伏在手上以掩他的悲傷。然而馬爾色爾却很想得到這種悲傷呀！

另外一次，他看見一羣被徵調的工人，他們高歌着，互相推擠着，用過度的豪興表示他們曾經在酒館中停留多過的回數。其中有一個用手挽着一個和他同走的矮的老婆子，這老婆子神情安靜，眼無淚痕，露着一種明顯地故作歡笑的態度。但是，當伊絕不流淚地給伊兒子親頰之後，當伊用目光送着他穿過那些空闊的天井而瞧着他和其餘的人都在車站的玻璃大門內隱遁之後，伊的像貌彷彿像揭去一個面具一般兒陡然變動了，一種野蠻式的悲傷代替了那種不自然的歡笑，於是這不幸的老婆子，轉過身軀對着那個在他以爲這就是德國的方向，摩挲擦掌而用直欲殺人的憤怒大罵：

——丫！強盜！……強盜！……

這爲人母者的詛咒的目的，就是那些被伊在畫報上見過照像的人物：傲然倒豎的鬚鬚，包含銳齒的腮頰，史前時代的穴居人式的微笑。然而馬爾色爾却很想得到這種憤怒。

自從普赦寺公園的約會以後，舒爾還沒有和瑪蓋麗德重行相會過。這位女子給他寫過信說伊一刻也不能和伊的老母相離。這可憐的老婦人的寸裂的心田之中，從前早以伊那身列預備軍砲兵官長之職而早晚應當歸隊的兒子的未來行期爲懼，開初，當宣戰尚在疑似之間時，伊早就哭過多次；但是，一經這大禍成了確定的，伊却拭掉了伊的眼淚而願親手預備伊兒子的小衣箱，雖然伊的健康是那樣不好的；隨後，在離別之時，伊却欣然向他說：『永訣，我的孩子，放謹慎一些罷，但是要盡你的義務。』沒有一滴兒眼淚，沒有一點兒弱態。瑪蓋麗德曾經送伊的兄弟到車站；隨後，當伊回到

家中時，瞧見伊老母坐的圍椅之上，面色灰白，神情冷酷，避免旁人談及伊的親生之子，但是伊却憐憫伊那些有子赴敵的女友們，彷彿祇有伊們能知道別離之痛似的。在某一封信的署名之後，瑪蓋麗德添上了一兩行字，給舒爾在下一星期裏訂了一次新的約會。

在等候之中，舒爾是疾首蹙額的。因為不能和瑪蓋麗德相見所生的煩悶以外，還有因「銀行停止付款的命令」以致不能取到他從阿真廷帶來那四百萬佛郎的匯款的煩悶。這筆可觀的數目的主人，因為銀行拒絕付款，以致幾乎在短少銀錢的地位。至於阿爾真梭拉，他却不以窮乏為慮，並且知道尋覓家中所需的一切。他那不盡不竭的餉精的中心點就是虞戈通衢。舒爾的母親——因為伊也像其他的主婦一般預料將有一種圍城的舉動，於是在各處食物店中盡情購買以防未來的「饑饉」——早就蒐集了可支數月的給養，這流蕩者就走到伊家中去取用那些物品：大罐頭的鹹肉，成堆的盛食品的小盤，整口袋的乾菜。從每次的拜訪，阿爾真梭拉總帶回一些寬裕的口中之糧，並

且也決不忽略向馬爾色爾的酒窖作豐盛的借貸。隨後，當他在工場的一張桌上，陳列了那些構成他「戰利品」的中堅部分的罐頭小盤和口袋時，他便叫舒爾來檢閱這些「軍需品」一面向他說：

——「他們」現在可以來了。我們爲着接待「他們」，已經預備停當。

增加生活物品和獵取新聞的需要，就是消磨這位可愛的寄生者的光陰的兩項職務；每天，他購買十種，十二種，十五種日報：有一些，因爲他們是反動派的，並且因爲看見一切法國人實行連合便感受一種愉快；其餘那一些，因爲他們是急進派的，並且因爲他們有了這個頭銜，那末那些由政府方面傳來的消息應當是特別地探聽得清楚一些。這些印刷品，在早晨，正午，午後三時，午後五時分次出版。出版的間隔遲半點鐘，便能引起那種以爲在「最後的消息」欄中得到些捕風捉影的新聞之羣衆的大希望了。大家爭論那些增刊。無一人莫不有塞滿衣袋的報紙，並且這些人還焦躁地等候那再行充塞衣袋的機會。然而那些報紙所記載的事，却幾乎是相同的。

阿爾真梭拉覺得有一種新的靈魂在他的身上自行結構：簡單的，狂熱的，輕信的，和公然承認那些最令人難信的風聞的靈魂；並且他揣想那些在他的四周者的身上也有這種靈魂的存在。有時，他那舊式的批評思想故作抵抗之態，但是這種疑惑却像可差的事一般立刻受了排斥。他在一個新世界裏生活，並且他以爲其間發現一些奇異之事，是自然的。他帶着一種幼稚的愉快，敘述各報的虛構記載：一排的法兵或者一排的比兵，驅逐在逃的整團的敵人；七生五的砲——一種真的寶貝——所奏的偉績；使德兵一聞號聲便像野兔一般兒逃遁的刺刀衝鋒；敵人的子彈不開花的砲隊的無用。他以爲弱小的比國勝了龐大的德國，是自然的是在情理中的事：這不過是「大衛和歌利亞之戰」的重演——他用那些三千年來供給敘述這種強弱不等的接觸之用的一切想像和一切譬喻，使人迴憶這種戰鬥。他的精神，竟是那閱看俠義小說者的，這類的小說，慣於證明書中的主人，不用一揮寶劍之勞而能使百十來個敵人被他劈斷。（註三）

英國的參戰，使他想起一種能使中歐兩帝國陡然受困於饑饉的封鎖。那艦隊拿海

面防守了十天，他心中已拿德國當一羣在木筏上因餓而垂斃的漂流者看待。法國使他狂喜，而他尤其信仰俄國：『哈！那些哥薩克兵！』他拿他們當作密友一般兒談論；他描寫這些像幽靈一般兒不能辨認的騎士們的絕塵而馳，和他們那種使敵人不能對面注視的不可當的猛氣。許多人在本宅看門人的家中和本街的各處咖啡館中，帶着對於一個外國人的敬意而聽他的言論，彷彿既然是一個外國人，自然對於外國的事能設格外深知一些似的。

——哥薩克兵一定可以給這些強盜們結賬，他用不可奪的穩定態度說。一個月之內，他們就要直抵柏林。

這些聽講者——其中大多數是婦人，開赴前敵的兵士的母親和妻子——從容贊許。他們都被那種人所同有而不可制止的欲望所動，想將他們的希望化成一件遼遠而神祕的事。法國人將要防衛他們的國家，並且將要收回他們的失地；但是向敵人奮擊的却是哥薩克兵，那是被大眾談論着而誰也沒有見過的哥薩克兵。

至於舒爾，他永遠等候瑪蓋麗德所給他的約會。末了，伊畢竟在忒洛伽兌洛公園踐約。那種在互道寒暄之後而使情夫受打擊的事，就是瞧見瑪蓋麗德有一種堅執的分心。伊用遲緩的態度談論，有時竟在一句話的中途停止，彷彿伊的精神，早被一件在伊所談的以外的事占住了。伊受了那位自覺詫異而因這暫時的睽違竟略動怒的舒爾所發的各種疑問所迫，便決然答道：

——這竟使我不能自主。自從我送我兄弟到車站以後，一件迴憶時時在我的腦中出入。我自來自願堅持不拿這件事使你煩惱；但是却也沒有方法將這件事從我腦中拔去。越是勉強絕對不去想他，越是要想。

伊因為舒爾的要求，——道地說來，他自然情願談一件旁的事，但是他却也能原諒了解這種麻煩，——便向他敘述那砲兵官長的起程情形。伊那時將伊的兄弟一直送到東站，而伊却非在站外鐵門和他分手不可，因為憲兵禁止羣衆越過這界限。伊在那兒，心中因為一種異常的悲楚而愁慮萬重，但是却也因為一種名貴的驕傲。從來伊不

曾自信有這樣愛伊的兄弟。

——他穿起他的中尉的軍服，是那樣偉俊的！伊接着說。那時我因為和他同行，竟那樣自負，那時我因為挾着他的胳膊，竟那樣自負。我覺得他是一個英雄。

伊說到這兒便行停止，這種神氣，就是表示一個人心中，另有其他要說而不敢說的事；然而末了，伊却決然繼續伊的敘述。原來當伊和伊的兄弟最後一次親頰之後，竟受了一次大的驚訝和一次大的感動：伊看見了伊的丈夫洛列先生，他也身着砲兵中尉的軍服，和一個給他提皮包的苦力同來。

——洛列做軍官嗎？舒爾用嘲笑的声音問着。可憐的窮鬼，他的神情應當是那樣可笑的！

這種嘲笑本有一點懦夫的意味，而舒爾也因其有關於一個盡國民義務的男子，覺得話中有不合宜之處；但是他却因為瑪蓋麗德安然談到伊的丈夫，所以竟發了脾氣。伊對於答覆，不免遲疑了一下；隨後，懇摯性情的本能究竟是最强有力的，於是

伊便說：

——不然，他那時的儀表並不壞……他那時和從前並不是一個人，並且開初我幾乎認不的確……他向着我的兄弟走了幾步，意在向他致敬；但是，當他看見了我，他便繼續向他固有的方向而行一面將目光掉轉……他蹣跚獨行，沒有一隻友誼的手挽着他的那一隻……我不禁憐憫他……

大概是伊女性的本能，向伊指導說伊談的過多，於是伊便陡然變更了議論。

——何等的幸福，伊接着說，你居然是一個外國人。你，你不接受從軍的強迫命令。僅僅想到失却你，便使我不寒而慄……

伊懇摯地說了這幾句話，却不會留心自己剛才因為伊兄弟從軍而發的溫柔贊嘆。

舒爾因為這種矛盾的論調不免見怪了，並且帶着不悅的神情接收這段情話。伊竟拿他當作一個懦弱而祇值得被娘兒們傾倒的人看待嗎？他覺得伊和他之間，發生了一種使他倆彼此隔離而能迅速地變成不可超越的障礙的道理。這時他倆竟都感受了一種不

自安，於是竟毫無辯論毫不抱歉而從簡結束了這場約會。

在另一次的約會之中，伊告訴他一件異樣地消息。從此以後，他們祇能在星期日相見，因為在星期之中，伊非去聽講不可。

——你去聽講？詫異的舒爾向伊問。你究竟研究甚麼淵博的學問呢？

這種輕蔑的論調，却激怒了這青年婦人了，伊便活潑地說：

——我為成看護婦而求學。我已經從星期一開始。有人組織了一個為青年婦女而設的學校。我很以無益於世為痛；早想成一個能做一點事業的人……你許我發揮我全部的思想嗎？聽罷，到現在，我之立身毫無所用，既不能有益於自己，也不能有益於旁人。這次的戰爭，竟變換了我的情感，我以為各人都有使自身成為有益於他的同類的義務，尤其在這樣的時局，我們沒有願慮自身娛樂的權利了。

舒爾目瞪口呆瞧着瑪蓋麗德。甚麼神祕的工作，已經好好兒在這個一直祇向漂亮和快樂兩件事留心的小腦袋中充滿了呢？但是，時局的嚴重情形並沒有破壞這青年婦

人心中的競艷趨時的思想，因為伊這時還帶笑說道：

——並且，你知道看護婦的服裝是雋美無倫的：全白的裙袍，露出髮髻的暖帽，瀟灑地和裙袍的白色相映的藍色風衣。這竟是一套同時屬於女修道士的和貴族夫人的服裝。你將來看見我一定是出色的。

但是在談了這種交際場中的細故以後，伊重新發揮那些在伊那嬌柔而流麗的靈魂中怒發的慈善思想。伊承認有犧牲的必要；伊急於要在近邊知道那些受委屈者的痛苦和給那些肉體損壞者共患難。其所唯一害怕的事，就是伊將來在實施看護手術時所缺乏的鎮靜功夫。血液的迸流，傷口的惡臭和潰爛的濃汁，難道不會使伊心中作惡嗎？但是不然！柔弱的女子的心與力相違的時代業已過去了；在今日的時代，勇氣逼迫大眾。伊將成一個裙而笄的兵士；伊將敢於正視痛楚的現象；伊預備拿伊的幸福和榮譽，去給戰爭中的那些犧牲者防禦死神。倘若應當必然，伊竟將身赴戰場，並且將有從中肩着一個受傷者去擱在一張間架床上的氣力。

舒爾竟摸不着伊的脾氣了。難道這果然是瑪蓋麗德這樣發議論嗎？這個向以體弱爲憾的婦人，現在竟用一種震動的熱心，置身於最苦的工作，竟自信對於尅制醫院疫病的一切必然使人熬受的厭惡，是充分地強壯的；竟不以隨着戰士的共赴前敵冒死爲懼。

第三次約會之中，伊拿伊兄弟從伏訶司日寄伊的一封信讀給舒爾聽。他在信中談及洛列比談及自己爲多。這兩位官長分隸于不同的砲兵連；但是這些砲兵連却同屬於某一師，並且他們共同加入好幾次戰鬥。瑪蓋麗德的兄弟毫不遮掩他對於他姊夫所感受的贊嘆。這位安祥而沈默的工程師真有一個英雄的品格；凡是見過洛列比動作的官長們都有和他相同的意見。這男子彷彿和依然置身他那在巴黎附近的工廠中指揮一般，用那樣多的沉靜態度去冒死；他時常自告奮勇，要求最危險的任務，瞭望者的任務，並且他盡力之所及，溜到了敵人的跟前，以爲監視和矯正本軍砲線瞄準的之用。前星期四，一顆德國砲彈會將他所躡躑的房子轟毀；他安然無恙地從那些頹垣敗瓦中走了

出來，立時重新整理了他的電話機，然後寧靜地坐在一枝樹的枝葉之間去繼續他的任務。他那連在失利之中被敵人的飛機所發現的砲兵，竟大受敵方的砲兵所轟擊，於是不到一刻鐘的功夫，已經有大多數受了傷害的員弁；那連長和好幾個附屬的員弁都已死了，其餘的官長和全部的兵士都已殘廢殆盡了。於是這位在彈雨之下司令的洛列，却同着那幾個尚在子餘而未失效力的砲手繼續開砲，末了他居然達到了掩護某一營的收隊目的。他的姓名已經有兩次列在議事日程之上，大概不久就可以得光榮隊的十字勳章了。（註四）

這一篇談洛列的熱烈文章，自然不合舒爾的口味，然而這一次，他本有強自壓制一切辯駁的好意，但是他在無意中略露不悅之色。瑪蓋麗德窺見了這種匆匆過去不悅的神情，於是自信應當救濟伊的疎忽。

——你不因我向你讀這封信而生氣嗎？伊向他問着。我之所以對你讀信，就是我甚麼也不想瞞你。我所以不懂你的妬忌。你很知道我不愛和我從沒有愛過我的丈夫。

然而果然真有不給他說句公道話的理由嗎？我因他的勇敢而心花怒發，彷彿這是我家中一個朋友的勇氣，彷彿這是我將在交際界中認識的一位士大夫的勇氣。你算是弄錯了，倘若你以爲一個婦人能設在他和你之間發生遲疑不決的觀念。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感謝上帝的恩惠使我沒有失你的恐慌。想到這次的戰爭，不將你從我的愛情上拔去，真是何等的愉快。

伊在前一次的約會之中，早向他說過這句話，而當伊每次說起這話時，他便因此感受一次祕密的痛苦了。既然伊公然贊美伊兄弟的和伊丈夫的勇敢，既然伊決然用看護婦的地位參與戰爭中的危險和疲乏，那末在這種因情人的閑散安寧而自慰的愛情之中，難道沒有一種自然流露的輕蔑意味嗎？

第二天，他告訴阿爾真梭拉，說是他對於他和瑪蓋麗德的關係是很瞭然的：

——我彷彿我和伊兩人竟處於一種不良的境界，雖然我沒有清楚地辨明我和伊不睦的理由。伊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重愛伊的丈夫嗎？這也許是有的事。但是我所拿的

穩的事，就是現在伊之愛我不及從前。

然而戰事却將他的「觸鬚」伸到虞戈通衝了。

——我家中有那個德國！馬爾色爾戴諾葉用一種愁悶的神情說。

所謂德國，就是他的小姨子海芮茵那馮哈特樂特夫人。爲甚麼伊沒有和伊的兒子——自作聰明的若利武司教授——同回柏林呢？現在，邊界業已封閉了，業已沒有越過的方法了。

那些使馬爾色爾發生困難的理由中之一，就是這個婦人的國籍；伊固然因誕生而取得阿真廷國的公民資格；但是却因婚姻的關係而變成德國的婦人。而這時爲變局所激發的法蘭西人的愛國主義，却用永不疲乏的毅力熱心向四處搜索間諜；於是，這位槍神而輕信的「浪漫女子」縱令本來毫沒有使人疑爲間諜的可能，然而馬爾色爾很以

其見囚於軍事機關和自身以庇護敵國人民被人告發爲懼。

海茵茵那彷彿悟不到伊的地位的不良和伊大姨夫的情感。在開初的那一向，那時馬爾色爾尚抱悲觀，伊曾經給德國大放厥詞而不受他的阻礙，因爲他本來幾乎和伊抱過同一的觀念。但是，自從公共狂熱的傳染，在他身上喚醒了對於法國的愛情和往日過錯的追悔，於是海茵茵那的態度，竟使他難於忍受了。

每值午餐而在用巧妙的言詞描寫了那些隊伍的出發和那些經他親眼所觀的感人活劇以後，他便揚起他的飯布喊着：

——這一次和一千八百七十年不是一個樣的！法國的隊伍已經克復了亞爾薩司。現在正是那種驅逐條頓民族的游牧部落到萊因河那一岸的時會了。

於是海茵茵那露出賭氣的樣子，咬着嘴唇並且舉眼向承塵板瞧着，以表示對於這種那樣的大錯悞的默抗。隨後，伊默然回到自己的臥室去了，而長厚的魯意莎却隨伊同行，於其中安慰伊剛纔所受的煩悶。但是海茵茵那對於伊的姊姊，自信不必像對

於馬爾色爾那樣蘊藉，於是爲着抵償伊在餐桌邊所強持的啞態度，便來高談闊論德國的雄厚的實力，中歐兩帝國所以攻擊協約國的數百萬雄兵和成千累萬的大砲，以及其粗如塔而能迅速地使巴黎的要塞變成灰燼的攻城重砲。

——法國人，伊接着說，不知道他們的跟前的事。祇要幾個星期的光陰，就可以設得使德國人將他們殲滅無遺。

德軍已經蹂躪比國了，這消息竟使馬爾色爾憤怒。他以爲這種違法行爲是歷史上沒有見過的。當他回憶到他前一向拿開戰的責任加在他父母之邦的那些奮興愛國者身上時，不免因這種不公正的錯誤而感羞愧。唉！這是何等循規蹈矩地預備多年的破壞盟約者！各種劫掠焚燬的記載使他戰慄而咬牙切齒。一場可怕戰爭中的這些令人驚駭之事，引起了報復的觀念，於是他方言報復是不會少的。這些變故的殘酷現象，使他感受一種由對於公道的本能上的信仰而生的異樣的樂觀。這種令人驚駭之事而不受懲罰，是不可能的。（註五）

——蹂躪比國，是一件可怕的毀棄成約，他說，而一件毀棄成約的事，永遠給他的執行者丟臉。

他誠實地提倡這種議論，彷彿戰爭就是一場決鬥，其中的負義者，因被正人君子的舉發，而自覺不敢延長他的罪惡。

比國人民的可敬佩的抵抗力，使他在夢想中確認這件事，並且使他引起了許多空虛的希望。他以為比國的人民是超乎人類的，是應享最光榮的勝利的。在某幾日之中，他以為列日是一座神聖不可侵犯的城市，日耳曼民族全部的實力，將在這城市的防禦物前大受摧殘。隨後列日屈服了，他那不可動搖的信仰，却又另生一種旁的幻景：在比國內部有許多像列日這樣的要塞；德軍可以前進；但是他們要出來却是一定很困難的。北京的投降，毫不使他因而疑慮：這是一座未設防禦的城市，他的放棄的動作是早被世人預料了的，並且比國的人民祇能在安凡士好好兒抵抗。德軍向着法國邊界的前進也不使他驚惶：蹂躪者不久就可以找到對談者，法軍都在東境，就是說他

們應當在那帶真正的邊界把守門戶。但是這卑劣而失信的敵人，並不由正面進攻，却和小偷兒一般從後方跳過牆來潛行襲擊。不名譽的違法行爲於他毫無所益：因爲霞飛一定知道給他擋駕。並且已經有許多隊伍出發給比國應援了，而這些隊伍定能迅速地給德國人「結賬」。有人會壓倒他們，這些強盜，使他們永不能再來擾亂世界的和平，至於他們那個髡鬚倒豎的皇帝，將來有人會拿他關在一個籠子之中擱在恭戈爾德廣場示衆。（註六）

被父親議論所鼓動的琦琦，更獨自擴大這類幼稚的樂觀。一種尙武的狂熱，拿伊籠罩往了。唉！倘若婦女們能嚴赴敵！伊彷彿業已加入了龍騎隊的一團之中，和其他像伊一般兒勇敢一般兒嬌豔的女勇士們；同去追襲敵人了，或者又彷彿業已是阿爾帕司隊的步兵的一員，肩懸短槍，手握登出的尖鏃木杖，脚踏溜冰擡鞋，在伏訶司日的積雪之中往來梭擲了。但是以後，伊既不想做龍騎隊，也不想做阿爾帕司的部隊；伊祇想做那些因救人的工作而施殺戮的女英雄之一。伊夢見了自己單身和威廉二世一人

相遇：於是使用伊外祖父給伊的那柄彫花鞘子和銀柄子的匕首刺入他的胸膛了；並且，在這件事辦好了之後，伊彷彿聽見了幾百萬被伊由這個可怕的魔夢中所解放的婦女們的洪大的歎聲。伊的奮激的復仇舉動，並不僅僅乎在這樣體面的路途之上中止；伊並且也刺了德國的儲君；刺殺了許多的海陸兩軍的將領；伊很願刺殺伊那幾位姓哈特樂特的表兄弟：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開釁的那一方面的人，有了這種頭銜，便是絲毫值不得憐惜的。（註七）

——不用作聲！伊母親向伊說。你簡直瘋了。一個受了教育的女子，怎樣能夠這樣胡說八道呢？

當伊的未婚夫勒內拉古爾第一次穿着軍服在伊跟前露面時，——他應當於次日遵守動員令而入伍，——伊興高采烈地款待他，叫他做「伊的小糖兵」；並且在隨後的日期中，伊時常洋洋自得地陪伴這位儀表不類善戰的戰士在街頭散步。長身金髮而藹然微笑的勒內，滿身有一種幾乎女性的婀娜，所以軍服和他的風度彷彿發生了化裝的假

意味。從實際上說來，他本不過是一名半個頭的兵士：原來他的那位名聲赫赫的父親，深以這回戰爭偶然將這個在國家爲那樣尊貴的拉古爾的血統熄滅爲憂，便給他兒子安置在軍隊的補助役務裏。勒內以中央工業大學的學生資格，本可以取得少尉的頭銜；但是那末一來，他却非身赴前敵不可。若是在補助役務中，他雖然祇能取得散兵的頭銜，祇能擔任軍需上的平凡事務，譬如點數麵包和包裹軍服之類；但是却可以一步不出巴黎。（註八）

有一天，馬爾色爾戴諾葉竟能在巴黎目覩戰爭的慘狀了。三四千的比國難民，暫時在一個馬戲園子中棲宿，一面等候旁人將他們分配到各處的安身之所，於是他便去看他們。

那馬戲園的過道之內，依然貼着戰前的最後幾次的表演的廣告；但是，馬爾色爾一經進門，便感着一種刺鼻的貧病交加的羣衆的穢氣：幾乎像我們在一個監獄之中或者一個施醫的醫院之中所聞的臭味一樣。他覺得那些在那兒的人彷彿都爲苦痛所呆

化。敵人蹂躪的駭人活劇，依然在他們的記憶力中存在，將他們的全部記憶力占住，並不給那些接續而來的變故從中略留餘地。他們以爲依然瞧見那些突如其來地衝入他們的寧靜的村落中的頭戴鐵盔者，那些陡然發火的房屋，那些鎗擊逃亡者的無紀律之兵士，那些手臂被割的兒童，那些因受凌辱而垂斃的婦女，那些支體在搖籃中被殘毀的嬰孩，那些臟腑洞開的婆娘，以及一切被酒精所興奮而明知不受懲處的人類的變性舉動。有幾個年過八十的老翁，包着滿眶的眼淚說那些以文明的民族自負的兵士，如何將婦女的乳房割下而釘在門上，如何將一個初生的嬰孩用刺刀叉起當作戰利品四處游行，如何將那些因老邁而癱瘓在圍椅上的老年人在施以無聊的拷問之後復行鎗斃。

他們被火災和機關鎗所逼，因恐怖而成痴顛，以致竟不知奔避而往何處，這儼然像中古時的居民逃避匈奴和蒙古的游牧民族一樣；並且他們在天然景物最好的時節之中和一年的最使人歡笑的月份之中，竟跋涉了這條令人哭泣的末路，可憐這節時的地面，都因禾穗而成了黃金般的，可憐這節時的天空，正耀出八月的晴光鳥雀正用他們

歌唱的愉快，宣言年歲的有秋。這些麇集在馬戲園子的難民的情狀，證明了敵人所構成的罪惡的殘忍實情了。嬰孩像哀鳴的乳羔一般兒啼着；男子們用失神的眼光向四周瞧着；幾個婦女們像狂人一般兒喊着。在逃亡的凌亂之中，家人父子竟爾離散了。一個有五子之母僅剩下一個孩子。許多單獨存在的家長思念他們的那些失蹤的妻小。他們也能偶然重行相遇嗎？這些不幸之人不致因飢餓和困乏而死嗎？

到這一天的傍晚依然被日間所看見一切所感動的馬爾色爾，竟不能自持地發表一些反對威廉二世而使大眾驚訝的激烈議論；這一來可使海萊茵那從緘默境界之中走出來了。

——我們的皇帝，是一個至高無上而有俠氣的人，伊說。他毫沒有一點兒罪惡，他。這都是他的敵人挑撥了他。

於是馬爾色爾勃然大怒，斥責那假仁假義的凱賽爾，希望這些新近燒燬了魯藩城而殺戮了老邁和婦孺的賊寇，就會受人殲滅。於是海萊茵那却因此大哭。

——你居然忘記，伊從號咷之中咽着嗓子說，你居然忘記我是爲人母者，和我的兒子是你所稱爲死神中的幾個！

這幾個字眼，頓使馬爾色爾思量到那條隔離他和伊的深溝的寬窄了，並且在他的心上，埋怨那個使他非將伊庇蔭在字下不可的定數。但是，因爲實際上他本來懷着好心，於是便覺得使這些在他四周的人毫無裨益地感受困難，是一件絕無意味的事。

——這話很對，他向伊答覆。我從前以爲受害者較之殘酷者，格外值得憐惜。但是我們現在不必再談了。我們永不會達到商量妥洽的地步。

於是從此他在他小姨子跟前，以談論戰事自戒。

然而戰爭却早將那些久不置足於教堂的人的宗教式的情感喚醒了，尤其激發了婦女們的皈依心。魯意莎現在不懂和往日一般每早祇到本區內的聖奧諾雷教堂禱告。

並且不待在日報上讀到前敵的消息時，伊早已從中另覓旁的指導了。阿邁德主教今天到那兒去了呢？於是伊便不憚路途遙遠而到聖瑪德萊茵寺教堂，聖母寺教堂，和貂山巔上的聖心寺教堂；隨後，伊在這個被主教的拜訪所生輝的廟宇的穹門之下，高聲和着那些懇求天恩的唱聖歌者一齊唱道：『上帝，請憐救法蘭西罷！』

在各教堂的神座之上，都有法國的國旗和協約國的國旗縛成一束排列着。兩行座位之間的隙地，充滿了虔誠的信徒，並且其中不僅單獨地是婦女們；也有些年高莊重地站着的女子，他們口中念念有詞，而將含淚欲垂的眼光，向着那座位在那些像遠星一般兒閃灼的燭光之後的神龕注視，這都是一些思念自己那些被遣而赴前敵的子弟們的父兄，極力追憶他們童年時代的禱告；在他們這些人之中，大多數一直久視宗教為無足重輕；但是目前在這種危急的時會，他們竟彷彿陡然覺得這種在他們向沒有過的信仰心，竟是一種真福和一種實力，於是用那因求不朽的正義而奮鬥的人類的意旨，口吃地發出些模糊的禱告了，其中的詞句是不相聯屬的，並且幾乎無甚意義，宗

教的儀式，也像羣衆的集合一般兒成了狂熱的了；那些說教的人就是民間的演說者，有時愛國的狂熱，竟以鼓掌切斷了說教的演詞。魯意莎從禱告之後歸家，每因信仰心而受感動，並且希望一種顯靈的聖蹟，如同女聖徒奢芮微弗將阿第拉的游牧民族驅出巴黎的聖蹟一般兒從天而降（註九）。

當魯意莎在這種危難的時會堅決地引導伊的妹子加入這些虔誠的遠足會之時，海萊茵那便和伊在巴黎的各區奔走。但是「浪漫女子」覺得各區的教堂，彼此並無所謂軒輊，轉而祇愛在聖奧諾雷教堂出入。伊在這教堂所遇的常客，其中有許多南美洲的各共和國僑民，這都是在發財之後到巴黎衣租食稅而卜宅於僑民所重視的明星區的富人。伊早就交結了這些人中的好幾個，那使伊引起活潑的愉快的事，就是在入教堂時互相致敬，出教堂時便在門外作長時的談話，伊從中接受無窮的或真或假的關於戰爭和其他各項的消息。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了，在外表看來，甚麼特別的事也沒有。大眾在日報之上，祇

看見一些準備安慰人心的小事，而絕不宣布一件實在的新聞。政府的露布，不過是些空泛而冠冕的飾詞罷了。

這種新聞沈寂的現象，却和海萊茵那的一種陡然的騷動同時而來。伊每天午後一定出外一次，有時竟在午前，而永遠帶回一些彷彿既供狡然自樂並且不當作確信而祇視為風聞的惡消息，譏諷地通知伊的居停。譬如：「他們」說是法軍在魯藩和比國其他各處業已同時大敗；「他們」說是有法國某一軍業已潰散；「他們」說是德軍業已獲俘虜多人和大砲多尊。馬爾色爾雖然在早已親耳聽過相類的話，但是他這時却嬌裝毫不相信，說是在這些過於浮夸的謠傳之中，至多不過有一點極小的事。

——這也許是有的事，忍怒的海萊茵那接着從容地說，但是我得再說一聲：那些告訴我的人，我相信他們善於探聽消息。

然而在實際上，馬爾色爾漸漸狼不自在了，並且他那飽閱世變者的本能，使他猜度了一種危險。『一定有一點兒不得勁的事，』他提心吊膽地想着。

內閣的推倒和「國防政府」的組織，給他證明了時局的嚴重。於是他便去拜訪參議員拉古爾先生。這一位，認識所有的各位國務員，誰也不能比他知道更的確一些！

——是的，老朋友，這要人答覆馬爾色爾的煩悶的問題，我們在磨郎日和伽羅王兩處大敗，就是東北兩面都是不利的。德軍將要侵入法國的境內了。但是我軍並無損失，而秩序完整地後退。惡劣的地位却依然能望變更。這是一場大禍，雖然全部却並沒有失望。

大眾極力促進——不免略嫌其遲！——巴黎的防禦的預備。各處的要塞都配置新的大砲；在射程的帶綫之內，許多在太平時代所營造的小房屋都被政府拆毀了；外部通衢的楓林，也因擴展空間盡被斬伐了；土囊和樹木所成的防堵物，遮斷了那些堡壘的門戶。許多好奇者，走到附郭的村莊去欣賞那些新開的戰壕和有刺的鐵網。布洛業公園裏充滿了成羣的家畜，而那些堆集如山的芻秣的四周，無數的牛羊在細膩如茵的草地上排列着。那些要求充分的食物憂慮，竟使一般牢記着一千八百七十年那件的

痛心的困憊之事的百姓不安。街道上的路燈按夜漸次減少；但是，在補償的那方面，天空却繼續不斷地被探海燈的噴光分割照耀着，一隊航空軍的攻擊的恐慌，依然增加了共公的憂慮；那些胆小的人議論徐柏林飛艇，於是，因為大眾永遠誇張那些向所未知的危險，大眾竟將一種可怖的威力付與這些戰爭的器械。

自然地胆怯的魯意莎，却因伊妹子給伊的特別談話以致神志迷亂，並且伊拿着伊的驚愕，去擾亂伊那位不能達到安慰妻子的目的的丈夫。

——全部都失望了！他痛哭地向他說，海萊茵那是唯一深知底細的人。

倘若魯意莎對於海萊茵那的所斷定的話竟有深的信仰，然而却有一點，不能使伊盲目地信服伊的妹子了。就是德軍在比國對於那些幼婦和少女所施的殘忍舉動，不免和海萊茵那所表揚的德國軍官們的高尚的溫文爾雅，德國兵士們的嚴正的道德，背馳過甚。

——「他們」將要來了，馬爾色爾，「他們」將要來了，我不要活了……我們的

女兒……我們的女兒……

但是琦琦却笑伊母親的驚惶，並且帶着青年的豪放態度高聲喊道。

——他們應當來，這些光棍！我對面瞧着他並沒有甚麼不快活！

於是伊做出打人的手勢，彷彿伊手中握住那復仇的匕首似的。

馬爾色爾畢竟爲這種時局所困了，於是決定將他的妻女和小姨子送到畢亞理慈，在那兒早有許多南美洲人業已前往。至於他個人，却決定守在巴黎，因爲他的方寸之間並不十分紊亂。他自信祇因好奇心而不離開巴黎；而實際却有見敵重逃的難言之羞。他妻子極力勸他同行：自從結婚二十多年，他們竟一次也不會別離過！但是他却用一種不容辯駁的態度表示他的決心。

舒爾爲着能殼在瑪蓋麗德身邊蹭着，也堅持住在京城。

簡而言之，某一日的晴朗的早晨，魯意莎，海萊茵那和琦琦，同乘一部大汽車向銀灘出發：這第一位，因將丈夫和兒子都丟在巴黎而傷心；第二位，因伊的尊貴的皇

帝的隊伍將來直抵巴黎時，自己却不置身其間，很覺自得；第三位，因為赴一處新的地方旅行，並且參觀一處最有名的海水浴場而心花怒發。

(註一) 國民 *Citoyen* 卽有公權的人民之謂，「全部都是國民」，就是說都是平等的，並無貴族和奴隸的階級。此名詞本出於羅馬時代，當法國大革命之際，稱謂間的「先生」一詞曾被廢止，而代以「國民」。霍詩 *L. Hoche* (1768—1797) 克來貝 *J.-B. Kleber* (1753—1800) 均大革命時代的名將。

(註二) 法國全國男子均應受強迫軍役的義務，據法國在一九一三年所修正的條例，每人應服軍役二十八年：卽常備軍役 *Armée Active* 三年，預備軍役 *Reserve* 十一年，地方軍役 *Armée territoriale* 及地方預備軍役七年。近於大戰後復延長為三十年：卽常備軍役一年半，前預備軍役 *Disponibilite* 兩年，後預備軍役 *Reserve active* 十六年半，地方預備軍役 *Reserve territoriale* 十年以軍官身分服軍役者亦同。

(註三) 歌利亞 Goliath 爲非利士軍的勇將，曾大敗以色列軍，大衛 David 以石擊其額遂倒地而死，以色列軍轉敗爲勝。詳見舊約撒母爾記第十七章。

(註四) 伏訶司日 Vosges 爲法國東北邊境的一州，其地多山，稱伏訶司日山脈，山之高度有達一千四百餘密達者。法國軍制，砲兵每連 Batterie 有砲六尊或四尊，以上尉 Capitaine 爲連長；又法國國立學校出身之工程師，在其服常備軍役滿期後，得任砲兵或工兵中尉 Lieutenant，至同等學校的肄業學生，在同種情形得任砲兵或工兵少尉 Sous-Lieutenant。

(註五) 比國之爲永遠中立國，本爲一八三一年之倫敦會議所規定，即謂無論何國不能向之施行攻擊。大戰開始時，德國利用法國北部和比國交界之處並無要塞，遂不願倫敦會議之所規定首先侵入比國。

(註六) 列日 Liège 爲比國東部之一省，與德爲鄰。安凡士爲比國西北部之一省，以海口著名。此兩處之要塞素以堅固險阻聞於世，比京素無要塞，故爲未

設防禦的城市。

(註七) 龍騎兵 *Dragon* 爲法國騎兵之一種，其用在馬戰之外亦能步戰。阿爾帕司 *Alps* 本爲歐洲的大山，其脈爲法意德奧及瑞士諸國間之界，法國因之以阿爾帕司隊，名其用於山地的步兵。

(註八) 糖兵爲以糖所製的玩偶，其裝束冠佩一如兵士。

(註九) 女聖徒舍芮微弗 *Sainte Geneviève* (420—512) 本爲以巴黎——其時尚名魯免司 *Lutèce* ——爲采地之女聖徒，相傳其曾向此城之居民宣言此城不至爲匈奴主阿第拉 *Attila, roi de Huns* 所蹂躪，其言果驗。然現在僅知其曾將久困於重圍而饑饉荐至的巴黎解圍。

第六章 退避之中

在他們起程之後，馬爾色爾開初也略爲他的寂寥的情況所窘。他住宅中的空房，彷彿格外大而無當，彷彿也和其餘那些像他所無人居住的闊綽住宅一般，充滿了同樣深沈的冷靜氣象。那些住宅中的住者，或者是一些悄悄地離開巴黎的外國人，或者是一些因受戰事的驚駭而到他們的鄉間的業次居住的法國人。

隨後，他很滿意於他所取的解決方法，他的家庭的隱遁，因使他天君泰然竟將他幾乎引到樂觀的方面。『不能：「他們」決不能到巴黎。』他每天總這樣自言自語二十來次，並且他心中更盤算着：『充其量，倘若「他們」則竟來了，我也不害怕；我跑到戰場中開鎗，依然是有效力的。』他以爲這種放鎗的念頭，彷彿可以將他從前逃美洲的羞恥，多少補救一點兒。

在近來歷次到巴黎各處散步之中，他遇見了許多羣的逃難之人。這都是法國東北兩部臨難而逃遁的居民。這種顛沛流離的羣衆，竟不知向何處而行，除了那些公共慈善事業以外，他們竟沒有旁的援助；並且他們敘述德兵在被難的地方所施的萬般暴行：無故放鎗，殺人，暗殺，得了官長允許的竊盜，奉了官長命令的劫掠，焚燒房屋，焚燒整個兒的村莊。他的方寸之中竟爲這類敘述所動，並且使他在頭腦之中漸漸發生了一個天真爛漫的——但是也是惻隱的——理想。那些有錢的人的義務，在被難的地方有鉅產的業主的義務難道不是當敵人來了的時節，應在自己的業次上蹲着，以穩住當地的民心而給人民以精神和金錢的援助並且去盡力保護人民嗎？於是這種義務，竟帶着一種使他輕視個人危險而認爲非擔任不可的毅力：他既然幾乎成了阿真廷人，那末德國軍官定會拿他當作一個中立國的人民看待了；利用這個頭銜，他可以使他們尊重他的別墅，倘若到了必要之時，本村和附近的居民可以拿別墅當一個藏身之所。從此，這個回白鄉村的別墅的妙計，便不時在他的頭腦中出沒了。

然而每天的光陰，總帶來一些不佳的消息。報紙上固然沒有多的新聞；法國政府也僅僅發表一些不見癥結的話。但是從警報者和住在巴黎城中的間諜所暗地裏傳來的令人發愁的消息看來，真象却已自行漏洩。於是大眾交頭接耳地通報一些可怕的風聲：『「他們」已經越過邊界來了……「他們」已經奪了里爾了……』其實，就是德兵用駭人的迅疾態度前進。（註一）

英軍和法軍，都在敵軍的包圍動作之前退避了，有些人以為又有一次的「師丹之役」，在實際說來，祇須到北站一行，便可以曉得敵人的進步：每過二十四點鐘，就可以在車站證明列車的路綫重行縮短一次。一些廣告，聲明已經不賣某某地方的車票了，這就是說這些地方已經墜在敵人的勢力之下了。國境的縮小，幾乎是一種依着數學的規則而實現的。平均每天縮小四十來個啓羅密達，所以大眾，竟能屈指預言第一隊的烏蘭騎兵用他們的長矛在愛飛爾鐵塔之前致敬的時刻。（註二）

馬爾色爾在這種舉國皆愁的時候，走到他朋友拉古爾家中，向他發表那個最駭人

聽聞的志願：他想立刻便是白鄉村，並且他要求這參議員給他辦些必要的憑照。

——您瘋了！這位不能親耳相信這話的大人物喊着。離開巴黎，對呀，但是要向南而行而非向東而行！我秘密地告訴您：共和國的總統，國務員，議會，大眾早晚都會走開。我們像一千八百七十年一般兒在波爾多部署。我們對於經過的事不甚明瞭，但是 一切消息都是不佳的。軍隊依然是堅實的，但是向後退避繼續地拋棄疆土。請您相信我罷：您頂好是和我們一塊兒離開巴黎。將來伽列尼將軍留守京城；但是防守的事是困難的。並且，即令巴黎失守，法國並不因而失敗。倘若到了必要之時，我們可以繼續戰鬥直退到南部和西班牙交界的地方為止。唉！這都是使人發愁的事，很使人發愁的事！

馬爾色爾搖着腦袋，他所想的，就是回到他的白鄉村的別墅。

——但是您要成敵人的俘虜了！拉古爾毅然反對着。你也許要斷送性命！

馬爾色爾的堅持，畢竟戰勝了他朋友的抵抗力。這時本不是長期討論的時候，而

各人應當顧慮自身的利害。結果，這議員容納了馬爾色爾的請求，並且給他辦妥了護照，使他可以在當日午後趁搭一盞開赴香賓的軍用列車起程。

這次旅行，使馬爾色爾閱歷了軍事在鐵軌上所擴張的臨時運輸事業。他這趟列車竟費了十四點鐘的時間，才走完一段在尋常祇須兩點鐘便可以達到的路線。在幾處略涉重要的車站邊，一切的鐵軌上，都被一些數不盡的成行車箱所占了。生火待發的車頭，都嗚嗚地呼嘯着。兵士們在這些不相同的列車之前遲疑不決，或者竟因錯悞，從這一系列車走下而跳上旁的一列車了。那些神志寧靜而彰明昭明地疲倦了的站員，一來一往地指導這些弟兄們，給他們各種說明和叫人裝載一些堆積如山的行李。

在馬爾色爾所趁搭的那列車之內，那些和這種職務的單調意味相習慣的護車地方軍，竟都睡熟了。那些，牽着馬匹的兵士，推開了車門，便垂着雙腿坐在車箱的地

上。這列車在夜裏，用小速率穿過一些在黑暗的田野而前進，在那些紅的路標之前停輪，而用長聲的呼嘯報告他的現狀。在某一些車站裏，有一些胸前帶着小旗和徽章而身着白布的女子。伊們鎮日鎮夜地輪流守在那兒，使得沒有一趁列車不受伊們的訪問而經過。從一些籃子之中和一些托盤之上，伊們取些麵包。諸古律糖和鮮果送給兵士。兵士之中，有許多重新坐下而表示謝絕；但是這些青年女子，却因這種拒絕而面露悵然之色，於是他們末了便因伊們的堅持而讓步了。

馬爾色爾和一個率領護車兵的中尉以及幾個向前敵歸隊的軍官，占了一間二等車的客室，他們夜晚的時間，一部分消磨在長談之內。軍官們僅僅對於他們可在某處歸隊的地點，得了一些空泛的說明。戰事的動作，每天變更了隊伍的防地。但是他們都忠於他們的職守，所以都帶着早抵防地以備決戰的慾望而向前綫進發。那位業已在這條路上走了好幾回的率領護車兵的中尉，竟是唯一了然於這次的退避的人：每逢重走一回，路綫重新縮短一點。大眾都感狼狽了。究竟我們爲甚麼退避呢？法國軍隊雖然

遇了許多厄運，然而未受損傷的，於是照一般人的見解看來，他早應當在他失利的地點尋覓復仇的方法。退避的動作不過將前進無阻的道路讓給敵軍罷了。半月以前，這些弟兄在他們駐紮地點，正討論敵軍將在比國受致命之傷的所在，和乘勝的法軍所將從而侵入德國邊境的地點。

然而欺罔的手段，並毫不產生一點灰心之事。一種迷離而堅忍的希望，鎮住了各種的不安，那位元帥是主持作戰祕密的唯一的人。這位莊嚴而鎮靜的首領，在結局定有布置一切的方法。這時誰也沒有疑慮前途的權。霞飛是「一言堂」的人物。

馬爾色爾在黎明時下車了：

——敬祝諸君得勝！

他和這幾位殆向死路而行的正直之人握過了手。那列車便仍然繼續開動了，而馬爾色爾單獨地在那個通白鄉村的支線車站中候着；但是因為車務人員不敷分配，這條支線上的人員都已調到各處運兵的幹綫上服務去了，所以這支綫久已停止運輸。

從這車站到白鄉村的距離，足有十五六個啓羅密達。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雖懸善價，然而連一乘聊以代步的粗笨貨車也找不着：動員令早已將多數的車輛和一切騾馬都徵用殆盡，而其餘的部分又被逃難者帶走了。所以在勢他非步行不可，雖然以他的年齡，他祇得從大路前進。

這條其直如矢而塵土撲面的灰白色的道路，穿過一片彷彿漫無涯際的平原。幾叢遠樹，幾道藤蔓所繞的矮籬，幾座莊家房子的屋頂，略略刺破了這幅野景的單調意味。田畝之內攢着一些新刈的草。成束的乾草，在地面上堆成些漸露金黃色的圓錐。成羣的鳥雀，在那些猶帶露珠的荊棘叢中出入。

馬爾色爾整整地走了一早晨。這時大路之上，遠遠地發現許多和蟻羣相似的活動黑點。這都是一些全體和他的方向背馳而來的人：他們都向南方而走，當他們和這位衣履齊整手杖在握慢步而行的都市式的紳士先生相遇，竟拿他當作一個官兒，一個到這個有恐怖情形使居民逃遁的地方視察的政府委員。

日午的時候，馬爾色爾在一家開在大路邊的小客店之中，居然找到了一塊麵包，一塊乾酪和一瓶白葡萄酒。這客店的主人已經從軍去了，而他那纏綿病榻的妻子，却因痛苦而呻吟。門口坐着一個耳聾的老婆子，一個被孫輩圍繞的祖母，呆呆地瞧着這些自從三天以來便不斷地經過的難民。

——他們爲甚麼要逃呢？先生？伊向馬爾色爾說，打仗祇和當兵的有關係。我們這些鄉下人，我們並不妨害誰，於是我們甚麼也不用害怕。

四個鐘頭以後，在馬崙河畔的某一座樹木蕃殖的山嶺的斜坡道兒上，馬爾色爾畢竟望見了白鄉村中那些環繞教堂的屋頂了，略遠一點，便是他別墅的那些瞭望塔的尖頂，在遠樹叢中矗立。

這村中的街道異常冷落。居民的半數均已在逃了；其餘的半數，却因爲安土重遷的習慣和盲目的樂觀，所以還依然守着。倘若普魯士兵竟爾來了，他們究竟拿他們怎樣辦呢？居民那時將要服從他們的命令，而毫不會抵抗。世上的人自然不處罰那些服

從者。村中的房屋，都是他們的祖或父所蓋的，並且無論如何，總比拋棄他們從未離開過的這些安住之所強些。這村中的廣場的四週，有幾個婦人，和在以前的夏季的安寧的午後光陰中一般，默默無言地閑坐，這些婦人瞧見他走進村來不免驚訝。

在廣場的中央，馬爾色爾瞧見小村村長和本村幾個紳士圍聚在一塊兒。他們也帶着驚訝的神態瞧着這位別墅主人。在他們的思想之中，這竟是一件萬料不到的鬼神出沒之事。一種和藹的微笑。一種同情的注目。迎接這個來和他們圍聚並且來給他們擔分患難的巴黎人。自從多時，馬爾色爾對於村中的居民，早發生了一些不甚好的界限：因為他向用強硬的態度保護他的業權，既不寬恕那些侵入他田園中的小竊，也不寬許那些走到他樹林中打青的牧童。他曾經好幾次，將好幾次的這種犯輕微罪者，付諸法庭，置諸監獄。他這些恃自治局仗腰的仇人，却放任家畜去損害了別墅的種植物，獵取了別墅的野味，和向本州州長以及本區衆議員呈遞了一些攻擊這別墅主人的請願書，以爲報復的種種手段。誰知他對於自治局的齟齬，却促成他和那位與本村村長素

來不睦的神父的接近；但是宗教界爲他，也並不比政界格外易於利用。這位大腹而和氣的神父，從來沒有遺失一個從馬爾色爾方面募集救濟貧民鉅款的機會；但是，有時撞巧，他竟有仁慈的大膽，向他談論寬待他的信徒們，要求饒恕那些偷獵野物者，或竟要求原諒那些冬季在林中取柴而夏季在園中摘果的小偷兒。這一次，馬爾色爾看見這位從住宅中出來的神父在過路時，竟帶着一種友誼的微笑向本村村長致敬，不免納罕。原來八月一日，這兩個人，曾經在那向那些正在田中工作的男子用警號宣傳動員令的大鐘的高樓之下相遇；於是，從本能的作用，也不攷究其所以然，這兩個老冤家惡聲地互相握過了手。那時他們的心目中，祇有法蘭西的國民在。

走到他的別墅之時，馬爾色爾竟有忘憂之感。他覺得這別墅，從來沒有像這個夏季的午後這樣地悅目，這樣地莊嚴；那些在平靜如鏡的水面佈散倒影的天鵝，從來沒有這樣地嫵雅；那圍繞在壕塹之中的建築物的本身，從來沒有這樣名貴的氣象。但是動員令却早使他的牛欄馬廄都成了很空曠的了，並且雇用的人也幾乎全部都走掉了。

總管和男工都去從軍；僅僅祇剩下一個五十多歲而向患氣喘的看門的老頭兒，和他的
一妻一女，擔任看管幾條留在欄中的牝牛之責。（註三）

在使他遺忘昨日疲勞的徹夜安眠之後，這別墅主人利用午前的光陰，去視察他那
在園中的林後所經營的人造牧場。他發見這牧場缺水了，很感歉仄，於是勉強將一道
水閘拔開，任其灌溉那一片漸枯萎的首蓿。隨後，他再到葡萄園中走了一回，這些葡
萄，都在成行的架上展開了他們的糾結的肥藤，並且在密覆的翠葉之間露出他們的垂
熟而淺紫的果簇。全部的現象，都是那樣地安閑的，所以馬爾色爾覺得他的樂觀竟爾
復生，而幾乎遺忘了戰爭使人戰慄的事。

但是晚餐之後，陡然發生了一種鬧轟轟的現象，於是那看門的老頭兒的女兒苟爾
碩得，說是這村中的大街之中，有許多法兵和許多軍用汽車正在經過，這都是一些被

徵用的貨車，車箱上所沾染灰塵和乾泥之下，依然還保存着車主的商店住址；並且，在這些實業上使用的車輛之中還混雜一些本來供公共運輸使用的車輛：巴黎的街上公共汽車，車窗上依然標着固有的往來路線。馬爾色爾彷彿像從人叢中發現老友一般，向着這些車輛注視。他也許會在這些因兩旬不斷的運輸以致褪色變形，並且間架鬆懈軋軋有聲，而竟體露着鎗痕的車輛的某一乘某一乘之中，坐過若干的次數。

有許多車輛之上，標出了中心畫着個紅十字的圓形以爲標識；而在其他的車輛上面，標出了許多使未曾與聞軍政祕密的無從了解的字母和號碼。這些祇有發動機尙屬完好的車輛，裝載了許多的兵士，成羣的頭部或腿部紮着綳布的兵士：——一些灰白面目又因鬍鬚蓬鬆而愈形狼狽的，楞眼注視的和因痛楚抱怨而閉嘴不語的受傷兵士。一些軍醫和看護士也在這種運輸之中占了幾張車輛，並且另有幾排馬兵司護送之責。這些車輛走的很慢，而在隔離這幾輛和那幾輛的空當裡，另有無數羣的軍服不整齊的步行兵士。他們，也受了傷；但是，步行尙稱強健，他們笑諠着，歌唱着，有些用綳

帶懸起胳膊，有些用微滲血痕的手帕，包着頭額和項頸。

馬爾色爾願意拿點兒東西給這些不幸的人，但是他剛好開始給他們分配一些麵包和幾瓶葡萄酒，便有一位少校跑上前來，拿這種慷慨的施舍當作一種罪惡向他大加責備：這種舉動對於傷兵能發生不利的影響。他於是祇得立在大路之旁，頹喪地對於這些飽受名貴的痛苦的隊伍目逆而送。

薄暮（註四）之時，到了數百乘的貨車，有些是用對於爆烈物品所必需的謹慎方法嚴密地封閉的，有些裝着許多發出食物氣味的小箱和包裹。隨後，又到了許多羣的牛，這些牲口，在大路幅員縮窄的地方帶作退後的動作停止步伐，末了，才決然從那些戴凱披式軍帽的牧人的鞭撻和呵斥之下經過。

飽為自身的思慮所擾亂的馬爾色爾徹夜不會交睫。他適才所看見的事，就是大眾在巴黎所談的退避，但是以前有許多人不相信這種說法：然而退避業已擴張到那樣遠了，也許這種逆行的動作，並不待何人能設說出他所止步的地方，却已繼續到了更遠

的所在了。

黎明之時，他因疲乏而睡熟了，一直到午前很晏的時候才行醒來。他最先注目的東西，就是那條大路。他瞧見大路之上，塞滿了人和馬；但是，這一次，許多肩着槍的人成營而進，而那些馬所拖的却是砲隊。

可憐！這些隊伍，就是他以前不久在巴黎瞧着出發的那些隊伍喲，但是多少的變遷！蔚藍的外套，現在成了些不黃不綠的襤褸；玫瑰紫的褲子，現在露出那燒煉不良的紅磚的淺色；皮靴彷彿是一些泥磚。面目之上，蓋着一層和固有的搬紋相酷肖的灰塵汗垢，因而竟有野蠻人的手儀，並且帶着那堅硬不撓而蓬鬆的鬍子，帶着那流露了渴想立定，永遠止步，立刻或殺人或死亡的困乏態度。然而這些兵士却走着，永遠走幾次行程，竟延長到三十個鐘頭光景。敵兵在後面緊緊相隨，而命令就是絕無休息地退避，就是從敵人的正在指揮的包圍動作之中用迅疾的步行去退避。將領們却知道他們的兵士的意志；他們可以命令他們捐軀；但是在這些兵士不以鬥敗者自視之

時。在這些兵士覺得義憤——豪氣之母——填膺之時，命令他們在一種無盡期的退避之中夜以繼日地行走，比較却很是件無情的事。兵士們的失望的眼光，尋覓他們的直轄頭官長，他們的連附，他們的連長。他們已經辦不到了！在這樣少的光陰之中，走這樣遼遠而困憊的路！爲甚麼呢？然而這些官長們却並不比兵士知道得多些；但是這些官長們的眼光，彷彿向着這些回兵士們答：『努力！再加一點勁兒罷！不久就要結束呀！』

較爲強健但是缺乏想像的牲口，不及人類那樣有抵抗力。他們的外表使人動憐，難道這些果然就是馬爾色爾於八月初旬在巴黎所看見的那些筋肉墳起毛片發光的馬匹嗎？三個星期的戰役，竟使他們成了老邁而竭蹶的了。他們的昏憤的眼光，彷彿像要求人類的憐憫似的。他們瘦到了骨幹歷歷可數和眼球彷彿因而較前略大一些的地步。那些因行走而自行移動的皮件，使我們窺見他們的那些擦傷了的皮和滲血的傷口。有些力竭的馬匹，陡然因困憊而倒斃了。於是砲隊的兵士便立刻卸去他們身上的皮件，

並且將他們拖到路旁，以免這屍骸成交通的障礙；於是這些可憐的畜牲，便帶着他們的骨瘦如柴的裸體和挺硬的四肢在那兒停着，不動了並且彷彿用他們的黯澹而固定的眼球，偵察那些開始攻擊這悲慘的遺體的蠅子。

那些漆成灰色的砲身，砲架和砲車，馬爾色爾從前早就看見都是那樣潔淨而刷亮的，這都是自古以來男子對於他的武器永遠極力留心的好處，這種留心，較之女子對於家用器具所用的似乎更精密一些。但是到了現在，因為使一種過度所生的損傷，因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疎忽所生的毀壞，便全部都是骯髒的和黯澹的了；被泥塗所變形的車輪，被硝煙所暗化的鐵質，被塵垢和磨擦所污損的漆料。

在那一連砲兵和一團步兵之間所偶然留下的空的地段之內，許多鄉民，被侵略行為所驅逐的難民，在大路上追隨那正在退避之中的隊伍的整個兒的村子，匆匆同行。倘若有一團步兵或者一連砲兵在後面新到，於是他們非離開大路而在田中繼續跋涉不可了。但是，一經重現空的地段，他們依然重到這大路上行走了。有許多挽着滿載器

具的小車的男子；有許多抱着小孩子的婦人；有許多肩着嬰孩的祖父；有許多祇能扶着拐杖移步而面紅氣喘的老翁；有許多牽着成羣的兒童的老婆子；另外有許多老婆子，伊們都和穆密一般地乾癟，一般地呆木，並且在手車上被人推着前進。（註五）

這時誰也不反對那位將窖酒運到大路邊的別墅主人的自由行動了。兵士們走到那些搬到鐵柵欄前而滿盛新釀的木桶跟前，將這「紅色的噴泉」注滿那些從他們腰帶上所解下來的金屬盃子。馬爾色爾滿意地玩味他的慈善事業的效果，兵士們的面目上都重新露出微笑了，法國式的譚科竟在隊裏行間流動了。並且他們在走開之後，又齊聲唱歌了。

看着漸漸是黃昏了，隊伍的情形看着漸漸愈形衰弱了。這時所過的，都是一些落後的兵，他們的脚都在皮靴之中感受痛苦。其中有幾個，都拿那雙脫下了的使人痛苦的「韃子」懸在肩頭，而用赤脚走着。但是，雖然全部困憊欲死，然而却都想到了那些追跡他們的敵人，所以都保存着他們的武器和子彈。

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在他那架彫琢精巧而爲偉人手澤的床上——據賣床者當時的宣言，這床是十六世紀的法蘭西王亨利四世的遺物——所過的第二夜，依然是不安適的。他被這種令人不解的退避現象所擾，心目之中一逕有兵士砲械和輜重的急流存在。但是在實際上，隊伍的通過業已幾乎停止了。有時偶爾有一營步兵，一連砲兵，一排馬兵；但時這都是以前在本村附近設險以掩護大隊退避而着手自行退避的斷後勤務中的最後份子。

第二天早上，馬爾色爾出門向村中而行，他僅僅看見了不多的兵士。原來這時，祇留下一連在大路兩傍的林中搜索而司集合落後者之責的龍騎兵。這別墅主人一直走到本村的入口，他於其間看見一座用車輛和傢具堆成而遮斷大路的防堵物。幾個下了馬握着槍的龍騎兵守在傍邊，專心偵察那條在樹木蔥鬱的兩山之間上升的灰白色大道。有時，偶爾有幾下和鞭梢攪動空氣所發的劈拍之聲一般清脆的零落槍聲響着，『這都是我們的』，龍騎兵說。他們奉命不許和敵兵接觸，祇許用不斷的抵抗力對付

敵兵，防禦那些想從中途截斷法軍大隊的敵兵支隊，和在發現烏蘭騎兵時不住地任意射擊。

馬爾色爾帶着一種深的惻隱，注意那些尚在大路上顛着走的跛子兵。他們不能行走了，他們本用堅忍的前進意志拖着，但是却被他們的軟弱的腿子和他們的流血的脚所欺。他們因憊欲死，便在大路坐一會兒，使他們胸部不爲背囊的重量所壓而略舒呼吸，使他們的脚從皮鞭的痛中略得解放；而到了他們想重新行走時，却竟至於不能立起：筋骨的疼痛使他們周身關節不靈了，使他們陷入一種和痿痺相似的情狀了。握着手槍的龍騎隊，於是便非用威嚇手段，將他們從這種可以致死麻木之中救出不可。然而僅僅祇有敵兵迫近的確信，有使這些不幸者回復勇氣的能力，於是他們畢竟用那戰巍巍的腿子站了起來，拿他們的槍當作拐杖扶着走。

白鄉村中的人已經是愈形稀少了。這天晚上，又有許多居民逃到別處了；但是那村長和那神父依然沒有丟開他們的職務。這位和別墅主人言歸於好的自治局裏的公職

員，特地走近他身邊給他一種通告。工兵業已在村口的那條橫跨馬崙河的橋下埋好了地雷；但是却要等龍騎隊都退到了那岸時才行點放。倘若戴諾葉先生有意離開本村，這時依然不嫌其晚。馬爾色爾致謝這村長的好意，但是聲明他業決定留在村中。

從森林中各處走出來的最後幾排龍騎隊，都在大路上了。他們按轡徐行，彷彿以退避爲可惜似的，他們不住地迴顧，預備止步和放槍。那些守護防堵物者，也都跨上了他們的坐騎。這連騎兵重行集合了，官長發過了命令，於是一陣帶着鉄件郎當的疾馳，迅速地將這些人向着大隊方面輸送。

防堵物邊的馬爾色爾，竟置身在一種像人類陡滅的境界一般深邃地伶仃而沈寂的境界。兩隻因爲不能隨着主人在這所被行人和車輛所踐踏所擾亂的地面上同行以致見遺的狗，彷彿像向他要求保護一般，在他的四周徘徊窺嗅。一隻困於飢餓的貓，偵伺那些重行嬉戲並且向龍騎隊在大路之上所遺的獸糞中覓食的麻雀。一隻久在籬下藏躲的雌雞，却出來和這班「飛行的孩子們」爭持這盤「盛饌」。沈寂的境界，竟使那因

戰士過境而惶恐地歸於寧靜的樹葉的簌簌，蟲聲的嗡嗡，這個被驕陽所灼的地面的呼吸氣息，自然界的這一切聲響，都行復活了。

忽然，馬爾色爾發見了有點東西，在大路的盡頭，在山頭的巔上，在這條灰白色的「帶子」和蔚藍色的天空相接之處，蠕蠕地活動。這原來是兩個小和孩子們玩耍的鉛製小兵的情形相似的騎在馬上的人。他用他所帶在衣袋中的遠鏡，望見這兩個身着灰綠色衣裳的騎士，手携長矛，而他們的鉄盔頂上，冠着一片水平式的方頂。這就是「他們」！不用多說：這別墅主人，看見兩個最先來的烏蘭騎兵了。

這兩個騎兵，彷彿像偵察天色一般，停止動作至幾分鐘之久。隨後，另有一些，再從那裝飾大路兩傍的濃陰之中出現，而和先來的兩個集合，於是便組成一隊在灰白色的大路之上開始進行的隊伍了。他們擔心里伏，審察一切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事物，用遲緩的態度前進。

馬爾色爾悟到這是隱身而退的時候了，否則因在防堵物傍邊被人捉住，一定於他

有些危險。但是，等到他的眼光離開這幅遠景時，一種視覺很近地向他自行呈露。一羣法國兵，從樹林的隱顯參半之中向着防堵物而來。這是一些狼狽不堪的落後者，軍服燦爛地錯雜不一：有步兵，有非洲駐防兵，有失了坐騎的龍騎兵；其中參雜一些森林巡警和一些屬於接到退避命令過遲的汛地中的保安警察。他們一共約莫有五十人光景。其中有一些是有朝氣的，銳不可當的，然而也有幾個，非假神助不能豎起脊梁。但是却誰也沒有丟開他的器械。

他們走出來的時節，一面不住地迴顧去偵察那些從容前進的烏蘭騎兵。一隊異樣的健兒，被一個有滿面的鬚鬚，和蓋在倦睫下而含着殺氣的怒眼，並且老而胖的保安警察的官長領着。這些人在防堵物傍邊經過，並沒有對於那個發悶地瞧着他們的不知姓名者留心，這時，忽然起了一個其大無外的匆匆之聲，將地面和地面上的房屋都震動了一下。

——這是甚麼？那官長向馬爾色爾詢問。

這一個便說明有人將河邊的那座橋炸毀了。那官長得着了這個消息不免咒罵了一聲；但是他所指揮的那一隊人，彷彿對於實現的境界全然失掉了關係一般，視為不干涉的事。

——死在這兒也和死在旁處是一樣的！那官長喃喃地說。我們防衛這防堵物罷。多數的人，用敏捷的服從態度，着手履行這種將他們從行走的苦刑之中解放的義務，他們機械地將自己位置在有較好的保護的地段。那官長從這一堆巡到那一堆，給他們發了一些命令。他們祇等候開鎗的口號。

為驚訝所呆他的馬爾色爾，竟想不到他自身地位的危險而旁觀這些預備動作，當那位官長嚴厲地高聲叫他走開時，他竟和沒有聽見似的。

那些以為這村子是處於被人放棄的地位的烏蘭騎兵，竟疾馳而來了。

——放！

那一連馬兵忽然立定。好幾個業已滾在地下了；其中又有幾個重新從地下爬了起

來，於是屈着身軀，以圖極力避免槍彈的目的而勉強逃出路綫之外了；其餘却伸張兩臂或俛或仰地挺在地下。那些失了騎士的馬，拖着韁繩任憑踏鎗撞擊兩脅，在田中斜刺裏狂奔。其餘的子遺，在遵照那驚駭和死神的命令連忙向村口瞧了一下之後，便一齊逃入森林邊的野草叢中去了。

(註一)里爾 Lille。爲法國北州 Nord 的首治，在巴黎以北，相距約二百五十公里，與比國的西南部相鄰。

(註二)師丹 Sedan 爲比國阿爾敦州 Ardennes 的首治，普法之役，拿破崙三世於其地被圍降敵。烏蘭騎兵 Uhlan 爲德奧俄等國的持長矛的騎兵的通稱，其軍帽爲平頂高盔，

(註三)天鵝 Cygne。爲水鳥，與鵝極類，然善於飛，歐洲人畜之於池塘中以爲點綴品。

(註四)巴黎緯度，在赤道北四十九度許，較之北京約偏北九度，故夏盡秋初

時，至午后八點鐘光景才見日入；而法人家庭的晚餐，普通總在六時至七時之間。本章先述晚餐，次言薄暮卽此之故。

(註五)穆密 *Mohie* 卽日本人所譯之「木乃伊」，今據西文的音，故譯「穆密」。

第七章 神聖洞天之畔

每天午后的四點到五點之間，一架德國的飛行機，用一個沒有禮貌的人所不耐煩等候的守時態度到巴黎飛行，並且拋擲炸彈。這舉動不僅不發生一點恐慌，而巴黎的居民，反拿這種訪問，當作一種非常而有興趣的景物看待。德國的飛行家，徒然向巴黎佈散一些德奧的國旗，以及一些報告法軍失敗的消息和俄軍進攻的不利的刺諷式的傳單；而巴黎的居民却以為這不過是一些謊語。他們拋擲了一些破壞屋頂小閣或炸死老翁和婦孺的炸彈。『哈！強盜！』羣衆用拳頭威嚇那隻高在兩千公尺以上而幾乎不可見的「惡蠅」。一面這樣喊着；隨後，羣衆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眼睜睜地追逐那「惡蠅」，或者站在廣場之上，從容地觀察那「惡蠅」的翔翔。

阿爾真梭拉竟是這景物的常客。一到四點鐘，他便跟着幾個不惜光陰的人，走到

恭戈爾德廣場，舉鼻凌空，而楞眼向天瞧着；他們這些人，由於一種共同的好奇心竟發生了交誼，這也幾乎和一個戲園中的常川的顧客一般，他們多由於時常相見，於是結果竟成了朋友。『他會來嗎？他不會來嗎？』婦女們是最沒有耐心的，並且其中有幾個竟因跑的過急而面紅氣喘。陡然爆發了一陣狂呼；『瞧罷，在那兒！』於是手手共指着那在天空中極模糊的一點。一些巡行的商人，對於欣賞景物者供給一些光學器械，於是那些雙筒望遠鏡，那些單筒望遠鏡，都向着受指點的方向瞄準。

一陣其激烈等於其無效的空中戰鬥，鬧這麼個把鐘頭，那「翼蟲」祇想接近艾飛爾鐵塔；但是立刻有一些訇訇之聲從塔基發動，而塔上的各處露台，也噴出他們的機關槍的憤怒的「必八」。於是這「翼蟲」便在城市上盤旋窺探，鎗聲又陡然在街道之中和屋頂之上四起了。那些住在最高的那層樓上的人，那些守衛隊的兵士，那些在巴黎經過的英比兩國的兵士，都各自開鎗。他們都很知道這些鎗聲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從那種以對敵人表示同仇的舉動為樂，並且希望由偶然的遇合實顯奇功的種種作用，所

以依然大放而特放。那唯一的奇功，就是這些放槍者彼此都不被害，而那些在路上往來者也絕不被流彈所傷。末了，這倦於翱翔的「叨白」畢竟翩然而去。（註一）

——祝你一帆風順！阿爾真梭拉自言自語。明天的那一隻，也許更爲有興趣一些。

這西班牙人的另外一件散心的事，就是在航空者的訪問所留給他的自由時間，到訶爾賽河沿徘徊，和在那兒看那些逃出巴黎的旅行者。原來，有些人久因政府的樂觀主義而生許多夢想，然而現在，真象却已經漏泄了，前星期有些人深信德軍大敗，然而現在，德軍却勢在必來了，並且這些「叨白」在都城上翱翔，齊柏林飛艇更有神秘的威勢：巴黎一部分的居民，竟因此而顛狂昏亂了。各處的事站，幾乎專供軍用，祇接待那些預先購有車票者，於是多數的人，屢次鎮日等候輪到他動身的機會。那些最急於動身的人，開始或乘馬車或竟徒步出發。於是各處的道路，那因行人，貨車，遊車，汽車，而成黑壓壓的了。

阿爾真梭拉安然瞧着這種逃亡。他，他是屬於那些居者之中的。他早就贊嘆某些人，因為他們目擊過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巴黎之圍，於是現在，他竟因這種使他得以參與一齣更為新奇的戲的好運而自以為有幸。唯一使他不悅的事，就是他發表他的觀察和他的報告時所看見的那些帶着不注意的神情的面孔。每次回到舒爾的工場，他總獲得一些急於通知舒爾的新消息，然而這一位不過隨意地聽着他說。他深以他的這種不關痛癢的態度為怪，於是心中很非難「靈魂的畫師」，以為他對於歷史上的大事，不應當沒有感觸。

這時舒爾本有一些屬於私人的擔心之事，使他無暇念及各國的歷史。他曾經接到瑪蓋麗德在百忙中所寫的幾行字，從中得了一個最驚人的消息。原來伊非出門不可。伊業已立時伴着伊母離巴黎了。並且向他告別了。絕沒提及旁的話。這樣一種簡潔的態度，狼使舒爾早感不安。為甚麼伊不將目的地告訴他呢？突然而來的事，誠然能使人多所遺忘；但是伊竟疎忽到不將伊的住址給他，這真不能不視為奇事。

舒爾爲明晰情形起見，毫不遲疑地用了一次伊向所嚴禁的手段：他走到伊家中。那個因房客盡行而以話箱久閉爲苦的看門老婆子，竟不待要求而將伊所知道的事盡情告訴了這位情人；但是，伊知道的事却是很少的。瑪蓋麗德和伊母親，在頭一天業已由巴黎的訶爾雷陽車站出發；伊們大概像多數的富家人一般，躲避到法國的南部去了。這老婆子還聽見說是瑪蓋麗德的娘家，有一個受傷的子弟，但是伊不知道是誰；這也許老女主人的兒子。

這些消息，雖然空泛，却足以使舒爾得了一個解決的方法。伊不肯將伊的住址給他嗎？既然如此，所以更多一種理由，使他想知道這種近乎秘密的旅行的實在的原故。他將要到南部去找瑪蓋麗德，在那兒也許不必費甚麼大事就可以發現：因爲那些供富家人做藏身之所的城市，爲數本來不多，他於其間定會撞見許多能設指導他的朋友。

在這種主要的理由之外，舒爾另有其餘的一種離開巴黎的理由。自從他母親和妹

妹走後，他頗因在京城居住而心焦，並且竟因而使他略有後悔的感想。每逢他在極樂公園或者各廣衢之上散步時，總遇到許多示意的注目，使他悟到路人深以尙能看見像他這樣一個健康而茁壯的少年爲怪。某天晚上在地道電車之中，警察竟向他要求拿出相當的文書憑照，去證明不是一個逃兵。末了，在他和瑪蓋麗德的看門老婆子談天的這天午後，他在廣衢之上，遇見了一個和他同在某劍術俱樂部列名會員而略有年紀的人，於是他從他這方面，得了他們的同志們的消息。

——某人現在怎樣？

——他從前在羅蘭州受了傷；現在正在都婁司州的一個醫院醫治。

——那末某一個呢？

——他已經在伏訶司日陣亡了。

——那末某一個呢？

——他早在伽羅王失蹤了。

勇烈的犧牲者的名冊是很長的。那些生存者依然繼續地實施他們的英勇。許多列名這俱樂部的外國會員，波蘭人，住在巴黎的英國人，南美洲各共和國的人，都新近各用告奮勇者的名義編入軍籍。

——我們的俱樂部，這位同志向他說，竟能因這些在太平時代練習兵器的少年會員而自豪。全部都赴前敵去了，於其間不顧他們的性命。

這種論調；竟使舒爾受窘了，並且使他深以在對談者的面目之上發現一種嚴厲或刺諷的神情爲懼，所以竟掉頭他顧了。爲甚麼他不從軍同去防衛這塊給他有托足之所之版圖呢？

第二天早上，阿爾真梭拉自告奮勇，去給舒爾營辦一張赴波爾多的火車客票。因爲預備動身者的和動輒久候者的數目過多，這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憑

着五十佛郎的小費所建的奇功，竟得了一張能使舒爾依照號碼的次數在當晚即可動身的車票了。

舒爾，因為鐵路新章祇許攜帶手提的小件，所以他全部的行李，就是一個提包，他在一間一等客室中得了一個坐位，並且深贊鐵路公司所定的好規則；原來每一個旅客各有他的固定的坐位，所以毫不擁擠。但是一到稍南一點兒的訶司兌禮火車站，却是另外一件事了：一些和雪片一般兒多而急的人羣，爭向這列車猛撲；客室的門兒，帶着各種勢將摧折的威嚇而被推開；各種包裹——有時竟是許多孩子們——竟和拋射體一般從車窗突然侵入；旅客們用那種從正受火災的戲園逃出的粗魯態度互相擁擠。在那為八人預備的空間，每每堆集到一打或者十四個；過道之中，不可救藥地充塞着點數不清而可供新客做坐位的行李。社會上的階級已經都消滅了；平民階級的旅客，特地侵入一等客車，以為從中可得較多的坐位；那些手持一等車票的人，却徒然默念在二三等客車中一定較為舒展，反而降格相從。但是倘若那些客人互相沖撞，他們居

然也用兄弟式一般的情愛互相原諒。『在打仗的時候，是打仗的樣子！』他們用至高無上的神情說着。並且各人略略推動自己的鄰座，以取一兩寸寬的座位，或者將那減色的行李，擱在那些久已使人頭疼的包裹堆中。（註二）

在鐵軌岔道的路綫之上，有無數的列車業已從二十四點鐘之前等候開車的信號，這些列車，有些由連牲畜的車箱組成，有些由滿載着坐在車箱中的地板上或者坐在由家中帶來的小椅上的人的貨車組成。每一列車，都像預備即行開動似的，然而，自從他停在靜止的地位以來，一些繞着這些活動住宅的穢紙和果皮，已經在地上鋪成了層層蓋物了。

舒爾對於他這些新的旅行同伴，動了一種深邃的惻隱之心。立在過道並且因困憊而不住呻吟地的婦女們，帶着一種猶惡的嫉妬，觀察那些取得有座位的幸運者。孩子們和久餓的山羊一般兒啼哭着。於是不久，這畫師也放棄了他那因先到而取得的便宜了：他將他的座位讓給一個年老的婦人；隨後，他將阿爾真梭拉盡心給他預備的豐饒

食品，分給那些沒有預備食物者和必需食物者。

他於過道之中，坐在一個提包之上過夜，時而從玻璃門中瞧着客室內部的那些在疲乏和驚慌所生的呆態之中酣臥的旅客，時而向車外瞧着那些在他的車旁和他這列車背道而馳的兵車，每到一個車站，他便看見無數的從南部開來的兵，他們正等候繼續向京城前進的時刻。這些兵都有歡天喜地的樣子，並且很想迅速達到戰地；其中有許多頗抱憂愁，因為他們深以過遲爲懼。斜倚在窗口的舒爾，從這些表現一種決然不疑的信仰的人的口中，聽見了幾句話。

「這些兵那些『播時』，他們人數多嗎？他們有重砲和多的機關槍嗎？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能打败他們。」（註三）

「那些向着死神而走者的信仰，帶着種種恐怖反對那些離開巴黎的人。一位身掛勳章的老先生——退職官吏的模型——愁悶地詢問他的各位鄰座：

「然也，願求各位相信『他們』會跑到都爾嗎？……願各位相信他們會跑到波瓦潔嗎？」

……(註四)

並且，這官吏抱着一種期望：就是在他一家人和他自身沒有找到一個絕對地安逸的藏身之所以前，不願停止前進，所以他拿傍人給他的空泛的答覆，當作一種神明的預言。

在黎明時，舒爾瞧見沿途的鐵軌之側，都有護路的地方軍。他們肩着舊槍，而戴着給他們做唯一的軍人標識的紅色凱披式軍帽。

到了波爾多的車站，一些爭着上車和爭着下車的非軍人的羣衆，竟和多數的軍人混雜。每值喇叭一鳴，那些因取水或活動脈絡而暫時離隊的兵士便飛奔赴召而來。在這些兵士之中，有許多的有色人種：這都是一些身着灰色寬褲而頭戴紅色暖帽的或黑或棕的阿爾惹里籍和馬洛克籍的鎗手。這些成營的兵士，看着漸漸在鐵軌雷鳴之下着字向北部而行了。(註五)

舒爾也看見一列載着那些由在佛蘭德爾在羅蘭州因戰鬥而受傷的兵士的車，這些

青唇眼的傷兵，用一種微笑向着這片從曉霧中窺見的南部的土地——日光悅目而葡萄
遍野的地方——表示敬意；並且伸手向着那些由婦女們獻給他們的鮮果堆裏，從容撿
取日依龍德州所產的甜美葡萄，（註六）

這座由一州的首治突然變為國都的波爾多，業已由一種使他化為不可辨認的騷動
染着「熱症」了。法蘭西的總統，住在州長的衙門；各部的辦公地點，都布置在幾個
校和幾個博物館之內；兩個戲園，改裝而供參衆兩院的議場之用。所有的旅館都是滿
的，而重要的人物，竟以取得一間向供僕從使用的房間為滿意。

舒爾居然能在一條弄底的一家污穢的旅館之內居住。那旅館的玻璃門口，有一個
小的愛神彫像做裝飾品；在他所得的房間中，那面衣鏡之上，留着許多用戒指上的金
鋼鑽所刻劃的婦人姓名和許多紀念那片刻勾留的詞句。然而那些望門投止的巴黎的女
眷們，瞧着他居然得到這樣一間，頗為妬羨。

他極力在那些從巴黎逃來的朋友道中，探聽瑪蓋麗德的消息。但是他們對於和舒

爾有關係的消息，却一點也不知道。並且他們幾乎祇在他們本身的遇合上着想，祇談論他們本身的部署上的意外之事。僅僅他舊日那些學唐戈舞的女子弟之一，給了他一個有用的說明：

——那個小的洛列夫人嗎？不錯，伊應當在這一方，大概在畢亞理慈罷。

那末，祇要舒爾在第二天動身到銀灘就行了。（註七）

一到畢亞理慈，他那在街上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琦琦。

——這是一個不能住的地方！伊劈頭便向伊的哥哥說。那些在這兒過鄉間生活的西班牙的有錢的人，真使我生氣。他們全體都是播時！我竟以和他們吵架過日。倘若再是這樣，我不久就得單獨過活。

在琦琦引導舒爾所到的海灘之上，魯意莎用胳膊箍着伊兒子的脖子，並且立刻將伊引歸旅館。他的姨母海萊茵那，正和許多伴侶在旅館的一個客廳休息着。這「浪漫女子」很歡喜這地方，並且有許多外國人在這兒歇夏。同着他們，伊可以如意地演說

法蘭西的頹廢。這些西班牙的舊貴族，一心等候凱賽爾入巴黎的消息。許多在一生毫無所爲的莊嚴派者，尖刻地批評法蘭西共和國的疎忽，而恭維德國，拿他當一個有勤勞的先見之明和有社會實力上的好組織的模範看待。許多養尊處優者，激烈地反對巴黎的不良風俗；——他們曾經用誠意，在貂山區的各種講德行節操的「學校」中，研究過的不良風俗，——並且用說教者誇張態度，聲言這個近代的巴比倫亟應受懲罰。他們的全體，無論老少，都異常傾倒那個遠方的日耳曼，然而他們這些人，大多數並沒有到過那兒，而其餘的少數，也不過在迅速的旅行中，像看電影上的層出不窮的片子一般看過了一下。

——爲甚麼他們不到畢雷內嶺那邊他們自己家中去談這一套呢？琦琦憤然嚷着。他們到法國來說他們那些誣賴榜人的廢話，可是不行。他們自認都是受過好好教育的人呀！（註八）

並非因過家庭生活而到畢亞理慈的舒爾，使用午后的光陰去探聽關於瑪蓋麗德的

各項消息。他居然從一個朋友的方面，探出洛列夫人的母親，和伊的女兒曾經在阿達雷旅館下榻。于是他跑到阿達雷旅館；但是司關者說是祇有老夫人單獨在館中，而少夫人在三四日以前，業已動身赴坡城去了，伊用女看護士的資格加入坡城的某醫院服務。（註九）

當晚，舒爾趁車向坡城出發。

他在那個地方，探訪過好幾個野戰病院，然而毫無結果：就是誰也不認識洛列夫人。末了，有一個女修道士，以為他探訪戚族，於是便竭力記憶，給了他一個可貴的消息。洛列夫人在坡城僅僅曾經過一下，隨後便和一個受傷者走了。在魯爾德那個地方，有許多受傷者和許多非宗教界的女看護士：所以他也許能在那個地方，有找到這位夫人的機會，倘若情形還沒有變更。（註十）

舒爾搭着第一趟列車到了魯爾德了。他對於這個嘗在他母親口中出入的聖域，本來沒有到過。據魯意莎的觀念，魯爾德是法國的心田，並且這位品行優良的婦人，拿

魯爾德當作一個證據，去反對那些親德派所堅持的「法國應當由背叛宗教而被滅亡」的議論。

——在我們的時代中，伊說，當聖母從前願意以法相示人時，伊却選擇了這個法國城市，去顯揚這種聖跡。這一層，難道不能證明法國永遠沒有傍人所議論的那樣壞嗎？我可不知聖母曾經在柏林顯揚過甚麼聖跡……

剛好在溪河傍的一家旅館中安身之後，舒爾立刻便跑到那個由大旅館改裝的醫院了。他在醫院中，探得要到午后才能和院長說話。於是，他便到大教堂的附近閑走，藉以消磨心中的焦躁。

那條直達這教堂前面的大街，兩旁都是一些臨時的營房和一些賣宗教性質的影像和紀念品的店鋪，所以這條大街竟像一升大百貨店。在那圍繞這教堂的園中，舒爾祇看見一些養病的受傷者，他們的軍服依然保存着戰爭的痕跡。雖然盡力用刷子刷過，然而那些風衣都是很醜醜的；泥土，血蹟和風雨，在風衣的上面留下一些不可拂拭

的斑痕，使風衣的材料添上一種和紙板相似的硬性。其中有幾個因此將衣袖割下，藉以使他們的重傷了的胳膊免除痛苦的磨擦。另外有幾個，他們的褲腳管上，依然留下砲彈炸裂後碎片所灼的窟窿。這都是一些不相同的部隊和不相同的人種的兵士：步兵，砲兵，馬兵；本國的兵，殖民地的兵；北部的白種人，回部的棕種人，非洲的黑種人；神情純樸帶着有產階級安居者的腦滿腸肥的派頭而意外地化作兵士的人；生而好戰並且在殖民地戰場久事練習的乾瘦而健勁的人。

這座向來有一種超乎人力的希望去吸引那些信仰舊教的病人的城市，現在竟被一種同爲可哀而有色彩錯雜的衣裳的羣衆所占領了。這種披着那懸掛勳章的長風衣，穿着那和戲台上化裝衣裳相似的亞利伯式的寬袍，而戴着紅色凱披軍帽和非洲式的高邊桶帽的羣衆，真有使人垂淚的外表。在這些受傷者之中，其能保持直立姿勢——人類的最得意的高尚氣概——者真是很少。多數是偃着，跛着，撐持着，扶着手杖或者扶着托體的木拐而走。另外的，却坐在那些以前尚供輸送有病的信徒到聖母洞天之用的

小車中，被人推送。這些在破壞力之外而另有一種殘忍的尖刻舉動的砲彈的炸裂，早使多數人奇異地變了形象。這些人之中的某一些，不過是一些可怕的畸形，一些臨死而享受手術學上的大胆辯論的人類破片罷：酷肖彫刻術上的作品或者解剖學上的標本，而擱在一乘小車之中的無手無足的生物；不完整而用人工做的頂蓋以護腦髓的顱骨；失去了鼻頭而像骷髏一般露出鼻道黑孔的面孔。而這些因重見天日保全性命因而愉悅的可憐的餘生，却在生活中掙扎，却在日光之下表現他們的再生的毅力，却談笑，却吸菸。總而言之，他們算是有幸福者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在咫尺之間目擊死神之後，居然從死神的掌握之中逃出了，至於那些成千累萬的弟兄們，却在那些不能從中再起的床上躺着，至於另外的那些成千累萬的弟兄們，却又長臥在那片被他們熱血所澆而以流彈為種子以碑林為收穫物的不祥之地的下面。

這種景物，在舒爾身上發生了一種那樣強烈的印象，以致使他一會兒便因此遺忘了這次旅行的目的。唉！倘若那些從他們的外交辦事室中或者在一個參謀室中繞着棋

子而製造戰爭者，能設不在那因狂熱致迷本性的戰場，却到醫院中或者墓園中用冷靜的態度看來這種景物呢！在這些戰爭子遺的現象之下，這少年的想像，承認地球是一隻在無極境的大洋中航行的巨艦。而那些組織船員的可憐的人類，即以那些在他們脚下——海洋的深處——存在的東西而言，也毫不知道；但是無論這些船員中那一組都想在甲板上占那最好的位置。一些被旁人視為高貴者，挑撥各組使之互相怨恨，藉使自身得以掌執號令，把持舵輪和駕駛這船開到他們合意的方向；但是這些以高貴自命者所知道的事，正和其餘的人一樣的多，就是說他們甚麼也絕對不知道。其中沒有一個人，能發確切地說出前面的明淨的水平線上所有的東西，也不知道這船向着甚麼口岸進發。神秘境界的仇視同類的頑鈍心理，將他們全體籠住了；他們的人生是不固定的，所以有不住的憂慮以圖自存；然而自從歷世紀以來，這些船員却不會有過一霎時的和諧，協商的工作，明瞭的理性；他們被分裂而為那些因求以己制人而互相殘殺和因求由己推人墮水而角鬥的敵黨，於是航線便為屍首所沒了。在這種好殺的狂

境之中，有人偶爾竟聽見可怖的詭辯家，宣言這件事是完滿的，宣言最好是使這件事永遠地繼續下去，並且宣言倘若希望這些船員相視如手足，共同企謀一個同一的前途以及因監視他們四周的逆流旋渦而互相協和，便都是一種壞的夢想。

舒爾在大教堂的四周徘徊許久。他竟因那幾小組的養病者在園中和空地上所表示的幼稚愉快，而發生憂鬱的反省。這就是一些回部的人，阿爾惹里的或馬洛克的火鎗手，有些居民因愛國的感動，給他們餽送一些糕餅和雪茄菸。他們瞧着自身這樣好好兒地受到那統治他們祖國的民族的禮貌和平等待遇，不禁傲然自得，以致像驕子一般兒胆大。有幸福的戰爭，使他們得和這樣白這樣香的婦女接近，並且領受了伊們帶着微笑的款待！他們彷彿以為有摩哈默德的天堂中的那些許給勇士們的神女立在他們眼前了。他們這時最大的娛樂就是和伊們握手。『夫人呀！……夫人呀！……』並且伸起他們的長而黑的鬍子了。那位行樂而同時略帶驚訝的夫人，不免遲疑了一會，然而畢竟迅速地給他握一下手；於是那享受了這種利益的優待者，便滿意地走開了。

更遠一點，一些裝載受傷者的小車在樹下成行停着。兵士們和軍官們，在濃陰中久作勾留，瞧着那些依然能使用腿子的弟兄們往來經過。那座顯過聖跡的洞天，受着百來枝蠟炬的照耀。一羣在露天跪着的信女善男，用那哀求式的眼光釘着那些神聖的岩石，而他們的靈魂，却已經同着那種由憂愁使他對於上帝所感的信仰，向戰場遠遠地飛騰了。在這一羣祈禱的人中，有幾個用綳帶包着腦袋的兵士，他們將凱披式的軍帽拿在手中，而他們的眼臉，竟爲熱淚所潤。

舒爾在那溪河附近的通衢上散步時，看見了一位用綳帶纏住眼部而坐在一條長檣上的軍官。一個像「護衛的安琪兒」一般兒潔白的女看護士，在他身邊守着。舒爾正將從那兒經過，這時那女看護士連忙動作一下，並且將腦袋偏了過去，彷彿是怕被人看見似的。這個動作可引起這少年的注意了，於是他便辨認清楚了伊就是瑪蓋麗德，雖然伊業已異樣地變遷。這副灰白而莊嚴的面目，於往日的風流態度一點也不存留，而那雙略略低垂的眼球，彷彿也格外大一些圓一些似的。

他們倆，彼此都爲驚訝所催眠，不禁互相注目了一會。隨後，因爲舒爾向伊跟前走了一步，瑪蓋麗德露出了一種很明顯的不安，悄悄地從眼波，從手勢，從全身的動作表示拒絕；隨後，伊徒然取了一種決然的態度，向那軍官說了幾個字，於是立起而一直向舒爾跟前走來；不過却向舒爾做了一個暗號，叫他走到一條在傍邊的小徑上；這樣一來，伊既可以監視那失明者，而他們所將交談的話，這一位也不會聽見。

他們在這一條小徑上，面面相覷地緘默了一會。舒爾業已大受感動，以致找不着眼去表現他的怨言，他的要求，他的戀愛。末了他那衝口而出的話，竟是一個苛酷而粗魯的問題。

——這漢子是誰？

他所使用的憤怒的語調和齒莽的聲音，也使他自身驚訝。但是瑪蓋麗德却毫不以爲窘。伊用那彷彿爲終身之計而排除狂熱和恐懼的明朗眼光，向這少年注視，並且答覆道：

——這是我的丈夫。

洛列！這個像一件英雄式的痛苦的象徵似地坐在那長樑上的瞽者，能說就是洛列嗎？他的皮膚是枯而黑的，一些縐紋在他面目上的各種凹窪的四周，彷彿像放射的光線一般兒輻湊。鬚角的頭髮已經開始頽白，頰上的長鬚也露出了幾莖灰白的。在一個月的光陰中，他竟增加了二十年的老態。然而從一種不可解的矛盾現象看來，洛列竟彷彿有一種從他生命背景中噴出來的朝氣，以致顯得格外少年，就是彷彿他那強有力的靈魂，自從受過那最猛烈的情緒以來，便永不認識所謂恐怖了，而在因克盡義務所得的堅忍的和偉大的滿意裏休息。舒爾仰瞻洛列之時，同時感受贊美和嫉妬。他竟以為方才因這個那樣殘酷地為惡運所打擊的漢子而動的怨恨之心，是一件慚愧的事：這種怨恨是卑劣的。但是，他雖然自知其為卑劣，然而他仍然免不了向瑪蓋麗德說：

——你究竟就是爲着這件事，所以不將你的踪跡通知我而行嗎？你因爲和他團聚而和我相離呀。你爲甚麼到這兒來呢？你爲甚麼和我相離呢？

——因為我應當這樣做，伊說。

於是伊給他解釋了伊的行止。原來伊在預備和伊母親離開巴黎時，就接到洛列受傷的消息。伊那時毫不遲疑一會；伊的義務就是飛奔而到伊丈夫身邊。在開戰之初，伊早就思索再四，於是伊的人生在伊的眼前露出一種新的氣象。伊那時業已承認有為國家而工作的義務，有擔負伊所應行分擔的共同痛苦的義務，有學其餘的婦人一般兒使自身化為有用的義務。伊既決定為那些不相識者而盡心，那末伊之寧願為這個曾經飽嘗伊所製造的痛苦的男子而犧牲自己，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當伊知道了他的不幸的際遇時，伊那天然地對他所發的憐憫之心，竟因而增高了。原來有一顆在他的隊伍邊炸裂的開花彈，那時竟使在這四周的人的全體，都斷送了性命；他自己也受了好幾處的傷，但是，面部上那一處，是嚴重的；他不可救藥地失掉了一隻眼球。至於另一隻，醫士對於為他保存，並沒有失望；然而瑪蓋麗德不免懷疑。

這一篇話，伊是用沈滯的聲音說的，但是並沒有流淚。淚之為物，也和在戰前的

其他多數物件一般，因為全世界的痛苦的漫無涯際的原故，久已成爲無用的了。

——你真愛他！舒爾高聲喊着。

伊彷彿略露不安的態度，於是低頭遲疑了一會；隨後，使用明顯的奮發態度說：

——是的，我愛他，但是和我愛你却不相同，

——唉，瑪蓋麗德……

他方才所聽見的這種誠意的答復，竟給他當胸一拳；但是，從一種異樣的效力，這種答復也陡然減低了他的憤怒；他覺得對於一種悲傷的地位，那種情人式的嫉妬意和怨言，於其間已經不適用了；所以他並不責難伊，却祇簡單地詢問：

——你的丈夫，承受你的伏侍和你的溫存嗎？

——他至今還不知道我是誰。他以爲我是一個不相干的女看護士，並且，我之所
以熱心地看護他，無非憐憫他的情狀和寂寞；因爲誰也不給他通信，誰也不訪問他，
……我告訴他，說我是一個家庭久失子然一身的比國婦人。至於他，他也將他以前的

生活向我說過幾個字，彷彿疑慮有人在一種可惱的過去上盤問似的；但是我從他的口中，却沒有聽見任何一種攻擊那辜負了他的妻子的論調……我很希望醫士們能發達到救護他那隻眼球的目的是，而同時這件事又使我害怕，到了他知道我是誰的時候，他將說甚麼呢？……但是這有甚麼要緊呢？我所要的，就是他能見天日。以後你幹你應幹的事罷，我已經預備承擔那個由我的主意所生的結果！……

伊絨默了一會；隨後接着又說：

——唉！戰爭！戰爭在我們生活中所製造多少的擾亂呀！……自從我在他身邊的一個星期以來，我盡力遮掩我的聲音，我躲避一切漏洩真象的論調。我深以他認得我而離開我為懼；但是，雖然如此，我却很想被他認識和受他寬恕……可憐，我時常獨自詢問，他對於真象是否絕不懷疑，我揣想自從最初的那一個鐘頭，他業已認得是我，至於倘若他果然是裝假不知道，那末就是因為他瞧我不起。我以前對於他是那樣不好的！我以前使他受過那樣多的痛苦！……

——這並不僅他一個人，舒爾斬切地說。你以前也使我受過痛苦，我也是一樣。伊用驚訝的眼光瞧着他，彷彿他剛才說了一種意料所不及的並且不適當的話；隨後，伊用那業已打定主意的婦女的決然態度答道：

——你，你將來定要受一時的痛苦，但是不久，你一定可以遇見一個在你的心田中代替我的傍的婦女。至於我却不然，我為我的一生早已擔負了一種很和緩的然而很沈重的擔負；我以後永不能再和這個我在以前那樣無情地得罪的男子相離，他現在孑然一身在世上活着，並且他也許和一個孩子一般兒需要看護和伺候直到他的末日為止。所以，我們互相脫離罷，各走各的路罷；我的路，是犧牲和懊悔；你的，却是欣喜和榮譽。無論是我，或者是你，將來誰都不願侵犯這個宅心正大而因失明之苦竟已化為不能自衛者的人。我們的戀愛，將來一定要成卑劣而不齒於人口的事。

戰敗而舉止失措的舒爾，不敢抬頭仰視。末了，他說：

——你聽罷，瑪蓋麗德。我現在知道你的心事，你愛你的丈夫，並且你辦的狠

對：他比我有價值的多。以我的全個兒的少年時代和我的全部精力，一直到現在我還不過是一個無益的人；但是我能够補救那失去了的時會。法蘭西是我父親的父母之邦，同時也是你的：我將爲他而去從軍。在一種造成數百萬英雄的時代，我真厭棄我的懶惰和我的安閒了。倘若命運給我援助，你將來可以聽見有人談我。

他們算是把所有的話都說完了。那末延長這種難堪的對話，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永訣，那位比他更爲決然的伊說。我應當回到我的受傷者的跟前去了。

——永訣，舒爾說，一面向伊伸出一隻手，伊毫不遲疑地接着並且緊緊地握了一下。

當伊向着那長櫬邊回去時，他竟毫不迴顧地走開了。

舒爾覺得他自己的人格，這時竟已判然兩途，並且竟用審判者的眼光偵察自己。

他過去人生中的虛榮，分利和自暴自棄種種舉動，竟因伊方才向他所發的議論的光明，明晰地在他眼前畢現。於是，他知道這時人類全體，正向着各種大事思念，而他

以前，僅僅認識那自私自利的和瑣屑卑劣的慾望。他想到他心願中的平凡和狹隘，不禁憤然自責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思想竟在他心頭產生了，於是他在那應行追隨的大道上，毫不遲疑。

他走到了車站，查閱了時間表，便直接趁搭了那列預定於最近時間中開赴巴黎的火車。

(註一) 叨自 Taube 在德語爲鴿。

(註二) 歐洲大陸式的列車，無論何等客座，都各有若干分隔的艙室；每艙各依等級以定坐位之多寡。艙外有小巷一條，以通每一車箱之兩端，是爲過道。

(註三) 播時 boche 爲法人稱呼德國的人或物之字，其意略帶輕蔑。

(註四) 都爾 Tours 爲法國安德樂爾州 Indre-et-Loire 的首治，西南距巴黎二百三十四公里。波瓦潔 Poitiers 爲法國拉微恩州 La Vienne 的首治，西南距巴黎二百三十三公里。

(註五)阿你惹里 Algeri 及馬洛克 Maroc 均法國的北非洲屬地，其人種或棕或黑，悉奉回教。

(註六)佛蘭德爾 Flandre 卽北州之舊稱。日依龍德州 Grande 在法國西南部南端。西臨大西洋，其首治卽波爾多。

(註七)銀灘 Cote d'Argent 爲法人稱呼法國西部南端臨大西洋的沿海岸各處之別名，其界限北自日依龍德河的河口南至畢達騷河 Bidasoa 的河口止。

(註八)畢雷內嶺 Pyrenées 爲法蘭西西班牙交界處的大山脈，由山東至西其長約五百公里。

(註九)坡城 Paris 爲法國西部南端下畢雷內州 Basses-Pyrenées 的首治，此州和日依龍德州接壤，北距巴黎八百十六公里，亦西臨大西洋。

(註十)魯爾德 Loures 爲法國上畢雷內州的一縣，爲舊教信徒所朝拜的名山之一，相傳一八五八年，有人曾見聖母以法相示人，因而遂著名於世。其地的大

教堂甚為偉麗。

第八章 入寇

馬爾色爾爲着向他的別墅躲避而逃時，恰好遇見了白鄉村的村長。這一位本因鎗聲的原故，所以正向着那防堵物而跑，他一經明白了這些落後的兵士的舉動，不禁失望地舉起胳膊：

——這些人都是瘋子！……他們的抵抗，將有大不利於本村！

於是他繼續跑向前去，預備懇求那些兵士停止開鎗。

一大陣的光陰過了，午前的沈寂，這時毫不受何種擾亂。馬爾色爾已經升到他別墅中的一座瞭望塔上了，並且用望遠鏡窺探野外。他竟看不見那條大路：因爲那夾道成行的樹木將大路遮住了。然而他的想像，猜到了那繁密的樹葉之下的一種潛伏動作，成堆停止不動的人，預備攻擊的隊伍。原來落後者的意外抵抗，竟使敵人入寇的

進行受到阻礙了。

接着，馬爾色爾將望遠鏡移向村外那邊的附近地方，便瞧見許多像罌粟紅點一般的兒紅的凱披式軍帽，在那些牧場的綠色上幌着。這就是那些信服抵抗無效的落後者的自行退避。大概這村長給他們指點了一個可涉的淺灘，或者一隻遺忘未渡的小艇可以供他們渡過馬崙河之用，於是便沿着這條溪河繼續退避了。

陡然那樹林中噴出一件轟然而清輕的東西，一堆帶着一個震耳欲聾的匍匐之聲的煙霧，於是一件東西在空中畫出一道呼嘯有聲的曲線而竄過去了。在這樣一來之後，村中有一座屋頂，竟和一座火山的口一般洞開了，並且噴出了一些木材磚塊和破壞的傢具。房屋內部的全體，竟在一道由煙霧塵土和滓屑而成的噴發物之中飛散。這就是德國人在未曾入寇白鄉村之前先行砲擊；大概他們深以在街巷之中遇見強頑的抵抗為懼。

無數砲彈從空中下墜了。有幾個從房屋上飛過的，都在這村子和這別墅之間一開

花」，原來這別墅的瞭望塔，漸漸引起敵人砲隊的目標了。當馬爾色爾瞧見本村中有一片類似棹布或被單的白東西在鐘樓上飄蕩時，才自言自語說是他應當離開他的危險的瞭望之所。這村中居民爲着停止砲擊起見，早已豎立了那幅降旗。

馬爾色爾已經下塔而到園中了，他瞧着他的看門老頭兒，在一枝樹下埋掩這別墅中所藏的獵鎗，這時，他聽見午前的寂靜境界，彷彿被一種裂帛之聲震破了。

——鎗聲，看門的老頭子說。這是一陣排鎗。這大概在本村的廣場之上。

他們向着鐵柵欄跟前走了過去，敵人業已來了，於是他們應當在門口迎接。

幾分鐘後，有一個住在村中的婦人向他們跟前跑來，這個肢體黑瘦的婦人，竟因飛奔而喘個不住，並且慌忙地向他們的前後左右瞧着。他們目瞪口呆地靜聽伊那篇時被那因恐慌而發的噎聲所斷在敘述。

德軍已經進了白鄉村了。開初，來了一乘用極大的速度在村中兩頭穿過一遍的裝甲汽車。這車上的機關槍，任意向着那些關着門的房屋，向着那些開着的門，並且向

着那些出外窺探的人亂射一陣。一些死了的！一些傷了的！遍地的血！隨後另外來了一些裝甲汽車在廣場嚴陣以待，不久便有無數連的騎兵，無數營的步兵，以及其他的各種絡繹而來的兵士都在汽車邊集合了。這些漢子都是怒氣沖天的：他們責罵村中的居民不應當向他們開槍抵禦。他們在廣場之中，早已對於村長和幾個知名之人大施凌辱。神父彎腰去看那些垂斃者，竟被推開，並且也受了凌辱，德軍業已宣告將他們監禁，並且正議論槍斃他們。

一陣同時走近前來的汽車的聲浪，將這老婦人的話頭打斷了，

——打開柵欄門，馬爾色爾向他的看門老頭子這樣吩咐。

那柵欄門開了，於是便永沒有關過。從此以後，業主便沒有權了。

一乘竟體塵土而滿載兵士的大汽車，在那門前停住了；這乘車之後，許多其他汽車的喇叭，不住地鳴鳴着，立刻這些汽車，也一樣陡然停住了。兵士們走下車來，全體都身着灰綠色軍服，頭戴尖頂鐵盔。一位在前領隊的中尉，舉起手槍指着馬爾色爾

的胸部，並且問道：

——那些義勇隊在那兒呢？（註一）

他面色竟成了灰白的了，因憤怒，因仇視，因恐懼而灰白了，並且這三重情緒使他雙頰發抖。馬爾色爾說是他沒有看見義勇隊：這別墅之中，祇有看門人，看門人的妻女和他本人居住在內，他本人就是別墅的業主。

這中尉向着這建築物瞧了一下，隨後，他帶着一種明顯的驚訝向馬爾色爾估量着，他彷彿以為他的外觀，若以一個別墅的主人而論，未免太儉樸了似的：他以前大概拿他當作一個尋常的僕人看待。由於尊重社會階級起見，他收回了手槍；但是顯氣指使的態度却依然如故：他叫馬爾色爾給他做嚮導，於是那四十個兵士排隊給他們司護衛之責。這些兵士，分作兩行，用舉槍預備放的姿勢沿着園中的夾道的樹陰下面前進，一面疑惑地向着別墅的那些打開了的窗子瞧着，彷彿他們正等候一陣從那兒放來的槍彈似的。這位別墅的主人却在夾道的中央安穩地行走，於是那位開初本也摹仿他

兵士們的謹慎態度的軍官，畢竟在跨過吊橋之時和馬爾色爾相伴。

這些兵士們穿房入戶，尋覓潛伏的敵人。他們用刺刀在床下和躺椅下亂刺。其中有幾個破壞性成者流，竟以刺破壁衣或枕墊取樂。馬爾色爾抗議着。這些無益的毀損究竟爲甚麼呢？他本是一個規行矩步的人，所以瞧着這些柔軟的地毯爲粗糙的皮靴所蹂躪，以及聽着這些靈巧的傢具和稀有的陳設品爲鎗托所壞傷所撞倒，很覺難受。那軍官用詫異的目光，瞧着這位因這種細故而抗議的業主；但是，他却没有忘記發出一種使兵士們停止他們的激烈的搜索手段的命令。隨後，他如同向他證明一種那樣非常的敬意一般，用法國話向他說道：

——我想您可以得到在這兒寄宿我們軍長的榮耀。

當他證明了這別墅中並沒有躲藏一個敵人，他便格外更和馬爾色爾親熱；但是他仍然堅持那些義勇隊會向那些做先鋒的烏蘭騎兵開槍之說。馬爾色爾自信應當使他解釋誤會。於是便說：『不是的，這本不是義勇隊；這是一些落後的兵，我當初很看清

楚了那些軍服。」

——甚麼？您也是的，您強辯嗎？那軍官傲慢地說。即令他們身着軍服，他們並不因此而不是義勇隊，法國政府曾經拿軍械和軍服分給了鄉下人，使他們可以暗殺我們。這種事情，已經有人在比國做過。但是我們認得這種詭計，並且我們知道懲辦的方法。那些在防堵物附近躺着的德國屍首，一定能好好兒待人復仇。那些犯了罪的，將要受嚴厲的抵償。

在他的憤怒之中，這些烏蘭騎兵的死亡，竟像是一件過於駭怪而向所未聞的事，彷彿在戰爭之中，祇有德國的敵人應受覆滅，而德國人的全體，都因此而有安全生活之權似的。

這時，他們已經在這別墅樓上的最高一層了，馬爾色爾從一個窗口向外一瞧，看見蒙着這村子那邊的樹杪之上，有一些輪廓映着日光發紅的暗雲浮着。從他所在的地方，他祇能看見村中鐘樓的尖頂。在那頂上的那隻鐵公雞的四周，一些類似輕煙又類

似被微風托起的蛛網的水蒸氣慢慢向天空騰起。一種木材的焦味撲鼻而來。末了那軍官用一陣無情的笑聲布告這種景物的來由：這就是復仇的開始。

當他們下樓走到了園中時，那中尉帶着馬爾色爾同上一部汽車，將他引向一種並未言明的所在，而兵士們都在別墅中安歇。

一出園門，馬爾色爾彷彿和得了一種陡然而來的幻象一般，看見一個新的世界。村子的天空上，展開了一種由煙霧，由火星，由火光所成的天幕；那鐘樓如同一枝偉大的火把一般兒蓬勃地燃着；教堂的屋頂，在往下洞穿時噴出了一些黑的煙柱。成羣的婦孺，在絕望的狂態中，帶着尖銳的呼號齊向田地裏奔竄。那些被火所驅逐的牲畜，都從欄厩中逃了出來而狂奔四散。工作的牛馬，拖着那根被恐怖的暴力所折斷的籠頭，並且他們那出煙的雙脅，吐出一種焦毛的臭味。豬，羊，雞，都雜在貓犬之中一同逃走。

德國兵，無窮的德國兵和流水一般從各方面湧來了。這竟是一羣向南方遷徙的灰

色蟻族：從樹林中出來的，在這路上擁擠的，在田地裏瀰漫的。植物的綠色，都在脚步之下消滅；所有的籬籬盡被推倒；塵土在砲車的震耳的轉動和成千累萬的馬蹄得得之後，遂成旋渦凌空而起。大路兩旁，休息了好幾營人和他們隨帶的車馬。

馬爾色爾在柏林的各處操場，早看見過德國的軍隊；但是他覺得這却不是那一樣的。在現在這些軍隊的身上，他們以前的嚴格的光彩，以前的緘默而傲慢的格調，確已所存無多。戰事用着他那些無聊的事實，早將這種殺人的龐大組織的戲台式的準備廢棄了。在柏林時，那些器械的金光漆光竟和日光相映的步兵；那些華麗而瘴惡的禁衛騎兵；那些古裝的白甲騎兵；那些胸部滿飾白色絲帶的砲兵；這類在閱兵時使哈特樂特一家人贊美的漢子，現在都一體在那和屎一般的黃綠色色彩的單調之下同化了，竟像一些壁虎了，並且因為在塵灰的勉強奔波，於是末了便和灰塵混為一色。

這些兵士們都是狼狽不堪的和污穢不堪的。一種白色人的肉，汗，脂肪的臭味，雜着皮件的刺鼻的味，在隊裏行間飄蕩着。其中沒有一人不帶飢象。自後幾天以來，

他們因爲追蹤一種永遠達到退避目的的敵人，所以鎮日鎮夜無休息地行走。在這種瘋狂一般的追逐之中，軍需部的食料，輸到汎地不免遲一些，於是兵士們祇能倚仗他們身邊所攜帶的食物了。馬爾色爾看見他們坐在大路之側啃嚼一些發黑的麵包和發霉的臘腸。其中有幾個，跑到田地裏拔出一些製糖的甜蘿蔔和各種尙帶磨牙的沙土的菜根生嚼着。

他們用這一帶富於產葡萄的地方的出產，去補償他們的食物之缺乏。在各處住宅所施的劫掠搜刮手段，不能供給他們多的食品；但是他們無論在那一家，總覺得一個很豐富的酒窖。於是這些向來牛飲啤酒而習於拿葡萄酒當作一種富家專用飲料看待的德國的儉樸子弟們，使用槍托將酒桶打開，伏地飽嘗這種名貴的流質。每一營人，總和表示過境的踪跡一般留下了一些空的酒瓶。那些不及重新裝載食物的笨車在各處村莊中經過時，便運輪酒桶。無麵包可吃的兵士，却都有美酒可飲。

當馬爾色爾和那中尉同乘的汽車走入了白鄉村，便將速率減小。一些經過火的

牆壁，在大路上倒下，一些一半兒變成木炭的椽子，隔斷了路幅上交通，於是這汽車非在這些出煙的殘餘物堆中迴旋趨避不可。鄉紳們的房屋，在其餘的那些受過劫掠受過洞穿然而免於焚燒得以依然未倒的房屋行中，如同磁窯一般兒熊熊地燃着。在那些發爆的木材新炭堆中，他看見一些椅子，一些床，一些縫衣機器，一些鐵竈，一些供鄉下人的陳設的傢具，都已燬滅或者都已蜷曲。馬爾色爾彷彿竟看見一隻在這些殘餘物中伸出的胳膊，如同蠟燭一般兒正在開始燃燒。一陣炙熱了的脂肪的臭氣，混雜了一種由這些殘餘物炭物所生的怪味，在空氣中流動。

陡然那汽車停住了。一些屍首障着道路：兩個男屍和一個女屍。距這些屍首不遠的地點，一些兵士正坐在地上吃着東西。汽車夫高聲叫他們清除道路上障障；於是他們便用槍用腳，將那些身體猶溫而每在地上滾動一次便留下一道血痕的屍首撥開。一經得到發用的空間，那汽車便開始行動。馬爾色爾聽見了一種摧折的聲音，一種小小的毀損：汽車的後輪，壓碎了一件脆弱障障物。他爲驚駭所制，便將雙目緊閉了。

當他將雙目打開時，他已經在本村廣場之上了。村自治局正被燃燒；那教堂不過是一堆撐支在火燄的長舌中的石骨。在這個地方，馬爾色爾已了然於這種由一隊執行這猙獰使命如同一種尋常任務的兵士所循規蹈矩地布散火災的方法了。他們攜帶一些箱子和一些圓形鉄桶；一個首領在頭裏先行，將那些應受懲處的房屋指給他們看；於是，在他們將一些引火的圓塊和一些噴出的流質從打破的窗口擲入之後，火災便帶着可怕的速度自行發生了。

從那剛好被兵士們交給火燄的最後一座房屋之中，這別墅主人看見有兩個爲火所追並且幾乎窒息的法國步兵向外奔跑，他們的背後拖着幾條鬆散了的綑帶，而血液正從他們那赤裸裸的傷口中迸流。他們久爲困憊所苦，所以沒有能跟得上他們部隊的退避。這時，一經他們出現，五六個德國兵便向他們撲了過去，用刺刀亂戳了一陣，並且將他們推到半燃的木炭堆中了。

走到橋邊，這中尉和馬爾色爾都下了車，於是便向着那一堆身着灰色軍服頭戴尖

頂鐵盔的軍官堆中而走。這中尉停止了脚步，舉手行禮，嚴正地向着那個比較其餘的軍官站立略前者說話。馬爾色爾瞧住那個從他那一方面用那雙小的藍的而且冷酷的眼球審察他的人。這種傲慢而帶偵探意味的注視，將這別墅主人從頭起看到脚出，於是馬爾色爾悟到他的生命就倚賴這場注視了。隨後這首領輕蔑地聳一聳他的雙肩，說了幾個字，於是便同着其他的兩個軍官走開，而這一堆中其餘的人也四散了。

——大人的脾氣是很好的，這中尉向馬爾色爾說，這就是我們的軍長，他應當在您的別墅中居住。他有鎮斃您的權力；但是他饒恕您，因為您將要做他的東道主，然而他却下了命令，要您參觀我們怎樣懲辦那幾個不將我們的烏爾兵被暗殺的事預先出首之人。這件事可以給您做榜樣：您可以因此明白您的義務和大人的恩惠。您瞧罷，那就是執行軍法的那一隊人。

果然，有一隊被一個上士領着的步兵正前進着。當這些行列展開之時，馬爾色爾瞧見在那些灰色軍服堆裏，有幾個正被凌辱的人。一會兒，這些人在那隊人的二十來

步之前，沿着一爿牆站着，於是馬爾色爾便將他們辨認清楚：本村村長，神父和森林巡警，本村的三四個業主。村長的額上有一道長的傷痕，胸部垂着一方三色的破布，他迎接那些入寇者時所繫的自治局的徽綬的殘片。那神父挺起他那個矮而胖的身子，用憐憫的眼光向着那些犧牲者和那劊子手，向着天上和地下，都瞧了一轉。他現在彷彿發了胖似的；他的腰帶因為兵士的凌辱早被撕去，於是他的肚子便無束縛，他的道袍也鬆散了；他的白髮之中迸出些鮮血，點點滴滴都墜在他的白領巾之上。這些俘虜之中，誰也不說話；他們早因那些無濟於事的辯護，枉費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全部生命，都在那表示一種不省人事的意味的眼球裏集中了。他們德國兵，果然殘酷地殺戮這些絕對的無辜者嗎？但是必死之心，對於他們安命的忍耐性，却給了一種有價值的痛快態度。

當那神父用那因過於肥胖而使全身顛動的脚步，向着他那成仁的地點就位時，一陣狂笑之聲震破了沈寂的境界。這就是那些未帶兵器而跑來參觀極刑的兵士們，用這

種無禮的舉動向這老翁致敬：『神父，對死路走罷！』在這種怨恨的呼聲中，往日裏的宗教戰爭的偏信主義竟形活動了。這些兵士的大多數，不是舊教徒，便是新教徒；但是這些教徒無論新舊，却祇信仰他們家鄉中的教士。在他們心中，一出德國之外，一切都是無價值的，即如宗教亦復如此。

那村長和那神父依着各人的等第，更換位置以示親近，於是他們用莊嚴的殷勤態度，互以居中的首座相推。

——這兒，村長先生。這是屬於您的位置。

——不是的，神父先生，這是您的。

他們討論那最後的一回；但是，在這種悲慘的時候，這就是表示互相尊敬和證明互相謙讓。

當那些鎗桿業已托平時，他倆都感受有說話之必要，有用一種最高尚的宣言去褒獎他們的人生之必要。

——共和國萬歲！村長喊着。

——法蘭西萬歲！神父喊着。

然而這別墅主人的聽官中，彷彿他們都發了相同的吶喊。

隨後，有兩隻胳膊舉了起來，那神父的那一隻，在空間畫了一個十字架，那上士的那一隻，却使那柄出了鞘的刀吐出了一道彎惡的寒光。一陣鎗聲爆發，其中略有幾响是落後的。

馬爾色爾因目睹人類在死亡的恐怖之中所取的各種可笑形式，不禁對於這可憐的人道大動惻隱之心。在這幾個犧牲者之中，有幾個像那些半空的袋子一般兒跌倒；有幾個像一些小兒一般兒在地面上滾動；有幾個用游泳者的姿勢或俯或仰在地上直挺挺地躺着。於是平地之上，起了一種由掙扎着的支體所生的和因垂斃的抽掣以致彎曲的腿和臂所生的幌動，而一隻從人類的殘餘遺體中伸出來的無力的手，依然勉強再畫那種神聖象徵——十字架。但是幾個兵士，如同那拾取獵品的獵人一般向前走了幾步。

於是幾鎗和幾鎗托的效力，立刻使這流血的人堆再不動彈了。那中尉點燃了一枝雪茄菸吸着。

——隨您要甚麼時候，他用一種嘲弄式的禮貌向馬爾色爾說。

於是他們仍然乘坐汽車而回別墅，

那別墅已因這次的入寇而變了外觀了，當他的主人出外之時，有人於其中安置了一隊人數頗多的衛隊。一團步兵，全部在園中駐紮。成千累萬的人，在園中的樹林之下，用車灶烹調他們的食品。花園，花壇，外國植物和那鋪沙種草的園徑，全部都被這些突如其來的人馬車輛所蹂躪所摧折所玷污。一個袖上帶着軍需部袖章的軍官，如同他本人就是那留心監察他家宅遷徙的業主一般，發布一些命令。馬爾色爾瞧見他那些隻最後的牝牛，被那些頭戴鐵盔的牧童用鞭撻引到外面去了。那些供傳種之用的最

有價值的牲口，也和一些做食品用者一般被宰殺了，並且割成塊頭掛在園徑的樹上。棚內，毫無所留。廄中，盡是一些在盛滿的槽頭飽嚼的羸馬，而那些從別墅的倉廄中所取來的穀和料，却因搬運時的疏忽，業已在入槽之前耗了大半。好幾連騎兵的坐騎，在牧場中逡巡，那些由積年累月的工作所成的水道的溝渠，池塘的堤岸，地面的平正，都在蹄鐵之下大遭破壞了。一堆一堆的木柴，在園中枉然燃燒着；有人由於不留心或者由於惡意，在柴堆中留下了火種。附近的樹木的皮，已經在這些火燄的長舌之下劈拍地發響。

在這別墅建築物的本身之前，成羣的人在這軍需官的命令之下，不間斷地往來活動。原來那軍長在視察了橋梁險在馬崙河上為供給隊伍過河所施的工作以後，立刻便當同着他的參謀處的人員在別墅中歇宿，唉！這可憐的有歷史價值的別墅！

傷心的馬爾色爾，退避到那看門人所住的那座小房子之中，在一張供廚房使用的椅子上坐下了，低頭瞧着地下發呆。那看門人的妻子，用驚訝的神情瞧看他：

——唉！東家！我可憐的東家！

這別墅主人，本來很贊嘆這些僕從的忠實，現在更因這老婆子對他所顯的關切而受感動了。至於那衰老而多病的丈夫，却因他在主人方才時極力反對那別墅中的劫掠行動，以致額部上，竟留下德兵所給他打擊的一道傷痕。馬爾色爾看見他們的女兒碩爾奢特，不禁思念琦琦，於是他將他對於琦琦所感的慈祥，加在碩爾奢特的身上。碩爾奢特祇有十四歲的年齡；但是數月以來已經漸漸有了成人的外表，而生長力早已將女性最初的嬌媚給了伊。伊母親深以無紀律之兵為懼，所以不許伊走出這所小房子的範圍以外。

然而這位自從一大早就甚麼也沒有沾過唇的家資千萬的富翁，帶着一種因悲慘地位所生的羞慚，深以腹中飢餓為苦了，於是這看門人的妻子，便在一張小棹的角上給他端整了一塊麵包和一片乾酪，這就是伊食櫥中所僅存的。

午後，那看門人去看別墅內部的情形，隨後，他回來通知馬爾色爾說，是那軍長

業已帶着他的隨員們在那兒居住。沒有一張門是關了的：一切的門，都被槍托或者斧鉞所洞穿。許多傢具，已經失蹤了，或者毀壞了，或者被兵士所搬走了。那軍需官穿房入室，從中審查各項物件，用德國話口頭發令。那軍長和他的隨員在飯廳中休息，他們按着那張擱在小架上的酒窖清單取酒。他們強迫他走到酒窖中撈出頂好的佳釀。

傍晚之時，這種漫山遍野的人潮，繼續他那漲溢的動作。馬崙河上早已架好了好幾座橋。於是入寇的動作繼踵而起，許多成團的兵士，高呼『直抵巴黎！』其餘的那些應當守候到明天的兵士，在那些依然如故的房屋之中或者露天之下自行籌備庇身之所。馬爾色爾聽見了他們的晚禱歌。一經到見星之時，那些兵士們便如同音樂會的會員一般自行圍聚，於是他們的聲音，使用一種宗教式的肅靜態度，組成了一種莊嚴而柔和的贊美歌。園中的樹杪之上，浮着一種因着色而愈形殷紅的穉惡霞光：這就是那依然正被燃燒的村子的反照。遠一點的地方，另外一些燃燒各處倉廩和農場的火光，

正在模糊的暮色中，擴張他們那血一般的兇猷。

馬爾色爾業已在那看門人的臥房中睡下了，因為困憊的原故，所以竟無夢魔竟未驚擾而安然熟睡。等到醒來之時，彷彿祇打了一個幾分鐘的盹兒似的。日光用橙黃的顏色，染着白的窗幃，而一些烏雀，在隣近的一枝樹上啁啾地互相追逐。這正是一個涼爽的夏季早晨。

當他走到廚房中時，看門人給他一些消息。那些德國兵都已經走了，紮在園中的一團人，在天明時便已開拔，不久，其餘的也都隨着走了。現在本村之中，祇留下一營之衆。那軍長早已收拾了他的行囊帶着他的參謀處的人員，一同走了；但是一個被他的左右人員稱爲「子爵」的旅長，代替這軍長在別墅中居住。

馬爾色爾從那小屋中走了出來，便瞧見吊橋附近，有五乘貨車沿着那條水溝停

着。一些兵士肩着他各處客廳中的那些最精美的傢具。這別墅主人對於這種景象，自訝幾乎不關痛癢。幾件傢具的損失和那些經他目擊的可駭的事比較起來，究竟算甚麼呢？

在這些事的經過之間，看門人向他通報，說是有一個在點把鐘以前坐汽車而到的德國軍官要會他：

這是一個上尉，他也像其餘的那些上尉們一般，戴着尖頂鐵盔，穿着灰色軍服，踏着紅皮長靴，帶着軍刀，手槍，望遠鏡和一張攤在腰間所掛的皮筒中的地圖。他的年紀彷彿很輕，左臂上繫着個參謀的符號。他用西班牙語向馬爾色爾問道：

——您認識我嗎？

馬爾色爾在這不知姓名者之前睜着雙眼。

——您真地不認識我麼？我是倭妥，上尉倭妥馮哈爾樂特。

馬爾色爾有好幾年沒有看見他了；但是這個姓名却陡然使他記起他那些在美洲的

姨姪：——開初，那些被馬達廖伽放逐在外面小屋中的孩子們；隨後，在柏林拜訪哈爾樂特一家人時所看見的那個青年中尉，他父母贊美不停地所稱爲也許是「一個未來的毛奇」的那個青年中尉。——那個粗鈍的孩子，那個無鬚的軍官，現在已經是一個嚴厲傲慢而可以一言使人槍斃這白鄉村的別墅主人的上尉。

然而倭妥却向他的姨丈說明了他的地位。

他並不隸屬於這個在本村住宿的師部；但是他的師長，命令他擔負連絡這師的責任，因此他便到這所有歷史價值的別墅跟前來，並且很想和他的姨丈相會。他向沒有忘過他和他父母兄弟姊妹們同到法國探親時在白鄉村所過的日子。那些占住這別墅各房間的軍官，在早餐時認識了他，於是在談話之中，其中有一個偶然談到這別墅主人在這兒的現狀。這件事對於上尉，竟是一件可喜的驚人之事，所以他非向他姨丈問過安之後不願起程；但是他很以在看門人的家中遇見他姨丈爲歉。

——您不能在那兒居住，他傲然接着又說。請您回到別墅內去罷，那樣一來才合

您的身分。我的各位同事，定以和您相識爲榮。這都是上等社會的人士。

此外，他很稱贊馬爾色爾沒有和他的產業相離。他們的隊伍，本來奉過了特別嚴待無主的產財的命令，德國政府對待那些在家安住的居民，却如同絕無事變時一樣。

這別墅主人答辯道：

——這些入寇者焚燬房屋，並且槍斃無辜。

但是他的姨姪却截斷他的論調。

——您的隱語，他用怒極而發抖的嘴唇說，是爲本村村長和鄉紳們受死刑而發。有人剛才向我說過這件事。我斷定這種懲罰過於輕弱：應當蕪平本村，殺戮婦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由這種辦法結束那些義勇隊，我却並不否認這不是一件使人戰慄的事。但是您想怎樣呢？這是打仗呀！

隨後，他不待變更語調，便詢問他的母親海萊茵那，他的姨母魯意莎；他的表姊琦琦和他的表兄舒爾的消息，並且當他知道他們得在法國南部享受安全的境遇時很表

自慰。隨後，他大概以爲馬爾色無急於想知道德國親戚的消息，於是便談起他自己的家庭。

哈特樂特的全家人，都在一種優美絕倫的地位。他那位因年齡關係不許從軍而聲名洋溢的父親，目前正在好幾個愛國團體做會長，然而這并不能障礙他組織一些實業上的企業，以爲開拓那些略取而來的疆土之用。他那位博學家的哥哥，對於這次戰爭的目的，發表一些講演，從中用學理斷定勝利的帝國所應當爲藩屬的國家，攻擊那些在志願中表現過於衰弱而無價值的庸懦愛國者。他兩個姊妹，因爲伊們的未婚夫都已從軍，都不免略感寂寞，所以新近正向各處參觀醫院，和要求上帝懲罰那無信實的英格蘭。

這上尉和他姨丈說話時，一面引導他向着別墅而行。那些到這時依然昧於馬爾色的生活的兵士們，自從瞧見他和一位上尉參謀親密地談論，便用注意的而幾乎尊敬的目光觀察他。

當這姨丈和姨姪兩人走到別墅中的各處廳堂以後，馬爾色爾不覺心酸。他看見所有的牆壁上，無處不留下一些顏色較深的方形痕跡，這些痕跡，就是漏洩那些搬走了的傢具和畫片在從前所處的地位。但是這些綢製窗幃上的裂痕，這些受了污漬的地毯，這些變成了碎塊的磁器和玻璃器，究竟爲甚麼呢？倭安猜着了這別墅主人的心事，於是將那不朽的道歉之語又說了一遍：

——慫要怎樣呢？這是打仗。

——不然，馬爾色爾用一種自信可以向他姨姪發表的激烈態度說。不然！這不是打仗，這是搶劫行爲，你的同事們都是一些打家劫舍的。

這上尉帶着一種大受驚訝的態度將身子挺起了，睜圓兩隻因憤怒而出火一般的眼珠向他的姨丈瞧着，於是低聲說了幾句聲浪刺耳的話：

——請你留心你自己！幸而你用西班牙話發表意見，於是那些在你隣近的人不懂。倘若你自願再下這樣的斷語，那末你所得的回信，一定就是遇到在你的頭部接受

一粒鎗彈的危險。德國皇帝的軍官，不讓傍人侮辱他們。

從他的態度看來，倘若他奉了虐待他姨丈的命令，他一定很容易地因此而有滅親之舉，於是馬爾色爾便祇得低頭。

但是，一會兒之後，這上尉彷彿遺忘了他剛才所說的話，而虛假地裝出和藹的神情了。他欣然將馬爾色爾介紹於旅長大人邁因堡子爵，子爵因為尊重戴諾葉和哈特樂的姻誼，很願給馬爾色爾做個面子邀他同餐。

這別墅主人竟在他自己的家中，受着傍人邀請而為賓客了，於是，他進了那座業已有二十來個穿灰色軍服而著長統皮靴的漢子在內坐着的飯廳。這兒，甚麼也沒有毀壞：窗幃，壁衣，傢具，都是完完全全的，不過，那些偉大的玻璃碗櫃之中發見一些很寬的空檔，馬爾色爾一眼望去，立刻證明了兩套富麗的銀碗盞和一套珍貴的古磁碗盞，都已不在架上了。這位業主，對於這些實行搶劫者向他所施的迎接賓客的恭敬禮貌，却不因此而略於答復，並且他也握了這子爵用一種貴族式的寬大態度向他伸着的

手，至於其他的德軍軍官，却用一種善意的好奇心——並且竟有一種贊嘆的意味——端詳這位有產階級者；因為他們業已知道這是一個從那使人速富的遠方大陸歸來的家資千萬的富翁。

——您將要和一些蠻族吃午餐，那子爵請他坐在他的右邊一面向他說。您難道不怕他們將您生吞活剝嗎？

那些軍官們，因為他們大人的思想不禁放聲大笑了，並且極力用他們的論調和姿勢，以表示有人用蠻族誹謗他們是一件何等的錯誤。

如同一個賓客一般兒坐在自己鑿掉邊的馬爾色爾，竟使用那些屬於自己的盤碟而食了，竟享受那些身穿那顯然在柳條圍裙之下映出軍服的敵人的伏侍了。他所吃的，就是屬於他自己的；酒嗎，從他自己的酒窖中而來；肉嗎，從他自己畜的牛身上而來；鮮果嗎，從他自己的果園中而來；然而他彷彿是第一次到這兒，並且他感受那種陡然自知孤身處於四面受敵的地位的人的不自在了。他帶着驚疑的態度，端詳這些坐

在他曾經親見自己的妻小和拉古爾一家人坐過的座位上的擅自排闥而入之徒。他們相互間的談話，都是用德國語言；但是那些會說法國話者，時常用這種語言和這位被邀請著攀談，而那些祇能胡亂地湊合幾個字者，也帶着贊嘆式的微笑重述這些話。全體前欲望，顯然是想取悅這位別墅主人。

馬爾色爾拿他們一個一個地看來看去，有一些人是長大的，刷溜的，以瀟灑自負的；其他的那一些，是固執的，肥大的，有肥頸和縮在雙肩中的腦袋的。全體的頭髮，都是剃的精光，所以竟繞着這張餐棹，組成了一個耳輪矗立，腮骨凸起，或顯淡紅，或顯深黃的光腦袋的圓圈。有幾個的嘴上，蓄着倒豎的威廉式鬚鬚；但是多數的嘴唇，却竟刮的亮溜溜的或者祇有一點兒短而硬的鬚鬚。他們臉止，無一個不帶那久戰和勉強前進所生的疲乏神情，尤其是那些胖子。一個月的從軍，使這些胖子的脂肪消磨殆盡，他們腮頰上的皮膚，都起了縐紋，都略露下垂之意。

這位子爵的年齡最長，也是唯一留着那略顯頰白之意而細膩地受過梳櫛和膏沐的

淡黃色頭髮的人。他是枯瘦的，強健的，有鋒銳的，以望五之年，却由體育的結果，依然能保存少年的朝氣；但是他却故用一種遲緩的和女性的大意態度，遮掩他那戰將派的威嚴。從他那隻大意地飄在掉上胳膊上，發見他有一隻金鐲；而他的腦袋，他的鬚鬚，他整個兒的身上，都吐出一種強烈的香水味兒。

這些軍官們都用一種重大的敬意待他。倭安向他的姨丈談論他，說這是一位同時兼為詩人和音樂家的可注意的藝術家。在宣戰以前，許多不相干的謠傳——大半是和他個人生活相關的，——將他和宮庭離間過；但是據這上尉說來，這本不過是社會黨的報紙上的誹謗。雖然如此，那本視這子爵為信徒的凱賽爾，却對他祕密地保留着他的友誼。誰也沒有忘記過那齣由於強有力的道伴所煩演而用大排場在柏林公開的余海拉查德的怪脾氣的舞劇。

這子爵以為馬爾色爾之所以保存緘默態度，一定是由於受了恐嚇而然，於是便開口先和他攀談使他歸於自在。等到馬爾色爾說過他離開巴黎不過三天，那些旁聽者

都活潑地表現好奇的心理，想探聽新聞了。

——您看見了巴黎的騷亂情形嗎？……

——巴黎的軍隊殺傷許多的示威遊行嗎？……

——法國總統潘嘉實是怎樣被刺的呢？……

這一類的疑問，同時有人向他提出。受着他們的不類真實之狀所窘的馬爾色爾，開初竟不知道回答些甚麼，並且以爲自身走到了一個瘋人院。尤其那些騷亂者是一些甚麼人呢？既然法國政府不是反動派的，那末巴黎能發生那一種革命呢？

在這種答覆發表了之後，一部分人用一種憐憫的神情注視這個可憐的愚人；而其他的一部分，却疑惑這個老滑頭，故意將一些爲他所必知必聞的變動謾爲不解。於是倭倭便如同用遁詞去排解一般，吐出一種命令式的口音參加這種議論：

——德國的報紙，都久已說過這些事情。半月以前，巴黎的居民，曾經起而反抗政府，攻擊極樂宮，並且刺殺了潘嘉實。軍隊曾經用機關槍恢復秩序。大眾都知道這

些事，並且這一些新聞都是由德國的有名報紙宣布的，而德國却從不造謠。

他姨丈堅稱他本人一點兒也沒有知道，一點兒也沒有看見，一點兒也沒有聽見有人說。隨後，因為他這類的宣言都被一些刺諷式的懷疑姿態所容納了，於是纔緘默無言，這時，那位智慧高尚不為流俗的輕信所動的子爵，使用調和的態度參加：

——關於刺殺一層，是可以懷疑的：因為德國報紙不必定因故意的誹謗總這樣鼓吹，在事實上，幾點鐘以前，總參謀處宣言法國政府業已向波爾多遷都。但是巴黎居民的騷動和他們的與軍隊的衝突，都是無可抵賴的事。大概我們的東道主都已經知道，不過他不肯直言罷了。

馬爾色爾毅然反駁了這個大人物，但是他們絕對不信。巴黎！哼，這個地名，早在衆目之下發光，早在衆口之中引起了多言之癖。巴黎！一些充滿了富源的百貨公司！一些有名的飯莊！一些姑娘，好酒和金銀！誰都想起早參觀愛飛爾鐵塔，用戰勝者的地位直入這都城，以補償這樣一場惡戰的困窘和疲乏。雖然這些漢子都是軍事光

榮的崇拜者，和視戰爭爲人生所必需者，然而他們對於戰爭給他們製造的痛苦，却也不忘記抱屈。

那子爵發了一段藝術家式的抱屈的話：

——這次的戰爭，爲我是大有損害的，他用歎息的聲音說，今年冬天，我們應當在巴黎開演我的那齣新的舞劇。

於是大衆對於這名貴煩悶鄙表同情；但是有些人說是在凱旋時，這舞劇的可以用命令表演，於是巴黎人非喝采不可。

——這就不會是一樣的事兒了，那子爵微嘆着。

於是就來了一陣靜默的攷慮的時間。

——說一句良心上的話，他接着又說，我真愛巴黎。法國人永沒有肯和我們和洽過，真是何等不幸！

於是他重新墜入一種思想式的惆悵境界了。

這些軍官中之一，帶着慾火中燒的眼球談論巴黎的富有，而馬爾色爾從他所帶的袖章竟得認識他：就是那個在這別墅的各處廳堂中實行搶劫的漢子。這軍需官大概猜着了這別墅主人的思念：因為他用有禮貌的神情，從容地對於他所使用的奇異的搬家方法加以說明。

——您要怎樣呢，先生？這是打仗。戰爭的費用，應當用戰敗者的財產抵償，這是德國的制度。我們竟由於這種制度的好處，摧折敵人的抵抗力，於是和平便更易於恢復。但是請您別因為您的損失發愁：戰爭結束之後，您可以向法國政府陳述一種請求，於是他便會賠償你所將受的損失。你的柏林的親戚，斷不會對於這種請求遺忘那幫忙的方法。

馬爾色爾，聽到這種不可思議的勸告，竟爾目瞪口呆。這些人的神經究竟是甚麼樣的呢？他們都是瘋子嗎？或者他們瞧他不起嗎？

午餐完了，多數的軍官站了起來，佩上了他們的刀，於是便都去服各人的職務。

至於哈特樂特上尉，他應當回到他的師長跟前。馬爾色爾便送他去上汽車。當他們走到圍門之前，上尉給一個兵士發了一道命令，於是這兵士便飛跑而去尋覓一枝粉標明軍人宿舍所用的粉筆。願意保護姨丈 倭安，便在牆上用德文寫了這種記錄：

請勿搶劫。

這都是一些有恩惠的人。

於是他向馬爾色爾，說明他剛纔所寫的這兩行字的意義。但是那一位却喊道：

——不行，不行，我拒絕這樣一種由來的保護。我對於入寇者，毫不表示任何恩惠。我之所以不發言的原故，就是因為我不能有旁的辦法。

於是他的姨姪並不則聲，將第二行擦去；隨後，他帶着一種譏諷式的憐惜神情高

聲說道：

——再見，我的姨丈，我們不久到虞戈通衢再見罷。

馬爾色爾向着他的別墅轉來時，聽見那子爵坐在一個樹陰之下，同着他兩個副官和一個營長正喝咖啡。這子爵強邀這別墅主人去取一張椅子和他們同坐，於是這些先生們同在一處說話，一面極力消耗那些從這別墅的酒窖中取來的甜酒。從那些達到耳邊、轟鬧，馬爾色爾猜着了在這園子之外，有許多正在大行活動的隊伍。本來在事實上，另有一軍人帶着使人耳聾的喧噪在外面經過；但是濃密的樹叢，遮住這種向直進的整列。

陡然，一種無從說明的現象，震動了午後的沈寂了。這就是一陣在遠處的隆隆的雷聲，如同一陣無形的迅雷風烈，在那面的天空中激蕩。那子爵將他和那些軍官們用德國話所談的事停住而向馬爾色爾說：

——你聽見嗎？這是砲聲，一場惡戰已經發動了。我們立刻就要加入這跳舞場。於是他立起向着那別墅而走，兩個副官却向村中出發，而馬爾色爾單獨和那位呢

唇咂舌地繼續領略甜酒滋味的營長相對。

——使人發愁的戰爭，先生！這位飲者在告訴馬爾色爾，說他就是駐防在白鄉村那營兵的營長和他姓布隆哈德之後，繼續用法國話說了這一句。

這幾句話竟使馬爾色爾對於這營長感到一種同情，『這是一個德國人，』他獨自估量着，『但是他却有正人君子的神氣。在初見之時，這些德國人，總因他們的外表上的橫暴和他們的那種強迫自己殺人放火毫不遲疑的服從性的殘忍，而被人誤會；但是，一經和他們有了交誼，便覺得那種好的性情，潛伏在蠻族的外表之內。』在和平之時，布隆哈德本是一個胖子；但是今天，他彷彿有一個體積上新受減損的肢體的那種疲軟而褪色的外貌，所以並不難於辨別這是一個從一種安寧而娛樂的生活中被戰爭拔了出來的有產階級者。

——甚麼樣的生活！布隆哈德繼續說。上帝應當能發懲罰那些製造這樣一種大禍的人！

這一回馬爾色爾竟受了征服了，他竟相信這時親眼看見那個時常在他想像中的德國：一個溫和安靜而略嫌遲鈍的德國，但是他却能以一種清白的和詩意的主情主義拯救他本原上的橫暴性情。這營長一定是一個長厚的爲人父者，於是這別墅主人，彷彿看見他和他的妻室兒女在德國都城以外的某處的菩提樹下閑坐，繞着那塵其中有樂隊鼓吹倍妥文的雅樂的涼亭；隨後，他又在啤酒館中的一杯盤一堆前，於談論兩件生意經的中間，橫插起來和他的朋友討論玄學的問題。這是一個舊式的德國人，一個類乎哥德所著的海爾曼和多羅兇燕詩中的人物。德意志帝國的各種光榮，一定早已變化了這舊式有產階級者的生活的款式，所以譬如他本來是進啤酒館的，却早已變更而到軍官的俱樂部往來，多少分享一點那軍人社會的尊貴；但是，這却依然是有淨樸風氣的德國人，他的心是慈而細的，常因一件家庭式的動人活劇或者一曲清麗的樂歌而灑淚。(註二)

這營長又談到他那些住在伽塞耳的妻室兒女。(註三)

——八個孩子，先生！他用一種故作鎮靜的明顯的矜持態度說。我三個兒子之中，有兩個預備充當軍官。那頂小的僅僅在半年以前才入小學：他不過這樣地高……於是他用手像他的長靴那麼高擡了一下。他說到他這頂小的兒子時，大概有點心酸，並且他的嘴唇也帶着思慕的震動略示微笑。隨後，他誇贊他的妻子：一個最好的主婦，一個爲丈夫和子女而犧牲自身的良妻賢母。唉！這個可憐的奧古司達！他們成婚已經有二十來年了，而他之愛爭竟和新婚一樣。他將他從開戰以來給他所寫的書信，都保留在他軍服的一隻口袋之中。

——此外，先生，我還有伊的照片和我的孩子們的。

於是他從他衣襟之內，取出了一個用敏與那地方的款式所造成的圓牌式的小銀盒子，並且將盒子的彈簧壓開，於是從中吐出來好幾個像摺扇一般兒疊着的圓片。每一圓片，嵌着一個照像：那營長夫人的儀容是嚴肅的，並且摹倣德國皇后的姿勢和髮髻；那些營長小姐們，五位都是身穿白色衣裳的，並且如同歌唱一曲情歌一般兒都舉

眼向天空瞧着；三個男孩子，都身穿軍官學校或者私立學校的制服。他這時大概想到一粒可以使他和這些親愛的生命相離的小開花彈的炸裂了。

——唉！是的，他嘆息着說，這是一場使人發愁的戰爭！上帝應當能懲罰那些英國人！

馬爾色爾未及思慮這種意外的希冀所發生的驚訝時，便來了一個上士，口稱子爵有命立傳營長，所以布隆哈德立了起來，——然而却帶着戀戀不捨的注視向着那些甜酒的瓶子，——於是向別墅方面走去。

這上士便陪着馬爾色爾坐下。這是一個在那旅長身邊充任書記官職務的青年法學博士。他從來不肯錯過說法國話的機會，以圖從這種語言的實習中增進會話的能力，於是他立刻和這別墅主人談話了。他開初說明他不過是一個當兵的變態大學生；動員令真使他驚訝，那時他正在一個中學當教授，並且也就是他訂婚的第二天。這次戰爭將他一切的計畫委實無餘了。

——這是何等的風波呀，先生！全世界的何等混亂呀！多數的人都看見這奇禍早晚有必來之勢。病根所在就是資本，那可詛咒的資本。

這上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對於他以前在他黨中所加入的略嫌胆大以致阻滯他的前程的那些行爲，毫不遮掩。但是現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已爲凱賽爾所承認，並且也爲那些最處於反對地位的少年貴族所歡迎。這黨在各處都有集合。那些智識進步的衆議員，在帝國衆議院結成了一個最溫和的團體，至於他本人，他由他的過去的生活，現在對於那種確爲戰爭的禍首的資本主義，祇保留某種的擴斥的熱忱。

馬爾色爾竟大胆和這位在他認爲和平而寬大的敵人討論。

——那真的禍首，難道不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嗎？難道不是那尋覓備戰而向以做氣阻攔一切和解方法的尙武派嗎？

但是這位社會主義者堅決地辯駁。他黨中的衆議員都是贊成開戰的，自然他們對於這件事確有的理由。這法國人徒然「引經據典」地說了一篇；他的議論，祇在這位

和日耳曼式的盲目服從主義相習而以思慮的責任付之黨魁的改革家的硬腦袋上，跳了兩下。

——誰知道呢？這社會主義者末了才說，我們也許認錯了道路；但是在這時，這一切都在黑暗之下，並且我們也短少那些爲自身構成一種妥當意見的原素。將來在戰爭結束之時，我們自然會認識那些真的禍首了，並且，倘若這些禍首是我們這方面的人，我們自然要將那正當的責任加在他們的身上。

馬爾色爾和這種誠意相對，幾乎要拊掌大笑了。到戰爭結束才去辨明誰是負責任者嗎？但是，倘若這個帝國得勝，那末在那圓滿勝利之中，我們怎樣將一種有幸福的責任加之於軍國主義者的身上呢？

——總而言之，那上士伴着馬爾色爾向着那別墅行走一面這樣地說，總而言之，這次戰爭，是使人發愁的。得死多少人！我們可以成得勝者；但是在那最後一場決勝負的惡鬥以前，我們的同胞之中，將有一個其大無外的數目歸於消滅。

隨後，他獨自出神，在吊橋上停止腳步。並且將一些麵包小塊，擲給那些在橋邊水面上游泳的天鵝。他們依然聽見那目擊不到的風濤在遠處狂吼。

——也許，這時，那最後一場決勝負的惡鬥業已發動了。那上士接着說。唉！我們將來直抵巴黎時，應當能夠截止這些殺戮並且將和平的利益獻給世界。

天色已近黃昏了，那時馬爾色爾，發見在他別墅的園門口有一大羣的人。這是一些農夫和村婦，他們正圍繞着一隊步兵。他向着這一堆人的跟前走了過去，於是瞧見布隆哈德已領着這一隊人前進，在這些全副武裝的步兵的中間，有一個本村的少年，被兩個用刺刀指着他胸前的兵士護着行走，那少年的略帶雀斑而因歪鼻以致失去美觀的面孔，如同蠟一般兒沒有血色了；他那件爲汗所污的小衫已被撕破，並且在襟袖之間，竟留下了那些新破小衫的「巨靈之掌」的痕跡；他鬚角邊的一條傷口，有一些鮮

血從中迸流。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圍着五個大小不等的男女孩子——他們都像從一個煤堆中走出來的一般，滿身染成烏黑的，——跟着這少年同走。這婦人激烈地拍手對腳說着，並且時用哭聲將伊向兵士們所發而為他們所不能了解的語言割斷。

這少年是伊的兒子，昨天，伊帶着伊的孩子們，同在伊那被焚的房屋的地窖中躲避；但是飢餓的勢力却逼迫他們從中逃出來。那些德兵看見了這少年時，便捉住了他，並且加以虐待。他們以為這少年已經有了二十歲，承認他已達當兵的年齡，於是想當場將他鎗斃，以免他投入法軍應徵。

——但是，這是不對的！這婦人反抗着。他僅僅祇有十八歲……並且還沒有滿十八歲；祇有十七歲半！……

於是那母親迴顧其他的婦人，許多像伊一般兒髒並且衣裳吐出汗氣窮氣和死氣的婦人，懇求伊們做證人。伊們全部承認那母親的話，並且給伊的子女們悲傷；其中更有幾個，失言這個凌虐者祇有十六歲，十五歲。那些男女孩子們，用他們那些因恐怖

而擴大的眼球，注視他們的哥哥，並且用他們的尖銳的叫聲和那些婦人們的怒罵之聲相和。

那母親一看見馬爾色爾，便走到他跟前了，並且如同確然知道這別墅主人能救伊兒子一般，立刻歸於寧靜了。馬爾色爾在這種使他赴援的失望之前，默念布隆哈德以前和他那樣傾吐肺腑，便自信他一定會欣然聽從他，於是自任調停之責。他告訴那營長，說他本認識這少年，——從事實上說來，他竟記憶不到他是否偶然見過，——並且說他相信這少年不過剛好十九歲。

——但是，布隆哈德推托着，本村的自治局的事務員，剛才說他有二十歲。

——不對！那母親狂呼着。那事務員弄錯了！以年齡而論，我的兒子固然是強壯的，但是他却沒有二十歲。戴諾業先生已經向你證明！

——此外，馬爾色爾接着說，即令他有二十歲，難道這就一個鎗斃他的理由嗎？布隆哈德聳着雙肩，毫不答覆。現在，他實行首領的職務，他竟不顧慮這別墅主

人向他所說的了。

——滿了二十歲，也不是一件罪案，馬爾色爾堅持着。

——得啦！布隆哈德粗魯地止住他。這既不是您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既然懷疑，我便去向我們的旅長請示。他一定可以判斷。

他們便一個字也不說了。走到吊橋跟前，那些兵士和他們的被捕者一齊止步站着。這時，一陣披雅諾的丁東之聲，從某一座廳中傳出，這件事在馬爾色爾看來，彷彿是好的預兆：這大概是子爵彈琴，而一個藝術家不能無故而成殘酷的。他們倆走進了客廳，瞧見那旅長正坐在一架精美無倫的長尾披雅諾之前，——這本是他的軍需官想搬走的一架樂器，但是這位兼有作曲家頭銜的旅長却下過命令將他留在固有的地點以備自己使用。布隆哈德簡明地陳述這件事，而帶着煩悶神情的那一位，却在那些牙鍵之上往復地揮手。

——被捕者在那兒呢？末了，那旅長問着。

——在樓下，吊橋跟前。

於是那旅長立了起來，走到窗口，向兵士招手，使他們將被捕者牽到他的跟前。

他向那少年瞧了三四十秒鐘，一面吸着他所剛好點燃的那枝土耳其菸捲，隨後含糊地喃喃自言自語：『活該他倒運，他太不漂亮了！』於是他轉過身來對着營長說道：

——這漢子有二十開外了。行使您的職務罷！

馬爾色爾一時摸不着頭腦，便同布隆哈德一齊出來。他們在廳前過道穿過時，遇見看門的老頭兒，同着他的女兒從小房子搬運一鋪褥子和一些絨毯過來。原來這別墅主人，不願意在第二晚上再去打擾這一家忠心的人，也不肯因為那子爵的邀請便在那些和不遠之客相鄰的房中住宿，於是早就吩咐他們，在屋頂上的閣上鋪排一張硬榻。而這老頭子一家人，自從聽見他們的主人和德國人有了關係，便不那樣害怕那些入寇者，於是安然專心去盡他們的職守，他們自信既在白天且在別墅之內，自然毫不算是

冒險。

一經聽見碩爾奢特，那個在職務上趾頭威風的營長，却竟歸於柔順了，並且向石門的老頭子說：

——伊真可愛，您的孩子。

伊端正地含羞地立在他跟前，低頭而略發抖，如同撞見了一種潛伏的危險似的；但是勉強地微笑着。布隆哈德自然以為這種微笑是表同情，於是他便成了格外慈愛似的，並且用他那粗糙的掃子，撫弄這少女的腮頰。在這種接觸之前，碩爾奢特的眼眶，竟充滿了未洗的眼淚。這營長的那一雙，却因愉悅而閃灼了。馬爾色爾瞧破這種情形，頓覺不知所謂。這個將去使人鎗斃一個無辜而毫不動惻隱之心的漢子，何以同時能兼充一個因一小女子而動感慨的慈父呢，一定因為伊使他想起那五個留在伽塞耳的女孩子罷？人類的靈魂，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奇異組織。

——再見，布隆哈德向碩爾奢特說。你現在可知道我不是惡意的。你肯給我親頰嗎？

於是他彎腰向伊俯就。但是伊顯出一個那樣激烈的拒絕動作，使他了然於伊的情感了，於是他舉着一種絕不類乎慈愛的注視而冷笑地向伊說：

——你徒然和不客氣；這種舉動，並不能使我否認你的美貌。

在這接着而來的四天之中，馬爾色爾熬受了一種爲那些可怕的幻覺所間斷的謬誤生活。他因爲不願再和那些占住這別墅者多生關係，於是幾乎不離開他的屋閣，而在其間終朝偃臥，悲傷，胡思亂想。

在這種憂愁的閑散光陰中，他迴憶到英國的不列顛博物館中的某幾方古代東洋的彫刻品了，原來幾月以前，他在一個朋友家中看見了這些雕刻品的拍照。那些上古時人類的粗暴動作早已使他害怕了。當時的戰士焚燒城市；當時的被決的俘虜，壘積成堆；當時夷而爲奴的良民，鐵索繫頸成行就道。所以他那時自以生長在這個永不會有

那種可怕之事的時代爲幸。但是不然：縱然歷過了好幾千年，戰爭還是那一般的。今日在尖頂鉄盔之下的兵士所做的事，依然和上古波斯國的那些峨冠而結髻的大官所做的絕對相同。他們鎗斃那不携兵器的敵人；他們暗殺那些受傷者和投降者；他們將成羣的居民引到德國，拿他們當古時的俘虜一般兒虐待。近代人物所做然稱爲進步的那東西，究竟供過甚麼用途呢？那些素以使武力敬重人權自豪而主張強迫人類在戰鬥時務須極力避免痛苦的戰時公法，究竟成了甚麼呢？文明難道不過是一種假面具和一種欺騙嗎？……

每日早上，那看門人的老婆在將近正午時，必然登樓報告主人說伊業已將午餐端正；但是他總說不餓和不願下樓。於是伊極力相勸，自願將那菲薄的食品給他送到樓上。結果他也贊成這種辦法，於是在吃着時和伊談話。

伊將在這別所墅經過的事告訴他。唉！這些毫無紀律的東西過的甚麼生活！他們那樣地喝酒，唱曲，叫囂。在一餐盛饌之後，他們早已在將飯廳的傢具毀壞；隨後，

他們着手跳舞，其中有幾個竟是半個兒的裸體，摹仿那些搖搖擺擺的樣子和女性的醜態。那子爵自己也醉的和一隻驢子一般，並且在沙發上打滾，而贊不絕口地瞻仰這種惡劣的活劇。

——然而却說是我們非伺候這些鄙夫不可！這可憐的婦人嘆息着。他們這時，竟和他們初來時不是一般的。那些兵士們，剛才說過他們這一旅人明天就要動身去加入一場大戰；就是這件事使他們發狂。他們真使我害怕，他們真使我害怕！

伊所沒有說過而使她異常擔心的事，就是伊尤其替碩爾奢特害怕。昨天，伊看見這些漢子中的好幾個，在那小屋的四面徘徊，於是伊立刻動了藏匿女兒的理想。在一個被百多兵士所占領的區域中，在一所各層樓上的鎖鑰都被如法毀壞的別墅中，這件事是不容易辦的。但是伊記起在這間被伊主人所居的屋閣之旁，另有一間在角上而沒有被這些蠻族擄去鎖簧的小暗室；並且，因為這些兵士們從不枉然升樓而到這最高的一層，於是伊以為這是一間給伊女兒的好的藏身之所，尤其伊主人就在這相鄰的屋閣

中，萬一到了必要之時，自然可以做伊女兒的一種保護。馬爾色爾稱贊這個預防的方法，承認留意他的年少的鄰居，並且使伊吩咐這女孩子極力安詳緘默。

這天晚上三點鐘光景，馬爾色爾忽然被一張始則因受強壓而發轢繼則因受推頂而墜地的門所釀的喧聲驚醒了。並且，一陣女性的呼號之聲，一陣哀求之聲，一陣失望的號泣之聲，立刻發動了。這就是碩爾奢特在抵抗那卑劣的侵犯之時的高聲的求救。但是陡然另外一種聲音在過道中高呼：

——啊！有強盜！……

一場角鬥，在暗室的門口活動了一下，於是便因一響的手鎗聲而自行收束了。這全部事情成功的迅速，竟使馬爾色爾僅僅有那從牀中跳起而着手披起衣服的時間。他舉起一枝蠟燭走出房門時，幾乎撞着一個生命不絕如縷的屍首：這就是那看門的老頭兒，他那雙無光的眼球異常地張大，而他的唇間湧出一種血沫，他的右手旁邊的地面上留下了一柄廚刀。並且馬爾色爾也認出了那兇手：就是營長布隆哈德，他手中依然

握着他的手槍。一個新的布隆哈德，面色灰白，眼光兇淫，帶着一種殘酷的霸氣的獸性容貌。在過道的那一端，有幾個被那槍聲引來的兵士正匆忙地從梯子上升。

簡而言之，奧古司達的丈夫，在這樣一個亂子之中被人撞破是不敢裝腔作勢的。當那些有幾個舉着火有幾個携着刀和鎗的兵士們走到了這營長跟前時，這一位便由本能的作用，正尋覓那些說明他如何到這兒和說明他剛才所結束的流血慘劇的字眼。陡然，一陣從別墅天井中陡起的喇叭之聲，却給他幫助一下。這就是對於那隊應當離開這別墅的兵士而發的「起牀號」。於是這個可以免掉長哉言之的布隆哈德，便指着這看門的老頭子的屍首向兵士們說：

——我對於這個用反叛手段攻擊我的混帳行子，業已行使了自衛的手段：你們瞧瞧那柄刀子罷。裁判已經確定了。你們聽見召集我們的喇叭嗎？……向後轉！一齊下樓！

立刻，一陣釘底粗皮鞋的騷動之聲，在過道中移動而遠去了，接着便下了梯子

了，漸漸微弱了，漸漸消滅了。這時，天色已經開始露出曙光了。他聽見遠處的砲聲，正隆隆地活動。而在這別墅的園中和這村中，一陣陣的鼓聲，尖銳的笛聲，哨子聲，都正表示德軍起程赴戰。

(註一)義勇隊 *Franc-Tireur* 爲並不服務於軍中而僅在戰時臨時自行組合之戰士。普法之戰時，普軍入法境後，時爲此種義勇隊所窘，蓋因其仍服常服防不勝防之故；當時普軍甚恨之，故至大戰時，仍藉以爲口實。

(註二)杯盤爲承杯之小盤，歐洲酒館或咖啡館於顧客添索飲料時，侍者乃撤杯而仍留盤於原處，以爲惠賬時計數之助；故好飲者之座上，每每杯盤成列。

(註三)伽塞耳 *Cassel* 爲普魯士之一城，素以工業著。

第九章 退敗

這別墅主人在午前從園中走了出來之時，他瞧見了那條黃綠錯雜的小路正在日光之下微笑，一切都停在一種深沈的休息中；沒有一件在動作中的對象，沒有一個在這遠景中的人影。馬爾色爾得了一個印象，覺得現在的他，比從前在安免士山中的不毛之地從那時見羣鷗競起的天空之下驅着一羣家畜奔走的他，似乎更爲孤伶一些。

他向村中走去，這村子，現在不過是一片瓦礫之場了，其中略有幾座未被損壞的小房屋，東零西落地孤立着。那座被焚而失去了覆蓋物的鐘樓的幹架，依然頂着他那座彎曲了的鐵十字。在那些被酒瓶，被成了炭的棟梁，被各項物件的殘餘所充塞的街衢，竟看不見一個人影。那些屍首固然都已失蹤，但是一種可怕的焦脂腐肉的惡臭，竟使馬爾色爾的嗅官大受戟刺。

到了廣場之後，他便走近那些依然立着的房屋之前，疊次呼喚。但是沒有一個人答應他。所有的居民果然全體都棄了白鄉村嗎？在等候了幾分鐘之後，他看見一個老翁在那些殘材廢料之中小心翼翼地跟他跟前走來。幾個婦人和幾個孩子，跟着這老翁將馬爾色爾圍繞住。自從整整的四天以來，這些人坐在他們破壞了的住宅的地窖之中偷生等死。畏懼心使他們忘却了飢餓；但是，自從敵人一去，他們對於那些被恐怖所鎮壓住的物質上的缺乏，便很痛苦地回復了感覺了。

——一點兒麵包，先生！我的孩子們快死了！

——一點兒麵包！……一點兒麵包！……

這別墅主人，機械地將手伸入了衣袋中，於是從中取出了一些金幣。這種金光一現，各人的眼球也都放光，但是立刻仍歸熄滅了。這時所缺乏的東西，並非金幣，而為麵包，村中已經沒有麵包店了，沒有肉店了，沒有食料店了。那些德國隊伍，早將一切食品搜括淨盡，就是麥子一項，也隨着那些庫廩一同銷燬了。這位家資千萬的富

翁，有什麼方法救濟這種危急呢？他雖然明知無力，然而却依然給這些可憐的人分散一些使他們欣然領受的金幣，但是，隨後他們却垂頭喪氣地擱在他們的黑手中瞧着。這些金幣能殼給他們供甚麼用途呢？

他正失望地取道而歸他的別墅，陡然得着了驚惶，聽見他的身後，有一乘從南轉來而在大路和他同向奔馳的德國汽車的金鐵鏗錚之聲。幾分鐘後，遠遠地就有一隊被騎兵護送的大汽車在路上發見。等到他本人進了別墅，一些兵士已經着手裝置電話，而那一隊大汽車，是和他同時進園門的。

這些汽車以及那些隨行的貨車，都在那白地上畫着紅十字做標識。這就一個布置在別墅中的野戰醫院。那些身着綠色軍服而如同軍官一般兒攜帶武器的軍醫，也摹仿他們那種威嚴頑梗的高視闊步的態度。有人從貨車中取出來幾百隻軍用牀，這些牀立刻被人分配到各處房間的裏面了。一切手續，都從一些短簡而堅決的號令，帶着一種機械的敏捷態度辦妥了。一種藥品和化學物品的味兒，在各處的廳堂中自行布散，並

且於其間，和那些在事前因為給夜間的狼吞虎嚥的睡餘品消毒而噴灑在牆上和地上的防腐劑的怪味兒相混。再歇一會兒，又來了一些身着白衣，滿腔男象而藍眼蓬髮的婦女。從莊嚴冷酷枯澀的外表看來，這些女看護士竟和童貞女相似；但是伊們却在衣裏携帶了手鎗。

到了正午光景，大隊的汽車和流水一般，向着那面豎在這別墅中最高尖塔上的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下匯萃。這些車子，都是從馬崙河那方面來的；車上的鉄件，半爲槍彈所傷，車上的玻璃，也有一些小窟窿。一些而又一些的人從車中走了出來，其中有一些依然能跛步行，其餘的却是用間架牀托出來的；灰白的或者緋紅的面目，鷹嘴似的或者平塌的鼻子，金黃的或者繞着浸血的綑帶的腦袋，露着傲然的笑容的或者色近青灰而口出怨言的嘴唇，用布條兜着的下頰，外表未損而實近垂危的身軀，紐扣鬆散而使人窺見肢體不全的外套。這種痛苦之流竟將這別墅淹沒；所有的軍用牀，沒有一架未經占住，而那些最後的空的間架牀尚在樹陰中等候。

那電話機不住地發生效用。那些身着圍腰裙的司機生，四面張羅，盡力應付。那些因受手術而死的受傷者，留下了一些可供「新客」使用的空牀。那些割下的支體，破碎的骨頭和肉塊，在一些筐中堆着，當這些筐子一經盛滿之時，便有一些兵士將那些鮮血淋漓的器具拿走，而將其中所盛之物，送到園中的僻靜地方掩埋。其他一對一對的兵士，搬着一些包裹在被單中的長東西：這就是一些死了的。於是這別墅竟化而為公共墓園，四處都開了一些金井了。那些手携鐵鎚的德兵，支使十多個被擄而來的農民幫助他們這種不祥的工作，他們掘土，他們預備拿那些屍首運到金井裏。不久，便有一把小車載來了許多屍首，他們為着急於卸載起見，便像傾倒瓦礫和殘材一般，直接將這些屍首倒在坑裏。

馬爾色爾自從一大早，僅僅將那看門人的老婆子於德兵去後在飯廳中拾得的幾塊麵包吃了一塊，而將其餘的留給伊母女二人，所以這時漸漸大感飢餓。由於需要力的推送，他便走到幾個會說法國話的醫生跟前；但是他們不願意答覆他的要求，而到了

他極力堅求之時，他們却用一種侮辱性的粗魯語言，將他趕走了。唉！這究竟是怎樣一會事？他難道將在這所屬於他自己的別墅中餓死嗎？然而這些人却正吃着；那些強健的女看護士也一樣坐在廚房中，饕餮地盡量大嚼。他走了過去要求伊們；但是伊們對於他，並不比醫生們較為惻隱。

當他瞧見一個倚着一枝大樹而彷彿像業已果腹的赤髯看護士，正從容地分割一個大麵包咬嚼一根臘腸時，他正空着肚子在他自己的富美的區域中游蕩。於是他——一個受着飢餓的家資千萬的富翁——便走了過去，用許多動作向他表示自己的餓，舉起一枚金幣給他瞧。這看護士的眼球不禁發光了，並且一種微笑，彷彿從這一隻耳朵傳到那一隻似的而使他的嘴巴立刻張大。

他業已很明瞭地了解馬爾色爾的舉動，便說：

——Y，Y。（註一）

於是他便接了那枚金幣，而將剩下的麵包和臘腸交給這別墅主人作兌換物。這別

聖主人便拿着這些東西一直向那小屋而奔，於其中和那寡婦孤女分享。

這一天晚上，馬爾色爾竟夜不能安眠了，這不僅由於日間現象的可怖，並且也由於漸漸逼近的砲聲。無窮的汽車，接續從前綫回來了，接續卸去了那些在裝載中的糜爛了的肉，接續重新再赴前綫。並且說是在這條兩端距離竟達一百啓羅密達以上的戰綫中，有無數的組織相同的野戰醫院，那些垂危的受傷者，從各方面和流水一般向其中聚集，而此外另有成千累萬留在戰場未經拾起的受傷者，徒然在地上悲呼，在泥濘中和塵土中帶着傷口掙扎，在他自身所成的血泊中輾轉反側而斃命！

第二天早上，馬爾色爾在園中，遇着了那個依然仍舊在那相同地點攜帶一軀滿包食品的飯巾相候的看護士。他以為這漢子是懷着好意到那兒的，於是重新又送他一枚

金幣。

——「万」——！那漢子却將那包裹離開那隻預備來接收的手。（註二）

馬爾色爾因為誤會這個條頓人的情感，不免驚訝，於是送他第二枚。

——「万」——！那看護士帶着同樣的動作重新又說。

『唉！強盜！』馬爾色爾獨自思量着。『他真會詐索！』

但是需要却就是法律，於是這別墅主人竟給他五枚魯意，以充取得這些食品的代價。

然而砲聲越響越近，於是這別墅主人悟到了有一種非常的事正在進行。那些汽車的來來往往，也愈形迫促，而這野戰醫院中人員，也有驚惶的神氣。不久，一陣人聲在園外喧鬧，各處的道路都擁擠不疏。這竟是一次新的入寇，但是方向却是相反的。有一列發動機發喘而灰塵竟體的運輸汽車，整整地過了好幾點鐘。隨後便來了無數團的步兵，無數連的騎兵和砲兵。這一切都慢慢地走，於是馬爾色爾竟不知所措。是一次敗仗嗎？是一次防線上的簡單的變化嗎？總而言之，那使他愉快的事，就是軍官們

的憂鬱的緘默狀態，和兵士們的發痴發愁的神情。

在夜間，一些隊伍繼續地經過，而砲聲永遠越响越近了。並且其中有幾响，近到使那些窗子的玻璃因而搖動。一個爲尋覓庇身之所而到這別墅的鄉下人，帶來了一點兒消息。德軍退却；但是却將他們的砲隊，在馬崙河右岸留下了好幾連，以保持一陣最後的抵抗。他們大概將要在本村中開戰。

看着這野戰醫院中的秩序，漸漸紊亂起來，而那服從命令的機械式的規律態度，已經明顯地不能維持了。醫生和看護士，都奉到了離開別墅的命令；因爲這一層，所以每逢一乘裝滿了受傷者的汽車來了的時節，他們便嚷着，罵着，吩咐汽車向後方較遠的地方而退。

雖然有這種命令，這些汽車中却有一乘竟將他所載的受傷者卸下：原來這些漢子的狀況是那樣危急的，醫士們大概斷定這些不幸者不必再行繼續他們的路程，所以許其留下。這些受傷者竟被人棄置在園中了，始終躺在那些本供搬運他們之用的間架床

上面。

在燈光之下，馬爾色爾辨認了這些垂危者之中的一個：這就是那子爵的書記官，從前曾用工黨態度和他談過戰事的社會主義者的中學教授。這漢子的面色是灰白的，雙頰瘦削，雙目如同被濃霧蓋住；他却看不見他的明顯的傷痕；但是，在那重行被覆他的風衣之內，他那被一種可怕的裂口所傷的內臟，發出一種血腥。他瞧見馬爾色爾站在他跟前，於是才明白他在甚麼地點。於這些在他身邊騷動的人物之中，這別墅主人是他的唯一相識的人物，於是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如同對一個朋友一般和他說話。他那一旅人，真是沒有好運氣；他們正在一種危急之時開赴前線，於是立刻被遣前進，去維持那些退後的隊伍；但是這旅人沒有達到恢復陣地的目的，而那些前幾天在這別墅中寄宿過的軍官們，幾乎全體送命。自從第一陣的對壘，布隆哈德營長，胸部便被一顆鎗子洞穿。那子爵的下頰被一顆開花彈炸碎。至於這教授本身，却在戰場上掙扎了一天半才被人收起。

——使人發愁的戰爭，先生，他這樣結論。

末了，他又用他自己的理想的信徒的至死不悟的固執態度說：

——誰是甘心釀成戰事的罪人呢？我們現在却沒有精確地判斷這件事的必要的鑑別力。但是，等到戰事一完……

這句已經說到口邊，而他因為力竭，竟爾不省人事了。可憐的倒運鬼！由於他那些遲鈍而服從命令的理智者式的積習，他依然堅持在戰事結束之後，將那使他送命的罪惡付之懲處。

那砲聲和鎗聲，成了很近的了，並且那些匆匆的音調，竟能使人辨別德法兩軍的砲聲的異點。這時已經有幾顆法軍的砲彈飛過馬崙河，而在園邊炸裂了。

在半夜光景，這野戰醫院着手放棄這別墅中的種種預備了。那些受傷者，那些看

護士和那些醫生，都於黎明之時，在那些呼呼作响的汽車，得得的馬匹和叱咤的軍官所成的喧鬧聲中一齊走了。等到天色大明之時，這別墅和園子已經都是空曠的了，雖然那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依然在別墅的塔頂上翻動。

這種寂寞的境界未及久延。一營德國步兵，帶着他們的貨車，他們的坐騎和他們的挽車的牲口，陡然闖入這別墅的園中，沿着那些圍牆展開了。一些攜帶鐵鎗的兵士在牆上開掘鎗眼，其他一些摘下背囊以圖舒展的兵士，便匍匐在這些鎗眼的跟前了。戰鬪——本已中斷了好幾點鐘——這時用格外猛烈的實力重行活動，而在排鎗和砲聲的間歇之間，又聽見了一些很像鞭梢的尖脆而震耳的聲音，油鍋煎菜的沸騰的聲音，研咖啡的鉄磨軋軋的聲音了；這就是機關鎗的和步鎗的不停止的「必八」。清晨的涼氣，帶着薄的濕度在人物之上瀰漫；田畝之間，更罩上一些使各種寔體物顯出一些輪廓模糊的霧網；日輪不過是一個在霧中上升的灰白圓形；樹木隱約露出他們枝子。

一下迅雷之聲將空氣撕破了，這迅雷來得那樣地近，那樣地震耳，彷彿就在這別

擊之內發動似的。馬爾色爾如同當胸受了撞擊一般，幾乎沒有站住。原來有一座砲正在和他相離幾步的地方向外射擊。所以他到這時，才注意到德軍有一些砲兵在園中陣。有好幾座業已定了位置的砲在樹葉的庇護之下躲藏，許多高約三十生的密達的土堤，豎在每一座砲的四週圍繞，使那些放砲者的脚得點防衛，至於他們的身軀，却有豎在砲身兩傍的鐵甲司掩護之職。

末了馬爾色爾竟和那些每發一彈便彷彿將他的腦袋抽空一下的砲聲相習了。他咬着牙關，握着拳頭；但是他却守着不動，竟沒有想到走開，祇贊嘆那些安然發號施令的軍官們的鎮靜工夫，和那些如同卑躬折節的僕從一般在幾座狂吼的怪物身邊忙個不住的兵士們的勇敢態度。

在馬崙河的那一岸，法軍的砲兵也遠遠地開砲，從那些在空中凝結的黃色小雲球兒和那些在遠景中四處突起的煙柱兒，可以窺見他們的敏捷。但是法軍的砲彈，却很尊重這座彷彿被一層帶着保護性的空氣所裹住的別墅。這種現象，頗使那抬頭望着那

尖塔的馬爾色爾駭然了。那面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依然在那塔頂上翻動。

早上的水蒸汽完全消散了；樹林，山嶺都從霧中鑽了出來。等到那條小峪完全露出時，馬爾色爾從他所在的地方，竟因望見馬崙河的豁流而大覺詫異，昨天那一帶，依然是被樹木籠罩着的；而一夜的功夫，砲力竟在這一帶綠色的「城墻」身上，洞穿了無數的大窗子了。但是那最詫異的事，就是看不見一個人，絕對看不見一個人，在這片被砲彈造成的暴風疾雨所擾亂的空曠的野景之內。本來在這片被他的眼光所搜索的地面起伏的各處的波折中，應當有十萬以上的人蟄伏着，然而却沒有一個是可以目視的。那些殺人的器械，發展着他們的功能，而除了那射發時的煙和那在射發物爆發地點發生的黑色螺旋以外，並沒有其他可辨認的標識去漏洩他們的行踪。這些螺旋，在各處競起，如同一羣其大無外的陀螺一般兒繞着這別墅；但是其中並沒有一個和這建築物接近。馬爾色爾重新瞧着那面白地紅章的十字旗，並且默念：『這是何等的卑劣手段！何等的不名譽的行爲！』

那一營德兵，早已沿着那面河的圍牆。佈置停當。那些兵士們早已將他們的鎗靠住那些鎗眼了。這些漢子彷彿都有點張着眼打盹的神情；其中有幾個，屈着腰或者靠着牆。軍官們立在他們的後面，用那野戰望遠鏡，去觀察那片平原，或者三三兩兩地互相討論。有一些如同失去勇氣似的，另有一些，却因從昨天以來的退却異常激怒；但是其中的多數，却帶着守服從的被動性，保持那自信的態度。陣線不是異常遼闊的嗎？誰能預料那最後的結果呢？這兒，他們且戰且退；在其他的地點，也許有人實行了一種確定的前進。但是他們所認為唯一歉然的事，就是離巴黎已經遠了。

陡然，他們全體抬頭望着空中了，於是馬爾色爾也來摹仿。他也合着眼臉以求格外看的清楚，末了居然辨明在一片雲的近邊，有一個像蜻蜓的東西在日光之中流露。從那些偶然在砲隊轟鬧聲中發生的一剎的寂靜時間中，他的聽官，竟辨出了一種彷彿由那流露了的蜻蜓而來的微弱的嗡嗡聲浪。那些軍官們搖着腦袋：『法蘭左生！』他不能辨明那些像點綴蝶翅的三色圓圈；但是德國人的顯然的不安，却使馬爾色爾不動

一點兒疑惑：這是法軍的一隻飛機，他在這別墅之上翱翔，毫不顧慮那些在他四週噴出白煙的炮彈。隨後，這飛機從容地在空中盤旋，並且向南而去。（註三）

馬爾色爾默念：『他已經認明了他們了；他現在知道這兒有些甚麼。』於是立辦，那些自從黎明以來經過的事，這別墅主人都視為無足重輕；然而他却懂得真的難關就要到了，並且他同時感着一種不能克制的畏懼心和一種發熱的好奇心。

一刻鐘以後，一種尖銳的爆發聲在圍外發動了，但是却祇在圍牆的盡頭處所。這竟和一柄大莫與京的巨斧相似，使樹頭橫飛，使樹幹劈而為二，使成堆的黑土帶着他們的草根向空中捲起。幾片石頭從牆上墜下了。那些德軍略略低頭，但是却沒有顯明的憂慮。自從他們看見了那隻飛機，早知道這是免不了的事：那白地紅章的十字旗，已經不能欺哄法軍的砲隊了。

在馬爾色爾得着使他自己從驚愕中恢復精神的那種時間以前，第二個砲彈又在牆根爆裂；隨後，又是第三個，炸在園中了。一種刺鼻的酸性氣味，使他的呼吸頓感困

難，使他的眼臉痛而生淚；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聽不見那些繞着他的可怕的匆匆了；從空氣中的急驟的激蕩和搖動樹枝的颶風的兩種現象想來，他猜着這些匆匆依然存在；不過他的聽官毫無感覺：他已經成了聾子了。

由於保守性的本能，他便想跑到那看門人的小房屋之中去躲避這一切，他兩腿已經無力了，於是便沿着在他跟前的那條有樹木夾道的小徑而行。但是走到半路，一種不可思議之事使他止步：一隻無形無影的手，正在他眼前將那小房屋的屋頂揭去並且推倒了一片牆。從這轟開了的缺口，那些房間的內部，彷彿像戲臺上的佈景一般向外披露。

於是他向這別墅的建築物的本身飛奔，預備在那供他做酒窖的地下室藏匿，當他走到了那些穹頂的暗室中，不禁抽了一口放心的長嘆。漸漸，這種境界的沈寂，使他恢復了聽官的作用。地面之上，那風濤依然繼續未休；但是在地下，對手方的砲隊的雷鳴，不過如同衰弱的回聲似的。

然而有時，那酒窖本身也自行震動了，充滿了重大的聲音。這建築物的一部分，受了一個重砲彈的轟擊，因而被毀。窖中的穹頂，抵抗着層樓的崩塌；但是馬爾色爾深以由另外一個砲彈而將自身埋葬在這藏匿的所在爲懼，於是迅速地從窖中的石級上升。當他升到平地的廳中時，竟從那被破壞的屋頂窺見了天空；各處的房間，祇留下掛牆上的破木片，一些在地上搖擺不定的傢具和一些在空中搖擺不定的梁和椽子；但是在這所「廠屋」之中，有一大堆新近壓集成堆的建築上的鐵木各材的和各項傢具的殘骸。

一種求光明和求自由空氣的煩悶欲望，竟使他從這崩塌了的建築物中走了出來。這時日影已在天空，而園中的屍首也愈積愈衆。那些受傷者，倚着樹幹呻吟或者在疼痛的沈默之中直挺挺地躺在地下。有幾個人已經展開自己的口袋，從中取出繃帶去縛紮他們的業已破裂了的肉。在園中實施抵抗作用的人數比以前增加了許多，步兵繼續不斷地開鎗。一些新的騎兵繼續而來：這都是從河邊驅逐過來的人，他們在第二道陣

線上整隊。機關鎗隊，在步兵的「必入」聲中，噴出他們的「迪搭迪搭」。

馬爾色爾彷彿覺得天空中，充滿了一個蜂羣的不斷的嗡嗡之聲，並且有成千累百的無形無影的馬蜂在他四周飛繞。樹枝的外皮無故躍起，如同被一些看不見的爪子揭起一般；樹葉像兩點一般紛紛亂飛；樹枝向不同的方向亂攪；石塊如同被一隻神祕的脚推動一般，在地面上亂走。兵士們的鐵盔，器械上的金屬件頭，砲車的箱子，都在一種魔術的霰和魔術的霧之下共鳴着。無數的洞穴在圍牆上開穿，於是，從其中的一個，馬爾色爾將自己的眼光循着這別墅所坐落的山坡之麓而行，於是窺見了有幾行法國兵已經渡過了馬崙河。這種被德軍用火力所堅持的攻擊，祇能在托庇於微凸的地面之後以避流彈而慢慢前進。

陡然，一陣「颶風」，從圍牆和別墅之間撞入了。死神果然在一個新的方面吹颺嗎？以前，死神一直是從河岸那邊而來，從正面攻擊那條被圍牆所掩護的德軍火線。現在他却帶着一陣風的急轉之勢變更方向從圍牆的側面而來了。一種巧妙的動作，早

使法軍可以在一個較利的地位布置他的砲隊了，可以從側面攻擊這別墅中的那些防禦者了。

幸而在吊橋邊——這地點有成堆的建築物可以遮掩那「颶風」——略事遲疑的馬爾色爾，竟了無損傷地目擊這種奇災：樹倒，砲毀，子彈箱帶着火山一般的突然而炸裂，馬腹洞穿，人體支解而飛躍。地面各處，被這些炮彈鑽出許多的深窟窿，而將那些在前幾日掩埋了的屍首掀在坑外。

那些防禦圍牆的德軍之無恙者都立了起來。一些面色灰白，咬牙切齒而雙目發出狂光者，着手將刺刀插在鎗上；另一些却轉過背來向圍門急奔，絕不顧及他們的軍官們的叫喚之聲和軍官們對於脫逃者所放的手鎗之聲。

然而，在牆外，馬爾色爾聽見了一種怒潮般的喧聲，彷彿從中辨出了馬賽歌的一段樂譜。機關鎗和縫衣機器一疊迅速地發動。那些因憤而狂的德國兵開鎗了，不住地開鎗了。這種狂怒却不能停止那攻擊的進步，並且陡然之間，在一個牆洞之內，許

多紅色的凱披式軍帽在那些殘餘物的堆上出現了。一排子母彈，一下，兩下，將這鬼神出沒的現象掃開了。末了，這些法國兵畢竟從洞中進來了，或者從牆上攀過來了。

這都是一些短小精悍而袒胸浴汗的兵士；並且，在這種混亂的猛攻之中，還錯雜一些面目猙獰的阿爾奢爾兵，一些寬褲腳的非洲駐防軍，一些藍服的非洲步兵。（註四）

那些德國軍官們死戰。在放過了牠們手鎗的最後一顆子彈之後，舉刀率領那些尙肯服從命令的兵士們，向衝鋒的法國兵猛撲。於是便發生了一陣肉薄，一場混戰：刺刀洞穿許多的肚子，槍托如同榔頭一般敲開許多腦袋，無數斷扭着而在地下打滾的對敵者尋覓互扼互咬。結果，那些着灰色軍服者，都鑽入樹叢中一面躲避；但是他們沒有達到全部得脫的目的，而戰勝者的鎗彈時常止住了許多的逃遁者。

一大隊的法國騎兵，幾乎立刻就在大路上經過。這就是適纔結束那追逐職務的龍騎隊；但是他們的馬匹已經困憊不堪，而彷彿僅僅那種由人身傳播到獸身的勝利熱，尙能使這些馬匹尙能勉強忍痛疾馳一陣。這些龍騎隊的兵士中，有一個在園門口停住

一下，於是他的坐騎便連忙開始咬嚼地上的茂草，而那一個兵却在轎上屈着身軀彷彿是睡熟了似的。等到馬爾色爾走去搖醒他時，他便倒在地下：已經是一命嗚呼了。

法軍繼續前進。步兵騎兵都從馬崙河的沿岸上行，這都是疲勞污穢而塵土泥濘竟體的，但是却被那種振作他們的衰弱的熱忱所驅使。

幾排步兵在這別墅中和園中極力搜索，以掃除那些尚在躲藏中的德兵。有一些身着綠色衣服尖頂鉄盔的漢子，本來在這房屋的殘骸中，酒窖的深處，矮樹叢中和被焚的馬廐車房中躲藏，這時便都舉臂而露出他們那些業已張開的手，並且用德國話高呼『夥計！……夥計！……饒命！……』他們恐怕當場送命都發抖了。離開了他們的軍官而避免了軍紀，他們便陡然失掉了他們全部的驕氣了。其中有一個，逃到馬爾色爾跟前，幾乎和他的身體相貼；這就是在從前，使他花過那樣貴的價值去購買幾塊麵包的那個長髯的看護士。

——佛蘭左生！……我，佛蘭左生的朋友！他爲着使自身能托庇於那個受過他那

種荒唐勒索者的保護之下，便連聲喊着。

在這別墅的頹垣敗瓦中胡亂地宿過了一宵之後，馬爾色爾便決計言旋。他對於這些成堆的殘餘物，毫無辦法。並且這種遍地的成千累百的屍的景象也使他難堪。兵士們和鄉下人，將那些尋覓出來的屍首，就那些原有地點掩埋了。園中的通衢中，花畦中，附屬的小院中和本屬於客廳的窗下地面中，都掘了一些金井。所以在這種墳堆間的生活是辦不到的。

於是他重新上了向巴黎出發的大道，決然不拘定那達到目的地的方法。

剛好一出園門，他所瞧見的依然又是一些屍首了；但是，這些屍首不幸全然不是身着灰綠色外套的。這場救人於危的防衛事業，却犧牲了許多法國人的生命，一些紅色軍褲，一些凱披式的軍帽，一些阿爾奢里式的平頂帽，一些長纓鐵盔，一些灣曲了

的刀，一些折斷了的刺刀。東一堆西一堆的灰燼和被燒成炭的物質：這都是德軍在敗退的前一晚所胡亂焚燒的人的馬的遺骸。

雖然有這些野蠻人式的焚燒成灰的舉動，但是那些未經掩埋的屍首依然是數不盡的，所以馬爾色爾剛好一出村門，便覺得人肉的腐爛臭味格外不可嚮邇。開始，他從那些在昨晚被殺而尚未變壞者的屍堆中經過；接着，在河那一岸，他遇見許多在前天被殺的；更遠一些，就是一些在三四天以前的被殺的了。他走近屍堆邊時，鴉羣使用沈重的鼓翼之聲騰起；隨後，這些雖已飽嘗然而尚未果腹的鴉羣，重新又集在這些不祥的阡陌之上。

——我們永遠不能掩埋這些腐爛之物，馬爾色爾思念着。戰勝之後，我們將要遭時疫而死了！

許多村子，許多孤立的房子，完全是空的了。住宅和倉廩，僅僅祇剩下一些殘餘的材料。有些地方，一些建築物的鉄架子，在平地上豎起他們的那種使人回憶史前大

動物的骨骼的奇形怪狀的遠影；這都是那些被火災破壞的工場的遺跡。一些煙囪，幾乎在那和地平線相齊的高矮之處被截斷，又有其他的一些，却祇被梟去頂部，然而留下的那個半截，却遍體被砲彈洞穿。

有時，馬爾色爾遇見了一些成排的騎兵，憲兵，非洲駐防兵和步兵。他們在一些村莊的殘餘物四週駐紮，擔負那種搜索地面驅逐那些落後的敵人的責任。這別墅主人給他們說明他的來歷，將那張許他在戰地旅行的護照給他們看。這些兵士——其中有幾個略帶微傷——極力頌揚這回的勝仗。他們大笑，敘述他們的勇敢，帶着自信的神情高呼：

——我們快要用脚尖，將他們送到邊界為止。

在步行了好幾點鐘之後，他在大路的旁邊認識了一所在破壞了的房屋。這就是他前次回別墅時於其間用午餐的那一所小客店。他走入那小客店的幾片被火灼焦的牆壁之間，立刻就有一大羣的蒼蠅圍住他的腦袋旋繞。一種人肉的腐爛臭味撲鼻而來。

一隻酷肖燒焦了的紙板的人腿，在石灰渣屑中隱約露了出來。他彷彿重新看見了那個被孤兒們攀住衣裳的老婦人似的，並且他也迴憶到伊向他所說的『他們爲甚麼要逃呢？打仗祇和當兵的關係。我們這些人，我們並不妨害誰，並且我們甚麼也不害怕。』那幾句話。

略遠一點，在一個山坡的下邊，他得着了一種意外的遭遇。他看見了一乘供零雇的汽車，二乘在御者座位傍邊裝有自動計價表的巴黎街上的汽車。那汽車夫如同在停車處一般，傍着那汽車散步。原來他以前載了幾個參觀戰地的新聞記者到那兒來，而這時正等候他們回去。馬爾色爾向他談判：

——給您，兩百佛郎，他說，倘若您送我到巴黎。

那汽車夫用一種不肯爽約的有良心漢子的態度表示拒絕，這也許因爲這十個魯意金幣的報酬，是由於一個衣衫襤褸面有青紫傷痕而狀類失業者的不知姓名者所提出的原故。

——那末，五百佛郎！馬爾色爾從他的褲袋中抓出一握金幣給他看一面說。

於是這汽車夫便打開車門轉動舵機實踐他的答覆。這些新聞記者可以等候到明天早晨：他們祇有格外仔細地去觀察戰地罷。

馬爾色爾走進巴黎時，那些幾乎看不見人的街道，在他眼中像是充滿了行人似的。他從來沒有覺得這都城是如此繁盛的。及至瞧見巴黎大戲園和恭戈德廣場，他以為置身夢境：原來他目前所見的和那些在他腦後相距很近的地方所留下的景物，不免矛盾過甚。

在他住宅的大門前，他那個舉止堂皇而因瞧見他的狼狽情形以致驚訝的看門人，用發呆的狂呼給他致敬：

——啊！東家！……東家遇見了甚麼事？……東家從那兒來的？

——從地獄裏來！這別墅主人說。

兩天以後，馬爾色爾在早上接待一個意外的拜訪者。一個服步兵裝束的兵士帶着快活的精神向他跟前走來。

——你不認識我嗎？

——哦！……舒爾！

於是這爲人父者張臂向着他的兒子了，滿身抽掣地將他攏住了。這個新入伍的步兵，戴上了一頂顏色不新的凱披式軍帽；而他的那件過於長大的風衣也是破損而重新補綴的；他的那雙笨而厚的皮鞋，發出一種皮革和脂肪的氣味；但是馬爾色爾覺得這個人身上披着這件從陸軍被服庫中翻出來的破衣的舒爾，從來沒有這樣地偉而美。

——你已經入了伍嗎？他用略帶顫動的聲音說。你已經願意防衛我的祖國，這個不屬於你的祖國！爲你這件事使我恐怖，然而我却因此而自感有福。唉！倘若我的年紀不過五十歲，那末，你決不是唯一入伍的。

於是他的眼圈兒不免紅了，於是一種痛恨的表情，竟在他臉上發出了一些肅殺的

意味。

——趕緊去罷，他帶着一種無情的毅然態度說。你不知道這次戰爭是甚麼樣的；但是我，我很知道。這決不是一種和其他戰爭相同的戰爭，這決不是一種攻擊那些正直敵手而鬥的戰爭；只算是一種驅除猛獸的圍獵罷了。你向人堆中開鎗罷：多一個打倒了的德國人，就是給人類多消除一種禍害……

馬爾色爾說到這兒，彷彿有一種遲疑的動作；隨後，決然說道：

——並且倘若你將來遇了熟識的面孔，可是一點兒也不要顧慮。在敵軍中，有我們的至親在內，但是他們的價值，並不比其餘的人高一些。遇着機會，儘管殺他們，儘管大膽地殺他們！

〔註一〕德語謂「是」爲「Ja,」其音如「雅」——

〔註二〕德語謂「否」爲「Nein,」其音如「奈因」——

〔註三〕德語謂「法人」，或「法國的」，均爲「法蘭左生 [Franzosen]」

(註四)法國軍官以及步礮工輜等兵的軍帽，名爲 *casque* 「凱披」，其式與吾國軍帽相近，且前有遮陽片。帽頂不作突出之盤狀。

第十章 馬崙之役以後

魯惹莎，海芮茵那和琦琦三人，在十月杪，都從畢亞理慈歸來了。事前，海芮茵那枉自議論這種歸程不大謹慎，議論馬崙之役不過是法國人的一種暫時的成績，議論戰事的進行，可以在早晚間變化，議論法國政府實在還沒有念及要離開波爾多。但是「浪漫女子」的暗示，竟沒有收到成效：魯惹莎再也不能忍耐和伊丈夫久離，而琦琦也急於想和伊的「小糖兵兒」相見。所以伊們三人，竟重歸虞戈通衢的住宅。

巴黎那兩百萬不願逃亡而願在家中守候的居民，用一種莊重的暢快歡迎這次的勝利。誰也不能明瞭地說明這場直到得勝後才得消息的戰事的原委。在某一個星期日，巴黎居民在利用午後晴光去散步時，陡然從日報上知道協約軍的大成績和他們新近所驅逐開的危險了。他們不禁異常喜悅，但是他們却一點兒也不拋棄他們的沈靜態度：

六個星期的戰爭，早已根本上將這種如此喧譁如此易於感動的民族的性格變更了。大概須得一些時間，才能使這都城去恢復舊時的氣象。但是，末了，一些不大見人的街道，也有行人了；關了門的店鋪，也開張了；沈寂的住宅，也有生氣了。

馬爾色爾對於他的妻室兒女，竟沒有談起過他那次到白鄉村的旅行。本來爲甚麼要拿這種驚心動魄的敘述來使他們發愁呢？他僅僅告訴魯惹沙，說白鄉村的別墅很爲破壞所苦，說破彈損壞了一部分的屋頂，並且說將來到了戰事終止時，非花幾個月的工作，那房子不可居住。

馬爾色爾和家人團聚所享的快樂，很快地便因和他小姨子相對而減色。自從最近這些大變化發生以來，海內西那的眼光中有一種泛泛的驚訝的表情，彷彿德意志帝國大軍的敗北，竟是一種和自然界的組織最良的定律大相違反的現象，並且伊所關心的馬崙之役的難題，竟使伊不能不饒舌了。所以伊竟否認法國的勝利。因此便以爲他們所謂「馬崙之役的勝利」，不過是協約國的一種謊語；至於那實情，却是德國的將領

們，因為作戰計畫的精理，才決定將他們的戰線引退。當伊在畢亞理慈的勾留之中，曾經將這個論點和各種有最高的智能的人物——特別和那些中立國的高級軍官——作過長久的談話，然而其中却沒有一人相信法國人的一種現實的勝利。德軍不是繼續在法國北部和東部占住了廣大的幅員的地域嗎？倘若戰勝者沒有能力驅逐戰敗者出境，這種冒充的勝利究竟有甚麼用呢？被這些明確的宣言所難倒的馬爾色爾，不禁因驚訝因憤怒而變色了：他曾經見過，親眼見過馬崙之役的勝利，並且埋在他園中的盈千的德國兵，足以證明法軍大獲全勝。但是他枉然拒絕了他的「小姨子」，於是因生氣而面赤了：他心中祇得承認海茵茵那的反對論調中有點似是而非的意味，並且他的性靈也因而深受擾亂了。

魯意莎也不甚安適；自從舒爾入伍之後，伊竟在恐怖中度日了。不久，琦琦也因伊未婚夫的目的而感不安。伊從畢亞理慈回來，便被伊的「小糖兵兒」，要求伊敘述伊以前對他所慮慮的那些可以遇到的危險，而這少年的戰士，也向伊描摹他當着巴黎

附近開戰那一向，在服務機關所感受的那些傷心的愁苦。他們聽見礮聲在那樣近的地點，以致那位參議員竟想將他兒子送往渡爾多；但是這一個却有較好一些的感興。當戰事吃緊之時，巴黎的留守將一切的壯丁用汽車運去赴敵，於是愛國主義，竟在勒內的心中戰勝了一切的情感：他不待誰的號令便取了一桿槍，和同事的其他服務人員跳上了一乘汽車。他一到戰場，便在一條小徑旁的溝中躺下去守過幾點鐘，不待辨明甚麼，舉槍就放。他那時祇看見煙霧，着火的房屋，傷者，死者。除了一羣被俘的烏蘭騎兵以外，他竟沒有看見一個德國兵。

在開始，這件事很使琦琦因為自己是馬崙之役的一個英雄的未婚妻而覺榮幸；但是隨後伊又變更感觸了。當伊和勒內在街上同行時，心中頗以他是一個兵士以及他不過是屬於後方預備軍的一員為憾。更壞的事，就是那些因為伊們的那些在前線打仗的漢子而興高彩烈的，或者因為一個寶貴生命的死亡而含辛茹苦的平民的妻室，竟都是傲慢的挑釁者，以致伊在街上經過時，時常聽見一些攻擊這些「埋伏者」的粗話。

加之，伊想到伊那位籍隸阿真廷而身赴戰場者的哥哥，竟不能自持，而拿他和伊這位籍隸法蘭西而托庇於掩護之下的未婚夫相比較了。這些難堪的反省，使伊變成了悶悶不樂的。

勒內很容易地注意到琦琦的愁悶，因為伊以前沒有使他和一種憂鬱的神情相習，於是他不待費事，便已猜到了這種不高興的神情的來由。末了，他的解決方法便決定了。一連有三天，他以涉足虞戈通衢為戒；第四天，他才身着嶄新的淺藍軍服——這是法國陸軍在那時新改的顏色——到那條街上去了；他的凱披式的軍帽的皮纓，已經換了金線子了；而他的粗呢衣的袖口，也已經鑲着金袖章了。他已經是個軍官。由於他父親的力量和他的中央工業大學學生的資格，他已經取得預備軍砲兵少尉的任命，並且他當時立刻要求派往前敵。兩日之內，他就要出發。

——你已經辦好了這件事！琦琦歡呼着。你已經辦好了這件事！

伊面貌變色了，用那雙因贊嘆而彷彿想吞嚥他的大眼瞧着他出神了。隨後，毫不

顧忌伊母親在旁，便向他說道：

——來罷，我的小兵！來罷！你值得一種獎勵！

於是伊撲到他身上，用胳膊箍住他的項頸，清脆地在他的面頰上吻了兩下，伊這時竟爲一種劇烈情感所支配而放聲大哭了。

自從馬崙之役以後，魯惹沙和海芮茵那，有了宗教上的一種雙重的信仰心：這兩位爲人母者，竟因伊們那些爲相反原由而在法國前綫互相戰鬥的兒子們而擔憂了。至於琦琦，自從勒內赴敵之後，也感受了一種皈依宗教的心理上的變化。

現在，魯惹沙不像從前抱着「祈禱地點的複雜應當增加祈禱的靈驗」的那種觀念，再那樣地遍謁巴黎全城的各處教堂了；伊祇同了海芮茵那和琦琦到附近的聖榮寺教堂或者佛利蘭通衢的西班牙教堂祈禱，並且伊尤其崇尚那西班牙教堂，因爲伊於其

間，時常聽到有一些用伊幼年時代所用的語言所發的祝詞，切切地在伊身旁發動，於是這些聲調，便使伊引起了一種如在故鄉而和一個格外肯聽受陳述之詞的上帝接近的幻想。

當這三個婦女相並而跪下祈禱時，魯蓋沙偶爾竟用一種略帶怒意的眼光向琦琦瞧着。這青年女子是面色灰白的，潛心默禱的，有時伊用蔚藍色的眼球凝視那神座，有時又如何受到絕不習慣的沈思的重力所壓一般而俯首了。這種虔誠的神往，竟使那為人母者生厭了：琦琦之所以用這種深沈的誠虔而祈禱，大概不是爲舒爾罷！

至於那姊妹兩位，彼此都不爲那些在戰場上幾百萬人要求上帝的保佑，伊們的那種自私自利的新禱，僅僅祇爲唯一的母性的慈愛而發，僅僅祇以保佑伊們那幾個正在置身危境的兒子爲目的。但是，當魯蓋沙懇求保護舒爾時，於是伊靈悟中所看見的，就是從戰壕中所寄來的一張精神不足的照像上所表現的兵士：頭戴一頂凱披式的舊軍帽，身裹一件泥塗竟體的風衣，腿纏幾條呢的裹腿，手執一桿步槍，而面頰被那修刮

不良的鬚鬚所掩映。至於，海茵茵那給倭安和海爾曼祈禱時，伊思想中所得的幻像，就是那頭戴尖頂鐵盔，身着灰綠色軍服，胸佩那些懸掛手槍，望遠鏡和盛地圖的皮箱的皮帶，而腰束懸刀皮帶的少年軍官的影子。所以從外表看來，倘有伊們彼此的希望，都在同一的母性的慈愛的奮興中彼此和諧，然而澈底說來，這些希望，真是彼此互相背馳的，並且這兩位爲人母者的祈禱之中，也有那種在敵國兩軍之間同一衝突存在。不過無論是魯惹莎或者海茵茵那，誰都沒有窺見這種矛盾。但是，有一天，馬爾色爾瞧見他妻子和他小姨子一齊從那教堂中走了出來，他免不得低聲自言自語：

——這是無禮！這是瞧不起上帝！

唉，怎麼樣呢？原來在魯惹莎以及其他的法國人的母親，正都給伊們那些爲抵禦「蠻族」入寇而戰和英勇地爲防衛人民及人道而戰的兒子們懇求神佑的那教堂之中，海茵茵那竟敢固請上蒼，去輔助伊那用盡魔力預備壓倒法國的德國丈夫的可詛咒的成績，和伊那些握着手鎗，剝掠村落，屠戮良民，任意焚毀的兒子們的有罪惡的功勳！

這婦人的祈禱，是違背了宗教的，伊的不公平的誓願，是侵犯了上帝的公理的。於是馬爾色爾懷着那種偶然由畏禍的恐懼心，在那最合實驗主義的思想中所喚起的幼稚的迷信，竟至妄想海茵茵那的褻瀆神明的祈禱，可以給舒爾發生一種損傷。誰知道呢？上帝已經被這些無意識地變成有敵愾心的為人母者向他跟前所發的矛盾要求弄乏了，大概結果祇有塞起耳朵，無論誰的話都不會聽了！

從這一天以後，馬爾色爾對於他的小姨子，早顯出了一種無情的厭惡。「浪漫女子」竟因這種時而用冷嘲時而用熱罵所表現並且滋生不已的怨恨而發怒了。所以便決然離開這一個有人於其間業已公然拿伊當作一個不速而來者看待的家庭。伊這計畫竟沒有告訴過誰，極力費了許多方法；居然達到了取得一張赴瑞士的護照的目的，於是伊從那兒，可以很容易地回到德國；末了，某一天晚上，伊向戴諾葉一家人宣言自己已在明天要走。那忠厚的魯惹莎，竟因這種陡然而行大動傷感，却悟不到這是為誰都好一些的事，而馬爾色爾非常愉快，忍不住用一種開澀的諷刺向他的小姨子說：

「好旅行，並且致意伽爾。倘若你們的將領的作戰計畫上的妙算，使他們失掉下次到巴黎看我們的希望，那末，我們的將領的作戰的計畫的奇績，却可以使我們在日後覺得一種愉快而來柏林，向你們作一次小的拜訪。」

那種給馬爾色爾代替在各處教堂中消磨光陰的事，就是他常到他兒子的工場欣然和阿爾真梭拉談天，這一位在「靈魂的畫師」不在之時，業已陞任這座不豐富的博物館的留守之職。

阿爾真梭拉接待馬爾色爾的初次拜訪，使用一些動作，將一件遺忘在一張圍椅上的女人浴衣，和一頂給一個衣架戴着的簪花女帽偷偷掩掩地移開，以致奇異地將自己的歡迎套語間斷。馬爾色爾並不爲這些有所謂的動作所欺；但是他的性情異常寬大。僅僅聽到了阿爾真梭拉的聲音，這儂可憐的爲人父者，便彷彿得了和他兒子相伴的感

覺；並且其所以使他易於得到一種如此溫存的幻想的來由，就是那些和出征者從前生活相關的一切器物，都留在這個爲他所熟知的地點。

開始，他們談到舒爾，彼此互相關換前線傳來的最近消息。馬爾色爾將舒爾來信中所談的話，一字不遺地重述了一遍，並且將這些信拿給這位「機要祕書」看；但是阿爾真梭拉却從來不將舒爾寄給自己的信拿出來，並且以述其原文爲戒；因爲那畫師在信中，欣然使用了一種和子姪輩給家長通信時所用的文體大相逕庭的文體。

在從軍的兩月之後，舒爾因爲善於擊劍而嫻戰鬥和他那一連的連長的——他本和舒爾同爲某劍術俱樂部的會員——幫助，所以新近受了任命而爲上士了。

——何等的本領嘍，阿爾真梭拉如同本人享受着這種任命的榮譽一般高聲喊着。唉！令郎真像大革命時代的將領一般，定可在少年而居高位！

於是他用一種過譽的口才，稱贊他朋友的勇敢，其中不免點綴一些幻想的情節。因爲舒爾也和其他的在一種有繼續性的危險中過活的多數人一般不多說話，祇將他親

身參預過幾次戰鬥，用幾句明晰動人的話向他述過。譬如，這「畫師」兵曾經在一種猛烈砲戰之下傳遞過一次命令；他曾經首先跳入一道由衝鋒奪來的戰壕；他曾經爲一種被人視爲很危險的使命而自告奮勇。這些爲他值得一番重述的榮譽而實際並不算非常的事，一到這個認爲這次大戰中的最顯著的變遷而加以褒獎的遊蕩者的口中，便得了五光十色的氣象了。聽到這些頌揚的話，這爲人父者竟因恐懼，因愉快，因自負而滿身發抖。

在這兩人長久地談過舒爾之後，馬爾色爾自以爲非承認他兒子的過譽者的論點不可，於是便向那「秘書」探詢他新近所幹的事。

——我盡過了我的義務，阿爾真梭帶着一種明顯的至情上的滿意說。我曾經給「巴黎之圍」救過急！

——道地說來，他在良心上，很懷疑這字眼的不精確：因爲巴黎本來沒有被圍。但是二千年八百七十年之戰的回憶，却戰勝了那關於語言上的精確的顧慮，於是他便自鳴得

意地稱呼那些當馬崙之役的期間中在這都城四週所施的軍事行動做「巴黎之圍」。他早以後裔不了然於他在這些可紀念的機會中所幹的事爲憂，便取了預防手段。那時有人在街上，販賣一種印有金框而飾以三色國旗的文憑式的廣告，這廣告中的文字，就是一張證明當那危急的星期中在這都城中勾留的證明書。阿爾真梭拉便在這樣一張文憑的空白地方，用他的最好的書法，將自己的姓名和資格填了上去；隨後，他邀請了礮白街的兩個街坊——一個是看門人的朋友，一個是隔壁的酒店老板——在這證明書的尾上署名；並且末了，他又要求本區的警察署長簽字蓋印，去保證這些有榮譽的見證人的可敬。這樣一來，於是無論何人對於阿爾真梭拉曾經給「巴黎之圍」救過急的那件事，斷不能懷疑了。（註二）

所以這位「被圍者」，便向馬爾色爾陳述當他出外時，那些在巴黎街上所經過的事，並且他真地看見過許多非常的。他看見過無數羣的牛羊，鎮日在聖瑪德來因教堂的鐵柵欄附近的廣衢上停留着。他看見過馬洛克族的先鋒隊，排成行列從巴巴南站的

門前穿過巴黎的中心而到巴黎東站，便在那兒趁搭那些爲輸送他們到前敵而等候的列車。他看見過那些身披紅衫而跨着健捷的馬的北非洲騎兵；那些頭縛黃色帕頭的馬洛克的步兵；那些黑面而紅帽的西非洲步兵；那些殖民地駐防砲兵；那些駐防非洲的步兵；全體都是氣概雄偉，面色如紫銅，目光如鷲鳥，而以戰鬥爲職業的戰士。這些隊伍的行列，有時爲着騰出時間使前一隊能殼從容上車，竟等候幾個鐘頭不動。

——他們真來的「時哉時哉」！阿爾真梭拉用那種如同他親身指揮這些隊伍的迅速而得天幸的動作一般的豪興暢談着，他們真來的「時哉時哉」，爲着去到烏爾克河邊迎擊克魯克，去遏止他發展，去逼迫他放棄陣地。（註三）

幾天以後，他又看見過一種格外更爲奇異的景物。將近有兩千乘左右的供租賃的汽車，全體載着幾營駐防非洲的步兵，每車所載的人平均是八個；這些成羣的兵車，開足速度而馳，竟在各處廣衢上，帶着鎗枝的閃耀和紅色高帽的如火如荼，組成了一種急流，使人以爲是一種繁華悅目的儀仗，一種延綿不斷的送婚隊。然而並不止此：

在那最要緊的關頭，成功之望那時已無把握，祇須壓力略增，便能爲之決定，而伽烈尼將軍爲着製造那種居然竟能援救法國的最後實力，便將略知運用兵器的人，譬如軍事局的司事人員，軍官的從兵，警察，憲兵，這類的人，一齊派了出去，去抵抗敵軍右翼的極右之處的兵力。（註四）

結果，在那星期日的晚上，阿爾真梭拉和他一個同在「園中」的女友在布樂臬公園散步（但是他竟不將其中的細情略略告訴馬爾色爾）時，竟從各種日報的號外上，知道戰鬥是在巴黎附近動手的，而法軍在這場戰鬥大獲全勝了。

——唉！戴諾葉先生，我看見了許多東西，並且我現在能夠說許多的大事！

舒爾的父親是那樣的滿意的，對於這游蕩者竟發生一種立刻由供給各項使用所表現的好感了。那時的度日是艱難的，於是那個被遠離故鄉的生活情形所困的阿爾真梭拉也許需錢使用。倘若情形果然是如此的，馬爾色爾便以周濟他爲樂，而提一筆存款任他支配。他之欣然爲此，正和他往日愛西班牙相等，西班牙，一個在他常以未能深知

爲憾事的名貴的國家，但是這却是他預備在戰後帶濃厚的興味去參觀的。

爲着畢生的第一次，阿爾真梭拉用一種拒絕之詞，一種其中所含的自重成分並不在感謝成分之下的拒絕之詞，答覆了這樣一種餽送。他深深致謝戴諾葉先生的體貼入微的用心和恢闊大度的供給；但是他幸而不在非許諾這種供給不可的境界。本來在事實上，舒爾早已「任命」他做他的管理工場者，而那時正因爲那些有關於「停止付款」的新命令的功效，那銀行結果承認對於那張美國來的支票按月付百分之幾，所以舒爾能般將工場中的必需之用供給阿爾真梭拉了。

等到那可怖的不安業已過去了，巴黎的居民彷彿不知不覺地已經和那時的地位相習。忍耐性的沈靜現狀，竟繼着頭幾個星期的興奮現狀，應運而興，於是有人希望一些意外的和非常的調處。阿爾真梭拉的衣袋，也不像戰爭初起一般兒被各種日報所充

塞。並且各報所說永遠是一樣的，於是祇要看政府公報就設用了，這印刷物在從前却是閱者所不急急於等候的；因為那時閱者預料他祇將發佈過的消息重述一番。在後方的人員，漸漸重理他們的舊業。『應當謀生』，他們都這樣說。而繼續生活的必要，却非在必需之物的方面注意不可。這些有親丁在軍旗之下者，本來沒有遺忘他們的親丁；但是末了，他們却也拿這種別離當作一種常見的障礙看待了。金融也開始活動了，巴黎的居民也開始笑了；並且，倘若有人說起戰事，這就因為承認戰事是一個不可免除的痛苦，大眾對於他，祇應使用一種有恆的勇氣和一種緘默的忍耐去抵抗。

馬爾色爾在屢次拜訪阿爾真梭拉之時，好幾次得着和翟爾諾夫相遇的機會了。以尋常的時會而論，他也許想遠開這漢子：家資千萬的富翁自然是屬於保守派這一方面的，而對於革命派的分子自然深恨。並且這俄國人的社會主義和他的國籍，竟使他引起兩組不快的幻象：一方面，炸彈和匕首；其他一方面，絞刑和充軍到西伯利亞。但是自從戰事發生以來，馬爾色爾的理想，在許多論點上都早已更換了：德國式的恐

怖，那些在海洋中使盈千累萬的絕不爲害的旅客溺死的潛水艇的奇功，那些從半空中向平民的小房屋和婦孺們拋擲炸彈的天際翱翔而不可見的徐柏林飛艇的奇功，都使馬爾色爾的眼光，對於他在幾年前視爲最可恨的俄國式的害人暴舉，減輕了分量。並且馬爾色爾知道霍爾諾夫和舒爾的關係，卽令不是密切的；然而至少也是很熟識的，於是這一層，就毅於使他用和藹的面色接待這異鄉之客，而況這客又是屬於法國的聯盟國的。

馬爾色爾和霍爾諾夫談到戰事。霍爾諾夫的從容態度，他的特創的理想，他的陡然從反省跳到議論上的思想家式的不連絡，不久便引動了舒爾的父親，使他毫不吝惜那些從埃戈通衢的地窖中彰明較著地運來的酒了，那些由阿爾真梭拉帶着大度灌澆他鄰居的辯才的酒了。馬爾色爾所最贊歎這俄國人的處所，就是他所用的那種從想像上說明他所欲使人了解的事物的簡便方法。在這位幻想者的演說之中，馬崙之役，接續而來的戰鬥，和交戰的兩軍達到海邊的那種努力，竟成了一些很簡單而很朗然的事。

唉！倘若當時法軍在勝利之後沒有爲疲勞所困！

——但是人力都有一個限制，這俄國人說，並且法軍雖然驍勇，究竟和其餘的一樣同是一些人。在三星期裏，既然從東部向北部急進而在比國和敵人對壘；接着便在伽羅王和其他各處斷斷續續戰了好幾次；接着又是一次迅速的退避以免爲敵人所包圍；而末了就是這場使德軍被俘虜，被驅逐的七天大戰呀。在這樣幾下之後，又何必以戰勝者缺乏前進的長腿和騎兵缺乏猛追的力量爲怪呢？所以這就是那些未被猛追的德兵得到休息，挖掘地洞，和藏匿在幾乎不可接近的蔭蔽物之中的時間的原故。法軍也就如法「泡製」，以免失去他們所奪回的地域，而這種無了期的戰壕戰爭，便如此開始了。以後，交戰的兩軍的陣線，都因各欲包圍敵軍，便各向西北延長，並且各由這些繼續的延長動作，發生那個「向海而馳」，結果就構成了這個歷史上的最大的對壘現象。

尙在樂觀的馬爾色爾却和一般的觀念相反，希望戰事不至於過於長久，希望到明

年春天或者再遲也不過夏天，和局定可確定。但是霍爾諾夫却搖着腦袋：

「不行，他說。這一定是長久的，很長久的。這次的戰爭，是一次新的戰爭。實際的近世的戰爭。以前德軍依據舊的方法開始戰鬥；譬如包抄的動作，平原上的戰鬥，毛奇將軍所編的「摹仿拿破崙法的作戰計畫」之類。他們那時指望迅速地結束，並且自信必勝。因此又何必使用新的方法呢？但是那些在馬崙之役所發生的事，却將他們的計畫推翻了；他們非易攻爲守不可了，於是他們的參謀本部便使用他們在日俄戰爭的新戰場所學的一切。近世兵器的力量和射擊的速度，竟使那地底的戰鬥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需要。一個啓羅密達的地盤的占領，在今日就是代表一種比較百年以前奪取一座砲台還要更費事一些的實力。結果，對壘的兩軍，無論誰何，自然都不會銳進了。所以一定會成遲緩而單調的事，如同兩個勇力相等的力士角力似的。」

——但是，這件事，總得有一天完結才好！

——自然，但是却没有法兒知道在甚麼時候呀。現在所可認爲不容懷疑的事，就

是德國必敗。由甚麼方法而敗呢？我却不知道；但是論理學要他失敗。在九月一個月中，他業已用盡了最上的精銳，並且敗了。這樣一來，就使協約國取得時間，去預備他們所未及預料之事和組織他們在現在所準備的偉力了。中歐兩帝國的失敗，是決然會實現的；但是若以為就在目前，那就不免錯了。

並且，據霍爾諾夫所見，這些虎狼之國的這不可避免的瓦解之局，却不能謂之為德國的破壞，又不能謂之為日耳曼民族的殄滅。這位革命黨人對於極端愛國主義不表同情，既不稱贊那些想「從歐洲地圖上拭去德國」的巴黎式的不受調停的熱心愛國者，也不稱贊那些想在「全世界上發展薩頓民族威權」的柏林式的不受調停的大日耳曼主義者。

——要緊的事，就是打倒德意志帝國，和摧折那個在這五十年以來威嚇各國和平的可怕的戰爭機械。

那最使霍爾諾夫動氣之事，就是那種從一千八百七十年以來，被這種長期威嚇所

生的而在今日使全世界多數的人都受傳染的各種理想上的不道德：強力的榮譽，物質主義的勝利，成功的神聖，對於成功者的盲目敬佩，視最高貴的情感如同空論的嘲弄，主張達到進化的最高之點而實際竟退化到原人時代的野蠻行爲，暴力和專制政體的強徒哲學。

——應該做的事，他說，就是掃除那些代表這種從後方出現的可怕趨勢者。但是這却不是說我們應當將德國民族也付之殄滅。這民族本有許多實在的好品格，可惜這些好品格，時常被一些由不幸的過去時代遺傳到身上的缺點所惡化。他有富於組織力的本能，工作的興趣，並且他能發給進化的原因盡許多的力。但是在事前，他却需要有人處以一種懲罰：災禍的懲罰。等到戰爭失敗將發挫折德國人的驕傲而消弭他們的世界霸業的幻想時，等到他們將僅以一種和其他人類處於平等的地位的人類自居時，那末他們對於那種屬於人類全體的共同文明，就可以成一些有用的合作者。並且不當因這件事，而使我們現在對於其他的人類社會，忘了德國人是一種危險物。這種主

人翁式的民族，——這是德國人自稱自道的頭銜——是各種民族中的最缺乏自重的感情者。他的政治上的組織，使他變成一種死守那機械的和屈服的號令而好戰的部落。在德國，沒有一個人的臀部不受腳踢。皇帝所發的腳踢，一層一層地一直傳到社會上最低的那一層階級。凱賽爾鞭撻他的臣子，軍官鞭撻兵士，家長鞭撻他的妻和子，小學教師鞭撻他的生徒。就是爲着這些，所以德國人才那樣狂熱地想在世界上發展。他們一經走出自己的門，便以變成極驕極猛的專制者，爲補償在家的屈辱之用了。

(註一)歐戰開始時，法軍東抵德境，北入比境，乃自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比境內之伽羅王 Choleroi一帶大戰後，北部前線已受重大損傷，於是東北兩部的兵，一齊節節退避，防守巴黎。至九月六日始變守爲攻，全線齊動，於馬崙河流域大戰，是爲馬崙之役。計自巴黎至凡爾登其時全線約長三百啓羅密達。時協約國方面，計有法軍七十萬人，英軍七萬人；而德軍則爲九十萬人。是月十二日，德軍右翼全部敗績，因而退却百餘啓羅密達左右，巴黎遂得保全；然法軍終因軍

實不充，未能乘勝窮追，德軍遂得從容布置戰壕而成相持之局。一千九百十八年夏，兩軍復於馬崙河流域大戰，是爲第二馬崙之役。

(註二)巴黎之圍，本爲歷史上指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時普軍包圍巴黎之役所用的專有名詞，作者在此處記阿爾真梭拉之所云，含有譏諷之意。

(註三)烏爾克河 L'Orne 爲流入馬崙河的一條小河，其長約八十啓羅密達。按馬崙之役爲全線總攻擊之名稱，其中分段的名稱甚夥，烏爾克之役就是其中的一個。古魯克 Von Kluck 時爲德軍右翼總司令。

(註四)伽烈尼將軍 Gen. Gallieni 爲是時的巴黎留守。

第十一章 戰場

某一天晚上，那位參議員拉古爾先生在馬爾色爾戴諾葉家中晚餐，他向他的親家翁說：

——您不願意到前敵去看看令郎嗎？

這位大人物，因為他的兒子沖破了他用慈父的謹慎舉動所給他展布的護身「網」而投身在作戰的隊伍中，久已異常憂慮，而其最壞的處所，就是竟在第一道陣線；於是他便預備領着馬爾色爾去拜訪那位新近受職的少尉，這也可以使軍中的官長們，悟到這少年有個具有取得一種難於批准的命令的能力的父親。因為舒爾正和勒內同隸屬於一軍，拉古爾久已想使馬爾色爾利用機會：馬爾色爾可以用祕書的資格和拉古爾同行。即令這兩少年分散在相離不近的陣地，這也不是一種障礙：乘着汽車，他們可以

迅速地經過長的距離。這次旅行的官樣文章的托詞，就是一種委托這參議員叫他報告砲兵的效力和戰壕的組織的使命。

這自然使馬爾色爾欣然承諾他這位聲名洋溢的親家翁的提議了，於是幾天之後，陸軍總長雖不甚願意允許好奇之人身赴前敵，然而拉古爾畢竟得了一張雙料護照。

第二天早上，這參議員和這家資千萬的富翁，竟一同大費其事在一座樹木茂密的山上攀登。馬爾色爾腿上縛着一雙皮護腿，頭上戴着一頂寬邊毡帽，肩上披着一件短的斗篷。拉古爾踏着一雙長桶馬靴，戴着一頂軟帽，在後相隨；但是他却仍然穿着一件方襟大禮服，以保存立法界的服裝上的一點兒莊嚴，並且，他雖氣喘汗流，然而使出一種明顯的努力，以免褻瀆法國的參議院的威信。在他們的身旁，有一個奉了命令給他們司嚮導之職的上尉同行。

他們所取道而行的樹林，表現一種動人的悲境。可以說是這樹林，竟被一種使這景物在一些狂亂而稀奇的外表受抑制的風濤所凝結住。沒有一棵樹能夠保存他的在

太平時未受損害的枝幹。成林的刺杉，使人憶到破廟中矗立的廊柱；有一些依然豎着他們幹的全部，但是，樹頂都被斬除，彷彿是一些失去頭部的柱身似的；其餘的那一些，其腰部在一斜切面被切，而成木笛頭子的橢圓形，彷彿是一些被迅雷所折的孤立高柱；此外還有幾枝，却在他們本身的鼓離殘枝的四面，垂下一些久已枯槁的纖維。但是，尤其在楓樹和橡樹林中，那破壞着的偉大無邊的實力格外顯得明瞭。其中有許多，他們的幾人合抱般粗的樹幹，竟像從一種由巨斧所斫的切口一般，幾乎齊着地平線被斫，而在那些被拔出土的根的四週，他們看見一些因地面上的炸裂和翻擾而從地內掀出的石子。一些相類而有合乎幾何的規則形式的水沼，在四處展出他們的圓形水面。其中滿盛着由積雨所滯的綠色死水，水面漂着一層蟲豸叢集的苔皮。這些水沼，都是由一些「鍋子」在一層絕不滲漏而能保存雨量滿溢的灰石質地層中所挖的深坑。

(註一)

這兩位旅行者早將他們的汽車留在山坡下面，於是他們便向着這些藏匿了延長遠

於數里的無數砲位的山頭而登。這種登高，却使他們非步行不可，因為他們正在敵人的射程之內：一張汽車可以引起那種對於他們的注意，於是便成了開花彈的目標。

——這種登高，是有點使人疲乏的，議員先生。那上尉說。但是請努力罷！我們快要到了。

他們在路上，漸漸遇見很多的砲兵。其中大多數，僅僅祇由凱披式的軍帽而使人知其為兵士；除了這種帽子，他們簡直像冶金的和製機的工廠的工人。他們並沒有穿着上衣，祇見那粗絨的坎肩和褲子以及布的汗衫，並且另有幾個，為着便於在泥濘中行走起見，竟踏着木鞋。這都是一些在砲兵預備軍役而由動員令所召集的冶金工人；他們的上士都是他們的工頭，而他們大部分的官長，都是工程師和工廠的主人。

他們可以走到砲位跟前而在事前毫無所見。僅僅在那些枝葉叢中或者在那些堆積的木條之下，露出一件像灰色橡子的東西。但是他們一經走到這不成形狀的堆積物的後面，便看見一塊波許多繞着這殺人器械坐着躺着和工作着的漢子們所佔住的潔淨的

小空場了。在這山上各處，或者有許多捷健的七生五快砲，或者有許多仗着那些由橫排的鐵塊所組成的車輪得在泥中困難地移動的重砲——這車輪正和大地主們在阿真廷開闢土地所用的犁田機車的輪子一樣。

拉古爾和戴諾葉兩人，在一個山凹中，遇見許多列在樹林之下而外形酷肖引頸長吠的被繫之狗的七生五的砲連。這些砲連，正向一些在幾分以前從山峪中被他們所窺見的移動的敵人射擊。這羣「鋼犬」怒號，而他們的帶怒的吠聲，竟和那種由一幅無窮盡的長帛所發的裂聲相似。

那些被這種喧噪所醉的軍官，在他們的各砲位之旁來往巡行一面高呼口令。這些在不動的砲架上活動的砲，正像自動手鎗一般或進或退。砲底一經將藥筒擲出，於是一顆新的砲彈立刻被人裝入那發煙的砲膛之中。

在砲連所在的地點之後，空氣被激而成旋流。在每一排砲同發時，拉古爾和戴諾葉胸部受一次震動；而當一秒鐘的百分之二的那種一瞬間，他們在那介於那被掃除的

空氣波動和那重新前進新波動之際，竟因枵腹而感受飢餓的愁苦。空氣因辛辣刺鼻醉人的味兒而激蕩。火藥的惡臭，從眼耳口鼻而達到腦中。在砲位的附近處所，許多燃放過的藥筒聚積成堆。放！……放！……永遠放！

——好好兒澆一陣！官長們重三複四地喊着。

於是那些「七生五」，向着那些德軍所試着越過的地方儘力傾注開花彈。

那上尉依據所奉的命令，給這參議員說明這些砲位的動作。但是，因為這旅行的真實目的，就是爲拉古爾和他兒子會面，並且因爲勒內又隸屬於重砲隊中，所以「七生五」的攷查並沒有延長多久，而這兩位拜訪者便在他們的嚮導者的引導下重行上路了。從一條被一道山脊所掩護來的小路，他們費了三刻來鐘的工夫才走到一個山頭，其間有幾尊設防的重砲，但是砲位彼此相距甚遠；於是這上尉又開始向這參議員發表公開的解釋。

這種重砲的砲彈，是一些收藏在地窖中的尖頭大圓柱。這些叫做「蔭蔽所」的地

窖，由一些類似斜口水井而外部用石袋和樹條所護的深邃窟穴而成。這些蔭蔽所，也可以供那些不值班的兵士們做藏身之所。

有一個炮兵，指出兩個彼此相連極其充實而像兩枝並列的臘腸似的白色大布囊給拉古爾看：這就是這些重砲每尊所應裝的一發的火藥。從這被他打開了的囊口，發見一些成絮的紅粉瓣兒，於是這參議員和他的同伴，深以這種外觀類似化妝品的東西就是近代戰爭的猛烈火藥爲異。

略遠一點，在這山頭的頂點，有一座半受摧毀的塔。這就是一切汎地中的最危險的汎地；瞭望者的汎地。有一位軍官置身其中，監視敵軍的陣線，攷證本軍射擊的效力，並且發布一些糾正的指導。

那司令的所在，距塔不遠，但是藏在地下。經過一條通過好幾座地窖的隧道，便達到司令的所在了。這所在的正面，就是山頭本身的一部分，不過將外表削成了直垂的土壁，並且穿了幾個使內部取光和通氣的小窗。當拉古爾和戴諾葉正從這隧道下降

時，一位擔任司令職務的老年司令官便來迎接。這司令官的姿勢是異常出衆的；他的聲音的柔和，正像在巴黎的客廳中和女客們談天相似。這位鬚髮頹白而鼻懸近視眼鏡的軍人，却在炮火連天之時保存着太平時代的禮貌。但是他的兩隻手掌都纏着繃帶：原來一個炮彈的炸裂，使他受了這個雙料的傷，然而他却仍然繼續他的職務。『這個怪物般的漢子』，馬爾色爾獨自思量着，『真是有出人意表的蜜一般的禮貌者；但是毫不干事，這是一個勇將。』

這司令的所在，是一塊很寬闊的地方，其中的光線，是由一個長約四密達高僅半密達的橫窗子進來的，所以這窗子彷彿和那介於一個百葉窗的兩葉之間的空間相似，這窗子的下面，攔着一張滿佈文件的白木頭大棹子。倘若坐在這棹子跟前的一張椅子上，便可以對於那平原的全部一覽無餘。各處的牆壁，滿佈着電氣機械，人員分配表，電話機，很多的供各處交通之用的電話機。

那司令官用交際家的殷勤態度，請他的拜訪者坐。隨後，他在棹上，將一張記載

那平原中的凸凹，道路，村落，田地，起伏的地圖展開。這圖上用紅線畫出一個筭扇般的三角形；這三角形的頂點，就是他們所坐的地方，而其所對之邊，就是在他們眼前的實際上的地平線。

——我們將要用砲攻擊那座樹林，那司令官出指頭指着圖上的某一個最遠之點，一面向他說。

隨後，他又指着地平線上的一條黑影一般的線接着說道：

——這就是您兩位看見在那邊的那座樹林。請您兩位拿着我的望遠鏡，於是便可以清清楚楚地分辨那目標了。

隨後，他又展開一張放大的廣闊異常而光線却不很足的大照片：片上也用紅線畫出一個像那地圖上一般的筭扇形。

——我們的飛行隊，他繼續說，在今天早上攝了幾張敵軍陣地的照片。這一張就是由我們的照像工場放大的片子。我們根據詳細的報告，知道這樹林內，駐紮了兩團

德兵，您願意我們立刻開始射擊嗎，議員先生？

不待這位大人物的答覆，那司令官業已發一道電力的信號。於是許多鈴聲幾乎立刻在這個所在發動，其中有一些是答覆的，又有一些却是詢問的。這位和藹可親的首領，這時既不注意拉古爾，也不注意戴諾葉；他正在一座電話機之前，和一些大概遠在數里以外的向軍官們談話。結果，他發了開火的命令。並且將這件事通知這位大人

物。

這參議員竟有點不安了；原來他從沒有目擊過重砲的射擊。現在這些重砲幾乎就在他的頭上，而這蔭蔽所的穹頂，大概將和一隻射發一排大砲的戰艦的甲板一般兒發生震動。這樣一來，將要製造出來何等的震耳欲聾的甸甸……十來秒鐘過了，然而拉古爾覺得彷彿很長；隨後他彷彿聽見一陣從雲中傳來的遠雷。他頭上的幾個密達厚的地殼，減輕了那些甸甸的力量；這正彷彿是一種撻在被褥上的鞭聲。『這不過如此嗎？』拉古爾獨自思量，這時他已經安定了。

較爲有使人受感的力量，就是砲彈飛行的聲音，他雖在很高的地方刺破空氣，但是竟有壓迫空氣使那波動傳入這司令的所在的窗口的那種強力。這種驚心的聲音漸次自行衰弱以至於無。因爲沒有表現一種效力的動靜，拉古爾和馬爾色爾以爲這顆在空中失效的砲彈，並沒有開花。但是末了，在地平線上，恰巧就是剛才被這位司令官指點的地方，那樹林的黑影的上面，發生一條偉大而有旋轉運動的奇異波瀾的煙柱，於是接着就發生了像一座火山一般爆裂現象。

幾分鐘後，法軍的一切砲位都開火了，雖然德軍的砲兵還沒有表示。

——他們快要答覆了，拉古爾說。

——我以為這是一定的，戴諾葉表示贊同。

同時那司令官走近這參議員跟前向他說：

——您願意再上去嗎？那末您就可以目觀我們的砲位的工作了。這是一件值得費

勁一看的事。

再上去，倘若敵人要開火呢？倘若那位做嚮導者的上尉，未經說起那位業已受電話通告的拉古爾少尉在目前就可以到，那末這位參議員一定覺得這種提議是不合時宜的。加之，這位大人物憶及現在的軍人對於政治家已經不大重視，於是便不願給他們製造一個竊笑國會人員的懦弱的機會了。所以他將他的方襟大禮服端正了一番，便和馬爾色爾一同出了這地窖。

他們剛好走了幾步，空氣便自行擾亂而成亂閃閃的波動。他們兩人都祇得蹣跚慢步，至於他們的耳鼓也都嗡嗡而鳴，彷彿在項頸受了一次猛擊似的。他們以為德軍開始答覆。但是不然，這依然是法軍的砲位之一，在適纔間發出了一個可怖的砲彈。

然而，從瞭望塔的那一邊，一位少尉向着他們跑來，並且科頭而行一面搖動他的凱披式的軍帽。拉古爾辨明了他的兒子，竟因恐懼而渾身發抖了：不謹慎，爲着免得繞路以致冒殺身之險而以自身給敵人做射擊的目標，真是不謹慎！

在相見的親頰之後，這爲人父者瞧見他兒子所受的變化頗爲詫異。他所握的那雙

手是強壯的，他帶着溫存態度所省識的那副面目，是精神煥發的，而且皮膚因為受着充足的空氣，也成了棕色的。六個月的結實的生活，竟使勒內變了另外的一個人。他的胸部也擴大了，手臂上的筋肉也緊張了，一種偉男子的氣概代替了那以前弱女子的氣概了。這少年軍官身上的一切，表現他自身的力量堅定。

勒內對於戴諾葉所施的招待，並不減於他向父親所施的，並且帶着一種溫存的殷勤態度，向他詢問他未婚妻的消息。琦琦雖時常給他通信，然而他却依然以聽見有人談及伊為樂，於是馬爾色爾對於那青年女子的生活上所發表的家常詳細消息，所以竟可以說是給這情人帶來了一點兒體己的芬芳物品。

他們三人一同退避到一個略遠的地方，就是在一個樹林後面而聲浪略靜的地方。那些重砲在每次一發之後，便由砲底的後部吐出一點兒不多的煙，使人憶及菸斗所吐出的。那些上士們口述一些由一個耳掛電話機的砲兵所報告的數目。那些默然執行命令的司砲機的兵士，運動一個小輪，而那怪物便抬起他的灰色長喙，伶俐地或者左動

或者右動。那司發火的兵士立在砲邊，預備發火。這漢子應當是聾的：在他，生活不過是一組的暴動現象和霹靂震驚。但是他那副發呆的面目，並不遺忘某一種嚴肅的神情：他知道他地位的重要；他是颶風的使者；那個激動霹靂者就是他。

——德軍開砲了，那個在那座和他們三人相距最近的砲之旁聽電話的砲兵說。

那位在塔上的瞭望者剛好發出通知。於是那位給這位大人物司嚮導之職的上尉，便向他宣言最好是遷地爲良。拉古爾既因本能服從這忠告，並且也被他那個催其快步的兒子所促。於是便和馬爾色爾蹣入一個蔭蔽所的洞口；但是他不肯下降而至地窖之底：因爲好奇心在他身上已經戰勝恐懼心。

雖有法軍重砲所製造的喧鬧，然而拉古爾和戴諾葉竟也感到德軍的不可目覩的砲彈的光臨。這種投射體在空氣中的行程，竟鎖住了一切其他的聲浪，即令那些最近而最强的，亦復也受了他的影響。開初時，這是一種漸近漸強儼然如同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迅疾侵入空中的悲嘯。隨後，不過僅僅是一種呼嘯；這就是一種如同由千般較旬

千般衝突所成的怪聲，我們可以拿一乘電車在一條斜坡道見的街上下馳，或者一列快車在一座不停輪的站前長驅，與之相比。往後，那砲彈便像一團煙霧，一秒鐘一秒鐘地越來越大，並且彷彿向着他們跟前的砲隊直撲而來。末了，一種可怖的炸裂現象，竟使那蔭蔽所震動了，但是疲軟地震動，彷彿是橡皮的似的。這一個炸裂現象，帶來了許多其他較弱較遲而有那種如同冷笑般的抑揚的炸裂現象。

拉古爾和戴諾葉以爲這投射物在他們附近的地方開花，於是以為當他們從蔭蔽所走了出來時，一定有伏屍流血的慘象入目。然而他們所看見的，却是正吸着一枝紙菸的勒內，而在略遠一點兒的地點，却是一些各在所司的重砲前重新裝彈砲兵。

——那「鍋子」墜在三四百密達以外的地方了，勒內向他的父親說。

然而那位奉着自己的師長命令竭力給這大人物護險的上尉，覺得這目前的時間，使他憶起他們還有一段要走的長路線，而現在正是上路時了。拉古爾這時自覺勇氣百倍，竟想再行候着；但是勒內因爲砲兵的決戰業已發動，非立時回到他的汛地不可。

所以這爲人父者也不堅持延長這種談話；便將他兒子擁抱一下，祝他的好運氣，於是便在這上尉的嚮導之下，同着戴諾葉下山去了。

他們的汽車，在一些被輻重車輛所充塞而使他們非時常停輪不可的道路上跑了一下午。他們經過了一些無人種植的田園，其間祇見一些莊家房屋的間架；他們經過了一些祇剩下兩行爲火灼焦而孔穴洞開的牆壁的燼餘村落。

在傍晚時，他們遇見了一些長髯而身着因風雨以致褪色的軍服的步兵。這些兵都是從戰壕中出來的，背囊之上，帶着鐵鎚和其他掘土的工具；因爲這些做土工的工具，在實行戰鬥的隊伍中，已經取得一個重要的位置。他們從頭至腳，竟體泥塗，雖然本來全體都是少年，然而彷彿業已老邁，他們在前線一星期工作之後回營的快樂，從那些在他們那安着鐵釘的木鞋聲浪中雜出的歌唱，可以窺見。

——這竟是大革命時代的兵士，拉古爾用鋪張的態度說。這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法國！

這兩位親家，在一個半受毀傷而其中駐紮了某師司令部的村子裏歇宿。那位陪伴他們到這時的上尉，已經和他們分手了。明天，另有一位軍官給他們做嚮導。

他們住在這村子裡的人魚旅館，這座舊式建築物的屋影，業已被一顆砲彈所毀。戴諾葉所住的屋子，就和那間被這砲彈所穿者相連，而這旅館的主人要求這兩位旅客在未睡之前，去看這些損壞。那屋子的地板，承塵，牆壁，都成了支離破碎的；折斷了的傢具，堆集在各處的牆角上；做壁衣的花紙的破片，懸在牆頭；一個大的窟窿，使人窺見天空並且使夜間的寒氣從外面侵入。這旅館主人說這種損傷並非出乎德軍的砲彈，而係敵人在村外被逐時由法軍的一顆砲彈打壞的，他並且帶着一種愛國的自負神情的微笑說道。

——是的，這是我們的砲的作品。您各位看見了「七生五」的事業！您各位覺得

這樣一種工作是怎樣的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又重新坐着汽車起程了。他們越過了彈藥庫，經過了第三道防線，隨後又是第二道。成千累萬的兵士，在田野中遍地駐紮。這些蟻羣一般的人，由於衣裳和種族的複雜，使人憶起歷史上的異族的入侵。然而這却不是一種流亡的民族；因為一種民族的遷徙，自然還攜帶了一羣婦孺。這兒祇有一些男子們，男子們以外並無傍的。

一切從穴居野處時代被人類所發明的各式藏身之所，在這些紮營的地點都被人使用出來。那些山洞和那些鑿窿都做了營部；一些木房子，酷肖南美洲的「雷因却」式的農村小屋；其餘那些圓錐式而長長兒的，却摹仿亞拉伯人的「古爾彼」式的茅圍。因為許多兵士都從各處殖民地而來，而另有一些却都曾經在新大陸做過貿易，當這些朋友，覺得有那一種臨時製造一所比較穩固一些的住宅的必要時，於是便溯及他們的迴憶，便描摹那些曾經給他發生過關係的部落式的營造制度。加以在這羣戰士之

中，本有馬洛克人，黑人和亞洲人；並且，和都市相離，這些原人彷彿增加了重要地位，而取得一種使他們化爲文明人的主人翁的尊貴了。

沿着各處溪河的岸，徧鋪着一些由兵士們所晾的白布衣衫。早晨的寒氣雖重，却有無數行的赤着胸膛的人，俯身向水，帶着一些勇毅的噓聲，誼鬧地沐浴。在一條橋上，一個兵士像使用桌子一般俯在橋欄上寫信。一些火頭軍，在一些熱氣蒸騰的鍋釜的四週忙碌。一種微弱的早羹香味，參雜在樹木的油脂香味和濕土的氣味之中。

那些馬匹和騎砲兩兵使用的那些器械，都寄頓在一些用木板和亞鉛板所蓋的長棚之中。那些兵士們在棚外，梳洗那些毛片光潤的馬匹，那些因地壕戰爭得在平安的茁壯情形中生活的馬匹。

——唉！倘若這些牲口曾經參與馬崙之役！戴諾葉向拉古爾說。

自從多時，這些坐騎享受一種無間斷的休息。那些騎兵都去步戰，和步兵在一塊兒開鎗，以致他們的馬匹在一種修道院式的安寧境態之中自行茁壯了，並且反而發生

了引溜他們的必要，以免因飽食無爲而致病。

幾架整裝預備航空的飛機，彷彿像一些灰色蜻蜓在平地上陳列，並且有許多的兵士在飛機的四週聚集。那些當兵的鄉下人，帶着贊嘆的神情注視他們那些運用這些機器的同伴，並且以爲他們有一種近乎民間所流傳的故事上的而同時爲鄉愚所敬所畏的幻術者的能力。

他們的汽車，在幾所因燃燒而成烏焦的房屋之前停住。

——您兩位非下車不可，那位充新嚮導的軍官向他們說。我們祇能步行去趕那段剩下的路。

於是拉古爾和戴諾葉便開始在那大路行走；但是那軍官喊着他們：

——不行，不行，他向他們笑着說。您兩位所取的路線，對於健康是危險的。但是這兒有一條小路，我們於其間可以避風。

於是他告訴他們，說是德軍在大路的那一端的高處，安置了砲壘和高射砲。到這

兩位旅行者所達的地點爲止，原有曉霧給他們保障過敵人的射擊；但是在一個有太陽的白天，這汽車的出現，可以使一個砲彈向之致敬。

他們的眼前，有一片不見人的平原，這平原這時所表現的景物，正和太平時的星期日農家都在家中休息的情形相似。這兒，地面上，推着許多被遺棄而形式不甚可辨認的東西，我們可以拿這些東西，當作一些偶逢佳節停工之期而停留在那種已耕而未播種的田中的農具看待；但是，這本來都是一些被敵軍的投射物所炸裂或者被他們本身的裝載品的炸裂所毀壞的砲架和子彈箱。

那做嚮導者的軍官，在向兩個兵士發了一道搬運那些由戴諾葉從汽車上取下的那些包裹的命令之後，便引導這兩位參觀者在一條使他們非成直線而行不可的小徑上行走。這條在一引磚牆後面起點的小徑，由一條角度不急的斜坡向地面以下延長，所以開始時，小徑兩傍的土壁不過使他們沒脛，隨後，便遮住他們的腰，隨後便及肩；而末了，竟將他們全個兒遮住了，他們的頂上僅僅祇剩下一條如帶的青天。

他們在這地道之中，用一種奇異的方法前進，從沒有由直線而行，永遠是曲折往復。許多其他一般兒錯雜的地道，和他們所走的這條相連，原來這條就是全個兒「地底城市」的中央大路。看着過了一刻鐘了，半點鐘了，一點鐘了，然而他們却沒有繼續走過五十步不拐灣的路。那開路的軍官，時時刻刻一拐灣使失去踪跡，於是那些在他身後的「繼武」者，祇得用快步追隨以免和他相失。地面是溼滑的，而在某一些地方，竟有一種幾成流質，色白而帶刺鼻辣味的泥塗，彷彿像那種從一所在建築基礎中的房屋所迸出的泥漿。（註二）

他們的脚步的迴聲和他們的肩頭在土壁上所發的磨擦，震起一些塵土沙石。有時到了這小徑的地面是向上升起的，這些參觀者也隨之而上升。於是他們不必費甚麼大力可以從上面看見那些防線，然而他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一些荒廢的田園和一些交叉的鐵絲網。但見這種好奇心，能殼對於那抬頭者要求大的代價，所以那軍官不許他們停足注視。

拉夫爾和戴諾葉都狼乏了。他們被這些不間斷的曲折所迷，竟不知道他們自身是前進抑或後退，並且方向的繼續變更幾乎使他們昏眩。

——我們快要到嗎？那參議員問着。

那軍官指出一座破壞了的鐘樓給他們看，這鐘樓的尖頂露在土壁的外面，而且是一座屢得屢失的村子所剩下的唯一建築物。

——就是那兒，他說。

倘若他們依着直線走這相同的路，半點鐘也就夠了；但是除了繼續地被這條地底下的胡同的曲折誤了時刻以外，他們還受着戰場上防禦物的阻撓：一些用鉄柵欄所遮斷的隧道，一些用鉄絲網所鬆鬆地編的圍牆，倘若有人將這些物件弄倒，那末那些防禦者便可自由從這些格眼中開槍，於是便使行程發生障礙了。

他們遇見了一些搬運布袋水桶的兵士，但是他立刻在那些橫胡同中匿跡了。也有幾個坐在成堆的木頭上，帶着微笑閱看一張在戰壕中編纂的小日報。這些漢子側着身

驅讓這些參觀者通過，並且他們那鬍鬚蓬鬆的面上露出一種詫異的神情。在遠處偶爾有一些清脆的必入之聲，彷彿這蜿蜒的路線那一頭，有一座打靶場或者有一個射獵團體正在演習射擊鴿子似的。

當他們走到了前線的戰壕時，那位做嚮導的軍官，將他們介紹於那位在本區司令的中校。這一位將他所守護的戰線指給他們看，如同一位海軍官長指點自己戰艦上的砲位和砲塔似的。

他們先行參觀第二道防線的戰壕，這是最先掘出的那幾道：黑漆漆的暗廊，其中那些爲步槍而布置的方眼和爲機關鎗而布置的縱窗（註三），祇透入幾道光線。這種防禦線，彷彿像一條有許多無遮蓋的短距離的隧道。他們於其中，間歇地忽由光明走到黑暗，忽由黑暗走到光明，變遷的迅疾使人目力發倦。在那些無遮蓋的地段，地面較高一些，而那些固定在土壁上的板櫬，可以輔助瞭望者伸首向外視察或者利用屈光鏡向外視察。那些被頂板遮蓋的地段，却同時供砲台和寢室之用。

這類的營房，開初本也和第一道防線的戰壕一般，同是無遮蓋的。但是，因為從敵人方面奪來了一點兒地盤，於是那些非在那兒過冬不可的戰士，便盡力用那最合宜的方法，於其間蓋了這些容身之所。他們在那些掘在露天之下的地溝上，將那從頑垣敗瓦中尋出來的棟梁橫架起來；隨後，又在這棟梁之上，擱一些木板門片窗格；隨後，又在這一切的木材上，擱好幾層土包沙包；而末了又在這些土包木包之上，擱一厚層生有野草的肥土，使這條戰壕的脊上，現出一種綠色草地的寧靜神情。這些造福的穹頂，能夠抵抗砲彈，使他們竄入其中不致釀出大的損害。到了一種炸裂的現象將這些覆蓋物拆毀過甚的時候，這些穴居者，便於夜間像一些不安居於蟻穴的蟻羣一般跑了出來，重新活潑地再行營造他們住宅的「屋頂」。

這些內堡的建築材料，全體彼此相似。外觀永遠是一樣的，就是穿了一些從中可以舉槍向敵人瞄準的方眼和一些爲機關鎗的掃射而開的橫窗。那些瞭望者在開口的處所，如同當值的水兵在甲板上監視海面一般，監視着那塊荒涼的田野。內部就是軍械

庫和行軍牀：三行用木板所做而儼然是船上的鋪位的格層。但是從反面看來，每一個內堡却各有不同的裝飾。那些思想簡單的人所感受裝飾自身住宅的需要，千變萬化地在屋子中顯出。每個兵士，各有他的那種由日報上的插圖和彩色的郵片所組成的博物館。一些男女優伶的肖像，用他們那些在有光紙上設色的嘴微笑，並且在防守地點的清真空氣中，擱下一點兒娛樂的調子。

一切都是潔淨的，那種潔淨情形，是粗而帶拙意的，這些漢子們可以不待婦女們的參與也能維持。這些內堡，有點像修道院的靜室，像監獄的小庭，像戰艦的倉庫。內堡中的地面，較之那些供這些內堡相互間的交通之用的露天處所，略低半個密達。而爲着使軍官們可以不勞升降便能經過，所以用一些長的木板，在內堡兩端對立的兩門之間，搭成小橋。當兵士們瞧見這位本區司令走了進來，便自行排成行列，而他們的腦袋，恰好和那位在小橋上的軍官的腰帶一般兒高。

另有一些隧室，專供梳浴室和垃圾室之用；又有一些布置很簡陋的浴室，一座有

「得勝館」做招牌的地窖；一座粘着一張寫明「戲園」稱號的地窖。這就是臨大敵而歌笑的法國式的娛樂。

然而馬爾色爾却急於和他兒子相見。這參議員便向那位中校說了一聲，他在用了一種記憶力之後，結果居然記憶到上士舒爾戴諾葉的驍勇的舉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弟兄，他向這爲人父者確切證明。這時，他應該在第一道防線的戰壕中服務。我去派人叫他來。

馬爾色爾詢問是否他們不能到他兒子所在的地方去；但是這中校微笑着。不行，非武裝的人，不能參觀那些幾乎和敵軍直接相觸而且除了鐵絲網和土包以外並無其他防禦物的地溝；那些地溝中的泥濘的深，有時竟可沒踝，而爲躲避流彈又非佝僂而行不可。這種危險是無間斷的，因爲敵軍不住地放鎗。

實際上，這些參觀者聽見遠處的鎗聲，而在這時以前，他們向沒有注意過。

當馬爾色爾等候舒爾之時，彷彿時間帶着一種使人失望的遲緩態度而流過。然而

這位中校却在一座架機關鎗的窗門前要他們兩人停住，一面教他們分開站在橫窗的兩旁，極力偏着身軀從容伸出腦袋向外面瞧一下。他們瞧見了跟前一道深坑。幾行距離不遠而用有刺鐵絲一來一往聯絡住的木樁，組成了一張大網。在距離一百密達光景的地方，另有一張鉄絲網。

——波時就在那邊，那中校低聲說。

——那兒呢？這參議員問。

——在那第二層鐵網裏。那就是德軍戰壕的鐵網。但是甚麼也不害怕：自從多時，他們對於這一面的攻擊業已停止了。

拉古爾和戴諾葉想到敵人就在和他們這樣相近的地方，——藏在那土堤之後，藏在那使他們變成更爲可怕的神秘而不可目覩的境界中，——不免感受一種驚訝。倘若他們從他們的巢穴中跳了出來，那末鎗頭上的刺刀，手擲的炸彈，或者使用他們的發火的流質和毒氣彈呢？

從這地方，這參議員和他的親家，對於第一道防線的任意射擊，比剛才格外看得清楚。鎗砲之聲彷彿漸漸來得近一些，於是那中校陡然教他們離開他們的「瞭望所」：他所怕的，就是排鎗將行總攻擊而流彈飛到他們所在的地點。那些兵士用着那種在習慣上所得的敏捷態度，於未曾奉到命令之前已經將鎗枝伸在各處的方眼之外瞄準。

這兩位參觀者開步行了。他們下降而至一個「墓窟」之中，這些「墓窟」就是那些被燬的房屋的所有地窖。軍官們利用這種在殘餘物中所得的遺材，在這些地窖中布置容身之所。一扇門片，擱在兩隻粗製的三腳架上，便組成了一張棹子。承塵和牆壁，都是用巴黎店舖所寄來的做包皮的粗麻布裝飾的。一些婦孺的照片，在電報機和電話機的鍍銀的金屬器械所留下的空間，點綴牆壁。馬爾色爾瞧見一張門上，有一個因數十年或數世紀而化為黃色的象牙製的基督像，——這座多歷年所聖像應當飽閱過人類的臨危。在另一張門上，他瞧見一件鑽通了七個窟窿的蹄鐵。這種危亡交集的空氣中，瀰漫着宗教上的信仰，並且同時那些最可笑的迷信，也於其中取一種誰也不

敢非議的新勢力。

從一個這樣的地窖中走出來，馬爾色爾便遇見他所等候的那一個。舒爾張臂微笑地向他跟前走來。倘若沒有這種動作，這爲人父者，也許要費許多事，才能辨別這個兩足酷肖泥球而竟體泥塗的上士就是他的兒子。在擁抱好幾次之後，他盡力觀察他跟前的這個兵士，這畫師的青而白的面目已成銅色；他的黑而鬚的鬚子已經很長；他的略帶疲勞的神情很有勇敢的態度。在這種不潔淨的服裝和疲勞的面目之下，馬爾色爾覺得這時的舒爾，較之以前在交際界的榮譽中，格外來的偉俊，格外來的使人注意。

——你短甚麼？……你要甚麼？……你要錢嗎？……

這爲人父者，本來帶了許多預備給他兒子的錢。但是舒爾却用一種不置重輕的態度，來答覆這種給與。在戰壕之中，錢是毫無用處的。

——你給我寄些雪茄菸來罷，他說。我可以分給我的弟兄們。

他母親以前所寄來的，是一些滿盛着精美食品，菸草和衣衫的大包裹，他早拿這

些東西分給他的弟兄們，其中大部分是貧苦人家的子弟，而且另有幾個是孤伶地活在世上的。所以漸漸裏，他的慷慨聲名，早由他所屬的排中傳到所屬的連中，由他所屬的連中傳到他所屬的全營之中了。馬爾色爾這時從那些在他們身邊經過的兵士們的和顏悅色中，很以他兒子能得人心爲樂。

——我早就料到了你的需要，馬爾色爾說。

於是他指出那些由汽車帶來的包裹。

馬爾色爾記憶到阿真拉向他給舒爾所舖張過的驍勇，便望着他出神。

——你對於你所取的決然態度不後悔嗎？你滿意嗎？

——是的，爸爸，我很滿意。

於是舒爾用誠實的態度簡單地解釋他的滿意的來由。他現在的生活是勞苦的，但是却和其餘好幾百萬漢子的生活一般無二。在他那一排中，固然祇有幾十個兵士，然而就智慧，教育，資格各點而言，比他高的人却多的多，不過他們却全體勇敢地忍受

這種艱苦，所得的報酬，就是克盡厥職的滿意。至於他本人，在太平時，却永沒有知道弟兄式的交誼是怎樣一回事。他是第一回嘗着了這個以「一個有益的生命」自命的滋味，實際幹點兒事的滋味，居然能以不枉在世上過此一生自問的滋味。他想到他從前的樣子，當他不知道如何去充滿他生活的空泛而在兒戲的游蕩中消磨歲月的樣子，不免有點慚愧了。現在他有了聚會他的精神的責任，他爲人類預備一種有幸福的前途而合作，他道地是一個「人」。

——到了戰事結束時，他用斷定的態度說，人類必然是格外長厚一些，格外寬大一些。這些共同所冒的危險，有那種發展最名貴的道德的能力。那些不在戰場上跌倒者，將來能夠做一些大事……是的，是的，我很高興。

他探詢他母親和琦琦的消息。他本來幾乎每天必接伊們的書信；但是這些信却不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他聽到阿爾真梭拉所過的舒展生活，不禁笑了一下。這些細微末節，彷彿像一些由另一世界傳來趣事一般使他喜悅。

在某種時間，這爲人父者，窺見舒爾漸漸不甚注意到這種談話了。這少年的感覺力，他那久爲駭驚所訓練而出的感覺力，彷彿正被那種依然絕未引起馬爾色爾的注意的現象所驅使，而置身於戒備的地位了。原來就是那種漸漸發展而且變成格外濃密的鎗聲。舒爾於是便提起了他以前擱在戰場土壁邊的那枝鎗。同時，有一點兒塵屑在馬爾色爾頭上飛過，而那土壁上便發現了一個小的窟窿。

——請快走，請快走！舒爾攙動他的父親和拉古爾一面這樣說。

於是他們在一間內堡中匆匆道別；這上士便跑開和他的弟兄們集合去了。

全線的鎗聲，都全體發動了。兵士們如同執行尋常職務一般從容不迫地射擊。這種交戰的動作，每日重開，然而誰也不能確切地證明是那一方開釁；這不過是兩種互相仇視的兵力相觸的自然結果。

那中校恐怕德軍有一場陣衝鋒，便別辭退了這兩位參觀者，而那隨他們同行的軍官，便引他們去上汽車了。

(註一)鍋子 *Mornite* 爲法德國軍隊呼礮彈的暗語。

(註二)地道 *Boyan* 戰壕 *Tranchee* 地溝 *Fossa* 三名詞頗類似而實不同：地道在法文原義，爲由平地入戰壕或多數戰壕間往來的路道；地溝本爲溝渠；此處以之泛指戰壕。又隧室 *Piece Souterraine* 和地窖 *Cave* 也有分別：地窖爲固有的房屋的地下建築物；隧室則泛指一切臨時的地下室。

(註三) 縱窗 *Baie Longitudinale* 似卽此段以後的第二段中所叙之橫窗 *Baie horizontale*，然法譯本「縱窗」二字顯然各別，姑仍其舊，以待考訂。

第十二章 國 殤

四個月以後，馬爾色爾戴諾葉，得了一種傷心的憂慮：舒爾受了傷了。但是這一封向這爲人父者通知受傷消息的信，到得異常之遲，所以這惡耗立刻爲一種好音所調解。不僅舒爾幾已全愈，並且他不久就可得半月休息的假期，回到家中居住，而軍服的袖口上，可以緣着少尉的袖章，這就是戰功的獎品。

——令郎是一個英雄，那位在法國陸軍部得着這些消息的參議員向馬爾色爾說，有人拿他的長官們的報告給我看過，到現在我依然是驚心動魄的。他那次帶着他那一排人，打散了一連德軍，並且他親手宰了德軍的那個連長。政府獎勵他的驍勇，給予他一座戰功十字勳章，並且授以少尉之職。

當舒爾在虞戈通衢下車時，竟大受歡呼和狂喜的擁抱。那可憐的魯惹莎，箍住他

的項頸因狂喜而出淚了；琦琦楞眼釘住他，一面想到另外的那一個戰士；馬爾色爾贊嘆那淺藍風衣上的金袖章和這時法軍在戰壕中所用的寬沿鋼盔：那種遺傳下來的凱披式軍帽，已經代以一種酷肖十六世紀火鎗手的盆式圓頂的鋼盔了。

這半個月的假期，在戴諾葉家，真是光榮與幸福備兼的日子了。他們在接待賓客時，馬爾色爾無一次不是一開口便向他兒子說：

——你將你如何受傷說給我們聽罷。你將你如何宰那個連長說給我們聽罷。

但是因十來次重述自身的歷史而生厭倦的舒爾，却要求免除這種背誦；於是馬爾色爾便自行擔任敘述之責。

那次的命令，是奪取一座在戰壕對面的糖廠的廢基。其中的德軍本來已被法軍的砲兵逐去；但是却應當有一種由一個可靠的人所指揮的偵察，去證明敵軍是否完全盡退，於是那些長官便將這危險使命付與戴諾葉上士了。這次在黎明時開始的偵察，毫無障礙而直達廠基；但是在一月坍塌過半的牆壁拐灣地方，這偵察隊便被半連立刻開

火的敵軍所攻擊。好幾個法國兵都已經跌倒了，然而這却不能阻止這上士向那連長撲去，於是他使用刺刀洞穿他的胸膛。這時德軍毫無秩序地向着他們的防線退去了；但是隨後那一連人的全數，却又來極力再奪那糖廠。舒爾同着他手下的那些壯健的兵士，極力堅持這種抵抗以待援兵。在這次硬仗之下，他在肩頭受了一顆鎗彈；但是那地盤却始終屬於我們的弟兄們，並且他們還帶回來二十來個俘虜。

馬爾色爾所絕不說的事：就是德軍那個連長是舒爾的一個熟識的人，因為舒爾禁止了自己向他道及這段故事。原來這少年和他這個對手劈面相逢時，陡然得了一個遇見似曾相識的面目的印象；但是，因為那時并不是溯及遼遠的迴憶之時，便連忙結果了他的性命，以免自身被人結果。過了些時，在紮好肩頭上的微傷之後，他便發生了那種去省識那連長屍首的好奇心，於是他不覺驚訝了一下，原來這就是他從前從布諾艾爾司回歐洲時在漢堡公司郵船上的同舟伴侶艾爾克曼。立刻，他在想像之中，重新看見那個洋面，那間吸菸室，那位顧問夫人，那位在好戰的演說中摹倣他的皇帝的議

論和姿勢的肥胖人物了，於是他彷彿和讀祭文一般喃喃地說：

——你從前約我相會的地點，我的可憐的商業顧問先生，並不是這兒。你現在可以永遠在你從前驕傲地向我宣言預備訪問的法國的境內休息了。

因兒子自豪的馬爾色爾，因為他要使路人瞧見他和一個少尉同行，所以對於陪伴他的兒子出外的機會，絕不肯錯過一次。每逢他看見舒爾拿着他的鐵盔，自己便連忙拿着自己的帽子和自己的手杖。

——你承認，他說，你承認我陪着你同走嗎？這不妨你的事嗎？

他說這話時，帶着那樣卑躬折節的要求態度，以致舒爾竟不敢用一種拒絕去答覆他；於是這位路路喘氣然而狂喜的老翁，陪着這位雄偉而有戰功十字勳章懸在褪色的淺藍風衣的襟上的少尉，在各處廣衢之上快步而行。他承認路人對於這種在當時尚爲罕見的勳章而致敬的同情注視，是送給他兒子的和送給他本身的一種隆儀。並且他的初意，竟以他在路上所遇的那些軍人——即令那些胸前勳章成行袖上金縷重疊的軍官

都是一些「埋伏」下的士卒。至於他對於他所看見的那些扶着手杖者或撐着木拐而下車的受傷者，却表示一種略帶輕蔑的惻隱之心：這些倒運的人不及他兒子那樣行運。唉！他的兒子，屬於他的，是在一座「吉星」之下誕生的！他幸而從大危險中逃出，並且偶然受點兒傷，也於他的元氣和他的儀表毫無所害。怪事：這種爲舒爾造成一個受勳之榮的微傷，竟使馬爾色爾感受一種盲目的信任了。這少年既然沒有在那樣可怕的冒險中喪命，便是得托天佑，於是他應當可以安度一切的危險，而有一種神祕的定數救濟他。

有時，舒爾竟像童年的中學生一般，從那在房屋後面供僕從人等使用的小樓梯遁逃，居然也達到了單獨出外的目的。他固然以在家居住爲幸，然而他也並不厭惡同着阿爾真梭拉重行略享單身漢子的生活。但是，彷彿戰事竟給他回復一點兒久已喪失的天真。這位在巴黎的四海一家式的客廳中早負情場得勝者的令譽的「董如讓」，現在不過帶着他的祕書到音樂咖啡館或者到電影場享受一種毫無罪過的娛樂罷；至於他的風流

留事，也不過找一兩位曾經在他跟前學過唐戈舞的「良家婦女」，略敘往日的艱難罷。（註一）

某一天下午，這兩位朋友正從上坡道兒向着極樂公園走時，竟得了一種異常使人感動的遭遇。原來阿爾真梭拉遠遠地首先看見洛列先生兩夫婦，在他所走的人行便道上對面走過來。這位重傷已愈的工程師，僅僅祇失去一隻眼，而由法國政府從前敵遣回，在那所本屬於他而現在為法國政府徵用以充炮彈製造所的工廠中服務。他帶着上尉的袖章並且胸前懸着光榮隊的十字勳章。阿爾真梭拉本來熟悉舒爾的情史，頗以這種偶逢使他難受為懼，於是極力使他的同行者的精神旁注，極力使他的同伴者離開這兩口子所取的路途。但是這位剛好辨明了洛列兩夫婦的舒爾，業已懂得阿爾真梭拉的用心，便用一種陡然變為嚴肅而且略帶愁悶的微笑向他說：

——你不要我看見他嗎？你放心罷：我們彼此都在無危險無愧作的相遇的境界中。

當洛列兩夫婦在他身旁經過時，舒爾向他們用軍禮致敬。洛列也規規矩矩地用軍禮相答，至於洛列夫人却輕輕地點頭；不眨眼地向前直視。隨後，歇了幾分鐘，舒爾用一種略近乎啞然而沈毅的聲音說：

——我以前狠愛這婦人，並且我現在還愛，我之待伊可以說超乎愛之上：我傾倒伊。伊丈夫是一個英雄，而伊之棄我就彼自有理由。我對於我從這位可貴的戰爭中的犧牲身邊奪其所傾倒者那件事，認為不可恕，並且他本身是值得被人傾倒的。

在舒爾重赴前線不久之後，魯意莎便接到了海茵茵那從柏林祕密寄發而由一個駐在瑞士的南美洲某領事館所轉交的一封信。

可憐的海茵茵那馮哈特樂特夫人，這封經過一月而遲到的信，盡是一些惡耗和悲音。兩個兒子都死了。那一個海爾曼，狼年少的，在德軍所占的地域中陣亡；他母親

知道他業已葬在他的戰友們的堆中所以略得慰藉，因為在戰事停止以後，伊可以將他運回柏林，而自己得在這個驕子墓前哭泣。但是，另一個，倭安上尉，却在法軍所奪回的地點陣亡，並且誰也不知道究竟在那兒；所以將來要在死亡枕藉的屍堆中尋出他的遺骸是做不到的事，於是這不幸的母親，永遠不會知道這塊從伊身上分下的肉所藏的地點了。伊另有第三個兒子在波蘭身受重傷。兩個女兒也失掉了伊們的未婚夫。至於伽爾，他却繼續充任大日耳曼主義的各種團體的會長之職，和繼續計畫那些他未來的戰勝之後的偉大企業；但是他却老了許多了。那家庭中的博學者，若利武司，是最強健的，並且狂熱地給一本於他有光的書盡力工作：這是一本從原理上和實用上，證明德國在戰勝後應當向全歐強索的幾十萬兆賠款的計算冊子，並且他於其中繪了一張地圖，記明五大洲的某幾處必須隸屬德國。或者某幾處至少必須歸德國保護。海茵茵那的信尾，有這樣幾聲憂愁的狂呼：「你將來可以懂得我的失望，我的姊姊。我們以前是那樣的快樂的！上帝真得懲罰那些給世界鼓勵這樣多的大禍者！我們的皇帝在這場公案之

中是沒有罪的。僅僅祇有他的敵人應負全案的責任。」

從虞戈通衢，這可憐的魯惹莎彷彿看見那悲傷的海茵茵那在柏林所灑的眼淚，於是伊也天真爛漫地陪着伊的妹子灑了一些。開初，馬爾色爾也為這一種那樣誠懇的同情心所感動，一句話也沒有說過：雖有戰事，然而他妻子所傷心的惡耗，畢竟是至親之間的，於是他承認這些至親間的痛癢，應當保留在國民公憤的某種界限以外。但是魯惹莎有時因為不細心的原故，過度地表現伊心田中最真的憂慮口吻，於是結局竟那樣強烈地激怒了伊的丈夫，至於使他反對這種極端唯情主義式的脾氣。

——總而言之，略帶嚴峻的態度說，打仗就是打仗，你妹子固然可憐，不過開釁的却是德國人。至於我，我對於舒爾以及他的戰友們，比較對於哈特樂特那家人以及那些放火焚魯藩者開砲轟蘭司者，關係自然重的多。倘若海茵茵那的兒子通通被人殺完，這是活該的事。(註二)

——你真是無情！你對於那些在這種可憐的殺戮中送命者，真沒有惻隱之心！

——不然，我有滿腔的惻隱之心；但是我的惻隱之心對於那些無辜者和對於那些有罪者，決不盲目地使用。倭安上校和他那幾個兄弟，都隸屬於這個在四十年來早用一種緘默而強頑的力量去預備這場空前的吮血食人的大罪的軍人民族。你果然因為他們受了這種由他們自己預謀使旁人熬受的惡運，而要我為他們動惻隱之心嗎？

——但是，在德軍當中，並且在軍官們當中，真難道沒有絕不習戰術為事的少年嗎？譬如那些當太平時代在藏書樓和化驗室用功的大學學生和大學教授，今日却盈千累萬地被戰神招了過來！你對於這些人，也拒絕任何的同情心嗎？

——唉！對呀，大學裏的人物！他憶起他和翟爾諾夫在這問題上所談過的話，不禁高聲這樣一喊。那些在衣袋中藏着書籍的兵士，每每在鎗斃一羣村民或者騷擾一個莊子之後，便趁着焚燒房屋的火光，誦讀詩人的集子和哲學家的著作！他們彷彿和一隻毒蟻似的因科學而自大，他們因其那些自以為是的智力而自命不凡，以為從一種像中古的辯證法一般愚笨，一般迂曲的辯證法，可以使那些最可厭的錯誤取得優勝。「正，

反，合，」三者而已！他們絡繹地搬弄這三個名詞，於是一面強頑地主張：「凡事祇由其成敗而定其臧否，自由和公理不過是一些浪漫式的幻想，人類的真幸福，就是摹仿普魯士式的軍隊而過活，德國有做世界主人翁之權，德意志超乎一切！因為比國抵抗那些侵犯他的匪徒，所以比國的災禍出於自取」。這些窮兵黷武的詭辯家，對於毒傷德國國魂的贊助，比誰都來得厲害。那教授海爾用盡各種方法，在條頓民族的靈魂裏，去喚醒那些久已假寐的最壞的本能，所以他的責任，也許比那中尉海爾的更重一些。當這一位幫助戰事時，不過是服從他職業上的本能，至於那一位，由於他受過的教育，他受過的訓導和他的使命，本應當以宣傳公理和人道者自居，然而却反而提倡野蠻舉動，我寧願舍他而取猛惡的馬洛克人，凶暴的印度土人，天真爛漫的黑人。耶穌說過：『清恕恕了他們罷，上帝：因為他們茫然於他們所作的事。』然而這幾句話却不是為那教授海爾而發。（註三）

——但是，在德國如同在我們這邊一樣，也有祇求和平過活，耕種田園，在廠中

工作和好好兒教育子弟的人。

——我不反對這種說法，並且我對於這些愚昧無知思慮簡單的兵士，承認應當憐憫。但是你却不能以為德國的農民，工人，店夥各階級，都是值得憐憫的。這種「臟腑」異常擴大的「饕餮」民族，始終想在戰爭中尋一個滿足他的「食慾」的法子，於是便拿戰爭當作一種最有出息的實業一般盡力練習。日耳曼的民族史，不過是一組向南歐入寇的故事，這些入寇的行爲，除了侵占那些居住在地中海的溫和地域的居民的財產以外，却從沒有其他的目的。日耳曼民族對於這些強盜遺傳性，早已保存過甚，今日的播時的殘忍貪婪和好事劫掠，並不減於古時的播時。德國太子，親王們和將官們，劫掠各種博物館，各種收藏品，各種藝術陳列所；他們的人民，便於村莊的破櫥中，攫取銀錢衣服寄給妻室兒女。當我在白鄉村時，有人拿一些從被俘或被殺的德兵衣袋中搜出的信件給我看過：這竟是一些野蠻人的殘忍心的和一些粗暴分子的貪婪心的一種醜惡不堪的混合結晶體。『你千萬不要憐惜那些穿紅褲子的。』許多德國婦人

寫給伊們的從軍漢子的信上這樣說：『殺個乾淨，連嬰孩也不要留……我們多謝你寄來的皮鞋；但是我倆的女孩子不能穿：那鞋子太大……留心給我找一個好的表：這樣一來，可以使我不必買一個給我倆的大孩子……我們隔壁的上尉，得過一件珍珠項圈，送給他妻子做戰爭的紀念品；但是你，你祇寄我們一些毫無所謂的物件。』於是仁慈的魯薏莎，竟被這種陡來的辯才和確實的證據所成的滔滔議論所驚訝，祇得又用一場新的熱淚答覆伊的丈夫。

在新秋時，拉古爾和戴諾葉兩家的憂慮頗重：半月以來，勒內沒有一字給他的父親和他的未婚妻。這參議員在法國陸軍部的各科辦公室奔波，詢問消息。及至末了得到確信時，憂愁竟化爲驚愕，那砲兵少尉在香賓受了重傷；一個在他的隊中開花的砲彈，炸死了好幾個弟兄並且將這指揮的官長的手足傷毀了。（註四）

這可憐的爲人父者，便丟開裝腔作勢和侈談先烈的派頭，不顧羞慚大傾熱淚了。至於琦琦，却已色變心慌渾身發抖，帶着一種忍痛的堅持，屢屢宣言伊要立刻出發，立刻去看伊的「小兵」，於是馬爾色爾帶費了許多事，才使伊明白這種訪問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爲他們這時還不知道這受傷者在那一個野戰醫院。

這參議員的各種勤奮手段，竟於幾日之後將勒內移到巴黎某一個醫院中。對於那些愛他的人，這真是一種可憐的景象！這少尉的情形是使人流淚的；他如同一個埃及的古屍一般渾身用繃帶纏繞，頭部，胸部，腿部，都受了傷，而且炸去了一隻手。這種現象，却不能阻止他向他父，母，未婚妻外舅微笑，並且他低聲向他們說是這些傷沒有一個像是致命的，而他却以爲國家竭盡義務爲樂。

六個星期以後，勒內已入傷愈的境界中了。但是當馬爾色爾和琦琦瞧見他第一次立了起來而全身解去繃帶時，所感的憐憫之心不免超過了喜悅。馬爾色爾從勒內的現在的情形，僅僅勉強辨認他從前給他女兒所擇的那個略帶嬌態的美男子；他這時所見

的，是一副佈着六七條紫色傷疤的面目，一隻失去前肘的胳膊，一條屈伸不便且在調養中祇許做撐木架而行的硬腿。但是琦琦在一種不能自禁的驚訝中，却能使自己祇表現愉快。伊由伊創造的天性的大度，陡然得了善意的政策：就是真情和盡心的政策。倘若伊的「小兵」因戰爭而受過不好的待遇，那末伊更應當用一種慰藉的和保護的柔情去圍繞他。

勒內一經得到允許而出院，琦琦便要同伊母親帶着在外散散步。倘若，當他們幾個人走在街上橫過時，一個車夫或者一個汽車夫不勒住車子給這受傷者讓路，伊便憤憤地楞着眼睛瞧着他，並且心中拿他當作惡作劇者看待。有時當伊和女友們致敬時，伊竟欣然滿意，於是伊的眼光彷彿向伊們說：『這是我的未婚夫，一個英雄！』伊不能自持地時常斜睨着伊伴侶的勳章和軍服。伊極力堅持這套在前方褪了顏色染了斑點的軍服，到非萬不得已時才用一套新的去代替；因為這套舊軍服是戰士價值的證明書，至於新的就可以使路人誤會，以為這是一個在軍事局所辦事人了。不然，不然：

這勳章，伊的「小兵」不是在法國陸軍部得來的！

——你靠着我的胳膊罷！伊不住地重三複四說。

勒內那時還使用一枝手杖，但是他漸漸可以安然行走。伊却仍叫他非挽着伊的胳膊不可。伊拿他當作一個孩子，認為永遠有看護扶持之必要，並且因為看見他那樣迅速地回復健康，幾感不快。

到了他無須使用手杖而行走時，戴諾葉和那參議員都認為這正是給這部豔史做一個天然的結局的時候。為甚麼要將這婚期拖延過久呢？戰爭並不是一種障礙，並且反而像是能使婚事增加似的。

因為時局的關係，這婚禮便祇向至親密友之間通告，到場觀禮者大約祇有十來人。這辦法和馬爾色爾對於他女兒所指望的不甚相合；他本來崇尚一場熱鬧而能使各報詳加敘述的婚禮；但是，在實際上說來，他當然無所用其抱屈。琦琦是高興的；伊得了一個有真心的丈夫和一個能保障子孫前途而有勢力的公公。此外，財運又極其圓

滿，就是自從發生戰爭以來，阿裏廷那方面的那些農產物，竟得到了向所未有的高價。所以絕對沒有一件教他叫屈的理由，於是這位家資千萬的富翁，幾乎重享他全部的樂天主義了。

這一天，馬爾色爾在那工場過了一下午，他於其間，欣然和阿爾真梭拉談論近日以來的報紙所載的好消息。法軍業已在香賓開始一種攻擊的工作，奪回許多地段，俘虜許多敵人。大概，這些成績應當損失了許多的士卒；但是這樁事却絕不使馬爾色爾耽驚，因為他信服舒爾並沒有加入那場惡戰。前一天，他接過他兒子在八九天以前所寫的一封平安信；那時的信件幾乎總得耽誤許久。在這封信之中，這少尉表現一種愉快和驍勇的氣概；他已經被長官呈請升授中尉和晉給榮光隊的勳章了。

——我從前向您說的不錯呀！阿爾真梭拉連聲說，您將來可以做一個二十五歲的

將軍之父，如同在大革命時代一般。

他回到家中時，一個僕人向他說是魯意莎沒有在家，拉古爾先生和勒內先生業已在客廳中候了許久。他走進廳中一看，這兩位拜訪者的莊重態度和寂寞容顏，業已使他知道他們是爲着一種惡消息來的。

——怎麼呢？他用一種陡然被憂慮所變更的聲音向他們同樣問。

——我的可憐的朋友……

這幾個字，已經足以使這爲人父者猜度他們所帶來的凶信了。

——哦，我的兒子！……他口中喃喃地說，一面却向一張園椅上一倒。

原來這參議員剛由法國陸軍部得到這個凶信。舒爾在這次攻擊的動作開始時，便在某一個村子附近陣亡，這村子的名稱却在公文的報告書中記載明白；並且這報告特地聲明這少尉，業已由他的伙計們埋在戰場上的一座臨時的墓園中。

舒爾的死亡，對於戴諾葉一家人是一個了不得的打擊。這參議員用盡全力，設法

給他們探聽舒爾的墳的所在地，使他們得在那坏掩藏這可貴的國殤的黃土之畔悲號，以爲略盡安慰之計。在取得大本營的參謀本部的批准之前，他所耗費的手段所排斥的障礙真是不少；但是他那樣堅忍地奮鬥，並且使用了一些那樣強毅而居然達到目的的勢力。那總長派出一乘給戴諾葉家用的軍用汽車，和一個本和舒爾同連並且參與過舒爾陣亡那一仗的上士，陪伴他們同行，如此一來，或許可以尋得他的墳了。拉古爾因爲自己在政治家地位上的義務不能離開巴黎，——他非在某一次關係重要而使內閣將有少數之懼的常會出席不可，——所以對於自身不能在這種愁苦旅行中陪伴他的親家，很以爲歉。

那軍用汽車，在冬季某一日的早上的灰色天氣中慢慢前進。在那灰色原野的各處地方，他們遠遠地瞧見一些或多或少而聚集成堆的白東西正在翻動，倘若不是氣候嚴寒得使人沒有忘記正在隆冬，那末也許使人以爲這是一些在原野上成羣飛舞的大蝴蝶了。他們走近前去時，那些翻動的白東西，彷彿吐出了一些新顏色，紅藍兼備。這都

是一些盈千累百在孟寒的微風裡搖顛而面積不大的法國國旗，風雨使他們的顏色褪了一些；濕氣使他們的緣邊毀了一些；其中有幾面祇剩下那旗桿和桿上掛着的那片破布條。每一面國旗遮護一個或已漆黑，或尙爲白底，或僅用兩片粗木條所釘成的小的木十字架。（註五）

——多少的陣亡者！馬爾色爾縱目向着這所使人心悸的墓園一面嘆息着說。

馬爾色爾，魯惹莎和琦琦三人，都身穿熱喪的衣服。勒內陪着他妻子，依然穿着現役軍官的軍服；他雖曾受重傷，然而却不願脫離軍隊，所以早就被法國政府派入一個彈藥廠在戰期中永久服務。

勒內在他雙膝上，鋪開一張那戰場的地圖，並且向那上士發出許多疑問，這一位却不甚能辨認發生那一仗的地方；他從前看見那塊地方正被成羣的開花彈所翻轉，正被伏屍所掩蓋；目前的這樣荒涼和寂靜的現象，使他辨不出方向了。

這汽車在那些亂七八糟的墳堆中前進，開初經過一條唯一的黃土大路，隨後的那

些小路，便都是一些迂曲的窪地和一些有深槽子泥濘，以致這汽車在他的彈簧上面大肆搖幌。

——多少的陣亡者！琦琦瞧着路旁那些左右成林的十字架一面連續地說。

眼臉微闔的魯意莎，數着身上的念珠並且機械地說道：

——請您憐憫他們罷，上帝！請您憐憫他們罷，上帝！

他們到了那個地方，其間曾經發生過那場最不可當的戰事，那種古代方式的格鬥，那種在戰壕外的肉薄，那種用刺刀槍托拳頭牙齒的野人式的混戰。這位嚮導漸漸辨明了方向了，向着地平線上指出了好幾點。前面都是非洲游擊隊；略遠一點，輕裝步兵；整隊步兵以前從這道路兩旁襲擊過，而這些溝坑現在都是屬於法國的了。汽車停住了，於是勒內走下車來，去細閱那些十字架上的記載。

在這些墳當中，有許多掩藏好幾個陣亡者，他們的凱披或鐵盔，都在十字架的橫樑兩端懸掛，這些軍用器物也都開始腐爛或生鏽了。有幾種墳上，有一些由憐憫而攔

下的花園，都業已發黑而鬆散。四處幾乎都有一些號碼，在木十字架記載那些被埋掩的屍首，有時，那號碼是明瞭可見的，有時業已不容易辨認，甚或有時竟完全消滅。這些在年富力強時代喪命的人，竟甚麼也沒有留下，就是墳上，連一個姓名也沒有。他們所留下的唯一紀念，就是在夕陽西下時，能使那些在一條屬法國所有的道路上引牛歸去的老翁長嘆，或者在那些身着黑布汗衣的兒童從學校回家時，能使那僅能給他們一片麵包的窮婦因而思念那個在他們也許業已忘却音容的亡父。

——請您憐憫他們罷，上帝！魯意莎繼續地喃喃着。請您憐憫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寡婦，他們的孤兒罷！

在略遠一點的處所，也有一些長的，一些很長而無國旗無花園僅有一座寫着招告的十字架的長堆。這些長堆，都有一個用木椿釘成的圈子圍繞着，堆上的泥土，因為其中所和的石灰而呈白色。他們在招告上看見一些可怕的簡寫數目：二百……三百……四百……這些數目，使人想像到這些連同生前所用的襪襪的軍服，斷折的革

帶，撞回的鉄盔，和泥污的長靴，而每層排列到百十來具被人埋掩在這個大土坑中的屍首：使人戰慄而由屍體腐敗作用以致半化流質的肉堆，其中那些黯澹無光的眼球，瀟笑的面目以及成灰的心弦，都一同在泥土中溶解。然而，馬爾色爾想到這情形，不禁感受一種狠心的愉悅：他的兒子死了，但是他的兒子却好好兒復了仇！（註六）

在受了嚮導者的指點以後，汽車仍然略略前進，於是在田地中斜穿而過，直趨某一叢墳堆。決然無疑，這就是舒爾那隊人敗績的地方了。汽車的橡皮輪，直抵這耕過了的地內，並且壓平了那些被牽頭開關的土行；因為人的工作，這時已經重新在這些墳堆的附近開始了，其中，已耕之地就沿着墳畔延長，而初生的植物正像預報新春似的。野草和荊棘已經露了鮮潤的萌芽，並且，在初透暖氣的日光之下，麥苗的綠芽，彷彿宣言雖有怨恨和屠殺，然而那滋養人類的自然，却繼續爲人類醞釀那些不盡不竭的富源了。

——我們已經到了，那嚮導者說。

於是馬爾色爾魯善莎和琦琦也都走下車來了，而這種傷心的散步就此在墳堆中開始。勒內和那上士在前行走，細閱那些十字架上的記載，有時在那些難於辨別者之前停住一會，隨後便仍然繼續尋覓。琦琦沈悶緘默，和他們略略離開幾步在後面行走。馬爾色爾和魯善莎悲傷地遠遠相隨，步履因土軟而感艱難，腿顫，心痛。

半點鐘過了，然而他們甚麼也沒有發見。永遠是一些不認識的姓名，一些沒有姓名的十字架，一些屬於別一團的序次第的號碼。那兩位老年人已經艱於站立了，並且開始以為沒有尋覓他們兒子的墳的希望。陡然琦琦狂呼一聲：

——在這兒呀！

他們便在一杯形狀略如一棺而漸著草色的黃土之前聚集了，那墳頭豎着一個十字架，架上曾由一個同伴用刀尖刻出「戴諾葉」這個姓，後面，用簡寫記出了，官階，團的序數和連的序數。

魯善莎和琦琦都跪在潤濕的地下，並且痛哭。那為人父者却帶着一種呆氣，雙目

釘住這十字架和這一坯黃土。勒內和那上士都低頭而默然無語。他們的腦海，都因想像這個被這一坯黃土掩藏祕密的屍首，便被一些可怖的問題所擾亂了。舒爾是驟然被天砲打死的嗎？他是全無所知而喪命的嗎？或是從反面說，他熬受過傷口的折磨，慢慢地由飢渴風雪的加工在一種神志清朗的垂危境界中，感到死神漸漸由腦部掩到心房而喪命的嗎？那致命之傷，果曾沒有侵害這少年的儀表，而那殺人的鎗彈，果真僅僅祇在額部或胸部鑽了一個幾乎不可目見的窟窿嗎？或者，那破轟駭人地轟毀了這健康的肉體而將這英氣勃勃的男兒裂成一些片段嗎？那些問題却始終留在沒有答覆的地位了。這些受傷的人，永遠不會有這種發明他死亡情形的傷心的慰藉。

琦琦立了起來，一言不發地向着汽車走去，帶着一個花園和一大把鮮花仍舊走了回來。伊將那花園掛在十字架上，將一個花球擱在墳頭，將那些由伊臨時如同舉行宗教上的一種禮節一般所莊嚴恭肅地摘下的薔薇瓣兒，鋪在地下。

這事辦好了，於是馬爾色爾和魯意莎便由那上士引着，靜悄悄地重向汽車而行，

至於琦琦却依然在墳前守候了幾分鐘。

那一對垂頭喪氣的老年夫婦，彼此相依而行；但是他們的緘默無言的思想，却在不同的道路上起伏。

魯意莎本因伊心性中的天然的長厚和基督徒的仁愛的神祕指導所影響，漸漸丟開本身悲痛的沈思去憐憫他人的悲痛。伊從玄想之中，瞧見伊的妹子在敵軍陣線的那面也於一些叢塚間躑躅，在一塚墳上，高呼伊某一個兒子之名，並且因為想到伊那另一個永無墳墓可尋的兒子，所以更哭得悲慘些。遍地皆是，可憐！人類的悲痛都是一樣的，而那無情的平等主義，却在悲痛的境界中無論對於誰何都給一種相等的待遇。

馬爾色爾就不然了，他是個飽諳世故的人，人生早已通知了他說是每一個人在世上都擔負自己的錯誤所生的責任，他這時玄想那些將啓示錄中的猛獸重新引到世上，而給霍爾諾夫欣然用以象徵大戰禍首的猶惡騎士們開放跑馬場的罪魁所應受之懲處。這場懲處，馬爾色爾恐因年齡過大，未能滿意地目擊其見諸實行；他兒子之死，陡然

使他成了一個衰翁，所以他自以為不過再活幾個月；但是他始終相信這裁判，遲早必見諸實行，絕無顧恤地見諸實行。那種對那些悍然造惡者所持的寬大態度，竟是一種同謀。饒恕凶手，就是開罪於被害人。最好是戰事將這種人的子孫付之殄滅，一個人拔劍自恣時，應當就為這劍所殺。

至於後面，當勒內正將花圈和花球縛在十字架上時，琦琦正走到一個也許掩着許多屍首的土堆上面，伊挺身蹙眉地瞻仰這廣闊異常的墓園，一面用雙手壓着自己的裙子以免在那寒風之中翻動。伊哥哥舒爾的迴憶早在伊記憶力中經過，而這片「古人國」的景物，尤其使伊思念到這些生存者了。於是伊眼光便向勒內注視。伊也許玄想到伊丈夫沒有遇過伊哥哥所冒的一般的危境，以及大概因為伊的原故，所以一種近乎神聖顯靈的幸福，使伊丈夫雖有癡癩和折骨之災，却依然是安全健康的。

——倘若，我的可憐的小寶貝，末了伊高聲說，倘若這時你也如同那些可憐的人一般兒在黃泉之下呢！

勤內瞧着伊出神惆悵地微笑了一下。對呀，伊所說的本來不錯；命運對於他，到底顯出了仁慈的態度，因為他爲着一個犧牲寬大而因丈夫面疤骨折愈覺自得的少婦的保存，將勤內保留無恙。

——來罷！琦琦用命令的口吻說着說。我有話給你說。

他也升上土堆在伊身邊站着。於是，伊彷彿如同在這「古人國」而愈感人生勝利的喜悅一般，用兩臂箍住勤內的頸項，將他緊緊地貼在自己的馨芬馥郁的胸前，向他的嘴上噙唇而吻。這時伊的裙子自由地迎風，將伊腰支上的巧而美的曲線顯出明瞭的輪廓，這些曲線業已表出了那國民之母的滾圓體態了。

（註一）董如讓 *Dobrig* 本爲西班牙人的傳說上之工於內媚的男子，其人兼水滸傳之所謂「潘鄧小閑」四字之長而有之，後世文學家常以之爲喜劇中之主人翁，其性情壹本之傳說，——惟摭拾僅借用其名。今法意西蒲諸國語言，以董如讓爲工於內媚的男子之代名詞，此節即此意。

(註一)魯藩 Louvain 爲比國魯藩省的省會，其大學校爲歐洲最古大學校之一，大戰初起時，德國軍縱火焚魯藩，並焚此校。蘭司 Reims 爲法國馬崙州的會，其聖母堂爲歐洲最古教堂之一，且於法國有歷史上的關繫，於一千九百十五年秋間爲德軍的砲彈所燬。此二事在大戰中，爲德軍最不名譽最不文明之舉動中之兩件。

(註二)正 These 反 Antithese 合 Synthese 爲德國哲學家黑智爾 Hegel 的辯證法的主張。大意謂「無論自然界，人類社會，學術的變遷或思想的推移的種種觀察，有這一件事——正，必生另一件相反的事——反；於是由這兩者之間，又生出第三件事——合，這樣不斷地繼續下去，便將進化促成，」此節中所言的「教受海爾」及「中尉海爾」，即哈特萊特之三字。

(註四)此處的新秋，不是開戰第一年的秋天，或爲第二年或爲第二年以後之某一年，則未能臆定。

(註五) 歐人墓碑，多以石琢成十字架，此處言均爲不十字架，蓋戰場墳多且易於製作之故。

(註六) 本則所言，殆指陣亡的德兵的叢葬處所。



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

啓示錄的四騎士

每部實價一元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伊 巴 泉 茲
譯 者 李 青 崖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處
北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平 楊 梅 竹 斜 街
北 新 書 局

#87
2/25/00
(2)